

舞台劇劇本

舞台劇劇本組評審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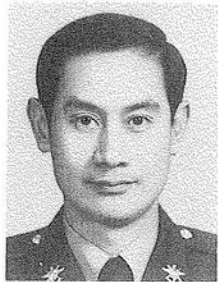
饒曉明 (召集人)

筆名魯稚子，廣東潮安人，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畢業，日本富士電視學院研究，美國奧克蘭加州大學大眾傳播榮譽博士。從事電影評論、編劇及電視節目製作多件。歷任中國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劇學會理事、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節目部副理、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廠長，現任台灣電影文化公司總經理。台灣區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貢敏先生

貢敏：字獻之、筆化弓之的、金聖不嘆等。南京市人，政戰學校影劇系第二期畢業。從事影視戲劇編導暨教學工作多年，現專事劇本創作及評論工作，並為中國舞台劇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戲劇學會及編劇學會監事。曾獲「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金馬獎」、「文藝金像獎」、「教育部文藝獎」、「文協編劇獎」及編劇協會兩屆「魁星獎」等。舞台劇作品有：「風塵千秋」、「待字閨中」、「紐約屋簷下」、「蝴蝶蘭」、「一夜鄉心五處同」、「星星、月亮、太陽」、「財神曾經來過」、「春風又綠江南岸」等多種。



龍靖康先生

民國卅三年生，湖南零陸人，政治作戰學校影劇系畢業，曾任政戰學校影劇系主任，並擔任多次金鐘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大專院校話劇比賽評審委員，現執教於政戰學校影劇系。

六齣使評審者傾倒的新劇作

——舞台劇本評審感言

貢敏

今年的舞台劇本評選揭曉時，使與事者的眼神為之一亮。一反近幾年女作家獨占鰲頭及「陰盛陽衰」現象，今年為男性作者揚眉吐氣的時光；不僅佔了六名入選者的大多數，而且包辦了一、二、三獎，真是難能可貴。

在去年的評審感言中，我們曾呼籲希望新劇作能有多元的風格，不必懷疑評審者有「獨沽一味」的成見；因而今年來稿中，乃有許多風格各殊的佳作。六齣使評審者為之傾倒的得獎作品，就有許多新形式與新意念的結合，這正是開放與進步的象徵，我們樂意為作者們突破性的創作活力致賀。

一齣新戲之被肯定，至少要經過「案頭」與「場上」兩個驗證階段，否則演員、劇場和觀眾，就不會與劇本並列為戲劇的四大要素了。去年獲得本部首獎的《折翼飛鷹》（黃美津編劇），經藝術工作總隊排演及巡迴公演後，證明是一齣極受觀眾歡迎的戲；因此我們也希望國內外的專業和業餘劇團，多多採用徵選獲獎的作品，這不僅可以解決「劇本荒」，同時也是對作者的鼓勵，以及對評審單位的績效驗證。（有關單位自應對演出劇團予以支援協助，以共同推廣劇運。）

就戲論戲，今年的三名獲獎劇本各擅勝場，風格不一都並皆佳妙，相形之下，自是較三名佳作勝一籌。評審者的看法，大約可以作如下概括性之歸納：

《迷霧》——一個具有詩情、哲理和人間性的題材，被作者處理得既真切又浪漫，在敘放自如的形式中，突顯了「人類不可迷失本性」的劇旨，表現極為突出。

《鬼鬼》——在這個屬於大陸落後地區農民家庭的悲劇中，我們既欽佩作者底技巧及悲憫襟懷，也驚訝於老農愚昧及迷信色彩的根深蒂固，中共「一胎化」政策何在？

《兩個女人》——這齣藉傳統題材作現代發揮的巧思佳構，不得視之為京劇《鎖麟囊》的話劇版，而是絕對具有辨証張力的創作，節奏流暢而技巧新穎、難得。

《李商隱》《玉葫蘆》和《溫情滿慈園》三者並列佳作，雖然瑜不掩瑕，卻仍然為值得推薦與期待的劇本。



顧乃春先生

江蘇省阜寧縣人，民國十九年生，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畢業，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戲劇研究所碩士。曾任金鐘獎、金馬獎評審委員、藝專廣播電視科、影劇科、戲劇科主任。現任藝專戲劇科專任教授。



李宗玉

53. 4. 21. 生

重慶市人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畢業

經歷／

公共電視編劇

傳播公司、唱片公司文案

現職／

服役中

作品／

單元劇「給我一個家」

舞台劇「長夏」(文建會79年舞台劇

劇本徵選佳作)

迷霧

舞台劇劇本組第一名 李宗玉

劇情簡介

呂藩仁原是平凡正常的都會上班族，有一女友華麗兩人同居。在一連串奇異的幻覺之後，藩仁開始變得不快樂，對他的愛情，人際關係感到懷疑與不安。

在莫名的引導下，藩仁和華麗來到「花村」，尋找童年好友劉本新，本新此時卻是一個長不大的靈童。他們在花村，撥開茫茫的迷霧，希望發現一點人生的真相，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面，不再是在都市裏盲目的生活。

本劇共分三幕，第一幕六場，第二幕六場，第三幕一場

人物簡介

呂藩仁 男，約卅歲，廣告公司企劃主管，理智而冷靜。

華麗 女，約廿七，蕭仁女友，標準都會女強人。
靈童 男，由身材類似兒童的演員扮演，有靈氣。

同事 (男女若干，可重覆扮演。)

靈童助手 男女皆可，年齡不拘。

婦人 約四十歲，充滿愁苦的怨婦。

商人 約五十歲，男，禿頭，肥胖但有精神。

老者 約七十歲，男，固執，拄著拐杖，清瘦。

第一幕

第一場

△舞台上除了一組充滿現代感的雙人床具此外無他。貼著地板瀰漫著一重重煙霧。床上，蕭仁與華麗正相擁而眠。床下，地板上蹣縮著十多個身影，各自穿著不同的衣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當中的一個身影，穿著和蕭仁一樣的睡衣，是蕭仁的化身。

海浪拍岸的潮水聲裏，伴著心跳般的鼓聲，地上的蹣縮身影逐漸舒展，打開，由匍伏而跪坐，隨著逐漸出現的一種都市節奏，做著重覆而規律的動作，在舞台上活動。

都市的節奏變得扭曲，快速，所有的人從地上拾起一截專屬自己的繩子，繩子的質料、顏色都各不相同，每個人用自己的方式捆綁自己，使繩子纏繞在全身之後，各自選擇一種姿勢開始微笑、大笑。當繩子逐漸脫開，又露出愁容、哭的表情，每個人的繩子始終不離開他們的身體。當每個人都專注於和繩子奮鬥時，也開始有人三三兩兩的用彼此的繩子牽絆纏繞在一起。

音樂聲漸漸急促起來，蕭仁起先跟著大家行動，但是場子裏突然出現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他滑著溜滑板進來，向蕭仁招手，於是蕭仁奮力掙開繩索，要向小男孩奔去。但繩索一掙開，周圍的人群馬上幫他套上，並且用他們的繩子來絆住蕭仁，蕭仁想盡辦法，用力想掙開卻無法，最後在人群的壓制中狂喊出一聲。

△牀上的蕭仁從噩夢中驚醒坐起。
蕭仁：不要——。

△華麗被蕭仁吵醒。舞台上所有人皆隱去，剩蕭仁華麗。

華麗：怎麼了？蕭仁？

蕭仁：沒什麼，做了個噩夢。

華麗：什麼夢？

蕭仁：很多人，很多繩子。

華麗：大概是你工作壓力太大了。Tom's and John's的case簽了嗎？

蕭仁：跟那個無關。……我還夢見一個國小同學。

華麗：哦！……怎麼不講了？

蕭仁：他是我童年最親近的朋友，後來卻發瘋，失蹤了。

華麗：I am sorry, It's too bad.

蕭仁：不要再用英文好嗎？離開公司我不想再聽到英文。

華麗：對不起。睡吧！明天我還有個重要的採訪，不能遲到。

△華麗翻身睡去。蕭仁卻無法成眠。輾轉反側之後，從床頭櫃拿出一本卡繆的「異鄉人」。

△雙人床組的後面出現另一個蕭仁，也拿著一本「異鄉人」，讀著第一個篇章。

「蕭仁」：媽今天去世了。我沒法確定是那一天…………你知道，這不是我的錯。」

△他唸完第一段，床上的蕭仁將書翻過幾頁後，把書放回。燈光漸暗，仍看出蕭仁嘗試要與華麗親熱。

△「蕭仁」也放下書，開始環繞著床踱方步，踱到床頭，看著蕭仁與華麗。

△蕭仁的手在被子裏摸索，一下子被華麗將手擲出被外。

華麗：幹什麼啦！

蕭仁：你說呢？

△蕭仁輕撫著華麗的頭髮，開始俯頭下去吻她，「蕭仁」過來撫摸著蕭仁與華麗，臉上沒有表情。

華麗：不要啦！

蕭仁：不要什麼？嗯？

華麗：真的不要。我覺得有人在監視我們。

蕭仁：不要胡說。

華麗：不要這樣，我不是你的安眠藥。

△華麗斷然坐起。蕭仁愕然。「蕭仁」負手而立，有點敵意。

蕭仁：你這是對事實的判斷，還是對我情緒的指責？

華麗：天啊！不要逼我在這種時候動用邏輯思考好嗎？

蕭仁：如果你沒有意願，我不會勉強你。

華麗：我不是這個意思，可是你真的想嗎？

蕭仁：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華麗：是啊，就是太清楚了。

蕭仁：有什麼話你直接說吧！

華麗：Well，已經很久了。我發現你跟我在一起的時候，一付不專心的樣子，一點熱情都沒有。

△「蕭仁」漸漸移向華麗，觸摸她的肩，她的髮，慢慢從後面抱住她，像孩子似的把頭靠在她肩上。

華麗：我可以感覺你的手，你的肩膀，你的體溫，可是真正的你不在我身上。你的心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蕭仁採取一種和原先「蕭仁」一樣的姿勢敵視華麗，神情冷漠。

華麗：很多次我們親熱，even when my body's burning，我總會突然發現你的眼神是那麼冷靜理智。就好像，就好像你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一個生物學家在做臨床實驗一樣。而我變成你觀察的對象。噢，If only you can read my heart，我真的很難過。

△「蕭仁」繼續撫摩著華麗的臉頰。

華麗：對不起，今天不是談話的好時機，但是我真的很想把它講出來。

蕭仁：其實你以為我自己不知道嗎？我也不想這樣。

華麗：你最近到底是怎麼了？老是心神不定的樣子。今天回來的時候，車子開到路口，一下要右轉一下又要直行，差點被後面的車撞上。以前你不會這樣的。

△「蕭仁」退到一旁，觀察著蕭仁與華麗。

華麗：有什麼心事嗎？

蕭仁：沒有。

華麗：或許你該向老板請個假，我們出去玩一趟，好好休息一下。

蕭仁：不，不必。我想是我工作不夠用心，做事無法專心的關係。我自己應該改進。

華麗：繃太久也是不好的，It's time to give yourself a break.

蕭仁：你放心。我會沒事的。你明天那個什麼什麼的採訪準備好了？

華麗：嗯。差不多了。

蕭仁：明天都要上班，睡吧！

華麗：你確定你沒事，不要再談一談？

蕭仁：明天再說吧！

△蕭仁與華麗就寢，「蕭仁」隱去。

△當燈光漸暗，「蕭仁」與小男孩一同溜著滑板出來，繞著雙人床。小男孩唱著一首沒有詞的歌。

蕭仁：華麗，你有沒有聽見？

蕭仁：嗯？

蕭仁：沒事。我想我該吃顆安眠藥。

△蕭仁從床上坐起吃藥，小男孩與「蕭仁」繞行。

△燈漸暗。

第二場

△舞台上分隔為兩個區域，分別代表蕭仁和華麗上班的地方。蕭仁的區域先亮燈，蕭仁正穿著整齊的西裝，和同事們開會討論廣告CF的案子。新潮的會議桌上每位同事都服裝整齊，根據每個人的工作特質，重複操作著，有的不停起立無聲發表意見。有的持續動筆在紙上大塗鴨。有的不斷翻閱文件。動作協調有韻律。

蕭仁：這次Tom's and John's的比稿，在策略上我們預備打出的是FUUCK，沒錯，FUUCK！用強烈的訴求抓住消費者，接著copy再個別針對F—fancy，U—unbelievable，C—colorful，K—kindom，導入主題，使消費者瞭解一個新的Concept，一個人的洗手間就是他隱私的小王國。要知道，在這個概念底下，傳統的馬桶概念已經完全粉碎，從現在開始稱為「人體營養剩餘排出物處理器」。接下來，我們來看完稿。

△當蕭仁展示各式各樣的彩色馬桶時，「蕭仁」同樣穿著西裝出現，可是「蕭仁」的領結沒打好，西裝扣子沒扣，看起來較隨便。蕭仁無聲地講解圖表，「蕭仁」一邊打量著辦公室。

「蕭仁」：這是辦公室，我在上班，CF production house，開會，這是我，我在賣馬桶，不，「人體營養剩餘排出物處理器」。這是企劃書，這是同事們，Joe的耳環晃呀晃的。我在繼續講解彩色的馬桶，翻過一張，現在是下一張，不知道華麗現在在做什麼？

△蕭仁甩甩頭，想阻止什麼。「蕭仁」靜止。

蕭仁：Stop！對不起，（他清清嗓子），繼續……

△蕭仁區域燈漸暗，華麗區域漸亮。另一種時魔的會議桌，開會的同事每一個都戴著墨鏡，戴著耳機。

△華麗正透過麥克風，唸著一段報導文字，語調異常性感。

華麗：變色龍的顏色會從綠色變成黃色，有如森林中的忍者。為什麼牠能變化身體的顏色呢？這個秘密藏在變色龍的透明表皮下的真皮內。真皮中，具有紅黃等色素的細胞，當陽光直射時，會顯出暗色調，在10°C左右的陰暗處，又呈灰色，但在高溫的暗處則為鮮綠色，此外，變色龍興奮時反而變灰色。可見，變色龍是隨著光、溫度、情緒而變色，而不是為了配合周圍環境。

好了，各位，聽完我剛才的示範，相信大家已經清楚瞭解到聲音傳播的革命已經開始。我們要在廣播界掀起革新的浪潮，將知性與感性的資訊同時帶給聽眾。不管是新聞或是一般節目，emotion，就是我們有別於local廣播的最大不同。

△當華麗朗誦的時候，同事們紛紛做出各種緩慢而陶醉的動作。

△華麗區漸暗，蕭仁區漸亮。

蕭仁：視覺是情報資訊傳遞的重點，百分之80的群眾會相信他們看見的畫面，被其營造的FUCK洗手間文化所打動。

△蕭仁區域同事起立，整齊做著握拳Go! Go!的動作。

△華麗區域亦漸亮。

華麗：聽覺是左右人們潛意識的利器，百分之80的群眾被他們聽見的訊息引導，而做出相應的舉動。而在情緒上，聲音能製造的氛圍效果更大。

△華麗同事亦做出Go! Go!動作。

蕭仁：迅速準確的切入我們的Catch，傳達全新的創意idea是我們一貫的style，相信這次我們也一定能順得到Tom's and John's的case得到勝利。

華麗：就像蜘蛛網一樣，一旦聽眾收聽到我們的頻道，立刻就會被吸引無法自拔。要獲得新市場，就全靠我們emotion策略的應用，這場仗，我們一定會贏的。

△華麗與蕭仁繼續無聲地傳播他們的理念，「蕭仁」重新出現，開始趨近蕭仁。

「蕭仁」：這是講稿，這是新的copy，這是煙灰缸，seven star, camel, marbrow，為什麼女人是如此敏銳的動物，為什麼我連做愛的時候都這麼清醒？

蕭仁：停——停——，抱歉。剛才提到現代都會生活的情調，缺少一種fancy的浪漫色彩，我想這次的產品正好彌補了現代生活的這個空虛，相信這點完全打中消費者的。

△蕭仁繼續發表，「蕭仁」愈發趨近蕭仁，哼著首無詞的歌。蕭仁與華麗兩區同事都整齊繼續著Go! Go!動作。

蕭仁：天啊，不要在上班的時候，（他軟化了，向「蕭仁」）你呢？你相信我說的每一個字嗎？

△「蕭仁」深深搖頭。

△燈漸暗。

第三場

△燈亮時，前一場的兩張新潮會議桌已經重新組成一個CEO的櫃檯與三兩張桌几。蕭仁與華麗和一票朋友有的喝著

飲料，有的在隨著音樂跳舞。D.J.裏爵士樂流動著。

朋友A：哈哈，後來老太婆回家，發現門口一個水電工倒斃在那裏，大吃一惊地問：『唉呀這是誰啊！』那隻鸚鵡就在裏面說：『修理水電的』。

△眾人哄笑。

朋友B：我看這個水電工也是當機大王。既然他一直按門鈴，聽見鸚鵡重覆說：「誰」「誰」，就應該~~不~~別的程式語言，像「請問主人在家嗎」，如果裏面的回答有問題，他早該警覺了。

女友C：天哪，這是笑話，不是話題，快，把他打暈，不要再讓他講了。

朋友D：疑，最近FBI公司又推出一支CD，你們看過沒？點子蠻新的。

朋友E：我知道，就是那個——（和D.C.齊說）豬和甲蟲在洗澡時跌倒了！

女友G、F：——豬和甲蟲在洗澡時跌倒了！對不對？

朋友D：真的是——蠻前衛的。

朋友B：哼！他這個叫前衛，我兩年前就拍過類似的東西了。你只要把意想不到的東西剪輯在一起就可以了。

女友G：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前衛大導演，沒有人比你更敢的了。為了拍片親自下海，全裸演出賣室內清香劑。

△眾人又哄笑。「蕭仁」又溜著滑板出現在蕭仁背後。

朋友B：不行嗎？我的~~CD~~是要強調用了產品之後那種解放舒適的感覺。

女友G：不是不行，只是，我覺得你該減肥了。呵呵呵！

朋友B：怎麼樣？他可以找豬和甲蟲來賣口香糖，我就不能賣芳香劑？

女友G：是呀，豬都能賣口香糖，你當然可以賣芳香劑！

朋友B：你說什麼？

華麗：好了，Fanny，陪我們阿B去那邊跳跳跳舞，不要再讓他和G.D.鬥嘴。快點快點，阿B不要當真了。

△F和B到舞池附近，B仍咕噥著。

華麗：喂，這次影展有沒有精采的片子。

女友C：那部「空集合」你們看了沒？

朋友E：看了看了，可是我覺得它意識型態有問題。

朋友A：什麼問題？我覺得它應該是後現代電影的經典。它的敘事結構全完打破了以往的手法。

華麗：蕭仁，怎麼不說話？

蕭仁：……

華麗：過來聊聊嘛！

蕭仁：我一直在聽你們講，可是不想說話。

華麗：為什麼？

蕭仁：不為什麼，只是想聽你們講話。

朋友D：其實這部電影最厲害的是他的意象，隨便抽一段image，都可以發揮成很好的Ct.

朋友E：難道你們看不出來，這部片子的意識型態根本就宣揚資本主義。

女友G：那算什麼錯？我們不都是從小生活在資本主義裏面？

友女C：我看不大懂這部「空集合」吧！它到底在說什麼呀！好像是兩個故事，可是後來那個女主角怎麼又遇到原先那個失蹤的男的？

朋友A：這你就不懂了，它的敘事結構的巧妙就在這裏，並且你發現沒有？它中間還穿插了好幾段排戲的過程，用意就是告訴你這不是fiction。

女友G：我最欣賞的是它的情節處理看起來毫無因果，可是卻環環相扣。

朋友A：（興奮地找到知音）對！因為這個導演的蒙太奇手法已經融合了寫實與浪漫，使得情節成為一個有機體，首尾相接，成為一個循環的系統。……

△A很興奮地比手劃腳。華麗轉身向蕭仁。

華麗：蕭仁你不是看過這部片子，你同不同意他的看法？

蕭仁：我不知道。

華麗：走吧，過去和他們聊聊。

蕭仁：不要，我真的不想加入。就算過去我也不會開口。

華麗：你今天怎麼這麼孤僻？

△「蕭仁」就在蕭仁背後，推推他。

「蕭仁」：他們真的聊得很愉快嗎？

蕭仁：他們真的聊得很愉快嗎？

華麗：當然，大家都是好朋友呀！

「蕭仁」：後現代，意識型態，image，你覺得你真的瞭解這些詞語的真正涵義嗎？

△蕭仁跟著複誦。

蕭仁：後現代，意識型態，image，你覺得你真的瞭解這些詞語的真正涵義嗎？

華麗：我？我看過報紙大概介紹過。當然談不上研究啦，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蕭仁」：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蕭仁：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PUB的音樂突然轉成激烈的狄斯可音樂。

「蕭仁」、蕭仁：我們只是一直重複使用不精確的字句，傳達連自己也不清楚的意念。

華麗：什麼？你說什麼？

「蕭仁」、蕭仁：我很懷疑我們使用語言和構通的能力。

華麗：音樂太大聲了，我聽不清楚。

△華麗看著朋友紛紛跳舞去了，蠢蠢欲動。

「蕭仁」：你自己說吧！

蕭仁：我問你，在我們努力分辨那些名詞，弄清它的意義時，究竟有沒有真正的智慧，或者只是某種精神的愚蠢？

華麗：這音樂太棒了！現在不要討論了好嗎？我們先去跳舞。

△華麗興奮地拉蕭仁，可是蕭仁搖頭，華麗被硬拉入同伴的喧鬧中。

△華麗在人群中嘻笑跳著舞，示意蕭仁加入，蕭仁只是抽著煙。

△歡樂的氣氛中，女友H忽然衝進來。

女友H：不要跳了，不要跳了！

華麗：Honey，你怎麼遲到這麼久？

女友H：聽到沒有？音樂關掉！沈丁香自殺了！

△音樂沈寂。

朋友D：怎麼可能，我昨天還去聽她演聽，講題是「人生的光明面」，哈哈！

女友H：是真的，三個鐘頭以前，她在家用絲襪上吊死了。

△H趴在桌上低泣，華麗奪門而出。

華麗：蕭仁你先回去，這條新聞我不能漏。

朋友E：天呀！她平常寫的書那麼充滿愛的感覺。

女友C：聽說她一直有精神衰弱的毛病，還會通靈吧，會不會跟這個有關？

朋友E：我還是不大相信，無緣無故的怎麼會自殺？

朋友A：說不定被Candy說對了。

女友F：我從高中開始就很喜歡她，想學她到處去流浪，體驗人生呢！

朋友B：其實她的作品還是有她可取的地方，文字很清新。並且充滿生命的關懷，她的小說結構也……

△蕭仁突然大聲地吼叫，並倚靠在「蕭仁」懷中苦笑。

潘仁：被騙了！我們全都被騙了！被騙了，被騙了——。

△低泣的H和其他人都驚愕地望著潘仁。

第四場

△黑暗中，只聽見潘仁與華麗喘息的聲音。

華麗：啊！停止，停止。

△燈亮，雙人床組上的潘仁與華麗。

潘仁：怎麼樣？現在你沒有被監視的感覺了吧！

華麗：是，現在沒有。可是這又證明什麼？

為什麼這幾個月你一定要像隻野獸一樣來證明自己是雄性動物？

潘仁：我不需要證明。All I need is passion！（撲向華麗）

△燈又暗，聽見潘仁與華麗的喘息聲。

△「潘仁」持蠟燭從床後起立。

「潘仁」：This is her neck, this is her breast, this is her sex organ, and this is mine.

華麗：潘仁，我們什麼時候結婚？

潘仁：現在不是很好嗎？那張紙能證明什麼？

華麗：我愛你。

△燈亮。

潘仁：你怎麼哭了？

華麗：我真的不瞭解你要的是什麼？好像你只是個空殼。

△潘仁又想吻她，華麗拒絕了。

華麗：沒有用的。我還是無法感覺到你真正的存在。

我想，或許我們都該好好冷靜一下。

潘仁：你說什麼？

華麗：這個禮拜我把東西收拾好就搬走。

潘仁：（苦笑）荒謬，剛才我們還在做愛，現在你說要分手。

華麗：不是分手，只是暫時分開一陣子。

蕭仁：你讓我覺得這整件事好像一部三級片。

華麗：而你說話的話調就像一個純粹的觀眾。你知道嗎？我寧願你現在就跟我大吵一架。……說話呀！……罵我，指責我……挽留我呀！

△「蕭仁」反覆將蠟燭吹熄又點亮，吹熄又點亮。

蕭仁：有這個必要嗎？那都是不成熟的舉動。很抱歉，我現在不能確定該對你說什麼。

△蕭仁掩面，霧漸漸湧上，華麗佇立一旁，燈漸暗時，只看見「蕭仁」的燭光。

第五場

△人群熙來攘往，蕭仁跟著大家推來擠去，任隨人潮把他帶到任何一個方向，只要有人輕輕觸碰，就可以改變他行的方向。

△人群中有人吹哨指揮行動。

△所有的人忽然集體向東向西向南向北；或急走，或奔跑，或徐徐而行，蕭仁唯恐落後照做。

△雷聲響起，蕭仁趕緊拿出傘來，可是其他人都沒傘，蕭仁困惑了。於是把傘丟掉。當雨聲進來，所有的人拿出傘來走避，蕭仁想撿傘，卻發現落在地上的不是雨，而是一朵朵白色的雛菊。

蕭仁：喂，這不是雨水，是花，是花！

△沒人理會他。

△小男孩又溜滑板出現，一邊向蕭仁丟花瓣。

△燈漸暗。

第六場

△舞台上兩個區域，一邊是蕭仁和他的雙人床，一邊是華麗和小桌、椅子。兩邊都有電話。燈亮時，兩邊的電話同時響了起來。下面的兩段對話交織進行，由蕭仁先開始。蕭仁區域看出許多空酒瓶。

△電話鈴響，蕭仁醉在床上，任鈴響了許久才接。

蕭仁：喂！華麗？她不住這裏已經一年多了！

△蕭仁掛掉電話，又蒙頭大睡。鈴聲又響。

蕭仁：喂，跟你說她不住這裏——什麼，你就是華麗。是啊，好久沒連絡。哦，我好久沒去PUB了。嗯。

要去採訪我國小同學？劉本新，怎麼可能？他失蹤很多年了！你真的找到他了？明天清晨六點，火車站，好，我一定陪你去。

△電話鈴響了一陣子，華麗急急忙忙奪門而入。

華麗：喂，Steven，我剛到家。（壓住驚訝）蕭仁？

好久不見。（又故作輕鬆）最近怎麼沒見你去D.D.？我啊！還不錯。又要策劃一個新節目。……什麼國小同學？可是我明天還要主持一個市場調查……哦！他會通靈？聽起來蠻有趣的。

要去鄉下？嗯，這個D.D.不錯，可以說我們節目增加一點都市找不到的情調。（自語）好。明天六點，我跟你一起去。

△燈暗，落幕。

第二幕

第一場

△燈亮時，蕭仁與華麗分別從舞台兩側，走向舞台中央的一戴簡化車廂。在坐下之前，兩人交換了手中的車票互道謝謝。

△經由舞台裝置使車廂緩緩移動，在舞台上繞圈子。

蕭仁：這真是一趟奇異的旅程。

華麗：是啊！沒想到這麼久沒見面。為了一個陌生人又和你碰頭。

怎麼樣？最近好嗎？

蕭仁：那要看你定義的「好」是什麼？

華麗：哦，不要再考我。

蕭仁：起碼不會有人抱怨我做愛時不專心。

華麗：你明知道我不是為了這個離開你。（壓抑情緒地）不過很高興知道你的性生活如意。

蕭仁：我沒有……算了，其實這些都不重要。

華麗：那什麼才是重要的呢？

蕭仁：我不知道。

華麗：朋友告訴我，最近你好像不是很快樂。

蕭仁：是嗎？也無所謂快樂或不快樂，就是這樣啦！

△停頓了半響，華麗望著窗外。

華麗：我們已經完全離開擁擠的市區了。

（像是廣播員那麼的抒情）

好快，一年了。我曾經愛過你，如果你願意相信的話。可是從我搬出去之後，你不曾主動和我連絡，甚至從沒有向我們的朋友問起我。

分手了這麼久，我一直有句話想問你？你對我究竟有沒有過真心？

蕭仁：或許有，或許沒有，我也不能確定。

華麗：哈，想不到我等了這麼久，得到的是這個答案。

蕭仁：這個答案對你而言那麼重要嗎？那很抱歉，我說的是實話。

華麗：那對你而言，到底什麼是重要的呢？

蕭仁：我說過了，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呢？我問你，你真的愛我嗎？

華麗：現在再談這些真的已經沒有必要了。

蕭仁：我是說，你確定你真的愛我？你確定那是愛？還是依賴？還是習慣？愛的是我，還是我的才華？或是純粹需要那種愛上別人的感覺？

華麗：不管怎樣都已經過去了。

蕭仁：可是對我而言卻只是開始。

我開始想要確定一切事情，但是又不能夠。

華麗：我勸你不要想那麼多，自尋煩惱。聽說你最近的作品越來越缺乏創意，在廣告界沒有創意會被淘汰的。

蕭仁：可是我已經無法相信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那些影像再怎麼美麗都是假的。

△舞台後方出現各種可的無聲影像，色彩豐富流麗。

華麗：影像當然是假的，但你帶給消費者的印象卻是真的，這就是廣告人的工作呀！

蕭仁：那麼，我懷疑這份工作的意義。懷疑那些影像，那些字句，那些概念。

華麗：你多久沒有跟朋友相處？我覺得你需要跟他們談一談。

蕭仁：不需要。我想我需要肯定的事沒有人能給我答案。更何況去找朋友，只會增加我的疑惑——懷疑我的人際關係。

△舞台上出現三兩成群的朋友A、H，如同雞尾酒會的場面。蕭仁敘述的語調始終很平靜。

蕭仁：你知道的，Gigi以前為了一件case和阿B在一起過，可是後來分開了。阿B和Honey根本還沒離婚，但兩個跟陌生

人一樣，Eric又和他們倆都有過關係。至於Dick、Gigi為他墮胎，卻介紹Candy給他，現在三個人同居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每次去Pub，出門前我必須先複習一遍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到了那裏，又必須小心的斟酌情況說話。現在我累了。△雞尾酒會在突然閃爍，變調的燈光下變樣，每個人都盡情恣意放浪，互相接吻擁抱，扭滾在地上。直到燈光恢復正常，每人都如常態。

蕭仁：不管他們私底下做什麼，都不重要了。我只要一個人，別的事情都和我無關。

華麗：這是不可能的，這世界除了你還有許多人存在，你不可能和他們無關。

蕭仁：我告訴你我也很痛苦，你提醒我的事情，我的理智也曾重複提醒過。可是，理解不等於接受，我越來越不能忍受這些人際關係，無謂的交談。

華麗：蕭仁，不要這麼天真，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這樣，你沒有權利要求別人。你又能從外表看出他們的感情世界了嗎？為什麼不換個角度來看呢？

△雞尾酒會的人群逐漸散去。

蕭仁：繞過事物的另一面，只是使我瞭解，仍然無法讓我接受。

華麗：瞭解什麼？接受什麼？你在說什麼？

蕭仁：這個不純粹的都市。

△霧逐漸湧上。貼著地面向他們包圍。

蕭仁：我彷彿都可以解釋這些事物的因由，從每一種不同的角度去看他們，可是到最後我沒有辦法做選擇。所以我乾脆不要做決定，讓外界來選擇我。

華麗：我不懂你的意思，可是我很擔心。你這樣的態度很難在現代社會生活下去。

蕭仁：是嗎？生活不難。要天天打贏才難。而我也已經厭倦了衝刺、勝利。我不需要那麼多成功的冠冕。

華麗：好，就算你沒有辦法忍受你的朋友，對事業也失去野心，那麼我呢？

蕭仁：我連我已無法弄清楚，何況是你？

出門走到街上，如果兩條路都能同時抵達目標，我無法選擇要走那條路，到公司，常常對著案子發呆，不知道該寫什麼。有時候，我甚至連穿鞋要那一腳先穿都無法決定。

並且，你現在不是和一個叫Steven的在一起嗎？

華麗：你去打聽我？

蕭仁：別生氣，我只是無意中知道，也別高興，因為對這件事我也沒有任何感覺。我已經越來越習慣做一個旁觀者。

華麗：我為你感到可悲。你連自己的感情都毫無所感。

藩仁：也不完全是這樣，……我無法確定言詞能夠敘述。

△霧漸大，兩人沈默。

△「藩仁」滑過舞台，向藩仁做手勢再見。

藩仁：啊——

華麗：你看到什麼？

藩仁：一個老朋友的影像閃過去，我不知道該高興或是悲哀，可是感覺更孤獨了。

華麗：（看看外面）外面什麼都沒有，只有霧。應該快到了吧！「花村」是什麼樣的地方？

藩仁：我也不清楚，沒去過。

華麗：你那個朋友真的會通靈嗎？（拿出包包補粧）

藩仁：人不是你找到的嗎？怎麼問我？我認識他的時候，不知道他會通靈。

華麗：噢，是你打電話叫我來採訪的，說是個不錯的題材呀！

△車停住了，舞台上有個簡單小月台，後方懸著沒指針的一具舊鐘。

華麗：車停了。（兩人下車）

這就是花村嗎？這麼多霧，我什麼都看不見。

藩仁：我沒聽過這個地方。

華麗：我也沒有。不曉得是誰開了一個大玩笑，可是我明明記得是你去買車票的。

藩仁：我也記得是你買的票。

華麗：現在怎麼辦？再坐車回去好了。

藩仁：我不知道。

△小男孩閃過，呼喚著藩仁，又隱去。

小男孩：呂藩仁。

藩仁：是本新，快。

華麗：什麼？我怎麼沒看見？

△藩仁拉華麗朝著小男孩的方向追去。

△燈暗。

第二場

△燈又亮時，舞台被菊花的影像包圍，濃霧瀰漫。

△蕭仁與華麗在濃霧中互相尋找。

蕭仁：本新——本新。

華麗：蕭仁——，蕭仁，我覺得——咳，咳，呼吸有點難過。

蕭仁：咳，怎麼搞的，咳。

△華麗與蕭仁在舞台中摸索著，漸漸呼吸不暢，起初仍勉力維持，最後分別躺在地上。

華麗：蕭仁，蕭仁，你聽得見我嗎？

蕭仁：好像很近，就在我對面，可是我看不到，也摸不到你。

華麗：（咳嗽），我不能呼吸了。

蕭仁：支持一下，等我們走出這片濃霧。（咳嗽）

△蕭仁掙扎著想起來，終於不支。

△本新的聲音傳來。

本新OS：就快到花村了，加油。

先吐掉全部的廢氣，再慢慢深呼吸，你們就會有力氣了。

蕭仁：華麗，聽見沒？

華麗：我只聽風的聲音（虛弱）

蕭仁：別管了，深呼吸，快。

本新OS：吐——，吐——，再吐。

吸——，吸——，再吸。好，吐，廢氣太多了。吐——

△幾次之後，兩人終於有力氣站起來。

本新：跟我來。

△蕭仁華麗跟著本新的溜滑板的身影出。

△燈暗。

第二場

△霧漸稀，蒲仁與華麗奔跑進場，舞臺中上方有一座高起來的圓形花壇，背景上打出各色鮮花的繽紛圖像。

蒲仁：本新，本新。

華麗：蒲仁，停。根本沒有人，我們在追什麼？

蒲仁：一個小男孩，就是我國小同學。

華麗：小男孩？怎麼可能？難道過了廿年，他還是個小孩子？

蒲仁：我也不知道。

華麗：現在怎麼辦？我們迷路了。

△鑼鼓聲進，廟會的各陣頭逐批出現，繞著花壇行進。

華麗：唉呀！有廟會吧，我就知道來鄉下一定會有收穫的。幸虧我早有準備。

△華麗從小提包中拿出小型錄音機。用極激動的語調。

華麗：各位聽衆，我是華麗，我所在的位置是南部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名叫「花村」，此刻，廟會的遊行正要開始，現在

經過的是……（華麗按開關）喂，蒲仁，現在是什麼遊行？好像跟我看過的都不一樣？

△蒲仁搖搖頭。

華麗：算了，回去再補，我先把它錄下來再說。

△廟會的遊行一個陣頭一個陣頭的過去。音樂以悠揚沉遠的大鑼及高亢的噴吶為主音，節奏綿長。陣頭的行進速度

亦不是迅捷的，而是隱含律動的。三、四個陣頭扮演著不知名的人物，三兩成組，以樹枝，花束等為戲。花村的

各村民拈香穿插在各表演之間。

△華麗拉住其中一個村民問。

華麗：這位先生，請問一下，你們這裏今天是不是有什麼節慶，為什麼這麼熱鬧？

村民A：小姐，你們是外地人吧！今天是花村拜天神的日子，按照慣例，上師要為大家種植一株樹苗，來代表今年的好

運欣欣向榮，還有，今天上師還要為所有人祈福消災呢！

華麗：上師？就是會通靈的那個人是不是？

村民A：對。

華麗：蒲仁，這應該就是你同學了。（對村民A）他既然會通靈，那麼應該很厲害了？

村民A：嗯……

華麗：等一下（把錄音機遞過去）各位聽衆，我們現在為您訪問到一位花村村民，據他表示，村子裏有個通靈人，現在我們請他來描述一下。

村民A：這是……要訪問我？

華麗：對呀！到時候會向全國聽衆廣播喲！快講吧！

村民A：我才沒那麼傻，對你講就好了，為什麼要跟我看不見的人講話？

華麗：唉呀！隨便啦，快講嘛！那個上師有什麼法力？

村民A：他……反正，反正他真的很厲害，很好就是了。

△其他村民插嘴。

村民B：小姐，你別急，他就在後面，待會就看到了。

村民C：是啊，反正從外地來的人一定都會去找他。

村民B：還有少數的人會留下來。

華麗：什麼？那有沒有其他媒體來採訪過他？

村民C：有沒有根本沒差別，因為他們回去的人……

村民A：噓，別講了，上師快來了。

華麗：（自語）沒聽說有人報導過，我應該是獨家，太好了，這個題材回去絕對要好好做一下。

村民A：噓！

△遊行的隊伍及村民在舞台上繞了兩圈之後，迎出來四個村民抬著的竹轎。轎上坐著靈童劉本新。

△靈童一身素白，閉眼端坐。

潘仁：你看見了嗎？華麗？

華麗：天啊！一個小孩子！

潘仁：真的是他？

華麗：真的是他嗎？你確定？你確定？

潘仁：不知道，等一下儀式結束我們再求證。

華麗：天啊，原來他是不會長大的侏儒，太棒了，全國的群衆都會喜歡這個story！（壓低嗓門）

△華麗舉起錄音機。想錄下全部過程。

△舞台上一片寂靜，竹轎將本新送到花壇前。轎夫退到一旁。村民中有人將樹苗送上。本新先對空一拜，將樹苗種

在花壇中央，之後合掌向空一拜，伏地再拜，又向四方伏地而拜。村民全體都在原位與他一起動作。

華麗：各位聽衆，在無聲的動作中，靈童種下了一棵樹，率領著花村村民祈拜天地，典禮肅穆莊重。

△靈童接著開始吟唱沒有文字的歌。

靈童：啊——依依！嗯——啊——

△村民亦自由唱和，但曲調自然和諧，僅大鑼及噴吶時而長聲應和。

△吟唱結束之後，靈童跪坐下來，所有人也如此，大家同一動作跟著靈童的節奏深呼吸，閉起雙眼。

△隨著深深的一呼一吸，靈童的表情漸漸變得憂愁。將頭輕輕搖著想擺脫什麼。開始顴眉。

△靈童站起來，做了幾個手勢之後，雙手往前一推。

靈童：哈——。哈——。

村民齊說：謝謝上師。

△蒲仁輕輕拭去眼淚，被華麗發現。

華麗：你怎麼了？

蒲仁：沒什麼。很久沒有聽過這麼純淨的歌了，感覺很耳熟，很親切。

△本新似乎頭痛欲裂，被村民扶下花壇，上轎。

△村民開始魚貫將香插在花壇四周。

華麗：現在靈童已經施法傳送到每個人身上，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他的法力而熱淚滿面。

蒲仁：有嗎？

華麗：你別管。

此刻靈童又坐上特製的竹轎，由八名轎夫抬著……

蒲仁：明明只有4個。

華麗：反正聽眾又看不見。說多一點才襯托出他的威風，那種power的感覺呀！

△本新虛弱坐在轎上。遊行的隊伍啟程，村民合掌亦步亦趨。竹轎經過蒲仁身邊。

蒲仁：本新。

△本新睜開眼睛，看見蒲仁，拍拍轎示意暫停，對著蒲仁擦擦鼻子又走了。

△村民一行都走了，留下蒲仁華麗。

華麗：怎麼樣？認出來了嗎？

蒲仁：沒錯，就是他。跟小時候一模一樣。

華麗：太好了，既然你跟他熟，那這件事一定我的獨家了。可是，你以前好像說過，他瘋了，失蹤了，現在怎麼出現在

這裏？

蒲仁：我不知道。小時候我們兩個很好，常常一起翹課，每次只要他擦擦鼻子，像這樣，等老師一轉身我們就溜出教室，

去打水漂兒，爬樹，到處玩，現在想想，好久沒有這麼快樂了。

華麗：那他是怎麼瘋的？

潘仁：起先他開始自言自語，對著空氣說話，後來開始問我一些聽不懂的問題，有一天，他跑去我家，在我房間窗口擦鼻子，揮揮手，我跑出去時他已經不見了，後來就沒有人再看到他。

△華麗拿起手上的錄音機。

華麗：各位聽衆，以上就是靈童的兒時好友呂潘仁的描述。○P。接下來，就該去找靈童，讓聽衆聽一聽他的聲音了。走吧！（華麗收拾一下，準備跟隨本新）

潘仁：華麗，你可不可以不要做這個採訪？不管是誰通知我們來的，我極不願意我和本新碰面混雜了你的工作目的，變得純粹。

華麗：有這麼嚴重嗎？

潘仁：有。

華麗：好啦好啦再說啦，快走了，不然追不到他們了。

△華麗與潘仁出。

第四場

△靈童的住處四周掛著五色旗幡及布條。有兩組簡單的木桌椅，一組是靈童和問問題的人，一組是等候的人。潘仁與其他人等候。華麗拿著錄音機，一邊打呵欠。

△燈亮時，一個婦人正哭泣著。靈童旁有一助手。

婦人：我能做的都做了。也去找那個女的談過，可是那個女的一點都不知道廉恥，說是我老公自己要跑到她那裏去。我真的自己想了很久，想來想去的，我有什麼錯？我就是想不出來，不知道他為什麼一定要去找她？上師你幫我看，這到底怎麼回事好不好？

靈童：（睜開眼睛）這是因果，兩年之後他會回到你身邊。你不用著急。

婦人：（仍哭泣）不能再早一點？我受不了了，每天心上好像有個東西硬在那裏，我想就算他要跟我分，我也認了，總比這樣拖著好，不曉得那個女的那點比我好，我實在不甘心……

△靈童做手勢，助手將婦人扶起來。

靈童：你怨氣太多，都積在胸口。

△靈童命婦人跪在他面前，拍打她的背。婦人哭得更大聲。

靈童：好了，到後面靜坐。

△助手和婦人入內。

△等候的人當中起了騷動。某商人和二個老者起了爭執。

老者：年輕人一點不懂禮貌，應該讓我先。

商人：明明我先排隊，為什麼要讓你？

老者：你要來，時間還多得很，我呢？我時候不多了！

商人：管你那麼多？我的事比較重要！

△助手出來。

助手：請老先生來。

老者：啊——不用不用，他先來，我再等一下沒關係。

助手：老先生？

老者：真的沒關係。他先，他先。

商人：哼！奇怪。

△商人坐下，急切地問。

商人：上師，我有件事想請教你，我有個機會可以買批貨進來，可是時機抓不準，不曉得該不該買？

靈童：誰教你來問這個？

助手：上師不喜歡人家問這些問題。

商人：可是，這筆貨對我來講很重要……

助手：你請回吧！

靈童：等一下。（閉起眼睛）唉！可悲。你賺再多錢也買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商人：上師，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靈童：我看到一個人抱著一個死去的嬰孩在哭泣。

△商人也哭了，他低泣。

商人：如果有錢，一定可以把她醫好的。一定可以的。

靈童：別哭了。

商人：她不應該死的，不應該死的……

△助手將商人扶進去了。老者走到靈童前面坐下，華麗不耐煩。

華麗：等了這麼久，還沒到我們？真是的。我好睏。你過去告訴說是他國小同學不就好了，何必等。

蒲仁：我們還沒相認，不能冒昧。再說我也想先看看他在做什麼。

△老者猶疑著發問。

老者：上師，我覺得身體不舒服。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靈童閉上眼睛。之後伸出手掌像探照燈似的照遍老者。

靈童：很好，沒什麼毛病。

老者：（突激動）怎麼會沒有毛病？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起不來，一整天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了，晚上睡不到3個小時就醒過來，對著黑夜發呆，可嚴重了。

靈童：是嗎？我再看看。（靈童閉眼又看）唉！（睜眼）你沒有病，你只是害怕死亡的來到。

老者：我！我有什麼好怕的。我活到這麼老，已經夠本了。我一點都不怕死。

靈童：可是我看見你遠離一扇黑色的門，不敢把它打開。在那裏發抖。老先生，不要逃避了，就算你不去打開，那扇門自己也會走過來，向你打開，請你進去。

老者：你在說什麼？你怎麼知道我做的夢？

靈童：不要害怕門後面的東西，如果你坦然迎接它，那扇門後面只是另一個新奇的世界。

老者：是嗎？真的是這樣嗎？唉呀！我的風溼痛又來了。

靈童：別騙自己了。你沒有病，請回去吧！

老者：唉喲，我的胃也開始痛了，上師，你一定要幫我。

助手：老先生，回去吧！

△靈童向助手低聲吩咐了幾句。

助手：老先生，上師說，以後三餐正常，不吃油膩，你的病統統會好。

老者：真的？我就知道，上師一定會幫我的。謝謝上師，謝謝上師。

助手：今天上師累了，除了那兩個外地人，其他人如果沒有要緊的事請明天再來。

△於是眾村民出列，紛紛向靈童合十問訊後離開。

靈童：你也去休息吧！（向助手）

△助手向靈童合十後出。

△蒲仁與華麗趨前，華麗有點急切。

華麗：上師，這是呂蒲仁，我是……

靈童：我知道，你是蒲仁的好朋友華麗小姐，歡迎你來。蒲仁，我盼望了好久，你總算來了！

蒲仁：哦！你一直在等我？

靈童：通常我盼望的事都會讓我等到。

藩仁：本新，你為什麼……

靈童：先別說那些，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家鄉的事情？

藩仁：啊——老家呀！我也好久沒回去了。

靈童：學校還在嗎？

藩仁：在啊！可是改建了很多，我國三時還換了校長。

靈童：那個老校長呢？

藩仁：心臟病，死了。

靈童：那他那隻狗？

藩仁：也得心臟病死了。

靈童：哈哈我就知道，你記得嗎？每天下午他牽著那隻小胖狗散步，就像一隻大油桶滾著一隻小油桶。哈……

藩仁：是啊！哈哈。

靈童：我以前給你那些彈珠呢？（帶著神秘的笑）

藩仁：哦——全部被爸爸沒收，丟到河裏去了。

靈童：你看這是什麼？

△靈童從椅後拿出一個鐵餅干盒，裏面滿是彈珠。

藩仁：哈，不可能，不可能，怎麼會跑到你這裏來？

靈童：我來這裏撿到的。（調皮地）

華麗：太神奇了，想不到上師的法力這麼大。

靈童：不要叫我上師，叫我本新就可以。

藩仁：嗯，本新上師，可不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你「得道」的經過。

靈童：我得道了嗎？

藩仁：本新，你失蹤了之後，你媽媽哭了很久，你知道嗎？

靈童：我知道，她來過這裏，看見我沒事，又回去了。

藩仁：咦，奇怪，那後來你媽媽怎麼沒講。

靈童：或許她知道我在這裏過得不錯，很放心，不需要說。藩仁，我知道你對我還有很多疑問。其實，你應該可以體會

幾分我的感受，因為你的情形和我剛開始的時候一樣。

藩仁：什麼？你是說？

靈童：你看見的，聽見的都是你自己的聲音，你自己內心的影像。

你的疑惑，和一切的不確定也是正常的，因為智慧是從疑惑開始的。

蕭仁：說實在的，我從進來到現在，還不大能接受你所說的話，因為和你的外表，實在太不相符。

靈童：不要被我的外表騙了，重要的是我說的內容。

蕭仁：你說得對。那我該怎麼辦呢？我的疑惑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幾乎要把我淹沒，除了我自己的呼吸，我不能肯定

任何事情，總想嚐試重新定義一切事物，甚至我的人際關係。

每天早上我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我就重覆一遍告訴自己，這是虛假的自我，我討厭鏡子裏那個傢伙，好苦，真的。

△靈童把眼睛閉上。

靈童：我看見你身上穿了很多件別人的衣服，脫也脫不掉，脫了一件還有一件，始終脫不完。

華麗：這是什麼意思？上師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靈童：要先把所有的外衣脫掉，你才有可能找到自己。

蕭仁：要怎麼樣才能完全脫掉外衣呢？

靈童：（笑）不要問我不能回答的問題。每個人都有他尋找答案的方法。通常人們來我這裡，我看見的異象只說明他們

心中問題的癥結，但我無法提供答案。

蕭仁：可是你剛才對他們說的話……

靈童：你應該發現，我只是儘量引導他們去面對自己的問題而已。

華麗：本新上師，每個人都會有某種心結嗎？像我，我覺得自己一直都很好，沒有什麼問題呀！

靈童：有許多人從來沒有認真面對自己，所以沒有問題。（閉起眼睛）我看到你在努力的衝刺，可是這是沒有觀眾，沒有

終點線，也沒有對手的賽跑。

華麗：什麼？

靈童：我還看到你很累，卻停不下來。

華麗：這倒是真的，有什麼辦法，現代人都是這樣。

靈童：不見得。或許你可以考慮在花村充分休息。

華麗：嗯，對，我應該給自己放個假。享受這裏的風光。

蕭仁：那你還不把錄音機關掉。

華麗：這……，可是……

靈童：可是，還沒有錄到我說方言，唸咒語的過程對不對？我想你恐怕要失望了，因為那些我都不會。

華麗：啊？佩服佩服，我想什麼本新上師都知道。本新上師，冒昧請教一下，剛才您是怎麼看出那個婦人婚姻的因果要

兩年才能解脫？

靈童：你相信我說的：她的婚姻是因果的說法嗎？

華麗：我……我不知道，那是她的事，我不清楚。

靈童：是啊！所以重要的不是我怎麼知道的，只要她相信就好了，否則她會一直痛苦下去。至於我的能力，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只能看到現在和過去。無法預測未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份能力，只是我的感應力比較強而已。

蕭仁：每個人都有？

靈童：不要被懷疑打敗，肯定你自己。嗯，你已經脫掉第一件外衣了。

蕭仁：可是我……

靈童：放輕鬆，你要的答案會自己浮現出來。

蕭仁：我想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

靈童：對不起，今天太累了。我需要靜坐。蕭仁，請你們到後面休息。

蕭仁：可是我還有好多話想跟你聊。

靈童：我知道。我也是。但是現在不行，我頭很痛。

蕭仁：你還好吧？

△靈童勉強笑了一下，沒答話，逕自閉目。

華麗：這樣吧！蕭仁，我們出去逛一逛，參觀花村，讓本新上師休息。

蕭仁：你一個人去，我不想去。

△靈童睜開眼睛。

靈童：蕭仁，你快跟華麗小姐走吧！她有話跟你說。

蕭仁：是，好吧！

△蕭仁與華麗出，靈童不斷深呼吸，想排除頭痛，但仍頭疼欲裂，燈光閃動中，靈童大叫一聲跳下椅子，跌在地上。

△燈暗。

第五場

△蕭仁與華麗在花村漫步。舞台上除了祈神的花壇之外，四周的影像都是變換的鮮花，鳥語聲可聞。花村村民服裝平常，來往如路人交織，但行動中舉手投足都有如舞蹈，顯得自在，各人有各人的節奏拍子，整體中又有一種和諧。

蕭仁：這裏的空氣讓我感覺好舒服。

華麗：嗯，和都市裏污濁的空氣差太多了。讓人不禁想多吸兩口。（作深呼吸狀）

△兩人行走間，和村民含笑打招呼，到花壇附近坐下。

△蒲仁不經意的想哼歌。

蒲仁：啊——依——

華麗：你在唱什麼歌？

蒲仁：啊——。隨便哼，感覺很舒服。

華麗：聽起來有點像他們祭天神時唱的。

蒲仁：是嗎？

華麗：奇怪，本新上師是怎麼來到花村的？

蒲仁：或許和我們一樣，都是被一種莫名的力量所引導而來。重要的不是怎麼來的，而是在這裏得到什麼？

華麗：呵，你講話的口氣倒跟你同學蠻像的。

△兩人說話間，村民的活動漸稀，到僅留蒲仁華麗。

蒲仁：剛才本新和我談過之後，我開始覺得心裏面有什麼東西在漸漸甦醒、萌芽。我不能很確定描述那種感覺，只覺得所有的感覺都打開了，天空是那麼清激明朗，花開放得那麼鮮明，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在呼吸著，流動著，就像濃霧散去，所有的東西都露出他們原來的樣子，這些都是城市裏沒有的感覺。

△蒲仁又繼續哼唱起來，華麗環顧四周。

華麗：這個地方真美。如果規劃成觀光區應該不錯。花村，名字也美，又有一個通靈的靈童，就更富神秘感和傳奇性了。

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報導一下。

△喂，蒲仁，我們可不可能把本新上師帶回去？

蒲仁：做什麼？

華麗：憑我在傳播界的關係捧他呀！整個大都會都會因為他而瘋狂的。想想看，他能隨意猜中別人心事吧，那有什麼事不能做的。

或許我可以做他經紀人，做一些「企管顧問」的工作。……他的話那麼有哲理，出書也可以啊！

蒲仁：你再說下去，我就會看不起你了。

華麗：怎麼了？

蒲仁：難道我們就不能暫時丟開把一切商業化的想法嗎？

華麗：抱歉，這是我的職業慣性。

蒲仁：我相信除了你要捧紅本新的話題，應該還有別的事要說吧！

華麗：你也開始會猜別人的心事了。

潘仁：如果你想問我，關於我們的事，我想你得不到答案的。除非，我們都已經瞭解彼此相愛的基礎在那裏？

華麗：可是我們曾經在一起那麼久！

潘仁：有的時候，相愛不只是習慣而已。

華麗：你是說我們的關係已經結束了？

潘仁：別急，我還沒有真正確定什麼。只是，過去我的生命好像一直被一團巨大的迷霧籠罩，我只能在迷霧中摸索行走，現在，好不容易霧漸漸散了，我希望彼此都能好好想想，再繼續走下去。

華麗：我懂你的意思了。對了，其實Steven……

潘仁：你們才剛開始，對不對？那不重要。不過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把都市的慣性思考帶進來。

華麗：好——。教我唱那首歌好不好？

潘仁：當然好。啊——

華麗：啊——

△靈童跌跌撞撞入

靈童：潘仁，幫我。不要。不要。

△潘仁華麗進前扶住靈童。

潘仁：本新，怎麼了？

靈童：有人在追我。不能讓他追上。

潘仁：誰？誰追你？

靈童：是：我自己。

華麗：什麼？什麼你自己。

靈童：啊——。

△靈童一步步後退，好像在和場外看不見的人拔河。

靈童：那是另一個我，如果讓他追上我，我就不能平靜，再也不能幫助花村的人找到他們自己。

潘仁：為什麼？

靈童：就跟你的懷疑使你快樂是一樣的？（吃力地）啊——。

△靈童開始抓著自己衣領，左手和右手抗爭，跌跌撞撞衝入花壇後。再出來時，原先素白的衣裳變成黑色。

靈童：幫忙我，潘仁，幫助我離開這裏吧！這就是我帶你來的原因，我再也受不了。我不想擁有這份能力。我不想看到任何異象。我想做個正常平凡的小孩，可以長大，可以和人群生活在一起。

走吧！蒲仁。（拉住蒲仁）

蒲仁：可是你不是想幫助別人找到自己嗎？

靈童：太可笑了，我自己都不能忍受自己，怎麼幫助別人？那都是謊話。

我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我看見的景象都是我的幻想。騙人的，每天早上我醒來，我就擔心自己閉上眼睛還會不會再看到異象，我害怕這份能力會失去，有的時候我真的看不到，我很用心很用心地看，還是看不到，我就騙

他們，說那是因果。教他們忍受，你懂了嗎？哈哈，這就是真相。

華麗：蒲仁，他說的會不會是真的？

靈童：滾吧！不要欺騙自己了，你只是一個不會長大的侏儒。侏儒。

△靈童又自我掙扎著，摔倒在地上，蒲仁過去扶起來之後，靈童把他推開又繞花壇而走。

△這次靈童又穿著白衣出來，氣喘吁吁。

靈童：你們都看到了，那是我自我意識的鬥爭。

蒲仁：你是……本新嗎？

靈童：一直都是。

蒲仁：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你會突然變得憤怒不平，失去理智。

靈童：因為你來了。

蒲仁：我？

靈童：你喚醒了我沈睡的記憶，使我想回到過去。可是這是不可能的，花村需要我，我不能離開。

蒲仁：都怪我，怎麼會這樣呢？

靈童：不是你的錯，他常來打擾我的，就像你的疑惑帶給你煩惱一樣，只是這次他來得比較凶。

華麗：怎麼辦？難道沒有辦法使本新上師平靜下來？

靈童：祈禱……（又衝突著兩手交戰）……唱歌。

△靈童又往花壇衝。

華麗：唱歌？唱什麼歌？

蒲仁：我知道了！來，華麗。啊——依依——

△兩人開始唱起祭神時的無言歌。

△靈童又著黑而出。

靈童：好了，已經好了。

△蒲仁與華麗停止。

靈童：華麗，我們走吧！你不是想帶我離開嗎？做我的經紀人，我知道一切包裝的技倆，整個城市的人都會為我而瘋狂。

藩仁：那不是本新！

靈童：誰說的？難道我就不能有任何一點自私的時候？不能有脆弱的時候？藩仁，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為什麼不能為我想一想？

藩仁：華麗，不要管他，繼續唱。

△藩仁華麗又唱了起來，黑靈童開始頭痛，又入。

△靈童又素白而出。

靈童：謝謝你，藩仁。啊——（頭痛狀）不行，快叫他們都出來，要大家一起唱。

△藩仁與華麗急到四處叫喚。

藩仁：快出來。

華麗：上師病了，快點。出來呀！

△村民逐漸圍聚中。靈童掙扎狀跪倒在地，痛哭著。

靈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想看到。

我不想幫別人解決什麼問題。我不要這種感應力。華麗、藩仁不聽我的沒關係，你會幫我對不對？

很簡單，只要穿過前面那片霧茫茫的樹林，我們就可以回去了，真的！

△村民等已唱和了起來，華麗猶豫著終於加入藩仁和村民的行列。眾人合掌唱著。

△靈童哭著叫著跑上花壇。語調多變。

靈童：留下來，不，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孩，其他人需要你去安慰，那誰來安慰我？

△村民的唱和聲音越來越大。霧突然湧進。

靈童：為什麼？為什麼我必須承受這些？

△靈童閉起眼睛似乎想撥開什麼東西。語調數變。

靈童：不行，眼睛不能閉，不要看。

我要看清楚我的未來，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要忍多久？不行，不要——啊——

△靈童從花壇上摔落。燈暗。天空飄下了各色花瓣雨，閃著亮光，燈光又突亮。

△藩仁華麗助手皆過攙扶。村民皆驚惶。靈童閉著眼睛，眼眶中有血流出。

第六場

△場景同前，四周鮮花映像不絕，鳥語流水聲可聞，霧已散去。蒲仁扶著失明的靈童，助手侍立一旁，為華麗送行時，仍有三五村民跟著舞蹈的步子穿梭於後如路人。

華麗：本新上師，你真的已經恢復了？他不會再來了？

靈童：當然會，可是我一次比一次強壯，不會懼怕。

華麗：但願如此。蒲仁，你呢？要停留到幾時才走？

蒲仁：直到我把所有的外衣都脫掉。找到我自己。

華麗：唉，真是一趟奇異的旅程，回去之後我要是在廣播上報導這件事，一定有很多人覺得有趣。

△眾人皆笑而不答。華麗突然發現花壇中央的樹皆已經長成小樹。華麗驚奇地跑過去。

華麗：天啊！長得這麼快，才幾天功夫就這麼高了。

△靈童等人也過去。

靈童：靈童這裏是花村，花木都長得特別茂盛。來，（他摘下一片樹葉）起霧的時候把樹葉念在嘴裏，就不會呼吸困難了。

華麗：嗯。（接過樹葉。）

靈童：順著這條路一直走，穿過有霧的樹林，你就可以看見一個小車站，火車已經在等你了。

華麗：再見了，各位。大師，蒲仁，我會再找時間來看你們的。

△華麗出，燈暗。幕落。

第三幕

△舞台一角有華麗的桌椅區，桌上有電話。

△燈亮時，華麗與同事，朋友A、H進，依音樂，規律地做著打字，繪圖，呈公文等等象徵都會上班族動作。

△聲音中加入電視廣告、收音機播報的多重混合。

△音樂聲進入激昂的節奏，所有人開始在舞台上順時鐘追逐起來，所有在前面的人都可以成為其他人追逐的對象，到後來誰在前，誰在後，誰追誰已經都不知道了。

△有些人追得很累，可是稍做休息之後還是往前追趕。

△華麗的桌椅區電話鈴聲響。華麗脫離追逐去接電話。

華麗：喂——，誰？哦！Steven，等一下，（大聲）停——

△所有場中追逐的人群靜止，當燈光只聚集在華麗區他們緩緩離開舞台。

華麗：對不起。剛下班，腦筋裏都還是公司裏的事情一直轉個不停。我頭都要炸了！

失望？也沒有，只是沒有特別期待你來電話。

沒有，我也很久沒有藩仁的消息了。

不要跟我講這些，我現在很煩，很累，沒有力氣再談感情的事。……我知道你對我很好，……不，我不是忘不了他，或許吧！我也不清楚，可是……那不重要了，我真的只想靜一靜。我覺得好累好累，好像一個人在跟自己賽跑，就是拼命地衝刺，可是到最後是輸是贏都不曉得，改天再聊好嗎？我要掛電話了。

△華麗把電話掛了。坐在椅上小憩。

△電話鈴聲又響。

華麗：喂——，誰，說話呀！

△電話裏傳出無言的歌聲，迴響在舞台上。

華麗：你是誰？再不說話我要掛掉了！奇怪！

△華麗把電話掛了。低頭休息。柔和音樂漸升起。

△四周逐漸出現鮮花映像，花壇隱隱約約在霧中出現。

△藩仁出，唱著一首歌。

藩仁：你累了，你倦了，

來花村，靜一靜，

△華麗懷疑地醒來。茫然地尋找。想一想，看清楚，你是誰？該怎樣才最好！

△藩仁在前面做為嚮導，牽著華麗的手，彷彿引導盲人一樣，逐漸走向花壇。

△衆村民合唱著，緩緩出。

衆合：如果你累了，你倦了，

來花村，靜一靜，靜一靜，想一想，看清楚，你是誰，誰是你，誰怎樣才最好！

△燈漸暗，歌聲繼續。

△幕落。

鬼 患

人物介紹

趙金雄：四十歲，趙公莊趙姓嫡系長門正傳之人，十二口之家之主，氣暴烈，性多疑，喜嗜酒，動輒找老婆女兒撒氣

金雄媳婦：名杏妮，與丈夫同歲，性溫弱，生有九女，具以數碼加曼字排名，如大曼，二曼……直至九曼

大曼：二十歲，金雄長女，剛烈善良

二曼：十八歲，金雄次女，潑辣機靈

金雄娘：七十歲

董長鎖：二十二歲，大曼意中人，趙公莊雜姓人家董老強之子，回鄉高中畢業生

趙住持：六十五歲，趙姓「傳香會」會頭，故被戲稱「住持」，專司本姓宗親香火傳代之事

五仙婆：五十四歲，寡婦，略知醫術，傳香會特聘的接生婆，熱心多事

老郎中：七十三歲，方圓五十華里有名的老中醫

二賴頭：二十五歲，本莊二流子，傳香會跑腿的

三曼等趙金雄其他七個女兒

傳香會骨幹若干，男女村民若干

丁子江

38.5.25.生

北京大學碩士、美國普渡大學博士

經歷／

任教印第安納大學

現職／

美國加州州立科技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舞台劇劇本組第二名 丁子江

第一幕

〔一九八一年深秋。華北某山地趙公莊。〕

〔趙金雄家宅前院。透過房頂右側，村後的陽福山隱隱綽綽。房牆掛著許多串老玉米、高粱，煙葉和大蒜頭什麼的。靠院門左側有一個大磨盤，旁邊停著一輛飛鴿牌加重自行車。房的左側有一露天大灶和一個大水缸。挨著灶的是一個牲口棚，時不時聽到騾馬蹬蹄擻蹶打響鼻。緊挨它的房門兩側貼著紅色的對聯：

多生子子多生，多生多子多福

快發財財快發，快發快財快足

橫聯是：兒福父足〕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上山子口

提一只豬肘

帶一壇子酒

叫一聲娘娘

磕一腦門頭

陽火兒燒得廟門兒抖

賞一條帶把兒的崽兒狗。〕

幕啟——

〔院門外有幾個老鄉經過，大聲譏鬧。〕

——這不是金雄子的老窩嗎？真有點發勁。

——敢情。

——可菩薩爺對這爺們留一手。

——可不是，陰氣太他媽的旺，陽氣奶奶的給擠沒了。

——金雄哥乾脆叫金雌哥得了。

——哈，十二口人，老的小的十一個不帶把兒的。

——聽說金雄的娘兒們又大肚子了。

——好傢伙，又要添一個，加在一起十二個帶洞的了。

——十個崽，那計劃生育不泡湯了。

——早些年，多一個崽多一分口糧，還圖個多子多福，想帶把兒的，誰不玩命下崽。

——前些年，上頭壓得緊，扣工分，金雄娘們的肚子著實歇了一陣子。現如今鬧單幹，誰計劃誰呀。

——瞧這門上還掛面鏡子。

——懂個啥，那是驅陰鏡。

——好傢伙，門外還有一個大石鎖。

——那叫護陽鎖。

——誰的餛主意？

——還有誰，咱趙姓傳香會大任持嘍。

——把你這個王八驢扔進去，你就享透福了。

——求爺們把俺扔進去吧！

——好勒，咱哥幾個把這個多長一條腿的大種驢扔進去吧！

〔七手八脚加雜一陣哄笑，一個混小子被扔進了院門，摔了個狗啃地。〕

聽到響動，五仙婆從屋裡趕出來，她雖然五十多歲了，但保養得很好，仍像半老徐娘，眉眼中一股風騷。〕

五仙婆：哟，二賴頭兄弟，哪陣風把你刮進來了？

〔二賴頭尷尬地爬起，吐掉噙在嘴裡的灰土，清了清嗓子。二賴頭其貌不揚，亂糟糟的頭髮像糞桶蓋扣在腦瓜上，不知哪搞來的中山服上繫著一條大綁帶，蹬著涼鞋的脚穿著長統襪子，並把抵襠褲脚用襪套裹上，遠處看像穿了一雙高腰靴子。〕

二賴頭：這不是五仙婆麼？是您老的仙氣把俺吸進來的。

〔他說著湊近五仙婆，賴不唧唧地伸手摸她鼓鼓囊囊的大乳房。〕

二賴頭：您老看上去還這麼少性水靈妙齡，讓人看了心裡身上癢麻麻的，褲襠裡得安一台烘乾機。

〔五仙婆半嘆半喜，半真半假，用手敲了下二賴頭的腦門。〕

五仙婆：甯給奶奶我臘月生崽，凍（動）手凍（動）脚，放規矩點，奶奶我知道你賴脾氣賴心眼賴褲襠，見了母豬都繃不住火……

二賴頭：（擠眉弄眼）誰見了您都繃不住。

〔五仙婆用脚踢了踢二賴頭的襠部〕

五仙婆：甯他媽夜壺鑲金邊——嘴兒值錢。讓奶奶高興點，說不準給你說上個傻妞愁丫頭什麼的，讓你這賴勁有地兒使。
二賴頭：（作揖不已，直吸溜哈拉子）那敢情拜託您老了，要不怎麼著俺這傳香會幹事自個兒就絕他娘的後，真奶奶的

讓老天爺笑咱趙公莊的男人全都被閹掉球兒了。

〔他說著，下意識護住自己的襠部。〕

五仙婆：（緊張起來）二賴頭，別他娘的一瞅糞堆兒就扎坑。現如今世道才有一點變，你就到褲襠裡摸腦殼去了。用屁股想想都明白，咱傳香會還暗地裡發展。

二賴頭：咋啦？

五仙婆：別看咱傳香會過去紅火了百來年，土改後大住持不是被鎮壓了，後來又偷偷小玩鬧。十多年後，新住持也被抓了起來，傳香會骨幹不是都被鬥倒鬥垮，不死也扒了一層皮。

二賴頭：那礙你啥事？

五仙婆：奶奶我被打成壞分子改造了十多年。說不定風一轉你我都得進大牢。

〔她用小指尖戳一下二賴頭的塌鼻子。〕

二賴頭：（還有點不服氣）管天管地管得了老子拉屎放屁，那些當官的哪個不想下一窩子崽，不傳香他們下崽幹什麼。

〔他氣不憤兒，一脚踢了個鐵桶光當當亂轉。〕

〔老郎中從屋裡蹣跚了出來，左手拿著老花鏡，右手拿著一隻毛筆。他一張像乾核桃皮似的臉上掛著撮花白的山羊鬍子。〕

五仙婆：（趕緊迎去）我說鐘老大夫，金姑娘們胎氣如何？（說著，扶他在灶台上坐下）

老郎中：嗯……

〔趙住持猛地竄進院門，肩上扛著一個大紙盒。他禿腦殼，沒鬍子，整個光溜溜的，滿臉連脖子黃裡透紅，像過熟的窩瓜。〕

五仙婆：（轉過身）唉！咱的大住持，著哪門子火，火燒火燎的，敢情是地震先兆，耗子蹦，蛤蟆跳，怪嚇人的。

〔二賴頭敢忙屁顛顛地扶起鐵水桶，倒扣在地。〕

二賴頭：住持爺，您老坐下喘口氣。

〔趙住持坐下，仍大口喘氣。〕

五仙婆：喝，還是跟屁蟲有眼力勁兒。（扭了兩下，湊近）說真格的，有啥讓咱聽了能蹦高撒歡的？

〔二賴頭在大磨盤上抓了一把老玉米豆嚼了起來，嘴裡叭叭直響。〕

趙住持：咱專程進城，托大情買了這新進口的男女胎檢器。

〔他邊說邊打開盒子，取出一個傢伙。〕

〔二賴頭一下子蹦了過來，五仙婆扭扭達達也湊近打量，老郎中想起身，但雙腿不力，又在灶台砸了個屁墩，索性坐穩正了正身子，裝出一付不以為然的樣子。〕

二賴頭：咋個擺弄法？

〔他撅著屁股，往驗胎器的一個孔裡直鑽。五仙婆先哈腰前探，又慌忙後退幾步。〕
五仙婆：電著人可不是好玩的。

〔大曼抱著兩歲的九曼，二曼牽著四歲的八曼從院門進，後面亂哄哄噉噉跟著一幫子曼子們，個個手上拿著容器，剛檢秋回來。〕

〔大曼眼眸黑亮，顴骨微凸，嘴唇稍厚，胸乳隆出，一副早熟年輕女子的模樣，很讓男人動心。二曼又水靈又機靈，但身子像沒長開的嫩玉米棒子。頓時院子裡鬧成了一台大戲。〕

〔二賴頭瞅著大曼，眼都直了，但馬上醒悟，挺了胸，雙手插進皮綁帶，故意把裹著長襪的右腿翹在磨盤上。〕
二賴頭：大曼，回來了，快來瞧，給你娘買了個洋傢伙。

〔大曼沒動，其餘女孩嘩地撲了過去，你爭我搶。趙住持趕緊站起，躲到磨盤後。〕
趙住持：俺的娘哟，陰氣逼人，把俺的正陽之氣都吸去了。

〔他直做站椿養氣狀。〕
〔趙金雄急沖沖進來。〕

金雄：奶奶的，鬧翻天了，一窩母崽子，快給我滾進屋裡，要不再回地裡去。

〔他操起掃帚亂舞一氣，然後扔到地上。〕

〔一幫妮子像耗子見了貓，嚇得氣都不敢喘，偷偷往院裡的犄角晃昏鑽，只有大曼二曼紋絲不動。〕
〔金雄娘從屋裡顛頭巍巍走出，滿臉皺褶，頭髮灰白。〕

金雄娘：金雄子，甭這麼橫，一窩母崽是你前世修的，有種就再下一窩公崽。
〔五仙婆忍不住偷偷捂嘴笑。〕

五仙婆：〔轉身〕大娘，您就別火上澆油了〔又向著趙住持〕咋個用法，你就說說嘛。
〔趙住持收住站椿狀，咳了一聲，指著那件傢伙的一個孔。〕

趙住持：可複雜了。把金雄媳婦的尿液血液汗液還有哈拉子液四液混合一塊兒倒進此口，打開第一個開關，裡面轉動一個時辰，再打開第二個開關一個時辰，再打開第三個開關，二十四個時辰後，右上方的指針指在愛父〔F〕還是

愛母〔M〕上，這是洋字。〔一拍腦袋〕俺都搞糊塗了。哦，記起來了，愛父就是女的，愛母就是男的。
二曼：〔大聲尖叫〕愛父就是女的，咱九個妞都愛爹，爹咋不愛咱。

金雄：〔一瞪〕你瞎嚷嚷什麼？
五仙婆：〔把二曼拉到一旁〕馬槽裡驢插什麼嘴？

〔有人在院外大叫：金雄子。趙金雄跑出院門，在場的人都隨其身影往外張望。〕
——他三大伯，您有啥事？

——你把驅陰鏡沖著俺家，把你家的晦氣都散到別人那兒去了，這不是別人墳頭上拉屎，臭別人祖宗嗎？得，咱也缺德對缺德，瞧，咱門上也有面鏡子，叫避陰鏡。

——看您說到哪兒去了。

〔趙住持聞言也忙竄出院門。〕

——他三哥，您別發火，一筆寫不出兩個趙字，咱還是同一個祖宗。您家有五個大小子陽氣太盛，有陽無陰也不為太吉利，散點兒陰氣過去，對您家大有好處。俺尋思，您準為小子們個個娶上好媳婦。

〔五仙婆也跟着出去，也勸說了點什麼。金雄滿臉惱怒走回，趙住持和五仙婆跟在後面。〕

五仙婆：金雄子，別往心裡去，那三楞子人老心糊塗，他掛上避陰鏡，敢情是散陽鏡，往你家這頭一照，整兒個為你家摻和點陽氣嘛。

二賴頭：〔搭腔〕五仙婆這話在理。

〔董長鎖進院，他穿一身藍色軍便服，顯得很結實又很文氣，在村裡算是與眾不同的精神小伙子。〕

長鎖：二賴頭，你這傢伙年紀輕輕的淨瞎扯迷信〔向大曼走去〕。大曼，給你帶來了經濟昆蟲養殖講義。

〔二賴頭瞧長鎖和大曼怪親暱的，醋意大發，惱羞成怒。〕

二賴頭：嘿，姓董的，不知誰的褲襠破了，把您露出來了。這是咱趙家的地兒，別擺什麼高中生的臭架子，你他媽龜頭硬，咋撞不開大學的門洞，還不是跟咱只念過初小的爺們一個操性。

長鎖：〔年輕氣盛〕姓趙姓董都是中國人，大家平等，咱沒考上大學，可憑咱這頭腦和一身力氣，路子多著呢！明兒個咱就到縣裡參加訓練班，咱走著瞧。

〔金雄在旁聽了一會兒，便有氣向大曼出。〕

金雄：大曼，給俺滾進屋去。

〔大曼不動。〕

五仙婆：〔先把長鎖拉一旁，悄聲說〕長鎖侄子，文化人別跟二賴頭那樣的文盲一般見識，好狗不咬賴狗毛。

〔聽得董長鎖直皺鼻子。五仙婆接著把二賴頭也拉到一邊悄聲說。〕

五仙婆：賴頭侄兒，您是咱趙家的正經後生，別跟外來的狗咬架，咬來咬去一嘴毛，真沒德性。

趙住持：〔忙打岔〕鐘老大夫，金雄媳婦胎氣怎麼樣？

五仙婆：喲，嚇昏頭了。鬧了半晌，還沒扯到正題呢。鐘老大夫，到底怎麼樣？

〔老郎半天無人搭理，正自覺沒趣，現受矚目，忙正正身子，捋捋鬍子，先把毛筆往眼上戴，但戴不上。〕

五仙婆：〔上前〕您老戴錯了，老花鏡在您那隻手。

〔老郎中尷尬地忙把左手上的老花鏡戴上。〕

老郎中：金雄，你過來。一年前，你問我怎樣才能養男胎，我說過幾條，你都做到了嗎？

金雄：（搔耳撓腮）嗯……

五仙婆：俺都給您記著哪。這第一條是，要想生男崽，十五天內男的吃好喝好，壯陽固精，男方喝大十鞭湯，女方喝小十鞭湯，第十五天夜裡公母倆只許合炕一次，然後分被窩睡，下一個十五天內不許合炕，如有孕不許合炕。

老郎中：（沖著金雄）您都做到了嗎？

金雄：（吱吱吾吾）做……做……

二賴頭：可不是，過去金雄哥和咱金雄嫂沒早晚亂合炕，所以老生不出帶把的。

五仙婆：去，二賴頭，這兒沒你放屁的地兒。

二賴頭：（不服氣）只有你放屁的地兒，真他媽小看人。

〔二賴頭走到屋檐下，抓了一根白菜就咬，二曼見了叫起來。〕

二曼：賴頭哥，您一會兒工夫就吃了咱家的老玉米、茄子、白菜。

五仙婆：他除了四條腿的板凳、兩條腿的死孩子不吃外，什麼都他媽的吃。

老郎中：這第二條……

五仙婆：對，第二條是蓄精氣，固陽氣，養胎氣，什麼補來著？（抓頭苦想）

老郎中：（悠悠哉晃著腦袋）以水補，食補，氣補，血補，心補等五大補以養母體胎氣。水補即多飲各類保胎湯汁，食

補即吃各類保胎飯菜，血補……（話還沒說完）

五仙婆：（不耐煩地打斷）鐘老大夫，您說的這些我都親自叮囑做到了。

老郎中：（又晃了晃腦袋）第三條……

五仙婆：（又打斷）沒錯，您老放心，這第三條也做到了。

趙住持：（把五仙婆拉到一邊）這第三條是個啥呀？

五仙婆：（對他咬耳朵）不瞞您說，俺也記不住了。得了，甭記了。（又面向老郎中）您就說說現在是個啥情況。

老郎中：經過鐘某望聞問切，這媳婦的胎位似乎不算太正，吾恐補了其餘唯獨忽略她的心補問題。懷胎期間，心情不得

鬱悶，不得受過多刺激驚擾，環境不得過於鬧雜。

五仙婆：金雄子，你有沒有像以前那樣老氣你媳婦，有時還動手動腳。

金雄：（很硬氣）俺沒……

二曼：（勇敢地）前兒個俺爹還用飯碗砸俺娘……

金雄：（暴怒，脫下鞋子就要打二曼）日你娘的！

二賴頭：（阻擋）金雄叔，別急，你日她們的娘就在理了（轉身做個鬼臉），咱金雄叔的活兒就是日她們的娘，不算罵人

帶葷字。

五仙婆：（譏諷）二賴頭，你咋這麼賴，真的是拎起來一長串兒，擱下來一大堆兒。

二賴頭：（納悶）咋說的，啥是拎起來一長串兒，擱下來一大堆兒？

趙住持：（竊笑）賴頭侄兒，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那是豬腸子。

二賴頭：（自笑）嘿嘿，好你個老妖婆，敢踩乎咱爺們。

五仙婆：（走到衆人前）得啦，鬧過癮了吧！正事還沒完哪。哎，鐘老大夫，您看……

老郎中：胎動似為男胎，但時快時慢動速不勻。

五仙婆：（自詡行家）俺尋思八成是個帶把兒的，小拳頭戳著他娘的肚皮鼓繃繃。您瞧金雄媳婦那臉皮，皺了八唧的，

您沒聽說，生男崽，面皮歹，生女娃，顏如花。懷個帶把兒的當娘的臉就成蛤蟆皮了。

大曼：俺娘吃酸的吃邪乎了。

五仙婆：那可是生男的，酸男辣女嘛。

二賴頭：（向著趙住持）咱的住持爺，咱傳香會可沒少折騰，咱抬著金雄嫂上過九次陽福山送子娘娘廟，燒大香磕大頭，

十八次上祖墳祭祖先保佑。每月殺一隻公雞，把雞血灑在金雄院四周……

趙住持：金雄是咱趙公莊趙姓嫡系長門正傳之後，他家的香火對整個趙姓大家族關係重大，金雄從他爺爺起三代單傳，

香火日弱，咱趙姓族人人人揪心。

（老郎中想起身，雙腿無力，又在灶台上砸了個屁墩。長鎖和大曼忙過去相扶。）

老郎中：（顫顫巍巍）老身告辭。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再過一個月這崽就要出世，切記這五補之說，尤其注意心補……

五仙婆：您老就把腸兒肚兒擱踏實吧！

（衆人顯出恭敬的樣子送老郎中出門。）

（正在此時，兩人販子闖進。）

〔人販子甲身材矮胖，大背頭，粗聲粗氣，帶著某種怪口音。〕

人販子甲：這是趙金雄家嗎？

金雄：（困惑）俺就是趙金雄。

〔人販子乙細高身材，瘦黃臉配著油亮的分頭。尖聲尖氣，也帶怪口音。〕

人販子乙：我們二人是從南邊來的，是南北人才交流公司的。

二賴頭：啥？啥公和私的。

〔人販子乙遞上一張名片。〕

人販子乙：為了使南北人才互流，特到此挑選優秀女子到南邊發展。

〔趙住持一見來人趕緊往牲口棚躲去。〕

二賴頭：去幹啥行當？

人販子乙：（擠了擠豆眼）一舉三得，我們南邊有許多先富起來的個體戶缺人手，尤其缺能幹活又聽話的姑娘，去了有錢賺有活幹有好夫家漢。

人販子甲：（性急地）在縣裡劉利發介紹我們見到了趙住持，據他說此地有個叫趙金雄的，家有九千金，陰盛陽衰，須

散陰聚陽，我們南邊正缺女子，正好互通有無。

五仙婆：（四周環顧）住持爺上哪兒去了？

〔她一眼瞅見趙住持躲在牲口棚的柱子旁。〕

五仙婆：（啞然失笑）您縮在這兒幹啥？看上裡邊的騾子啦？這騾子非雄非雌，是驢和馬的串秧兒雜種，用不著傳香。

走，您熟客來了，您跟人做了人口買賣也不跟咱透點風聲。

趙住持：（不情願地走過去）二位來啦，對不住。俺剛從縣裡趕回來，還沒來得及跟金雄侄合計。二位既來，就小住幾日，咱再從長計議。

二賴頭：（對二人販子）二位要想買人兒給多少錢哪？

人販子乙：（忙辯解）我們不是人口買賣，是人才交流。

五仙婆：（不留情面）得啦，別當立牌坊的婊子了。

二賴頭：敢情，把咱當褲襠裡的傻老二。怎麼著，您甭脫褲子俺都清楚您屁眼裡長啥樣痔瘡。什麼人才交流，你們是拐賣俺莊的漂亮妞兒給南邊的傻球們糟蹋。

〔他越想越緊張，趕緊跑過去，張開雙臂護住大曼。〕

董長鎖：（忿然變色）你們無法無天，敢當人販子，跟我走！

金雄：（大發脾氣）你們都滾，關你們鳥事！俺的閨女，俺想咋幹就咋幹。

〔二曼跑進屋，扶金雄娘出來。〕

金雄娘：（氣得發抖）金雄子，你想幹啥，賣自個兒閨女？！要賣先把俺這把老骨頭賣掉！

〔她說著操起拐杖向金雄掄過去。〕

五仙婆：（上前）喲，哪能把咱老祖宗賣掉，就是把南邊那些爺們的老祖宗都綁成一嘟嚕來換，咱也不換，您老息息怒。趙住持：大娘，這也是為咱趙家好，閨女們窩在咱這窮山村，一輩子受窮，早晚橫豎都嫁人，嫁給誰嫁到哪兒還不都一個樣？南邊比咱這兒富，閨女到那兒也可開開眼長見識。

長鎖：趙大爺，您可不能這麼說，現在是自由戀愛，婦女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咱人窮志不窮，買賣婚姻是人間的悲劇。

二賴頭：趙大爺，金雄哥要賣二曼到九曼都可以，您可不能賣大曼。

〔他說完傾心地注視著大曼。〕

五仙婆：您真是痴心眼，大曼已是董家的人了，您這是剃頭挑子一頭熱。

二賴頭：那可說不準。現如今不是強調自由競爭麼？咱憑實力。

五仙婆：找沒蒼蠅的地方呆會兒去。

二賴頭：哪兒都是蒼蠅。

五仙婆：說真格的，三條腿的蛤蟆找不到，兩條腿的女人有的是，幹啥要在大曼一棵樹上吊死。

趙住持：（湊趣）說的是，要吊死也得多找幾棵樹。

五仙婆：（問人販子）這價錢咋的講，是論重量質量還是人品長相？

人販子乙：當然不會虧待你們。重量是第一參數，質量是第二參數，長相是第三參數，能力是第四參數，此外還有年齡

教育高矮等相關參數。我們帶來了計算器，我們會全面衡定，綜合衆參數論價。

二賴頭：（喪氣）狗皮貼在南牆上——不像畫（話），當男人真他媽倒霉，當女人真奶奶個球的輕鬆，躺在炕上兩腿一叉，

啥都來了，管什麼好把兒壞把兒的。

五仙婆：（嘲弄）喝，二賴頭，您還挺委屈，您算好把還是壞把？

二賴頭：（興奮）那還用說，當然是好把兒了，不信您試試。

〔衆人哄笑。站在門口還未走的老郎中連連搖頭。五仙婆臉上白一塊紅一塊，但立刻恢復本色。〕

五仙婆：（對人販子）得，您南方的母牲口要不要帶把兒的？把咱這兄弟賣那兒去當種豬種驢什麼的。

〔大伙兒又哄笑。〕

〔此時，金雄媳婦挺著大肚子歪歪斜斜地從屋裡出來，頭上箍著一條布巾，清癯的臉上毫無血色，但依稀可辨年輕時俊俏的模樣。〕

金雄媳婦：孩子他爹，你要把閨女賣了，真缺八輩子德了。

〔她說著，哭了起來，頭一暈，就要摔倒，大曼、長鎖急忙上前扶住。衆人面面相覷。〕

〔老郎中正要出門，見狀停住。〕

老郎中：（長嘆）哎！我說了多次了，蓄精氣，聚陽氣，以養胎氣，五補之中最要緊的是心補。你們瞧，這就是你們

給這媳婦的心補。這哪兒是心補，是心損嘛！

〔衆人愕然。〕

〔幕徐落〕

第二幕 第一場

〔一個月後，天已入冬。〕

〔趙公莊趙金雄屋內，正面靠牆一個大炕，右邊靠門的炕頭連著一大灶，平時做飯，冬天取暖，虛掩的門背面有一手持鐵錮的秦叔寶，門右邊有一大窗，透窗可看見院牆頭上的積雪和牆外光禿禿的榆樹尖。炕邊土牆上貼著正用泥土捏娃娃的送子娘娘，四周已有幾個活蹦亂跳，刺著小鍋頭，梳著小翹辮的帶把小兒子，旁邊兩行草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上炕子頭

叫一聲害羞

幹一會渾醜

撒一陣驢瘋

鬧一夜風流

雄風兒刮得屋牆兒漏

造一條帶把兒的崽兒狗

〔幕啟。〕

〔金雄媳婦斜靠在炕邊牆上，肚子隆起，隨著身子不斷抽搐而呻吟不已。〕

〔窗外一群曼子們嘰嘰喳喳吵個不停。〕

——咱娘怕快要生了。

——不知是弟還是妹。

——再生個妹咱就更糟了。

——昨兒個爹有氣沒處撒，打了俺腦瓜子一巴掌。

——今兒個一大早爹踢俺屁股，這會兒還疼呢！

——菩薩保佑，咱娘生一個帶把兒。

——菩薩咋從來不保佑咱？

〔金雄媳婦聽了擦了一下眼淚。〕

——上次人販子來買妞子，咱還不如跟他走呢！

金雄：（惱怒）俺念你有孕在身，要注意個啥心……心補。

〔趙金雄扭身快步走出房門。有人聲從院外進來，金雄頓時換了副嘴臉腔調。〕

金雄：她六孀，您幹啥那麼費心。

六孀：金雄子，你媳婦坐月子得準備十五斤炒黑芝麻鹽，八百個雞籽兒，二十隻老母雞，十二個大蹄膀，還有河裏的活鮑瓜子，方可多出奶，養胖你那帶把兒的崽兒。這是俺炒好的兩斤芝麻鹽，三十個雞籽。

金雄：您家也不富裕，俺收幾個雞籽意思意思就行了。

六孀：門縫裏看人，把人瞧扁了。你六叔到省城賣了趟煙葉，賺了一筆，等你的小子降世俺還要送大紅包呢！你忙著，俺回了。

〔又有人進院。金雄媳婦下炕，從衣箱裏取出一個包，一件件攤開小孩用肚兜、衣褲，邊看邊掉淚。〕

金雄：三哥三嫂，你們來了。

三哥：金雄弟，俺和你三嫂窮得褲襠破了都沒針線縫。

三嫂：甯說得那麼寒酸。金雄，俺和你三哥送一條乾肉，給你媳婦養養身。你媳婦養小子，可是咱村的大事兒。昨兒個俺到張家村去，那裏的老娘們都向俺打聽……

〔又有人陸續進院，金雄和人們寒暄應酬，人聲嘈雜，不甚清楚，金雄媳婦到門邊，捂住肚子〕

金雄媳婦：俺怕死了，人們說話都像劈雷，震得俺耳聾心慌。要是生不出男崽，如何是好，俺一定尋短見。

〔她從箱子裏拿出一長條白布。〕

金雄媳婦：就用它上吊，掛在那個樑上。

〔她又從灶邊拿出一個瓶。〕

金雄媳婦：這耗子藥一年多了，不知還管用不。對了，春花死過三回，最後跳了陰界崖。

〔她好像有了主意。〕

金雄媳婦：陰界崖，那咱苦娘們的去處。春花，俺對不起你，俺害了你的前程和生命，俺願到陰間去伺候你，你饒了俺吧！

〔她神態坦然了一些。〕

〔突然，她覺得肚子絞痛，手裏的耗子藥砸在地上碎了。〕

〔她蹲在地上痛苦地呻吟。那一丈來長的本白布纏在身上，就像披麻戴孝。〕

〔她又掙扎爬起上炕，身體支撐不住，向前一栽，手扯住了那張送子娘娘捏男崽的年畫，嘩啦一聲那畫撕破脫落，那兩幅草書聯子也大半扯掉，只剩下「無後」兩字。〕

金雄媳婦：（慘叫）孩子他爹，大曼，俺痛，俺痛死了……（倒在炕上）

金雄媳婦：想當年，咱倆是高小同班同學，俺是班長，你是副班長，你爹娘給你找了個媳婦你看不上，俺家裏也給俺找了個城裏技術員，吃公家飯的，俺也不中意，咱倆還想私奔，你還記得不？

〔金雄：嗯……（便扭頭不語）〕

金雄媳婦：咱倆反對包辦婚姻，離家出走，俺娘瘋了，死了，你爹一病不起，不久去世。你那未過門的媳婦春花羞愧心死，跳了陽福山後的陰界崖。

金雄：盡提那不吉利的事。

金雄媳婦：俺爹你娘都挺開通，總算成全了咱倆。俗話說，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咱倆算是有情的了。俺真後悔，你要是和春花也不至於像今天（領首欲泣）。

〔金雄從炕上慢慢下地，望著送子娘娘的畫。〕

金雄：俺爹臨死前對俺說：兒啊！咱趙家全靠你續香火了，咱給你和春花算過命，你倆生辰八字屬象相和，準能給你生個小子，但春花命短活不了五年，俺再給你娶杏妮，這不兩全齊美嗎？可俺不聽，硬先娶了你……

〔金雄娘從東屋進來，聽了一會兒兩人對話，忍不住。〕

金雄娘：金雄子，陳芝麻爛穀子的事，還提它幹啥，讓你媳婦好好歇一歇，你娘年紀那麼大了，還比你開通。

金雄娘：杏妮是打燈籠都難找的好媳婦，她的命就像那燈油都耗在你、你娘和你孩子身上。你咋沒聽說過，多一個閨女就像多一個兒子，九個妞就會有九個姑爺，個個都像長鎖那樣，多美。

〔老人用袖口擦了下眼睛。〕

金雄：俺都知道。

金雄娘：那些年你跑外當民工，一年回一趟，一趟多一個娃，多虧你媳婦裏裏外外一把手撐著這個家。

金雄媳婦：娘，您別說了，俺沒盡好孝心。

金雄娘：金雄他媳婦，你就好好歇著，俺去餵雞（出屋門）。

金雄媳婦：娘真不容易，一輩子養了十個崽，前九個也都是閨女，最後一個才是你，老人家什麼福都沒享過。

金雄：俺還不夠孝順嗎？（有點發火）

金雄媳婦：你老傷娘的心，她四十多歲守了寡，咱倆應給她個幸福的晚年。

金雄：俺知道你又想提俺娘和你爹的事了，那成啥體統。

金雄媳婦：俺爹和你娘，一鰥一寡，有了感情，他們互敬互愛，本來可以親上加親。

金雄：甬提了，這不是俺自個兒的主意，全村都反對。

金雄媳婦：啥全村，不過是傳香會那幫人。

——可不是，在哪兒挨狗咬都一樣，幹啥死呆在這兒？

〔金雄媳婦聽了身子一震，坐了起來。〕

——可這兒有奶奶、娘，還有大姐二姐。

——你咋還不明白，咱在這兒給娘帶來多大的麻煩。

——俺怕極了，前兒個夜裏做夢，娘又生了個妹，爹要殺娘和咱姐妹。

〔金雄媳婦嗚咽起來。〕

——做二不休，咱幾個也大了，不如一塊兒溜，到南邊去，掙一點錢，能孝敬娘和奶奶。

〔金雄媳婦猛一驚。〕

——往哪兒去？那兩個人口販子在鄰村買了幾個妞，早遠走高飛了。

——人販子來時，不小心掉了一個信封，那上面有地址，咱也可以到縣城找那個叫劉利發的，聽說人口販子是他勾來的。

金雄媳婦：（抽泣）老天爺，你為啥不長眼？可憐可憐俺和這幾個苦命的妞。

〔她手裏機械地縫著一件給嬰兒避邪的紅肚兜。〕

金雄媳婦：（陷入回憶）俺未過門時叫杏妮，在俺村是有名的俊妞，上過高小，那年頭在這窮山區也算個文化人，自由

戀愛，和金雄好了，拿城裏人的話說，真叫個浪漫，在山林裏追呀跑呀，誰想這二十多年一連生了九個女崽，就

像邪鬼附身。

〔她一下子扎到了手指頭，哆嗦了一下。〕

金雄媳婦：（哭訴）金雄也變了，一天到晚橫不是眼豎不是鼻子，不是打就是罵，真比那牲口棚裏的騾子還不如。金雄

一天到晚給騾子洗呀刷牙呀，連捨不得給孩子吃的豆也給騾子。俺想死又死不得，俺九個苦命的妞可怎麼活下去。

〔她端詳著那件快縫好的肚兜。〕

金雄媳婦：俺咋避不那邪？昨夜裏俺做了個夢，夢見一個小鬼說打閻王那兒來，要投胎托生（趕緊捂住自己的嘴），不好，

要是金雄聽到了……

屋外，金雄吆喝：一窩吃貨，還不到地裏去，把沒挖淨的白薯再挖一遍。

〔曼子們像麻雀忽地驚飛了。〕

〔金雄猛踢開門，一見媳婦帶坐炕上，下意識想發怒，一轉念，據說八成懷了個男崽，便耐住性子。〕

金雄：孩子他娘，這是她三嬸送來的大紅棗。

〔他把一包東西放在媳婦面前，自己也坐上炕。〕

金雄媳婦：（有點膽怯，但終於忍不住）孩子她爹，咱倆一塊兒在這炕上過了二十多年了。

金雄：咋啦？

〔外面人聲愈發嘈雜。須臾間，門窗晃抖，一陣狂風夾雜著雪花沖了進來。有人高叫，暴風雪來了，人們都跑走了。〕

金雄娘聲：金雄，你到哪儿去？

金雄聲：那幾隻羊在西坡頭，俺去趕回。

金雄娘聲：妮子們都在地裏。

金雄聲：甬操心，她們自個兒能回來（話未說完，人早已沒影）。

金雄媳婦：（掙扎起下炕）俺的妮子們（倒在地下）。

〔半袋煙的工夫，二曼驚叫著飛跑進屋。〕

二曼：爹……爹……

〔她看見娘倒在地，便衝過去扶起。〕

二曼：娘……娘……，六曼七曼被風刮到小東河裏去。

金雄媳婦：（慘然大哭）俺的天哪……

〔她掙扎起向門外衝去，但又摔倒在地。〕

第二場

〔燈亮。〕

〔當夜，暴風雪停息。〕

還是在趙金雄屋內，一切如舊，只是不見了那幅年畫，那「無後」兩字卻十分搶眼。〕

〔一陣嬰兒微弱的哭啼聲。五仙婆半臥半跪在炕上。〕

五仙婆：（笑嚷著）一個帶把兒的。

〔一旁打下手的大曼急忙遞過一塊襁褓布。趙金雄、趙住持、老郎中、二賴頭、董長鎖紛紛圍上去，驚喜非常。〕

五仙婆：（包孩子時突然又驚叫）俺的媽呀，這造的什麼孽呀！

金雄：啥事？（接過孩子，也驚叫哎呀！）

〔他要把孩子扔掉，趙住持手急眼快，一把搶過。金雄捶胸頓足，嚎啕大哭。〕

金雄：老天爺，你為啥這樣懲罰俺？

趙住持：（看著嬰兒，也大驚失色）這如何是好？

〔老郎中抖抖瑟瑟湊近，戴上老花鏡探頭一瞧，再用手一摸，沉吟良久。〕

趙住持：您看是咋回事？

老郎中：這是畸形胎，鼻子和左耳、右眼、左脖梗長在一起，左胳膊少了一半，另一半與左肋連為一體。還不知嬰兒內部五臟六腑搭配當否。

金雄媳婦：（突然爬起，嘶啞地大叫）給俺孩子！

五仙婆：（一把抱過孩子）不能給她看，看了下一胎更邪乎。

趙住持（搶過孩子，遞給二賴頭，咬著他的耳朵說）把這怪胎鬼崽扔到陰界崖下去，要不，金雄家會災難不斷，咱全村也得遭大殃。

二賴頭：金雄哥，你……

〔他抱過孩子，看著金雄，舉棋不定。〕

金雄：（把頭一扭，一揮手）快抱走，快抱走，按住持的吩咐辦。

大曼：（向二賴頭衝去）賴頭哥，你不能……

〔五仙婆一把拉住她。〕

〔金雄媳婦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勁，掙扎下炕，要搶孩子。〕

〔金雄火起，使勁一推，她重重摔到炕上，一口氣喘不上來，暈了過去。〕

〔趙住持把二賴頭推出屋門，催其快走。〕

〔金雄娘跌跌撞撞從東屋走進。〕

金雄娘：六曼子，七曼子，你們回來吧！這是俺給你們納的鞋底兒……

〔她手裏晃著兩雙未完成的花鞋。〕

金雄：（上前扶住）娘，六曼七曼不會回來了，您小心點兒身子骨，剛才您暈過去，把您抬在炕上就沒再照顧您，俺光想著杏妮下崽了，對不住娘。

〔大曼拉著長鎖悄悄溜出門去。〕

金雄娘：都是你這沒人性的爹，不去照看自己孩子而去護幾隻羊。

五仙婆：（上前）大娘，六曼和七曼死得真冤。在陰間比在陽間少受點罪。咱女人在這個世道上有什麼福可享。

〔她頗為感傷，用衣角擦了擦眼角。〕

金雄娘：（猛然醒悟）杏妮咋的啦，崽生下來沒有？

〔衆人皆不做聲。金雄媳婦甦醒過來，呻吟著。〕

金雄媳婦：俺的孩兒。你們這些殺人犯，還俺的崽（嚎哭）！

金雄娘：（湊進炕頭）啥事，金雄他媳婦？

金雄媳婦：他們說孩子是一個怪胎，鬼崽，讓二賴頭扔到陰界崖下去了。

金雄娘：（一時呆住，好一會兒才活轉過來）祖宗，咱造的哪門子孽呀！（突然暈倒）

〔衆人手忙脚亂。〕

〔燈全暗，聚光燈打在舞台左角。〕

〔二賴頭抱著新生兒在風雪彌漫的山道上蹣跚而行。〕

〔他登上崖頂，隱約可見夜色中層巒疊嶂，山石嶙峋，積雪覆蓋，一塊巨岩上刻著三個大字「陰界崖」。〕

〔二賴頭站在崖頂，徘徊一會兒，舉起嬰兒，剛想拋出，忽然間一陣尖脆的兒啼，震得山野群峰回聲蕩蕩。〕

〔二賴頭猛收住手，風嚎夾著松濤聲，使他不禁打了個寒顫。〕

〔深谷裏仿佛響徹一個野樸沉渾的話音「積德：積德：」，二賴頭一下子跪倒下來。〕

二賴頭：祖宗，不是俺想除了這鬼崽，而是傳香會要俺這樣做。

〔兒啼聲又響起。二賴頭抱起嬰兒，頓時心慈手軟。〕

二賴頭：俺不能太缺德，俺得讓這小崽活下去（轉身又猶豫），可俺咋向傳香會交代……

〔大曼和長鎖趕到。〕

大曼：（氣喘噓噓）賴頭哥，你不能殺害俺弟。

二賴頭：（一驚）殺害你弟？

〔長鎖撲過去搶過嬰兒。〕

〔聚光燈暗〕

第二場

〔燈亮。〕

第二天清晨，還是在趙金雄屋內。〕

〔金雄媳婦靠在炕邊牆上哭泣。大曼緊抱著嬰兒坐在炕頭，警覺地望著趙金雄。長鎖站在她身邊。趙金雄蹲在門邊，雙手抱著頭。〕

大曼：（下炕）爹，奶奶死了，六曼和七曼也死，你就饒了俺弟吧！他長得不齊整，可還是俺娘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也是您的親骨肉。

金雄媳婦：（探身）孩子他爹，佛義上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您甭救人命，就饒你自個兒孩子一命吧！

〔「有人在家嗎？」話音未落，五仙婆從屋外走進，看見大曼抱著孩子，就直奔過去。大曼更警覺地抱著嬰兒。〕

大曼：（大聲）你不要過來！

〔金雄媳婦也拼命爬起阻攔。〕

五仙婆：（猛收住脚）你們甯急，昨兒個夜裏俺打了個盹，俺那死鬼丈夫揪住俺的頭髮，說「你不要糞堆上插香煙——缺德在冒煙，閻王爺不會饒你」，俺一下子嚇醒了。拍拍俺心扉，咱五仙婆雖名聲不太好，但從沒幹過太缺德的事，後來俺一下子想起這鬼崽。得，咱拼老命也得護住這崽。

〔八曼哭哭啼啼從東屋掀開門帘進來，大曼忙迎過去。〕

大曼：八曼子，啥事？

八曼：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她們不見了，把鋪蓋也拿走了。

大曼：（戰慄）啥？俺去瞧瞧。

〔她跑進東屋，長鎖也隨後跟去。〕

趙金雄仍蹲在地上，無動於衷。不一會兒，大曼和長鎖跑回，手裏拿著一封信。〕

〔燈光暗。〕

聚光燈打在舞台左角。〕

〔二曼三曼四曼五曼背著鋪蓋卷在風雪中行進。二曼停住，望著家鄉的方向。〕

二曼：姐，奶奶，六曼七曼死了，娘又生了鬼崽小弟，爹會比前更凶，家裏沒有咱姐兒幾個的活路了，咱決定到南邊去謀一條活路，要死也不死在俺爹手裏。八曼九曼還小，姐，你就多費心照顧。小弟大難不死，多虧菩薩保佑。咱四姐妹能活下去混出個人樣，一定會孝敬俺娘。你和長鎖快結婚吧——二曼敬上。

〔聚光燈暗下。〕

〔燈亮。〕

〔大曼讀完信，悲慟不已，金雄媳婦掙扎起跪在炕上。〕

金雄媳婦：老天爺，你為啥不讓俺先死！

〔她衝下床，撲向蹲在地上的趙金雄，邊哭邊狠命搖晃著他。〕

金雄媳婦：孩子他爹，你怎麼這麼狠心？

大曼：（把嬰兒交給五仙婆，跑到門邊）爹，你比狼還要狠，咱姐兒幾個死了也不會饒過你（跑出屋門，大叫）二曼，等等我……

長鎖：（大叫）大曼！（衝著趙金雄）大叔，你要是把小弟害死，我要到縣裏告你（也跟著大曼跑出）。

〔五仙婆抱著孩子，拉住金雄媳婦，眼淚止不住流下。趙住持跑進屋，一把拉起金雄。〕

趙住持：（悄聲）金雄子，甯把事鬧大了。鬧到上面就糟了。

金雄：那咋辦？

趙住持：俺找張家村的瞎鐵嘴算了算，他說這鬼崽雖有邪氣，但不可立時鋤掉，會惹大禍。最好等你媳婦再懷崽，如能

生個小子就把他除掉，如不能再生就把他留著，好歹也是個帶把兒的。陽雖殘卻勝無。

金雄：還說啥啦？

趙住持：說你得把這棟房子改建改建，找個風水先生測一測，避邪驅陰。

五仙婆：（走近二人）住持爺，甬把事兒做太損了。好端端的一家人，眨眼間死三跑四，這樣做對得起趙姓祖宗嗎？你要再對這個崽下歹心，俺老婆子和俺那死鬼丈夫都不會饒過你。

趙住持：甬冤枉人。

五仙婆：金雄子，就是狼爹虎爹豹爹也會疼自己的崽，哪怕是一個殘廢的崽。俗話說，「虎毒不傷子」，你咋比老虎還狠。

趙住持：這老婆子咋吃耗子藥啦，這麼邪乎。（一把拉過趙金雄）甬理她，就照俺說的辦，甬告訴任何人。（又轉向金雄媳婦和五仙婆）甬瞎操心，這崽也是咱趙家的一棵苗，咱要好好養著他。

〔金雄媳婦和五仙婆交換眼色，半信半疑。此時，嬰兒大哭，尖脆的啼聲打破了屋內死悶之氣。〕

五仙婆：這鬼崽，咱就叫他小名鬼崽吧，帶個鬼字才能圖吉利（邊哄邊唱催眠曲）：

小鬼崽兒小鬼崽兒

撅著屁股上炕台

上炕台呀上炕台呀

瞧見爹娘探起來

探起來呀探起來呀

放個屁兒龍門開

龍門開呀龍開呀

臭得姥姥鼻子歪

鼻子歪呀鼻子歪呀

……
〔催眠曲中，小鬼崽的哭啼慢慢低了下去。〕

〔幕徐落〕

第二幕

〔五年後。又一個初冬。〕

〔同第一幕。趙金雄家前院，院子顯然擴大，高牆擋住了過去可以看到的陽福山，整棟房子經修繕煥然一新。窗子換上了明亮的大玻璃，掛著五彩大花人造棉窗簾。房門鑲了亮晃晃的金屬邊角。原有的大磨盤已搬走，代之以一

張露天式圓桌和五把椅子，中間還頂著一把大陽傘。一輛日本鈴木摩托車停在原來加重自行車的位置。露天灶台也不見。牲口棚已拆除，換蓋成一間工作房，門外掛著一個小白牌，上寫著〈金雄五毒養殖場實驗站〉。牆邊堆著一堆箱子上寫著「實驗器皿輕放」的字樣。院門外可見一輛北京一三〇小卡車的車尾。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把錢兒擄

撈一把大頭

搗一批貨門

玩一場人情

舞一通長袖

暴發兒喜中帶點愁

盼一條帶把兒的崽兒狗〕

〔幕啟。〕

院門外有幾個鄉親經過，大聲譏鬧。

——這不是金雄子的老窩嗎？真他媽的發邪乎了。

——敢情。今非昔比，烏槍換炮了。

——瞧這小卡車，生產資料私有，地主兼資本家。

——瞧這房子的氣派，咱莊的首富。

——再來一次土改，紅旗捲起農奴戟，打土豪分田地，像咱爺爺輩那樣風光風光。

——金雄腦瓜真他媽尖，養五毒發財。

——啥是五毒？

——咳，五毒就是蠍子，蜈蚣，長蟲，還有啥俺也記不清了。

——趙金雄真個五毒俱全了。

——可不是，家裏老的小的，被他氣的氣，嚇的嚇，逼的逼，結果死的死，跑的跑，瘋的瘋。她娘、六曼、七曼死了，最小的九曼也病死，四個曼子到今兒個還不知下落。

——說真格的，他不這麼麼毒，家裏陰氣就會太盛。

——這兩年也添了倆帶把兒的。

——這是咋講？

——可不是，一個是鬼崽，另一個是入贅女婿董長鎖，要不金雄家咋能這麼發？
——金雄媳婦又懷崽了，聽說像是男崽。

〔此時，董長鎖從實驗室裏出來，身穿白大褂，手裏拿一些儀器，聽到人聲，蹣跚到院門邊向外張望。〕

——那鬼崽好歹有個把兒。甬看他怪形鬼樣，可聰明過人，乖巧機靈，才五歲，在大姐大姐夫調教下，能掐會算，識文斷字。

——賴頭哥，好久不見了，一定又進城跑買賣了。你是鬼崽的救命恩人，今兒個咋不進去要點賞錢，順便看看舊相好。

——甬胡說，俺是鬼崽的乾哥，是要進去看看，以後叫俺大名，趙銀栓。

——是嘍！銀栓大哥。

〔二賴頭大模大樣走進院門，大有客大店小的態勢，如今他大為改觀，偏分頭，一身棕黃色西裝，大紫色領帶，腳蹬一雙高腰皮靴。一看到長鎖，楞了一下，隨即陪上笑臉。〕

二賴頭：這不是長鎖哥麼？好久不見了，聽說養殖事業挺紅火！

長鎖：（先端詳一下，不相信自己眼睛）嘿！這不是賴頭兄弟嗎？兩年多不見，聽說你在做釀酒推銷生意，發了橫財。

前幾個月報上登的喝假白酒中毒事件，跟你有關係沒有？

二賴頭：（連忙擺手）不：不，沒有：沒有，咱是憑良心做生意，上次一個合伙人往酒裏摻水，咱還跟他打起來。（憤憤不平）摻水那麼多，還摻點酒精，少弄點得了，幸虧沒人中毒。

長鎖：（搖了搖頭）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一拍二賴頭）請坐，喝點什麼？汽水，酸梅湯，還是速溶咖啡？

二賴頭：長鎖哥，以後甬叫俺二賴頭了，叫大號（遞上一張名片）。

長鎖：（看看名片）好傢伙，趙銀栓，趙公莊釀酒總廠副廠長兼推銷部經理。你們不就是五個合伙人嗎，稱得上釀酒總廠？倒挺過癮。我琢磨你們五條漢子，一個廠長四個副廠長，每人兼個什麼這個部那個部經理。

二賴頭：（得意洋洋）那是，你算說對了。除我的部外，咱總廠分生產部、業務部、公關部、原料部。產品在我的努力下，遠銷八個省市，參加六次展銷，縣裏還把咱總廠評為農村搞活典型，聽說省裏也有門上榜。

〔他更為得意，如今說起話來，比以前文縷縷得多，「俺」字全改成「我」字，不時蹦出幾個新名詞。〕

長鎖：好傢伙，刮目相看。

二賴頭：一個記者答應寫一篇報告文學，題為《窮山窩飛出了酒鳳凰》，不過這鳥記者著實狠狠敲了咱總廠一把，也值了。人家西方每年花大價錢做廣告嘛。你瞅瞅，這篇報紙還登了我的事跡。

長鎖：（接過唸）（從二流子到農民企業家——記過去人稱二賴頭的農村青年趙銀栓）（樂得差點一口氣上不來）好文章，

好題目，好樣板。現在我方才體會到佛教禪宗所謂「一闍提而頓悟成佛」的真諦。

二賴頭：（不解）啥？一善提？一會提東西就會在大風大霧中成佛爺。

長鎖：（半認真半調侃）一闍提是梵文，就是過去印度的文字，意思是說就連斷掉善根的惡人都可悟知佛義而成佛。

二賴頭：（似懂非懂）太他媽深了，沒用。啥善人惡人，菩薩賊寇，我就是俺，俺就是我。你發財了你就是善人就是佛

爺，就有人燒香磕頭，給你舔屁股都怕舔不上。過去咱趙銀栓誰把我當個人，呼來叫去，像呲喝狗。現如今，到哪兒去，人家趙先生長趙先生短，就像狗見大肥肉。真是人狗顛倒，人變成狗，狗變成人。特別是那些小媳婦大

妞子騷娘們（學女人撒嬌狀），「俺的銀栓哥」。

五仙婆：（五仙婆從屋裏出來，對著二賴頭打量半天。）

長鎖：（糾正）不對，您得叫「俺的銀栓侄兒」。

五仙婆：可不是，瞧俺給屁股踩不上脊梁。（上前，用手指彈了一下二賴頭的腦門）俺的銀栓侄兒，瞧您這頭髮梳得油光

賊亮的，蒼蠅落蹄都得滑個跟頭。（上下打量）這身洋皮還真夠招人，甭說您了，給狗套上人見了也得敬讓三分。

二賴頭：（有點飄然，但也覺出兒損勁）嘿！我的仙婆姑，您真是母豬打營養針——更發福了。可惜滿臉雙眼皮兒，該

用電熨斗燙燙，趕明兒我免費送一個。

五仙婆：（有點氣，但轉念）銀栓侄兒，一言為定，俺家正缺個電熨斗你要是不給，俺還叫你二賴頭。

二賴頭：（忙擺手）得，得，當然給當然給，還給您一瓶護膚潔皮保顏霜膏奶。這玩意兒靈極了，就是給母豬皮抹上，

都會變得細軟光滑，像小妞的嫩屁股蛋。

〔五仙婆扭身去打二賴頭，二賴頭趕緊護住小分頭。大曼從屋裏出來。〕

大曼：喝！賴頭哥！

長鎖：（再次糾正）應尊稱銀栓哥。

大曼：（捂嘴）對不起，聽說你春風得意，事業發達，有啥好經驗給咱傳授傳授。

二賴頭：（倍受青睞，立作正經）沒啥經驗，教訓不少。這商場如戰場，要勇更要謀。我馳騁疆場這麼幾年，總結了四

個詞。

〔他又拿出那張報載文章遞給大曼。〕

二賴頭：這是報章登我的事跡。

〔大曼一看，差點背過氣去，趕緊轉身裝咳嗽。〕

大曼：（忍住笑）你說說哪四個詞。

二賴頭：（如數家珍）這第一是「眼力準」，看準機會就不放過。比方說，一大堆老玉米粒中有一粒珍珠，你一眼就得看出。

大曼：第二呢？

二賴頭：這第二是「腦子活」，靈活多變，哪兒有利就往哪兒去，打一槍換個地方，拉泡屎換個茅坑。甯只瞞著一奶頭嘍，多找幾個奶頭。

〔他順手往五仙婆胸脯上一抓，五仙婆一躲，脫下繡花鞋就打，二賴頭忙躲身。〕

二賴頭：對不起對不起，摸錯地兒了。

大曼：（忍住笑，捂住肚子）往下說往下說。

二賴頭：（又正經起來，清清嗓子）要多找幾個奶頭嘍，奶頭越多越好。

〔他突然用人們所熟悉的某個曲調唱起“哪裏有奶到哪裏去，哪裏奶多那安家”。〕

〔大曼三人笑得前仰後合。〕

長鎖：（繃住笑臉）那第三呢？

二賴頭：這第三是“出招快”。古時候有個老孫頭說，兵貴神速。常言道，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做生意就像玩妞，王八瞪綠豆對上了眼了就勾，勾上了就往炕上樓。

〔他又往五仙婆那裏伸手，嚇得她趕緊躲得遠了一點。〕

二賴頭：速戰速決，這妞的眼就像猴屁股，定不住，轉眼就跟別的漢子上炕了……

大曼：（見說得難聽，忙打斷）好了好了，咱聽這第四條。

二賴頭（頗為自信）第四最重要，就是“心要狠”。俗話說，無毒不丈夫，既然商場如戰場，就要兵不厭詐，不擇手段，趕盡殺絕。人家洋人那一套在咱這兒行不通，什麼講信用，長遠利益，都是鼓風機前放屁，聞不著味，這年頭說變就變，得撈就撈……

大曼：這不是一錘子買賣嘛，是商家大忌。

二賴頭：就得做一錘子買賣，不拉回頭客。你想想，咱中國那麼大，嘴臉那麼多，一人嚐一口試一次，你就發上天了。

大曼：喲，這可有點玄。

二賴頭：咱做買賣就像黃花魚，從牢房溜邊而過，甯栽進去當囚犯，也甯裝喜人。一句話，做生意就像你們家養的五毒，應五毒俱全，以毒攻毒。

長鎖：我說兄弟，把咱給捎上了。

二賴頭：哦，俺瞎掰乎半天，真是關帝爺面前耍水果刀。聽說你們人工養殖的蠍子遠銷日本港台東南亞，連大首長都來預購，一道炸蠍子大茶，幾百來塊錢，這可是真的？

大曼：（不無自豪）多虧長鎖鑽研經濟蟲類養殖技術，我們養殖蠟子蜈蚣等經濟價值的確很高，好幾家大廠商還有外資要和咱合作……

長鎖：（誠懇地）銀栓兄弟，這陣子咱倆都先富起來了，不少鄉親光景也好多了，還有許多鄉親僅願個溫飽，咱能否給村裏出點力……

二賴頭：咱這一帶是窮山惡水出刁民，娘的，賴狗扶不上牆……

大曼：銀栓哥，可不能這麼說。

五仙婆：（可逮住機會報復）喲，咱銀栓侄咋沒人扶自個兒就上牆了。

二賴頭：他五孀，您放心，您可不賴，是條好的，咱拼老命也得把您扶上牆。

大曼：得，您二位甬鬥嘴了，說正經的。

二賴頭：（把長鎖和大曼拉一邊）對，咱們談正經的。

五仙婆：喲，您那開襠褲還是俺給縫上……

大曼：得，五孀，就甬跟銀栓哥沒完了。

二賴頭：（正經起來）聽老一輩說，咱祖上時這一帶山清水秀……

長鎖：你說得對，據縣志記載，這一帶林產豐富，除木材外，還盛產梨、桃、蘋果、板栗、核桃等經濟作物。

幾十年來，政策太糟，什麼向高山要糧，伐木開田……

二賴頭：可不是，愚公移山，見天幹的就是把人家山西大寨的虎頭山搬這兒來，沒早沒晚的往山上扛石頭壘梯田，盡他媽幹嫌煤球黑想把它洗白的活兒。

五仙婆：銀栓侄可長學問了，從來沒說過這麼在理兒的話，這兒的大老爺們誰不偷砍林木，那些樹還沒成材就被砍下偷賣，要不幹脆就燒掉，把咱趙公莊的風水都毀了。

大曼：風水？

五仙婆：（學著風水先生的腔調）咱趙公莊後有陽福山，上有龍鳳二峰，本長滿林木，可使遠處上來之風減緩分岔，又使下來之氣緩沖舒諧，與龍鳳二合為渾元精氣，這幾十年，龍鳳失媾，陰陽失和，災變不斷……

大曼：五孀，您別迷信了。

二賴頭：五孀不迷信，還能尊為五仙婆？

大曼：銀栓哥……

二賴頭：得，再說正經的。前二年上有政策，承包林子，每人包一塊，滑頭的心說，既然分給咱，咱就明著砍，用不著偷雞摸狗了；那實心頭的莊戶人家真當回事來照料林子。那滑頭的笑話實頭的“還不砍，到時政策一變，一收回林子，你他媽褲襠裏球都飛了”。（賣關子）你猜咋啦？

五仙婆：咋啦？球真飛了唄。

二賴頭：您可真是仙眼吹仙氣兒。不久上面政策又變了，說是分林到戶，有人亂砍，幹脆收回。這下子滑頭的樂得直蹦高，實頭的可罵兒傻眼了。

大曼：這不是瞎折騰嗎？

二賴頭：更鬧的還在後面呢。上面一收林，大伙兒便接著加勁兒偷砍，林子更不成樣了。上面一看沒法子，又分林到戶。

這下可絕了……

五仙婆：（接話茬）這回實頭的也不願再吃虧，分給俺俺就快砍，要不又要收回……

長鎖：（長嘆）唉，真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惡性循環不已，生態平衡破壞，水土流失嚴重，百姓愈加貧困。

〔衆人都沉默不語。〕

〔老郎中從屋內走出，左手拿著老花鏡，右手拿著毛筆，步履雖比以前踉蹌，但神態還算矍鑠。〕

五仙婆：（迎上，把他扶在椅子上）鐘老大夫，金英雄婦的胎氣咋樣？

〔老郎中剛要搭腔，趙住持低著頭，火燒火燎地衝進院，差點撞上摩托車。他穿著一身中山裝，禿腦殼上頂著一頂鴨舌帽。〕

趙住持：（拍拍摩托車）這電屁驢子可真礙事。

五仙婆：咱這大住持爺，真是老漢不減當年勇，熱心咱趙姓公益事業，咱莊正式成立趙姓宗親會，您成了咱的第一任大會長，真是勞苦功高。

二賴頭：（忙陪笑臉）住持爺，晚任失禮了。

〔趙住持從腦殼上摘下帽子擦汗，光溜溜的禿頭顯然營養良好，紅漲得發紫。〕

趙住持：累死俺了，剛才接待了一個縣裏幹部陪著來的美國女學者，說要研究中國哈北方農村的宗族活動。

五仙婆：喲，真了不起，咱趙公莊國際知名，真是尿殼螂坐飛機，臭……不對，是花蝴蝶坐飛機，香氣飄萬里。

趙住持：（瞪了她一眼）甭瞎咋呼，說話一點也不中聽。

二賴頭：可不是。老烏鴉唱山歌，誰聽誰起雞皮疙瘩。

〔趙住持聽到有人幫腔，眼一斜，瞅見二賴頭。〕

趙住持：賴頭侄兒，你眼下發了財，又是咱本姓後生，過去沒錢就出力，現在有錢就出錢，你得贊助咱宗親會。

〔他從兜裏拿出一疊紙。這時，趙金雄也從外面進院。〕

趙住持：對，還有你金雄侄兒。你們都發財了，來，填個數目，算是本姓贊助人。咱宗親會還要立個功德碑，刻上您二位

位的功德大名。

〔他給二人每人一張捐款表格。〕

金雄：（很痛快，把表格遞給大曼）你們看著辦吧！

二賴頭：（有點不情願）我得自己看著辦了。

趙住持：（不滿地瞪他一眼）幹啥下不是屁股上不是臉蛋兒的。（眼一斜，又看到老郎中）鐘老大夫，金雄媳婦胎氣如何？是公的還是母的？

〔老郎中被冷落了，正沒趣，又受矚目，忙正襟危坐，拿著毛筆往眼上戴，但戴不上。〕

五仙婆：（忙提醒）您戴錯了，老花鏡在您那隻手。

〔老郎中尷尬換戴左手的花鏡，但哆哆嗦嗦，怎麼也戴不好。大曼過去幫了一忙。〕

老郎中：這媳婦胎氣頗佳，該是環境、條件改善，營養良好，精氣陽氣胎氣俱盛，據各種狀況看，此胎定是男胎，胎位也正。

五仙婆：可不是，據俺看，金雄媳婦懷的準是個帶把兒的崽。

〔大曼和長鎖互看一眼，好像擔心什麼。〕

趙住持：（一拍腦門，大為興奮）太好了，咱趙姓人家發大財，香火旺，乃祖宗洪福。

〔院外傳來一群頑童的哄鬧聲。〕

鬼崽身鬼崽臉兒

歪鼻子大斜眼兒

糟耳朵爛嘴邊兒

尖腦殼黑斑點兒

缺胳膊少脚尖兒

鬼崽禍鬼崽險兒

接著聽到那幫頑童扔石子甩土坷垃的聲音，鬼崽被砸得大哭起來。接著聽到八曼的叫罵。〕

——你們這些狗崽子，就會欺負人，你們狗爹狗娘咋下了你們這些王八羔子！

〔又聽到八曼和頑童們撕扯扭打的聲音。大曼、長鎖、二賴頭和五仙婆慌忙跑去。一幫頑童做烏獸散。〕

——這些狗狼養的，真狠心，打成這個樣子。

——快包紮，流了那麼多血。

——不行，得送衛生所。

〔一陣脚步声迅速跑遠。〕

五仙婆和二賴頭回到院子。〕

五仙婆：（看見金雄麻木不仁，責怪）怎麼著，還是你的崽，怎麼從來不操點兒心。這孩子又聰明又乖巧，你不要就過

繼續給俺好了。

二賴頭：（也幫腔）金雄哥，鬼崽我瞧著都心疼，我還是他乾哥。瞧（從提包裹拿出個小紙盒）這是我給鬼崽帶的學習用具。

〔金雄媳婦挺著大肚子從屋裏出來。從面色看，營養尚好，但神態不算精神，頭上繫著一根布條。〕
金雄媳婦：（難過地）鬼崽又受欺負了？

五仙婆：（扶住她）不打緊，長鎖他們送他到衛生所去了。

金雄媳婦：（仰頭望天，自語）老天，祖宗，這是怎麼回事，為啥孩子們起小就無禮無規。

二賴頭：（接話題）可不是，人人都說咱中國是禮儀之邦。我在外面一遭，到處對殘障人不仁義。人們都欺軟怕硬，見了紙的壓不住火，見了橫的火上不來。說也慚愧，我小時候打瞎子罵聾子要癩子戲傻子，拆寡婦門兒扒絕戶墳兒，往老光棍鍋裏拉巴巴。

五仙婆：瞧，這不是，頭上長瘡腳底兒流膿，壞透頂壞到底兒了。

二賴頭：咱壞？可咱發現許多人比咱還壞，咱再壞也壞不到他們那麼高的水平。（一看錶）好像伙，這麼晚了，還得見見七大姑八大姨，人人孝敬一番，要不都罵我是見利忘恩的賴皮狗。（把小紙盒遞給金雄媳婦）這是我對鬼崽弟的一點兒小意思，不成敬意，笑納笑納。（大步走出院門）。

五仙婆：（大叫）銀栓侄兒，別忘了電熨斗和那什麼護豬皮膚。

二賴頭：（扶著院門回眸）一個也忘不了。（自言自語）發一點兒財掉一層皮兒。（離去）

老郎中：（也起身）老朽也告辭了。

〔衆人把老郎中送出院門。〕

老郎中：再說一遍，別忘了這五補之說，尤其是心補。

〔趙金雄不語，僅點了點頭。〕

五仙婆：您老放心，沒錯，鬼崽的教訓，誰敢再犯。您老慢走。

〔老郎中離去。〕

五仙婆：（回身）金雄媳婦，您就甭操心，那麼多狗爪豬蹄的，還用您費手脚。您就進去歇著吧。

金雄媳婦：（心中甚痛）她五孀，養殖場越辦越紅火，多虧了長鎖和大曼。這兩口子有文化又能苦幹。唉！眼下就是缺幫手，俺也不能幫上個忙。要是二曼幾個不走了，六曼她們也沒死，俺家能多幾個幫手，也不會顯得那麼冷清。

五仙婆：（勸慰）說得是，那麼多曼子，要是都個個拉回像長鎖那樣的姑爺，你們不知紅火成啥樣了。

〔她看見金雄媳婦在擦眼淚，忙打岔。〕

五仙婆：嗨！真是哪壺不開揭那壺，侄媳婦，二曼她們混好了，準會孝敬您的。聽說南邊鬧得比咱這兒邪乎多了。許多暴發戶高樓大花園都建起來了，跟香港那邊差不多。

金雄媳婦：俺也不指望她們大富大貴，只盼她們平平安安，圖個闔家團圓。

〔她瞧見趙金雄和趙住持坐在圓桌旁嚼咕什麼，頓生疑慮。〕

金雄媳婦：她五孀，俺一瞧金雄和他大爺在一起，心裏就打鼓，好像要有什麼禍事。

五仙婆：他們爺們有爺們的事，咱娘們甭管那麼多。

金雄媳婦：（仍憂心忡忡）俺擔心鬼崽，打出生落地，他爹就沒個笑臉。他爹一回家，鬼崽孝敬極了，送茶遞煙端洗脚

水，偷偷塞給他點兒好吃的，他說要留給爹。

五仙婆：真是窮家出孝子呀！

金雄媳婦：這崽才五歲，就一癩一拐地幫俺做飯打水掃院子，還幫他大姐大姐夫做這做那。外邊挨打了，也不言語一聲，

可他爹鐵石心腸，鬼崽端的飯他不吃，說是吃了傷身。有一次哪兒不對勁兒了，一脚把鬼崽踢到柴木堆裏，

鬼崽死了過去，到衛生院搶救縫了十多針。

五仙婆：（接腔）俺一輩子沒見過這麼聰明的孩子，背唐詩學算帳，認得好幾千字，聽說開始讀《三國》《水滸》什麼的

了。

金雄媳婦：是真的。長鎖說，自個兒的墨水倒給他都快不夠了。逼著他自個兒也得多學點。要不，這大姐夫怎麼當。這

孩子太靈了，越靈俺越害怕。他爹說這崽鬼氣太強，是妖孽托胎，凡人沒那麼精靈。

五仙婆：他可是人們說的神童。要能上學堂，準能成大才。

金雄媳婦：（更加揪心）上學堂，那些學生崽們準把他折磨死。俺不能讓他離開，有大姐大姐夫和八曼姐在，他還能湊

合活下去，離了他們，俺的鬼崽早死了不知多少回了。老天，人心咋這麼壞呢！

五仙婆：（心疼地說）俺沒兒沒女，鬼崽就是俺的親孫子，俺拼老命也要讓他長大成人。

金雄媳婦：俺担心肚裏這個崽要是男的，鬼崽日子更不好過，會有什麼禍事降在他頭上。

〔她往兩個男人那邊擔心地看著。兩個男人正低聲商談，金雄緊鎖著眉眼，雙手敲打著腦側。趙住持執意地勸說著什麼〕

五仙婆：別想那麼多，鬼崽有神靈保佑，惡人奈何不了他。

金雄媳婦：俺常常夜裏做惡夢，有一回夢見（看了看趙住持）有人拿著繩子刀子和一瓶耗子藥，讓他爹挑一樣除掉鬼崽。

俺衝過去喝掉了耗子藥，把繩子勒在俺脖子上，又把刀插進俺自個兒的胸膛。

五仙婆：（忙捂她的嘴）甭說這些嚇人的話，夢是反的，正好告咱鬼崽命大造化大，沒人能害他。

金雄媳婦：（抱住頭）這些年，俺自個兒頭痛難忍，老想用斧子把自個兒的頭砍下。眼前老出現各種怪影，六曼七曼和

九曼老跪在俺炕頭上，不哭不笑不說話，眼光冷颼颼的，好像臘月屋簷上掛的冰錐子。俺撲過去想抱住她們，

她們又飛到房樑上，掛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眼光還是那樣冰冷。孩子她奶奶立在東屋的門裏掀開門簾瞅著俺，也不說話，那眼光也是冰錐子。還有一回，俺看到她奶奶、六曼七曼和九曼抱著鬼崽從窗外飛走。二曼三曼四曼五曼也從什麼地方飛來，跟她們一塊兒向著那滿天的星星飛去，個個都化成了亮亮的星星。俺砸開窗子要跟她們飛去……

五仙婆：俺記得了，那天把窗玻璃打破，翻落過去，摔得不省人事，大曼兩口子把你送進了衛生院。

金雄媳婦：俺還上過縣和地區醫院看過，大夫說這叫什麼妄想症，是精神病的一種。不知咋的，俺總想跟她奶奶、六曼她們一塊兒去。

五仙婆：任媳婦，甭折磨自個兒了，人活著就是受罪。說真格的，不受罪，活著也怪沒味兒的。咱沒兒沒女，上沒老下沒小，一人睡夠全家不暈，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想找點罪受，比方聽聽爹媽罵，挨挨丈夫打，受受孩子氣，都沒那機會。想替家裏人操點心費點神出點力，都沒那福份。（說到此不禁哀嘆）唉！俺這德性處境本不就是受大罪嗎？

〔她用衣角擦了擦眼淚。這一下子倒轉移了金雄媳婦的悲痛，忙反過來安慰五仙婆。〕

金雄媳婦：她五孀，您甭難過，您就把俺當做親閨女，鬼崽大曼他們就是您的親孫子孫女，咱不就是一家人嗎？咱進屋，俺給您梳梳頭。

〔她說著，扶五仙婆進屋去了。〕

〔圓桌旁，兩個男人的談話聲大了起來。〕

金雄：（煩燥）你這樣做，準要了鬼崽娘的命。

趙住持：（苦口婆心）這事關聯到咱趙姓香火大業，咱要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後輩……

金雄：（打斷）前幾年俺家太晦氣，十二口人連死帶跑少了八個，不能再出事了。

趙住持：這話可不能這麼說。俺找瞎鐵嘴算了好幾次，你家的災禍都是鬼崽帶來的。鬼崽是五煞鬼投胎轉世，是咱趙家百年一劫。

金雄：咱祖上出過鬼崽嗎？

趙住持：出過。上一回劫是光緒年間，五煞鬼投過一次胎，咱莊也出過一次鬼崽，那全家都死絕了，全莊也遭了三次大災，一次瘟疫，死了百來口子，一次山洪，百來戶房子倒塌，還有一次，是鬧義和拳，咱莊三十來個小伙子進京打洋人，後來只逃回一個斷腿的。

金雄：（半信半疑）哪村沒有一點兒災變變的，幹啥只盯著俺家。

趙住持：你家前清還出過一舉人，是莊裏的首富大戶，後來一蹶不振，你是咱趙姓嫡傳，可至今有三代單傳，可謂香火衰弱。算命的說，趙莊龍，在金雄，龍頭挺，龍尾榮，避鬼災，大龍宏，不瞞您說，你家旺家家旺，你家發家

家發。

〔他長輩似地拍了一下金雄。〕

金雄：（似下決心）那您說咋辦？

趙住持：（又拍了一下金雄）還記得不，五年前俺對你說的話，如再生一男崽，人鬼只留一（做斬草狀），留人不留鬼，

留鬼不留人。你好好琢磨琢磨。

金雄：（打了個寒顫）俺咋下手？

趙住持：甭你親自下手，俺自有安排。

金雄：（一把抓住趙住持）你不要做得太狠。

趙住持：（泰然自若）現如今聽說洋人……人家可比咱發達文明，也搞什麼安……安舒服死，就是說，病成像蔬菜的人，

疼痛難熬的人，或沒用的廢人，都可幫助他們快快活活不痛不癢地死去，對他們自個兒好，對家人好，對咱這

社會國家都好，也多省點糧食布料什麼的。咱政府口說不也說什麼優生嗎？優生就是留下管用的，除掉沒用的。

金雄：（仍緊張）莊上人都會猜到是俺下的手，大曼長鎖他們都甭想瞞得住。長鎖說，對鬼崽下毒手，他就會告俺。孩

子他娘說，她就不活了。

趙住持：（顯出不耐煩）俺說那麼多敢情是對著聾子唱梆子——白嚼舌。你這也是積大德，對你媳婦對大曼長鎖都有好

處。沒錯，幹這事是冒點險，但為了咱趙公莊千來口子的長遠……興旺發達，這險就值得冒。

金雄：冒出險來可吃不了兜著走。

趙住持：您把心攔在肚子裏，出了事俺全兜著，好漢做事好漢當，蹲大牢掉腦殼，俺都不含糊。

金雄：（無話可說）那……

〔正在此時，院門外一陣脚步声，並傳來鬼崽的叫聲：“娘，俺回來啦。”趙金雄觸電似地跳起，渾身像篩糠一樣發抖。〕

〔這時，又傳來村裏頑童的哄鬧聲。

鬼崽身鬼崽臉兒

歪鼻子大斜眼兒

糟耳朵爛嘴邊兒

尖腦殼黑斑點兒

缺胳膊少脚尖兒

鬼崽禍鬼崽險兒

〔幕急落〕

第四幕 第一場

〔一個月後。天已入冬。趙金雄屋內。〕

〔房間顯然比過去寬敞亮堂得多。屋牆粉刷得雪白，上仍貼著送子娘娘的彩色年畫，只是那幅寫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對聯不見了。五彩大花窗簾格外耀眼奪目。透過微開的窗簾，鵝毛大雪飄逸而落。炕上擺著一大疊大紅緞面鴨絨被。炕頭的灶也拆除，改成單純取暖用的暖道口。左側屋角擺著一台二十五寸的大彩色電視和一台錄像機。不遠處有張寫字枱，上有收錄兩用機，旁有落地燈。左側還有一書架，放有一些書籍，架頂上有一大花瓶和地球儀。〕

〔一陣兒歌傳來：〕

老頭子拱著老婆子扭

拱來扭去往前頭瞅

蓋一棟高樓

鋪一地彩繡

抖一身富貴

求一生不朽

金夢兒做得醉人兒瘦

降一條帶把的崽兒狗。〕

〔幕啟。〕

收錄機裏傳出港台女歌星使人魂酥酥的靡靡小調：“桃花江是個美人窩……”金雄媳婦斜靠在炕上軟沙發墊上，半蓋毛巾毯，肚子隆起，隨身子不斷的抽搐而呻吟不已。〕

〔門突然打開，趙金雄和趙住持跑了進來。一邊打掉身上的雪花，一邊唧唧著什麼，金雄媳婦神經質地閉上眼，停止呻吟，裝作睡著了。〕

〔趙金雄聽到小調火冒三丈，衝到收錄機前，按下鍵鈕，歌聲嘎然而止。〕

金雄：娘的，什麼美人窩醜人窩，還嫌俺家不是娘們窩，到處陰了八啣的。

〔換磁帶，收錄機發出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長阪坡〕。趙住持一把按下鍵鈕，戲腔又嘎然而止。〕

趙住持：別嚇著你媳婦，壞了胎氣。（往炕上撩了一眼，悄聲）你媳婦睡著了，咱到東屋去。

〔倆人進東屋，繼續嘀咕，聲音時大時小，有時還爭吵起來。金雄媳婦探身側耳偷聽。〕

金雄：（突然聲高）你說咋辦？

趙住持：甬……甬急，你媳婦怕今夜就要生了。算命的說，人來鬼去不得耽擱。

〔他突然意識到聲音太大，忙壓低嗓子。〕

〔金雄媳婦一驚，猛地起身。兩個男人從東屋走出，見此狀嚇了一跳。〕

趙住持：〔關切地〕 侄媳婦快躺下，別累壞身子。

金雄：〔有點心虛〕 孩子他娘，躺下吧！

金雄媳婦：〔狠狠瞪著〕 你們想殺人！（狂喊） 想殺鬼崽……

金雄：〔堵她嘴〕 胡說八道。

金雄媳婦：〔掙脫〕 你這個當爹的比你養的蠍子還毒。

趙住持：侄媳婦，你甬冤枉了金雄。

金雄媳婦：您是俺長輩，咱都叫您叔，鬼崽是您的孫子。您啥時候來，鬼崽都爺爺長爺爺短叫個不停。可您卻把鬼崽

當作眼中釘肉中刺。您殺過他一回，老天有眼，他沒有死。您還想殺他，您不怕老天報應嗎？（尖叫） 鬼崽，

俺的鬼崽，你在哪？（暈倒）

〔兩個男人慌忙拾她上炕。〕

金雄：大叔，俺從來沒這樣害怕過，俺看還是留下鬼崽吧！俺不願沒了孩子他娘。俺媳婦這些年來神經一直鬧毛病，尋

死覓活，送醫院就搶救過三次。每天個疑神弄鬼。俺半夜醒來，常常睜見她站在炕頭傻楞楞望著天花板。現如今

俺一點也不敢招惹她。說真格的，俺的神經也快繃不住了。

趙住持：〔沉默良久〕 俺去跟咱傳香會的幾個骨幹合計一下，找一條萬全之計……

〔突然東屋傳來鬼崽的叫聲“娘……”。兩人驚嚇得魂不附體，呆如木雞。〕

〔燈全黑。〕

聚光燈照在舞台左側。〕

〔趙姓傳香會幾個骨幹分子正在密談。他們上方有一牌子寫著“趙公莊趙姓宗親會祠堂”。〕

趙住持：〔心有餘悸，不斷擦汗〕 伙……伙計們，鬼崽……咱……如何處理。

骨幹甲：〔不滿意地〕 咱不是合計過了，按計劃執行嗎？既是天意，咱可不能逆天而行。

趙住持：〔忙解釋〕 這……回關大了，一下子兩條人命，鬼崽除了，他娘也……活不下去。

骨幹乙：〔有點膽怯〕 是不好辦，俺看等過些日子等上機會再說吧！

骨幹丙：〔退縮〕 這事俺琢磨，咋做都缺德，甬說那算命的靈不靈，就真有鬼，咱也任其自然，鬼不侵正氣，祖宗保佑

咱，有鬼也不怕。

骨幹甲：金雄媳婦死就死嘛，金雄正當壯年，再給他娶一個，準能下一窩公崽。

骨幹丙：太缺德了，祖宗不會答應。

骨幹甲：（大怒）你他媽的瓜子裏的蟲，充好仁（人）來了。

趙住持：有話好說，急個球。

骨幹甲：俺圖啥？還不是為了咱莊的安危，甬說咱平頭老百姓，就連那些大官們，也不幹著丟兵卒，保將帥的勾當麼？拿上面的話說，這叫為長遠的利益，犧牲局部和暫時的利益。

骨幹乙：（調停）你二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得得，把你倆的主意揉巴揉巴再切一半。

趙住持：咋個切法？

骨幹乙：（賣關子）這……

骨幹丙：你別豬八戒玩媳婦——圈裏拱。

骨幹乙：照俺看，要幹，可眼下不成。啥時幹，得等火候。

趙住持：為……為這事……金雄都快神經了，俺也頂不住了。

骨幹乙：別他媽兒媳婦的大肚子，給誰裝孫子。

趙住持：咋兒個夜裏俺做了個夢……

骨幹丙：夢？啥烏夢，咱給圓圓。

趙住持：俺夢見鬼崽光著屁股戴著烏紗帽，翹著二郎腿，坐在公案台上，喝令二曼姐兒七個一字排開，手裏都拿著大棒子，逼俺跪下，俺腿軟得早站不起了，屎尿拉了一褲襠。一眨眼皮，那公案台咋成了大棺材？金雄他娘從裏面爬出來，姐兒幾個把俺塞進棺材，一釘棺材，那裏頭黑乎乎的，連氣都喘不過來……

骨幹甲：（不耐煩地打斷）夠了！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

骨幹乙：（靈機一動）有招了。

骨幹甲：有話就說，有屁就放。

骨幹乙：大伙兒都說什麼天意，咱就寫上三個簽……

骨幹丙：瞧，又玩花屁股了。

骨幹乙：一個是“不幹”，一個是“快幹”，還是一個是“緩幹”，抽上哪個就哪個。

〔骨幹甲丙還有點猶豫〕

趙住持（思忖一下）就這麼著，聽天由命。

〔骨幹乙寫了三個簽，放圓筒裏晃了十來下。〕

骨幹乙：誰抽？

骨幹甲：每人抽一個。

骨幹乙：老太太上雞窩——奔（笨）雞又奔（笨）蛋，每人抽一個還是各按各的辦。

〔大家互相謙讓，最後還是推選趙住持。趙住持戰戰兢兢伸進手去……正在這時，彷彿聽到鬼崽的叫聲：“娘……”他渾身像篩糠。骨幹乙一推他，他趕緊抓了一個簽，一打開，四個腦殼都湊到一起，同聲念到：“不幹”。〕

〔聚光燈暗〕

第二場

〔燈光亮。〕

仍是趙金雄屋內。

金雄媳婦獨自一人站在屋子中央，失神地望著天花板。〕

金雄媳婦：咋辦呢？這五年俺受盡煎熬。打生下鬼崽後，俺就發誓不再生崽。鬼崽就是俺的命根子，他的每一根毛髮都連著俺的心。

〔她慢慢踱到窗前，拉開窗簾，鵝毛大雪漫天飄舞，一片銀色的世界。〕

金雄媳婦：為了護住鬼崽，兩次懷胎俺都想法流掉了。後來俺覺得對不住金雄，再說，鬼崽也長大了，金雄不會再害他，哪想到金雄還沒死心！

〔她又蹣跚到花瓶前，下意識地把絹花瓣一瓣一瓣撕下，向空中扔去。〕

金雄媳婦：這肚裏的崽一出世，鬼崽就要死去，兩崽只能留一個……

〔她突然覺得肚子一陣絞痛，便縮成一團。〕

金雄媳婦：肚裏的崽也是俺的崽，他的小脚小拳頭頂著俺的肚皮，多有勁啊！長大準是個棒小子（閉眼遐想）。他長得又俊又壯又聰明，上學堂，上大學堂，娶個花一樣的媳婦，生一窩帶把兒的小公崽。

〔燈光減弱。〕

一片迷迷茫茫。

她恍恍惚惚像在夢境。

窗子的玻璃全打開了，像透空的銀幕。雪霽天晴。

二曼和其他六個姊妹在窗外依次飄然而過。〕

二曼：娘，咱姊妹幾個看您來了。

金雄媳婦：你們上哪兒去了？

二曼：（神秘地一笑）在仙子住的地方……

三曼：（快活地）在那兒咱可自由自在了。

四曼：（邊舞邊說）沒有人欺負咱。

五曼：（從後面抱住二姐）娘放心，二姐待咱可好了。

〔突然，四個曼子消失了。一陣寒冽冽的風掃過。六曼七曼和九曼背朝著窗子。〕

金雄媳婦：六曼，七曼，九曼，你們轉過身來，跟娘說句話呀！

六曼：（聲音低沉啞）娘，您不能看咱的臉，怕嚇著您。

七曼：（哭腔）俺爹這麼狠，俺還不如羊。

九曼：（大哭）娘，九姊妹中俺最小，才五歲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俺病了，爹連理都不理。那時娘尋死不成，昏迷不醒，

大姐到縣裏學習去了，八姐比俺只大兩歲，上山砍柴，摔傷了腰，跌破了腿，哭著喊著沒法動彈，傷口都長蛆了。

金雄媳婦：（心痛欲碎）俺那可憐的閨女……

九曼：俺發燒四十多度，一連好幾天，連口熱水都喝不著，頭髮掉光了，牙床舌尖和嘴唇都爛了，俺硬撐著爬到大水缸

邊，蹬著板凳想喝水，誰知一頭扎進去，就再沒有爬出來。第二天爹才發現，提起俺一條腿，拉了出來，用破

炕席一捲，扔到一邊。大姐葬俺時說的話俺都聽到了……

〔傳來大曼帶著哭泣的聲音：“九曼，俺的小妹，你比大姐俺晚生十幾年，卻比你大姐俺早死幾十年……”〕

〔金雄媳婦痛不欲生，嚎啕大哭。〕

突然，東屋門簾掀開了，金雄娘站在門間。

金雄娘：杏妮子，杏妮子。

金雄媳婦：娘……（泣不成聲）

金雄娘：你好苦，你活著比俺死了還苦。俺和你的幾個閨女皮肉不再受苦了，咱不知疼痛，不知道饑渴，不知道冷熱，

咱是鬼，當鬼比當人強。

金雄媳婦：娘，俺要跟你們一塊兒去。

金雄娘：不成，你肚裏還有個崽。

金雄媳婦：正是有這個崽，金雄要把鬼崽殺死……

金雄娘：（哭泣）金雄，俺那孽子，他太狠心了。

金雄媳婦：娘，俺咋辦？（聲嘶力竭）

〔金雄娘倏然消失。一陣狂風吹來，門簾劇烈地晃動。金雄媳婦轉身向窗台奔去。又一陣狂風吹來，窗簾也劇烈地晃動。〕

六曼七曼和九曼剎那間無影無蹤。窗外暴風驟然呼嘯，亂舞的雪花飄進屋內。〕

金雄媳婦：（高叫）五曼，六曼，九曼——等著娘……

〔窗外響著跌宕起伏的回音：“娘，娘，娘……”〕

〔窗外響著跌宕起伏的回音：“娘，娘，娘……”〕

〔窗外響著跌宕起伏的回音：“娘，娘，娘……”〕

金雄媳婦：（絕望無助）俺咋辦，咋辦？

〔她走到東屋門，掀開門簾。〕

金雄媳婦：八曼，鬼崽，你們姐兒倆睡著了。（進屋）

〔大門忽然開了，風夾雜著更多的雪花捲了進來。金雄媳婦從東屋走出，悵悵地走進大門，迎著撲來的風雪呆立。一會兒，又猛然轉身走向東屋，掀開門簾，自言自語。〕

金雄媳婦：八曼，鬼崽，以後你們得自個兒照顧自個兒了。鬼崽，不是你娘太狠心要離開你，俺在你就活不下去。你和小兄弟只能留一個。你小兄弟還沒出生，還沒嚐到人間的辛酸苦辣甜，咱就甬讓他來到人世間走這一遭了。

〔風更猛烈了，寒風像刺錐般襲來，金雄媳婦不禁抱住自己雙肩，渾身抖瑟。〕

金雄媳婦：大曼長鎖，求你們多照顧弟妹。金雄子，俺也對不住你……

〔她衝出門，吞沒在暴風雪的夜幕中……〕

〔燈全黑。〕

聚光燈照在舞台左側。

金雄媳婦站在崖頂上，風雪在她身邊飛舞。隱約可見巨岩上的三個大字（陰界崖）。〕

金雄媳婦：（似乎即將解脫）春花妹，俺對不住你。本來，你和金雄是一對好夫妻，你會為他下一窩帶把兒的公崽。俺害了你，也害了俺自個兒。你早就去了，可俺要比你多受二十五年的罪……

〔她脫下外套，向崖下扔去。那衣衫在山谷中盤旋飄逸。〕

金雄媳婦：（用最後一口活氣狂喊）鬼崽，娘在九泉之下保佑你……

〔山谷里裏振蕩著巨大的回聲……〕

〔幕急落〕

尾聲

〔七年之後，即一九九二年的清明。漫天愁雲，陰雨靡靡。〕

趙公莊陽福山陰界崖附近的山坡上。遠近都種滿了果樹，多年水土流失的荒山都開始覆蓋綠色的植被。

山腰林深處隱約露出娘娘廟的琉璃瓦檐。山坡左側立著一個大合葬墳，墓碑上用紅字刻著（賢妻趙張氏杏妮暨三女六曼七曼九曼之合墓）。〕

〔幕啟。〕

趙金雄呆立在墓前面目憔悴，兩鬢斑白，神情黯傷，剛五十歲的人已然蒼老頹衰。身上已被細雨浸透。〕

金雄：（帶哭腔）杏妮，孩子他娘，把俺千刀萬剮也還不了你的情。俺不是人，是毒蠍，比毒蠍還毒。俺把你逼瘋了，

殺死了你和最後一個崽，殺死了俺娘，殺死了六曼七曼和九曼，二曼幾個妞也不知死活。昨兒個鬼崽也走了，才十歲的孩子就離開家，不知到哪兒去了。

〔他痛心疾首，猛地跪下，又點起一柱香，插到墓前的香爐上。〕

金雄：杏妮，你饒了俺吧！那夜你要等多等一會兒，俺趕到家，會說個明白。俺最終不想害鬼崽，連趙大叔和傳香會都改變了主意。

〔他突然怒火中燒，站起身來。〕

金雄：俺真恨，這幫鼓搗俺起壞心的王八蛋……

〔他悲憤欲絕，抱住墓碑，用頭猛撞。〕

金雄：俺也要跟你去。

〔燈全黑。〕

聚光燈照著墓頂。

金雄媳婦立于其上，冷氣颼颼但神態楚楚動人。〕

金雄媳婦（娓娓而談）金雄子，太晚啦，啥都太晚了。俺不怪你也不恨你，俺也對不住你。咱這個家還有指望……

金雄：咱還有啥指望（萬念俱灰）。

金雄媳婦：大曼長鎖的事業日日紅火。他倆還為村裏辦了不少好事（手一指遠處）瞧那漫山的果樹，誰不誇他倆。二曼

幾個妞也要回家。你再娶個媳婦，和和美再過一遭。你還會有一窩帶把兒的公崽。

金雄：（悲切地）俺不要，你回來吧，鬼崽他……

金雄媳婦：（一驚）鬼崽咋啦？

金雄：（語無倫次）走了……離家……他……

金雄媳婦：（拭淚）俺最掛心的就是鬼崽，老天對他太不公平了。

金雄：（站起）都怪俺。你走後俺神經失常，有時吃喝拉撒睡自個兒料理不了。大曼長鎖到東洋取經謀買賣，一走就是

大半年。八曼進城上中專。鬼崽這孩子受罪呀！學堂不收，收了也是挨打挨罵受侮辱。這孩子常常都是傷一塊腫

一塊地回來了。

金雄媳婦：（泣不成聲）俺那苦命的崽……

金雄：鬼崽回來還要受俺的打罵，俺連畜生都不如。

金雄媳婦：金雄，別的事俺都可以原諒你，你這樣對鬼崽，俺永遠不會寬恕。你回吧！俺走啦……

金雄：（衝上前）杏妮……杏妮……

〔燈光亮。〕

趙金雄清醒過來，發現自己孤零零地趴在墓前，禁不住大聲痛哭。

大曼、長鎖、八曼上，見狀，快步上前，扶住趙金雄。

大曼身穿深綠色風衣，顯得比以前豐韻成熟，一雙眼神自信而具魅力。」

大曼：爹，別傷著身子，咱回來了。

〔趙金雄抬起昏花的眼睛，像撈著救命的稻草。〕

金雄：大曼，你們回來了，俺對不住你們。

大曼：（安慰）爹，您甭這麼說。瞧，您都濕透了。

〔她把一把雨傘擋在趙金雄的頭上。〕

〔八曼一副時髦女中學生的模樣，留著披肩長髮，穿著皮夾克和牛仔褲，手裏撐著一把大紅折疊傘。〕

八曼：爹，大姐和姐夫專程去學校把我接了回來。

〔董長鎖身著棕色風衣，頭戴鴨舌帽，比以前老練持重，舉止得體，頗有風度，一副有教養而又事業成功的企業家派頭。〕

長鎖：（站在一旁自言自語）趙家的悲劇，發生在本世紀最後二十年，是中國農村家庭悲劇的一個縮影。以死後的厚葬，

來代替生前的薄待甚至虐待，又能補償什麼呢？（陷入沉思）一位哲人說過：“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幸。”依我看，再加一句：“生也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大曼：（興奮）爹，二曼她們有下落了。（拿出一封信）

〔響起了二曼的聲音，在場的人屏息聆聽：〕

——大姐，請原諒我們。十年了，當初咱四姊妹出走時曾立誓，不混出個人樣絕不回家。那夜，咱四姊妹帶著求生的欲望，冒著風雪，沒盡沒頭地走著。後來，終於爬上南下的火車，流浪了三個多月，沒有找到那兩個人販子，也幸虧沒有找到。聽人說，被賣掉的姑娘可慘了，有的還被賣到泰國等東南亞國家賣淫，不少還丟了命。咱四姊妹受了無數的艱難和屈辱，終於到了迷一般的深圳特區，開始了新生。

〔聽到這裏，大曼捏住長鎖的手放開了，八曼瞪得溜圓的眼睛鬆弛下來，趙金雄輕舒了一口氣。〕

〔二曼的聲音在繼續。〕

——十年了，咱四姊妹幹過餐館跑堂的，旅館清掃的，工廠幹粗活的，無論多麼艱難，咱四姊妹始終互相照應。欺詐、恐嚇、脅迫、誘惑和蔑視都沒有動搖和拆散咱姊妹。如今情況總算好起來了。二曼在一家合資電子廠當了副廠長，廠裏還送她到廣州暨南大學進修企業管理；三曼現在是一家大飯店餐飲部的經理，經常往返於港深兩地；四曼與人合作開了一家美容院，遠近馳名；五曼當時年紀小，三個姐姐供她上了初中，後又考上工藝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後在一家廣告公司做事，現已是業務大拿。〕

〔聽到這裏，八曼禁不住歡呼雀躍。〕

〔二曼的聲音在繼續。〕

——大姐，別怪咱四姊妹太絕情，你知道，家庭不幸帶來的心靈創傷，是歲月的流失難以癒合的。我們走時留下的那封信有句話你還記得吧，「等我們混出人樣，一定會孝敬俺娘」。

〔聽到這裏，在場的人都慘然淚下。〕

〔二曼聲音在繼續。〕

——小弟上次大難不死，現在有十歲了吧！他怎麼樣了……

大曼：（抽泣）我沒當好大姐，對不起鬼崽，我被事業成功沖昏了頭。

長鎖：（摟住大曼）我這個大姐夫也沒盡職。起初我總教他各種知識，後來也被事業纏住了，顧不上他。

大曼：鬼崽弟天性聰慧，一點就通，甚至不學自通，無疑是個極有天賦的兒童。

八曼：咱家養殖場的帳目和文書好多都由他處理。

長鎖：的確，他是我和大曼的好幫手。

大曼：可惜咱國家沒有供這樣的殘疾人深造的地方。

八曼：（深情地回憶）我捨不得離開鬼崽，想不到城裏中專去，鬼崽三天不吃不喝不睡覺，只是痴痴呆坐。我拗不過他，

決定去，他才笑了，摟住我說，這才是俺的好姐（難過地哭泣）。

〔五仙婆匆匆而上。〕

五仙婆：大曼，昨兒個鬼崽上俺家，只說了一聲“五奶奶，您多保重”就走了。俺還挺納悶，這崽咋的啦？俺真老糊塗，

當時沒轉過筋來。

〔二賴頭邊跑邊嚷嚷，手裏拿著一封信。〕

二賴頭：大曼，昨兒個鬼崽碰見我，說“銀栓哥，等俺大姐回來，把這信給她”。問是誰的信，他說不知道，怕攔在家弄

丟了。當時我只願燙我那套洋服準備見客，也就沒多留心。我真是個王八蛋！

大曼：（接過信）是鬼崽寫的……

〔燈全暗。〕

追光燈照在舞台右側。

鬼崽的背影。他背著一個小鋪蓋卷，拄著一個架拐，頂著濛濛細雨，一瘸一拐地在那無邊無盡的山道上蹣跚而行。〕

〔鬼崽那稚氣而又早熟的話音。〕

——大姐大姐夫、八姐，我走了，請不要生我的氣。娘給了我一個殘缺的身，卻給了我一顆過於早熟的心。我的出生就是使家人、鄰人和一切人受罪。咱家的不幸，都是因為我來到這個世上，我想找我自己的歸宿，現在還不知道是在哪裏，但我已有了一個朦朧的影像，就是到那遠離人世喧囂的地方，讓心靈與大自然和大自然背後的神秘世界相合。

放心吧！我絕不輕生，我要在頑強的求生中獲得永恆的在。忘掉我，咱家的厄運已過，好運在前。我不記恨咱爹，也不記恨任何人，我在哪裏都保佑你們和咱爹平安如意。鬼崽敬上。

〔追光燈隨著鬼崽的背影，一直消失在山野盡頭。〕

〔傳來一群頑童的哄鬧聲。〕

鬼崽身鬼崽臉兒

歪鼻子大斜眼兒

糟耳朵爛嘴邊兒

尖腦殼黑斑點兒

缺胳膊少脚尖兒

鬼崽禍鬼崽險兒。〕

〔幕徐落·全劇終〕



王友輝

49. 9. 19. 生

台北市人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肄業

現職／

學生

作品／

舞台劇「九重葛」、「素描」、「風景

1」、「白鷺鷥」、「四郎探母」等二十

餘齣

兩個女人

舞台劇劇本組第三名 王友輝

劇情大綱

一個是驕縱的千金小姐，一個是命運悲慘的少女，她們在彼此結婚的那一天偶然相逢，匆匆分離。平凡的主婦生活使小湘漸感無聊，因好奇而開始了金錢的遊戲，最後被吞噬在如黃河巨浪般的金融風暴中，而與丈夫離異、母子分離。

而阿貞，和丈夫共同的努力下，在異國開了花店，當年從小湘手中接過來的捧花成為阿貞的精神支柱，當她即將臨盆時，發現小湘的身份，歇斯底里的恐懼使她陷入狂亂。……

本劇是對京劇《鎖麟囊》的謔仿，完全以現代的眼光重塑命運的嘲弄。

場景說明

以抽象的場景配合劇情加以變化，從台北到紐約

人物說明

小湘：一個平凡的女人，寂寞的家庭主婦

阿貞：一個悲慘的女人，從貧賤到安康

廷訓：小湘的丈夫
盧勝：阿貞的丈夫
大器：小湘的兒子，九歲大
薛母：小湘的母親
歐巴桑：小湘家的傭人
另有神職人員、攝影禮服公司服務員、追逐明牌的大家樂迷、乩童、股票族的太太們、示威人群、高雄夫妻以及潛意識中的人們。

序場

（黑色基調的舞臺，呈現在初入劇場的觀眾眼前。舞臺上空無一物，在無光的情形下，更顯出一股靜謐的深遠。）
（觀眾席卻是明亮的，以致走動的人群、靜坐的等候，都成為戲的一部份。）

（俟大部份觀眾皆入場後，在吵雜的人聲中漸漸揉進收音機裡播報股票行情的女聲，單調的聲音，有種唸經的感覺。股票逐漸淹沒了劇場的人聲。）

（舞臺上一陣閃電，然後是一聲悶雷，不一會兒，驟雨聲漸瀝嘩啦地響起。）

（隨著閃電，舞臺上揉進了可見亮度的光。小湘和阿貞分別自不同的方向出場，兩人在臺前相遇。）

（小湘穿著平常衣服，但是卻梳了個新娘頭，畫了濃粧，她撐了把傘，傘上還滴水呢！）
（阿貞卻是淋得溼溼地，溼到不想躲雨的地步。）

（她們在舞臺前相遇，小湘揮手叫計程車。）

（車燈閃過，似乎濺起了水花，她們閃躲。然後兩人站在似乎是屋簷下等著。）

（她們彼此對望，不作聲，只有雨聲漸瀝、車燈閃爍。）
（小湘把傘湊進阿貞，讓她也走進傘的蔽蓋下。）

（阿貞沒有說謝，只是用眼光示意。）

（小湘微微一笑，算是回答了。）

（汽車喇叭聲，車燈閃爍。小湘揮手，煞車聲。）

（小湘正待往前跑，忽然停住。轉頭對阿貞說話。）

小湘：順路的話，搭個便車吧！

阿貞：不用了。

（小湘眉頭微皺，不由分說，拉著阿貞跑向計程車。）

(舞臺上及觀衆席的燈立刻全暗，雨聲漸漸消失。)

第一幕

(孟德爾頌《仲夏夜之夢》裡的〈結婚進行曲〉在靜默的黑暗中驟然響起，震撼了劇場。當喇叭吹奏的剎那，舞臺上的燈光和景致迅速轉化。)

(歌德式教堂的抽象景片，以及五彩玻璃鑲嵌的窗欄垂吊在黑色的舞臺上，將舞臺裝飾成肅穆卻帶有喜氣的教堂聖壇，舞臺上剎時明亮起來，觀衆席也亮著。)

(穿著新娘白紗禮服的小湘自觀衆席中緩緩隨著樂曲的節拍步向聖壇。)

(身穿黑色燕尾禮服的新郎廷訓在舞臺下緣等待著。)

(當新郎、新娘會合後，觀衆席的燈逐漸滅去，視出舞臺益發燦爛起來。)

(新郎、新娘背對著觀衆，雙雙走上舞臺，步向早已等候著的神職人員。)

(〈結婚進行曲〉漸弱，成為似有似無的視底。)

(新郎、新娘在神職人員面前跪下。)

神職人員：周廷訓先生，你願意接受薛湘靈小姐作你的妻子，並承諾在任何環境中，一生敬愛她嗎？

廷訓：願意。

神職人員：薛湘靈小姐，你願意接受周廷訓先生作你的丈夫……

(當新郎、新娘跪下時，阿貞從觀衆席的最後一排，向前走去，當神職人員問到小湘時，她已經站在觀衆席的最前端。

她看著舞臺上的婚禮，若有感觸地轉身對觀衆說話，因此，舞臺上的聲音被掩蓋了。)

阿貞：外面的西北雨還那麼大。我想，教堂是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所以，雖然我已經不在乎淋濕了沒有，我還是不敢告訴她，今天早上，我也結婚了。但是不是在教堂，是在法院。一個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對我來說，是走了進來。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在計程車上，她告訴我她要趕去禮服公司，還熱心地歡迎我到教堂觀禮。我不敢告訴她，今天早上，我也結婚了。但是不是在教堂，是在法院。一個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對我來說，卻也沒什麼特別的。就穿著這一件衣服，我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我先生。他姓盧，人很好，可是什麼也沒有。公證結束，我帶著盧太太的名份，和他在法院門口分手，因為我們都必須回去上工。但是，我想，這樣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日子，我真的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工廠的生產線上。所以我毫無目的地在街上閒逛，直到我碰上了這場大雨，和這位看起來像是有錢人家的小姐。我真的很想看看，別人的婚禮，是怎樣進行的。

(阿貞沉默了一下，我們立刻又聽見神職人員的聲音。)

神職人員：……所以你們應該完全屬於對方，無論在思想上、感情上，兩人要合而為一。為了這種合一的生活而必須犧牲時，應該慷慨去做。只有忠實的愛，才能使犧牲更為容易……

(當神職人員繼續這段話時，阿貞走上舞臺，走向小湘，看著那一身雪白的禮服，不勝羨慕地拉起了拖曳的白紗。)

(像是故意的，一道黑幕將阿貞和婚禮現場阻隔，白紗自阿貞手中溜走，她望著空空的兩手，有點感慨。)

阿貞：同樣的日子，同樣是新娘，我卻穿不起白紗禮服。當然，我也沒有資格穿……

(阿貞向右舞臺走出去，邊走邊講。)

阿貞：早在十五歲那年，我就失去了純潔的自由……

(左舞臺的光圈裡，穿著喇叭褲的廷訓和清湯掛麵、夾著黑髮夾的小湘保持距離地談著話，小湘有點害羞，廷訓則不斷

扶著粗黑框的厚眼鏡。)

小湘：不行啦！我媽不准的啦！看什麼舞蹈嘛！

廷訓：噓，是雲門舞集的白蛇傳耶！又不是歌舞團。

小湘：我又沒看過，我怎麼知道那是什麼！

廷訓：所以囉！去看了你就知道了。人家是IOWA的碩士，到New York學舞回來的咧！

小湘：哪有這種人，你騙誰呀！

廷訓：騙你不是人，人家說是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的啦！去啦！

(小湘遲疑了一下。)

小湘：那如果我不喜歡，我要先走哦！

廷訓：少沒水準了，票很難買的啊！

(當廷訓拉住小湘的手的同時，燈暗。)

(右舞臺的光圈亮起，光圈裡有一張床，阿貞穿著薄薄的衣衫，正用一條大毛巾擦頭髮，嘴裡還叼了根煙。)

(身穿便服、頭髮短短的盧勝拘謹地坐在床沿，連頭都不敢抬。)

(阿貞熟練地丟了煙，爬上床，躺著，毛巾蓋在臉上。)

(靜默了片刻，阿貞拉開毛巾，瞪著不安的盧勝，粗聲粗氣地。)

阿貞：喂！阿兵哥，開保險，開始射擊了啦！

盧勝：沒有啦！我不是要做那個啦！

阿貞：喲，你以為我要做哪個？

盧勝：我……第一次來。

阿貞：哦！大家都這麼講，騙紅包啊？

(阿貞伸手扳盧勝的肩膀，盧勝一驚，伸手掏出鈔票，丟在床上，逃走了，阿貞愣愣地。燈漸暗。)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廷訓：這種鄉土文學，好看嗎？

小湘：總是要看的嘛！不然人家問起黃春明啦，王禎和的，不知道的話，那多丟臉！

（左區燈滅，右區燈漸亮。）

（盧勝依然坐在床沿，阿貞卻伏在他肩上啜泣。）

（盧勝拍拍阿貞的背，沒有說什麼。）

（右區燈漸暗，左區燈乍亮。）

（廷訓和小湘似乎剛從劇院中站起來，廷訓伸了個懶腰，扶一扶他的金絲邊眼鏡。）

廷訓：怎麼樣，找到妳「位子」沒？

小湘：我哪有張曉風那麼有靈性。

廷訓：拜託，妳都大三拉警報了，還笨的像小女生一樣！

小湘：周廷訓，你真以為我看不懂這種舞臺劇呀？

（小湘發出嬌嗔，對著廷訓一陣亂打。）

（左區燈驟暗，右區燈漸亮。）

（盧勝抓著阿貞的手，激動地說。）

盧勝：妳相信我，我一定會想辦法帶妳出去。

（阿貞淡淡地說。）

阿貞：很多客人都這麼說過。

盧勝：我不一樣，真的，我說到做到。

（他們就這樣抓著手，雙眼對望。）

（左區的燈亮起，沸騰的抗議聲傳來。）

（廷訓和小湘穿著厚重的大衣，在人群中丟擲雞蛋，擁擠的人潮中有著「抗議美匪建交」的牌子。）

（在人聲中，阿貞驚惶失措地抱著盧勝，盧勝急急地將阿貞帶離光圈，只留下那張空床。）

（左右兩區燈光漸漸暗去，人聲也漸消弭至無聲。）

（燈再亮時，阿貞換回了原先穿著的服裝，緩緩地走了出來，停在右前舞臺。）

阿貞：不是我不相信，一個眾人欺、眾人騎的卑賤女人，能夠有什麼希望？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懷疑，會不會是老天在

開我玩笑，祂要我再傷一次心？還是要讓我在每一次的轉手中，忘記自己的姓名？

（小湘頓著腳，不理睬追上來的廷訓。）

廷訓：拜託、拜託！大小姐，我又哪裡得罪妳了？

(小湘扭頭就要走，廷訓摟住她，她掙脫。)

廷訓：別不理我好不好？沒幾天就要結婚了耶！

(小湘瞪著廷訓，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地說。)

小湘：我不想結婚了。

(廷訓嚇了一跳。)

廷訓：別開玩笑，帖子都發出去了，妳……妳總有個理由吧？

小湘：反正我不想結婚了嘛！

廷訓：唉喲！這算哪門子理由啦！

(廷訓急得跳腳。)

(薛母走出來。)

薛母：咦！不是去看戒指了嗎？這麼快就選中了呀？

(小湘和廷訓幾乎是同時喊薛母。)

小湘：媽——

廷訓：媽——

(小湘兇巴巴地對廷訓吼。)

小湘：誰是你媽？她是我媽媽，不准你叫！

廷訓：廷訓向薛母求救，投以無可奈何的眼神。

(薛母微微一笑。)

薛母：妳不讓廷訓喊媽，難道叫他喊我歐巴桑呀？都快嫁的大姑娘了，還這麼孩子氣。

小湘：那我不嫁了嘛！

薛母：好，不嫁，不嫁，留在家裡當老姑婆，我們母女湊一對黃金女郎。這樣可以吧！

小湘：媽——

(廷訓忍不住笑了出來，小湘立刻轉為嬌嗔，瞪著他。)

(小湘伸手推廷訓，硬是把他推向舞臺外。)

廷訓：媽——

薛母：廷訓哪！先回去好了，晚上再過來一起吃飯，小湘只是緊張，沒事的啦！

(薛母朝著舞臺外說完話，輕輕嘆了口氣，透出一種強顏的笑容，卻又按耐不住地輕輕拭淚，她坐在一把搖椅上，光圈縮小，只剩下她四周的光。)

(薛母搖著，小湘進來見狀，半跪半坐在舞臺的地板上，把頭靠在母親膝蓋上。)

小湘：媽媽！我真的會害怕耶！

(薛母看著小湘，撫著她的頭髮，沒有回答。)

小湘：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跟他，所有的事情好像安排好了，每一次，等我要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它都已經自自然然那樣了。我好像根本來不及拒絕，事情就要發生了。媽媽，我認真的想過，我不要嫁了，好不好？

薛母：當然好了，只是別人會怎麼想？一個寡婦，捨不得女兒，卻誤了她女兒的一生？

小湘：那不管別人嘛！更何況，嫁給他，誰知道以後會不會誤了我一生？

薛母：廷訓是個好青年，妳要相信他。

小湘：可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陌生人，那不是挺恐怖的？

薛母：大家不都這樣？當年要嫁妳爸爸的時候，我選連他長什麼模樣都不清楚呢！重要的是，當人家的妻子，要懂得持家，幫助丈夫，那可是兩個人的事，少了一顆心，任誰也撐不起一個家哪！

小湘：我知道啦！妳就是巴不得趕快把我趕走。

薛母：不趕妳走，成天把妳栓在腰帶上，像妳這個脾氣，會受得了？哪天想想倒要怪起媽來囉！

小湘：才不會呢！我是心甘情願的嘛！

薛母：今天這麼想，明天可就不知道囉！傻丫頭，一切都會很順利的，別太鑽牛角尖了。

小湘：好嘛！好嘛！反正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看我嫁出以後理不理妳！

薛母：養兒防老已經不時興囉！這點自知之明，媽是知道的。

小湘：媽！跟妳說著玩的啦！

薛母：就像當年逃到臺灣來，別人都還想著回去，想著大陸上的那點基業，只有妳爸爸死心塌地地要待在這裡。他還告訴我，不破釜沉舟，不會有決心的，沒有決心，就是南朝遺民，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小湘呀！一個女人，嫁一個丈夫，就像選一塊地一樣，吃再多苦，也要好好地守著他。

小湘：那要是他使壞，難道也任他欺負？

薛母：先看清楚了，就不會那麼糟了。

小湘：妳就是宿命嘛！現在離婚的人那麼多，難道都是瞎子呀？

薛母：當然啦！看走了眼也是有的。可是婚姻也得學習呀！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夫妻總也要像是患難的朋友。

小湘：那就做朋友嘛！何必冒那麼大的險，讓彼此互相託付一生，到時候怨來怨去的，自討苦吃嘛！

薛母：妳呀！就是嘴硬脾氣倔，聽媽的話，好好安心當妳的五月新娘吧！

(母女倆不再說什麼了，只能互相偎著。)

(阿貞的光圈又亮了。)

阿貞：那時候，媽媽也是這樣對我講，安啦！跟阿姨去，阿姨會買好衣服給你穿，讓你吃好的，……懵懂無知的年紀，只覺得媽媽真疼我，我還想，一定要把好东西拿回來孝敬媽媽……我不能怪她，我是老大，我有責任替弟弟妹妹著想，雖然他們現在都嫌我髒，不認我，可是，我能有別的選擇嗎？

(薛母捧著小湘的臉，為她拭去淚水。)

薛母：別哭了，愛漂亮的人，眼睛哭紅了，可變成兔寶寶囉！媽沒什麼好东西送給你，只希望你嫁到周家，別再嬌的像大小姐，在從前，我們雖然不是大富人家，也沒讓你操心過家裡，現在可不一樣了，種子落在土裡，長什麼雖然由不得你，長得好不好卻靠你自己。媽只有這句話了……

(薛母忍不住鼻酸，母女擁抱著落淚。)

阿貞：人家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我卻不明白，為什麼我這一盆水，在還不到出嫁的年紀，就必須被潑向陰暗的角落，任憑來往的人踐踏？說什麼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們家的天，就註定是冰冷的嗎？你有沒有一個比較公平的答案呢？

(在阿貞獨白時，廷訓出現，牽起小湘，薛母退場，依依不捨的神情。廷訓為小湘戴上戒指。)

(燈光轉換，興奮的音樂揚起。)

(阿貞依然在角落裡看著。)

(和著音樂的節奏，一位穿著中古侍從打扮的服務員，捧著一個紅緞的托盤，迎面快速地走向廷訓和小湘。托盤上晶亮地擺著一副鑽石項鍊、一副耳環，和一對戒指，整齊地令人不忍移動它。)

(小湘拿起項鍊，在胸前比劃。)

(立刻有人推出一面落地的大穿衣鏡，放在小湘面前，廷訓為小湘戴上首飾，小湘攬鏡自照，不甚滿意。)

(阿貞開始穿梭其間，以一種既羨慕又嫉妒的眼神望著。她像個遊魂一般，沒有人眼中有她。)

(陸陸續續地，又有人推出成套的紅木傢俱擺設，費盡唇舌地向廷訓、小湘作無聲的推銷。)

(阿貞拿起傢俱上的價目表，伸舌、搖頭，又伸手憐惜地撫摸著小湘不滿意的傢俱。)

(又有人推出白紗禮服的衣架，為小湘穿上，廷訓也套上了燕尾的黑色外套，手裡拿了一束新娘捧花。)

(有人為小湘梳頭、化粧，她發著脾氣，十分挑剔。)

(有人推出了景片和傢俱，組合成一個溫馨的家的畫面。)

(有人推出了攝影器材、燈光，開始打光、調整道具……，人來人往熱鬧地穿梭著。)

(鎂光燈不斷閃爍，穿戴一如前場教堂中的廷訓和小湘，不斷應攝影師的要求，擺出各種姿勢，親蜜異常。)

(阿貞在人群中閃躲、穿梭，她用手遮擋鎂光燈的照射，終於，退到了舞臺前緣的角落裡，蹲下，蹣跚著身體，像一隻受

驚的動物。)

(莊嚴的結婚進行曲再度響起，大幕將人群、傢俱……阻隔於廷訓和小湘身後，他們似乎是走出了教堂，紙花、禮炮從四處拋起、響起。)

(在人群的歡呼和掌聲中，小湘將手中的捧花拋出，然後和廷訓步下舞臺，離開了。歡呼、掌聲漸漸沉寂。)

(舞臺前區，殘留一地的紙花，新娘捧花遺落在紙花屑中。光圈縮小，最後的一束光集中在那個捧花上。阿貞顫顫地走進光圈，俯身抖著手拾起捧花，抱在胸前，不勝憐惜、不勝感動地。)

阿貞：我沒有永恆的鑽石項鍊，沒有不朽的紅木傢俱，更拍不起保證記憶不褪色的結婚照，可是，這個呢？這個能帶給我幸運嗎？……對於一個新娘來說，她擁有的幸福一定比我多，可是，關於生存的本領，我卻懂得比她多……我相信，這東西會帶給我幸運，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燈光漸漸暗去。)

阿貞：我相信是她故意留給我的，我不能失去這個幸運的捧花。

(燈完全熄滅。)

第二幕

(燈亮時，出現在觀眾面前的，是前一幕組合成的傢俱擺飾，對一個家庭來說，顯得華麗得不真實，彷彿它本來就應該是佈景似的。在舞臺正後方中央，懸掛了一幅廷訓和小湘的結婚照，油畫的質感，大得有些誇張。)

(九歲的大器，蹲在地板上，正和他的電動玩具嘶殺，電動玩具的電子聲音，充斥著全場。)

(歐巴桑仔細地一點一點地打掃著房間。)

(小湘穿著睡袍，頭髮捲了許多髮卷，讓人有種黃臉婆的感覺，她一面打理著頭髮，一面高聲問歐巴桑，以致於聲音比人先出場。她走在穿衣鏡前打量著。)

小湘：歐巴桑，昨天送去乾洗的衣服拿回來沒有？

歐巴桑：沒咧！洗衣店說下午會送來的啦！

小湘：打電話催一下，搞什麼嘛！下次別去那家了。——喂！大器兒子，功課做完沒有？老玩電動，殺到十萬分也沒有人給你一百分。

大器：歐巴桑啊，我的石頭妳去撿了沒有？

(正待撥電話的歐巴桑聞言立刻放下電話筒，起身到自己的包包裡抱出一堆大小不一的石頭。)

歐巴桑：這些啦！好不好？

（大器正眼也沒瞧，繼續玩電動玩具。）

大器：反正妳幫我挑啦，老師說要那種什麼花崗岩的石頭就是了，鵝卵石也可以啦！

（歐巴桑有點為難。）

歐巴桑：什麼是花崗岩，我不知咧！

（小湘邊講邊走下去。）

小湘：你們那個老師也真會找麻煩！

大器：拿來我看啦！真是受不了！

（大器如檢驗員般地看了一眼，依然沒有放掉手中的按鍵。）

大器：對啦，對啦，妳在哪裡檢的？

（歐巴桑露齒微笑。）

歐巴桑：是我女兒上次去花蓮玩呀檢回來的啦！大器你有福氣，我給她偷幾個過來的咧！

（大器扮個鬼臉。）

大器：哦，當小偷！

（歐巴桑又想到什麼，立刻有去拿她的包包，掏出一個小紙盒，給大器看。）

歐巴桑：還有這個啦！

大器：什麼？

歐巴桑：螞蟻啊！你不是說禮拜一要交螞蟻嗎？

大器：拜託！那是禮拜一耶！今天才禮拜六，那麼早抓幹什麼？要是跑掉了，怎麼辦？

（小湘又出來，這次拿了面霜在塗臉。）

小湘：什麼東西跑掉了？

歐巴桑：螞蟻啦！——不會的啦！放在盒子裡很安全咧！

小湘：唉喲！我們家要變成昆蟲館了啦！大器兒子，你們到底是在上課還是比賽抓昆蟲呀？一下子蟑螂，一下子螞蟻的。

……

大器：自然課呀！妳不喜歡去跟老師講嘛！我都煩死了。

（歐巴桑珍惜地收妥那盒螞蟻。）

歐巴桑：我一大早去公園抓的咧！紅頭大螞蟻，很難抓的咧！

小湘：唉喲！歐巴桑，妳小心點哦！螞蟻跑出來，先生是會罵人的喲！

歐巴桑：不會啦！

小湘：那洗衣店電話打了沒？

歐巴桑：現在打、現在打！

（歐巴桑急忙打電話。）

小湘：做事就是這樣，丟三忘四的。

大器：媽咪，妳又要去打麻將啊？

小湘：跟你王媽媽、李阿姨她們應酬嘛！

大器：我看妳都快變成麻將媽咪了。

小湘：什麼話？沒大沒小的。噢，今天不是應該去拉小提琴的嗎？

大器：唉呀，媽咪呀！小提琴是禮拜三啦，禮拜三，Wednesday，好不好！

小湘：那你今天下午沒補習啊？

大器：今天下午是三點，兒童美語。一、五繪畫，二、四、六美語，禮拜三下午小提琴，晚上補算數，禮拜天早上美語，

下午……

小湘：知道了啦，你媽哪記得那麼清楚。

大器：那我每天上課，還不是很累！

小湘：趁早多學一點，上了國中還有那麼好命，讓你畫畫彈琴的……

大器：我寧可不要，我都快要變成超人啦！

小湘：媽像你這年紀，哪有這麼好命，可以學這多東西，你還不知道……

（門鈴響，歐巴桑去開門，洗衣店的人送來一套衣服，那人和歐巴桑耳語。）

歐巴桑：上禮拜你簽幾支？

送貨員：沒多少啦，全槓龜了。

歐巴桑：下次我報明牌給妳，太子爺說的，很準的咧！我中了兩支噢！

小湘：歐巴桑，衣服快給我啦，嘀咕什麼？

（歐巴桑趕緊拿了衣服，送貨員離去。）

小湘：放沙發上好了，等下我就要穿了。

歐巴桑：噢！

小湘：大器兒子，可以了，該準備上English。

（大器不情願地依然玩著，小湘跑過去關機。）

大器：唉呀，等一下——都是妳啦，人家差點十萬分。

小湘：才七萬三，早著呢，別唬我了，你媽咪又不是歐巴桑！

（大器嘟著嘴，站起來，伸手。）

小湘：幹嘛？

大器：人家要去麥當勞。

（小湘輕打大器的頭。）

小湘：麥當勞全做你們這些小鬼的生意就夠發的啦！

大器：好不好嘛？妳自己說的哦，麥當勞又乾淨又衛生。

小湘：叫歐巴桑帶你去，不准自己去。

（大器不太情願。）

大器：我要一個Big Mac——

（歐巴桑嘆口氣。）

歐巴桑：什麼比哥賣的，很貴的咧！一個要八十七塊！

大器：要妳管，又不是讓妳出錢，妳還可以吹冷氣，不好嗎？

小湘：少囉嗦，歐巴桑，錢給妳，小心哦！

大器：還要一個大薯……

小湘：快去吧，等下遲到了又有藉口不上課了！

（大器歡呼地往外跑，歐巴桑抓起自己的包包和一個小書包，跟了出去。）

小湘：課本帶了沒？

歐巴桑：有啦，我不會忘記的。

（家裡頓時安靜了下來，靜得有點冷清。）

（小湘坐在鏡子前，摸摸自己的頭髮，放下髮卷，梳了梳頭，放下梳子，摸摸自己的臉。）

小湘：日子怎麼會這麼快，百般無聊卻一下子過了十年，鏡子裡的人，還是那個鬧脾氣不肯出嫁的大小姐嗎？

（她有點寂寞地起身，收拾大器丟下的電動玩具，然後呆坐在沙發上。）

（小湘想起了什麼，撥電話。）

小湘：媽，我是小湘……哦，廷訓應酬去了，嗯……他上美語班，嗯……也沒有啦，只是突然有點想媽，想聽聽妳的

聲音……

（燈光漸漸暗了，燈再亮時，小湘已換上外出服，在街上閒逛。）

(麥當勞的招牌，百貨公司櫥窗、珠寶店櫥窗等等，從她身邊溜走。)

(在一家花店前，小湘被一個乾燥的捧花架子所吸引，停下脚步。)

(盧勝客氣地出來打招呼。)

盧勝：小姐，買花吧！

小湘：哦，給我一打鬱金香。

盧勝：送人嗎？

小湘：自己要的。

盧勝：請稍等一下，馬上幫妳包好。

(盧勝忙碌地拿花、包裝；小湘伸手摸遍下乾燥的捧花。)

盧勝：那是我店裡的標誌，我們還打算做外銷呢！

小湘：鮮花店幹嘛用這個乾燥花做標誌？

盧勝：是我太太的意思，她說那是幸運符。——好了，您的花。

(小湘接過花，聞一下，付錢後離去，臨走，又回頭看了一眼捧花。)

(阿貞和小湘匆匆擦肩而過，她停在花店門口，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回頭看著小湘消失的背影。)

(燈漸暗。)

(燈亮時，依然是小湘的家，昏黃的燈光，是夜晚。)

(電視新聞正報著「十信金融風暴」，財經首長下臺的消息。小湘呆望著電視，沒有什麼反應。)

(大器歪躺在沙發上睡著了。)

(歐巴桑端了杯熱牛奶出來，放在茶几上。)

歐巴桑：大器睡著了咧，要不要叫他起來喝牛奶？

小湘：睡就好了，別吵醒他。

歐巴桑：那我抱他進去睡。

小湘：我來好了，沒別的事，妳也去休息吧！

歐巴桑：先生——

小湘：反正是三更半夜才回來，留著門口的小燈就好了，不必等了。

(小湘吃力地抱起大器。)

歐巴桑：太太，我可不可以借個電話打？

小湘：長途的咧！

小湘：噢！打吧！長話短說。

（小湘把大器抱進去，歐巴桑開始打電話。）

歐巴桑：喂，我啦，幾號啊？……喂！喂！還有呢？……那給我多簽兩支，……對啦，我兒要畢業旅行，靠這個交錢的咧！……好！

（歐巴桑掛電話的同時，小湘也出來了，她伸了個懶腰，打了呵欠。）

（電話鈴響，歐巴桑順手接了。）

歐巴桑：太太，找妳的。

（小湘坐下接電話，順手拿起牛奶，喝著。）

小湘：……哦！劉太太呀！……不去啦！……對不起啦！我先生反對的很……我知道，真是抱歉，……好，好，哪天一起去吃茶，我請客，……沒問題啦，……好，晚安！

（掛了電話，小湘將牛奶一口飲盡。）

小湘：再打，兒子真叫我麻將媽咪了。

（歐巴桑收拾杯子。）

小湘：歐巴桑，長途電話打給誰啊？

歐巴桑：沒有啦，是那個……那個……簽大家樂啦！

小湘：大家樂？

歐巴桑：對呀，現在很流行咧！比妳打那個麻將有賺哩！

小湘：哼！能賺多少？我打麻將是殺時間，誰在乎贏還是輸。

歐巴桑：這個不一樣咧，中了哦，一次全部就給它賺回來哩！有人靠這個賺了好幾棟房子噯！

小湘：妳聽人家在胡說，炒股票都沒那麼好的事！

歐巴桑：真的啦！而且人家說哦，政府作東，大家一起樂啦！很簡單的嘛，一支有五百，也有一千的，都是號碼……

（歐巴桑眉飛色舞地講著，小湘愈聽愈專注。）

（音樂輕快地揚起。）

（燈光轉變，小湘依然坐在沙發上，歐巴桑則穿梭在下列各地點。）

（歐巴桑提著菜籃子，向賣菜的打探軍情，然後忙不迭地跑回去告訴小湘。）

（小湘打電話。）

（歐巴桑又跟人家跑去問大樹神，在一個樹頭前，和別人一起燒香膜拜，然後在樹頭上掛紅絲線，有人甚至掛上金牌。）

(大器放學回來，把成績單交給小湘，小湘摸摸大器的頭以示嘉許。)

(大器進去，歐巴桑立刻湊上前去看大器的成績單。)

歐巴桑：這個數字會有準咧！

(小湘半信半疑地打電話。)

(歐巴桑又跑去拜石頭公，有人拿了放大鏡在研究石頭的裂痕。)

(小湘數鈔票，分了一把給歐巴桑，兩人都眉飛色舞。)

(歐巴桑又跑到菜市場去，她拿回一張黃單子。)

(小湘翻著紫微斗數的書，絞盡腦汁地算來算去。)

(比童搖搖晃晃地從舞臺邊跳出來，口中喃喃有辭，歐巴桑帶著小湘和其它人跟在後面，每人手上都有一大束香，

大家不斷交頭接耳，許多數字被喊了出來。)

(電話鈴聲此起彼落地響著，籠罩了整個舞臺。)

衆：啊，禳龜！

(一切沉寂，人群迅速散去，小湘跌坐在沙發上，發愣。)

(廷訓一面鬆領帶一面走進來，一副很疲倦的樣子。)

小湘：廷訓，能不能給我一點錢，……大器明天要交補習費。

(廷訓顯得詫異。)

廷訓：前天不是才給你兩萬？

小湘：你每次都這樣，我伸手要，你才給一點，你不知道家裡什麼都要錢嗎？像乞丐一樣，伸手跟你拿才有，說給人家

聽，別人還以為你老婆花錢像喝水，才讓你這樣管著。告訴你，我只是不願意出去，隨便找個工作，三萬五萬我

也有，還需要看你臉色嗎？

廷訓：妳幹什麼妳？心虛了是不是，我才問妳一句，妳就說一大串，我什麼時候管過妳用錢了，不過是關心，多問一句

就惹妳這麼多牢騷。

(小湘顯得心虛而激動。)

小湘：關心，關心，你只會把關心掛在嘴上，你要是真的關心我的死活，每天還會這樣三更半夜才回來嗎？誰知道你是

有早妻還是午妻啊！

(廷訓轉頭不理小湘，逕自進房去了。)

(小湘坐在沙發上喘著氣，沉默片刻。)

小湘：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跟他吵，我其實真的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想讓他多注意我一點，雖然明明知道他是個好丈夫，

還是忍不住要去挖一些事來數落他。好像不說話、不吵架，就會忘了我們還是夫妻。那一次大槓龜之後，歐巴桑嚇得再也不敢跟我提什麼大家樂了。可是我有時候卻很迷惑，那麼多的家庭主婦，賣麵的、賣菜的，一天三塊五塊的存，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一次的賭局裡。為的是什麼呢？財迷心竅嗎？還是在那些小小的數字裡滿足一個翻身的希望？生活並不苦啊？物質的慾望卻愈來愈大，大得讓人喘不過氣來。而我，是無聊吧！孩子一天天長大，卻離我愈來愈遠，媽咪是個落伍的代表，我永遠也追不上那些鬼靈精怪的想法。剛結婚的時候，擔心自己當不了一個好妻子，生了孩子，又恐怕孩子長不大、輸給別人。也許我現在會比較瞭解媽媽當年的辛苦。可是為什麼總害怕回到媽媽身邊？是擔心她看透我這顆空虛的心？還是根本不敢承認自己過去是多麼任性？

（當小湘獨白的時候，那些膜拜、找尋數字的人們，像幽靈般無聲地在舞臺上重覆著瘋狂的追尋。）

（大器背著沉重的書包，蹣跚獨行。）

（廷訓在杯光酒影中擺動著雙手。）

（薛母孤單地在搖椅上打著毛線。）

（大器拉著無聲的小提琴。）

（歐巴桑提著菜籃，忍不住仍要打聽一下別人的消息。）

（小湘離開座位，穿梭在人群中，他們彼此不相聞問，世界是如此冷漠而隔絕。）

（黑色的幕緩緩將一切遮蓋了，只留下小湘一人孤立在舞臺前緣。）

小湘：於是我想，總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吧？

（黑色幕前懸下一塊巨大的股市行情牌，跳動的紅色數字，伴隨著單調的行情播報，像是古廟裡點點香火，和不斷複誦的經文。）

小湘：在一些太太們的介紹下，我也成為熱門的股票族。似乎這比大家樂要多一點學問。離開學校十多年了，一下子關心起那些其實也看不太懂的圖表公式，什麼兩伊戰爭啦！證券交易所所得稅、道瓊指數、恆生指數，連從來不會去買的工商時報、經濟日報也煞有其事地反覆研究。每天早上，走進號子，在熙攘的人潮裡可以感覺到一致的呼吸，第一次發現人跟人間原來也可以這麼沒有距離。

（人群漸漸擠滿，在證券行情揭示牌前，隨著漲跌停板申掛量的起伏而驚嘆歎歎。）

小湘：我沒敢再告訴廷訓，股本是跟媽借來的，主要是怕廷訓瞧不起我，就像當年去看舞臺劇，生怕他笑我不懂裝懂一樣。只有在每天午后的西餐廳裡，和那些太太們一起談笑，把那些政治人物的秘聞軼事當作自家的樂趣，才能讓我感到一點點安慰。彷彿自己真真實實地和這個社會發生了關係。人，都是怕被孤立遺棄的吧！

（一群太太們坐在咖啡廳裡，每人手上都拿著一份報紙，她們笑著、談著，指著報紙上的圖表煞有其事地分析著。）
（小湘邊講邊走近她們，她們也歡迎她，騰出個位子給她。小湘坐下，仍然繼續她的獨白。）

小湘：在這裡，我好像才能找到自己的位子。

（一位太太接著耳語，雖然是耳語，聲音卻大得嚇人。）

太太：小道消息，這波漲勢過不了五千大關，大家要多注意了。

小湘：怎麼會呢？報紙上說人氣很旺，會往上沖呢！

太太：喲，妳聽那些記者胡寫，他們買了哪些股票，稍微注意一下就看出來啦！信他們哪！哼！

小湘：那怎麼辦？

太太：快手殺出啊怎麼辦！到時候藍單子滿天飛，我看哪到財政部長家去丟石頭都救不回噢！

（小湘緩緩站起來，太太們無視於她的遊走，繼續無聲地談論著。小湘走到舞臺中央。）

小湘：果然，四千七百多點之後，一路下挫。幸虧她們提醒了我，不然，大器的生日禮物又得黃牛了。經過了這次教訓，我更喜歡和她們在一起了，自己也偷偷到書店買了幾本，什麼胡立陽、朱成志，什麼策略、秘笈，像學生時代應付大考一樣，K了老半天，我終究還是弄不懂，那個什麼艾特略波動理論。唉！也難怪廷訓警告我不准碰股票了。可是，我就是不服氣，憑什麼那些太太們就玩得起來？我好歹也讀了個大學畢業哪！

（人潮又漸漸聚在行情揭示板前。）

小湘：唯一慚愧的是，媽媽想回大陸探親，我硬是怕股市有變，藉口大器需要照顧，沒跟媽回去。欠媽的，等賺了錢，再還她吧！過了中秋，再陪她吧！

（人潮開始擠推、驚惶。）

（揭示板上行情一路下滑。）

小湘：黑色的九月，黑色的中秋，我和其他人一樣，被緊緊地套牢了。連廷訓也被我拖垮了。

（抗議聲四起，人群轉身成為抗議的人潮，有人拉起白布條、舉起牌子，人群湧向舞臺前區，有人丟起石塊，砸爛雞蛋，他們搖旗吶喊，石塊在頭頂飛掠，口號在空中迴蕩。）

衆人：郭婉容下台、俞國華下台……返鄉費套牢，國民黨跌停……不要股票，不給選票……

（鎂光燈閃動，人聲鼎沸，間或夾著警哨聲、警告聲、救護車聲，場面變得擁擠混亂。）

（小湘夾在人群中，瘋狂地隨之搖旗吶喊。）

（黑幕打開，小湘的家出現在人群後。）

（刺耳的電話鈴聲響起。）

（除了電話鈴聲外的所有聲音都沉寂了。）

（人潮依然無聲地洶湧著，小湘愣在一角，讓人潮將她淹沒。）

（廷訓穿著睡衣，衝出來接電話。）

廷訓：喂！喂！……

（電話裡傳出的聲音巨大而冰冷。）

電話OS：薛湘靈小姐在不在？北京來的電話。

（小湘從人潮中殺出一條路，搶過廷訓手中的電話，她急急地問。）

小湘：我是、我是……

（她愣住了，電話重重落下。）

（電話聲不斷重覆，且有回聲。）

電話OS：妳母親病亡……

（使勁了吃奶的力量，小湘嘔心瀝血地喊了一聲。）

小湘：媽——

（人聲鼎沸，人潮開始往小湘家裡跑，每個人搶一樣東西。廷訓和大器被推擠碰撞，最後廷訓只好抱起了大器，憤怒而狼狽地看著那幅破碎落在地上的結婚照。）

（小湘換了黑色的衣服，一口皮箱放在她身邊。）

（人群像蝗蟲一般，把舞臺上搬得一空，只剩下一片黑色，和絕望、衣衫不整的廷訓，抱著哭泣的大器。）

（小湘在一紙離婚證書上蓋了章，證書自她手中滑落。）

（小湘去抱大器，廷訓閃躲，不讓小湘抱大器，終於三個人扭扯在一起，大器哭爸喊媽。）

（廷訓終究還是搶走了大器，他緊抱著大器，瞪著跌在地上的小湘。）

（小湘爬起來，提起皮箱，絕望地望著廷訓父子，大器泣不成聲，再也喊不出來了。）

（股市行情表變成了機場的告示牌。）

（飛機起落的聲音和播報員的播報響起。）

（小湘靜靜地走向台前的一個光圈，廷訓和大器被大黑幕徹底地掩蓋了。）

（四周沉靜下來，小湘呆呆地站在光圈中，光漸漸暗去。）

第二幕

（小湘站在光圈中，靜默片刻後開口。）

小湘：辦完了媽媽的喪事，我不知道該去哪裡，大陸的風景對我毫無意義，而臺北、我已經無家可歸。一狠心，就飛到了紐約，在新唐人街的一個地下室裡落了腳。隨便找了個速食店的工作，一天八小時，一小時三塊五毛錢，足夠

我生活的了。小小的地下室，隔了三個房間，一間住了一對夫妻，他們是從高雄來的，夫妻倆都在中國餐館打工，丈夫是二廚，太太洗碗，……

（光圈亮起，那對高雄夫妻擠在床上看電視，丈夫還不時打打電視、弄弄天線。）

小湘：每個月賺了錢，省吃儉用地寄回台灣，供三個孩子唸書、生活。他們除了睡覺，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視。另一個房間住的是一個年輕男子，從大陸來的，我只見過他一次，也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另一個光圈裡，是一張空床。）

小湘：唯一可以確定的，我們都沒有身份，都是移民局遣返的對象。

（小湘走進自己的房間，另外兩個光圈隱去。）

（高雄太太端了碗茶過來。）

高雄太太：周太太，這碗小茶給妳吃。

（小湘道謝，目送高雄太太離去。）

小湘：他們對我不錯，常拿東西給我，有時候，也會拿著他們全家福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重覆著他們家的瑣事。我很感激他們，卻又怕痛，因為一聲聲的周太太讓我揮不去台北的影子，而我，身邊連一張大器的照片也沒有。

（小湘披上外套，出門。）

（她走在大白天的紐約街頭。）

小湘：剛開始的時候，忍不住會怨，說什麼一生敬愛，終身託付，忠實的愛，到頭來還是被犧牲掉了。可是日子一長，也慢慢回頭想自己，也不怨了，只是後悔，思念也就特別地深了。

（小湘似乎警覺到什麼，快步走動，還不斷回頭張望。）

（她愈走愈快，愈走愈快，顧不得回頭了，逕自跑了起來，彷彿有人在追她。）

（繞了許多彎，她再也跑不動了，停在路邊喘氣，眼前赫然出現了那個乾燥了的捧花，她愣住了，伸手去碰觸，似乎懷疑那是一種幻覺。）

（依然是盧勝出來打招呼。）

盧勝：小姐，買花嗎？

（當兩人四目相望，都愣住了，一種熟悉的鄉情，但彼此又不相識。）

（阿貞挺了個小肚子走出來，盧勝有點興奮地抓著阿貞的手，無聲地說著「這位小姐是台北來的，我見過，她常常買我們的花……」）

小湘：就這樣，我變成了盧家的傭人。白天在花店裡幫忙，晚上煮飯、洗衣，打掃房子，星期天還有休假。（舞臺的另一區出現了盧家的客廳。）

(小湘戴起頭巾，拿著掃把和擗子，四處打掃。或許是因為心情好吧，她邊做還邊哼著歌。)

(阿貞在角落裡一直盯著小湘看。)

(小湘感覺到有一雙眼睛在注視自己，但又不知眼光從何而來，終於歌聲愈哼愈低，以致於無聲。)

(小湘呆了一下，終於決定還是維持一種安靜的工作方式，她默默地打掃好了，四周看看，滿意地收拾工具。)

(阿貞出現在小湘面前，那麼靜默無聲，把小湘嚇了一跳。)

阿貞：地板那麼髒，擦一擦。

(小湘點點頭，但沒有應聲。)

阿貞：我不喜歡用拖把，那樣擦不乾淨。

(小湘默默地把掃把等工具拿進去，提了桶水和一塊抹布出來，開始擦地板。)

(小湘跪在地板上，雙手一寸一寸地擦著地板，有點委屈地咬著牙。)

(盧勝回來，看見小湘在工作，和善地打招呼。)

盧勝：嘿，我們家地板還沒這麼乾淨過哩！

(阿貞不悅地看了小湘一眼，而盧勝並沒有察覺。)

盧勝：老婆，準備好了沒？時間差不多了！

(他一面說，一面親暱地撫著阿貞的肚子。)

盧勝：小傢伙愈來愈大了哦！

(夫妻倆正往外走，盧勝叮囑小湘。)

盧勝：我們到醫院做檢查，晚飯你自己吃好了。

(小湘微微一笑，繼續擦地板的工作。)

(阿貞在臨走前，加了一句話，冷冷的聲音。)

阿貞：冰箱還有一些剩菜。吃完了衣服順便洗一洗。

(夫妻倆走了，背對著門口的小湘忍不住停了下來，她咬著嘴唇，片刻後，她用力地擗乾抹布，使勁地擦地板，不讓自

己有些許喘息的機會。)

(燈光暗轉，再亮時，小湘在沙發上打瞌睡，電視機的聲音響著。)

(阿貞打著呵欠，走出來，見到這情景，不由高聲說。)

阿貞：周太太，衣服洗好了沒？泡在洗衣機裡快爛掉了。

(小湘從夢中驚醒，跳起來就要往外衝。)

阿貞：電視。

(小湘立刻又回頭關電視，對阿貞微微點頭表示歉意，然後又快步走出去。)

(阿貞坐下來，揉揉自己浮腫的雙腿，有點無聊，打開了電視機。)

(小湘抱了一大籃衣服，匆匆往舞臺後方的曬衣場走，聽到了電視的聲音，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又繼續她曬衣服的工作。她一面晾衣服，一面說。)

小湘：從一開始，我就感覺到她對我的敵意，可是我還是決定留在這裡。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害怕回到那個冰冷的地下室，還是盧先生的誠意感動了我。

(阿貞關掉電視，起身做孕婦操，她邊做邊說。)

阿貞：第一眼看見她，我就有一種預感，她會不會把現在的一切，從我手中搶走？可是我先生認為我們家需要她的幫忙，留住了她。是不是一種嫉妒，本能地抗拒她的順服？還是我根本有一種想欺負她的衝動？

小湘：有時候她的態度，會讓我回憶起台北的我，才一兩年的工夫，我真的改變了這麼多嗎？我的意思是說，環境不同，連我的個性都改變了。

阿貞：我也不懂自己的脾氣怎麼改變了這麼多，是因為懷孕嗎？看到她，我會想到從前那種認命的自卑，從她身上，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恐懼。

小湘：再糟糕也不過如此了吧！突然會覺得對不起台北的歐巴桑，她其實很好。

阿貞：她其實很好，只是我拉不下臉來，好像客氣了反而對不起自己。

小湘：人的韌性其實很強。

阿貞：人的本性本來不壞。

小湘：習慣了，就無所謂了。

阿貞：慣壞了，就醜陋多了。

(小湘整理完衣服，走到另一個角落，坐在長椅上，翻開聖經。詩班的歌聲響起，輕柔地。)

(阿貞則在花店裡插著盆花。)

小湘：我並不信教，可是一直喜歡教堂的感覺。

阿貞：每一次看到花，我就會想起那一個改變我一生的下午。

小湘：所以我當初堅持在教堂結婚。

(阿貞插好了花，遙望著門口架子上的乾燥捧花。)

阿貞：還有，那一束捧花。多年來，我堅持那是我們花店的幸運符。所以，儘管鮮花都成了乾燥花，儘管有人笑我們的門面是沒有生命的乾燥花，但是我不能丟掉它。我自己的生命，不也曾經枯乾失色，又何必在乎別人怎麼想呢？

(阿貞走近乾燥捧花的架子。)

阿貞：他們是不會瞭解的，永遠也不會知道什麼叫作悲慘，什麼又是幸運。

(阿貞似乎想起了什麼，模模糊糊的印象讓她呆立著。)

(小湘闖起了聖經，走向花店，她神清氣爽。)

(盧勝從花店裡出來，拿著車鑰匙。)

盧勝：阿貞，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買的沒有？

(阿貞回神一看見神采飛揚的小湘，驚了一下。)

盧勝：沒有的話，我載周太太上 SUPER MARKET，花店交給妳囉！

(望著兩人的背影，阿貞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幾步，喃喃自語。)

阿貞：難道會是她？周太太……周……

(阿貞搖頭，慌亂地抱住乾燥捧花的花架。忽然又把捧花拿下來，藏到花店裡去。)

(燈光轉變，盧勝和小湘抱了一大紙袋、一大紙袋的食品，走進花店，臨進門的時候，小湘發現捧花不見了，只留一個空空的架子。)

小湘：糟糕，捧花怎麼不見了？

盧勝：完蛋，阿貞會急死了。

(他們急急走進店裡，放下紙袋，卻見阿貞若無其事地坐在櫃台後。)

(盧勝不忍告訴阿貞，把小湘拉到一旁。)

盧勝：先別告訴她，找一找再說。

(阿貞卻走到他們身後，厲聲問道。)

阿貞：妳幹什麼？

(小湘張口結舌。)

阿貞：妳想幹什麼？

(阿貞狠狠地推小湘。)

(盧勝拉著阿貞。)

盧勝：沒什麼事啦！

阿貞：妳以為我不知道妳想幹什麼？我告訴妳，這裡的一切都是我的，妳別想搶回去。

盧勝：阿貞，不是周太太拿的，大概是路人拿走了，我去找回來，好不好？

(阿貞紅著眼，依然欺身逼著小湘，有點歇斯底里。)

阿貞：妳不要以為我不知道，第一次到我們店裡來，妳就想把它搶走，對不對？我不會讓妳得逞的，我不會把它還妳的，

那已經是我的了，十幾年來都是屬於我的，妳搶不走了啦！

(小湘無辜地望著阿貞和盧勝，一面被阿貞逼退到架子旁，碰翻了架子，小湘跌坐在地上。)

(盧勝用身體擋住阿貞，一面好言相勸將她帶到一旁。)

(小湘狼狽地爬起來，很難過。)

(盧勝轉頭對小湘示以抱歉的眼神。)

盧勝：對不起，周太太，妳先把東西抱回去好了。

(小湘慌亂地進去抱紙袋，匆匆就要出來，阿貞卻擋在門口，閃躲之間，紙袋破了，東西掉了一地，小湘又慌亂地去撿，想到要拿袋子裝，跑回店裡。)

(盧勝抱著掙扎激動的阿貞。)

(小湘意外地發現被阿貞藏在櫃子裡的捧花，她很高興地拿著捧花跑出來。)

(阿貞又急又氣，全力搶奪，搶到了手，一個用力過度，捧花飛到半空中，再落到地上，乾燥了的花碎了一地。)

(阿貞愣住了，張大了嘴說不出話來。)

(小湘又著急又好心地在地上撿拾碎片。)

(阿貞慟哭，扯住小湘的頭髮，一陣猛打，小湘只是閃躲，並不還手。)

(盧勝攔也攔不住像發怒的獅子的阿貞，三人拉扯成一團。)

(盧勝終於還是將阿貞拉開了。)

(小湘坐在地上哭著，恐懼、迷惑、委屈又傷心。)

(阿貞精疲力盡之後，肚子疼了，疼得跌坐在地上。)

(盧勝也慌了，不斷喊著阿貞。)

(小湘抹著眼淚，爬起來，跑進店裡打電話。)

(救護車的聲音響起，光漸暗。)

(燈光再亮時，阿貞已經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沉沉睡去，一名護士在旁邊。她們在白色的屏風後面。)

(小湘和盧勝疲倦地坐在病房外的長椅上。)

盧勝：對不起，讓妳受委屈了。

小湘：我瞭解，懷孕有很多恐懼，生產更是肉體上最大的痛苦，我不會怪她的。只是，她是高齡產婦，這麼激動，恐怕不好。

盧勝：她是掙扎了很久，才決定懷孕的。我認識她以前，她受了很多折磨，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傷害。
(小湘沉默了。)

- (阿貞醒了，開始呻吟，護士匆匆跑出來。)
- (護士把盧勝帶進去，盧勝握住了阿貞的手。)
- (小湘站起來觀望了一下，又坐下來，發呆。)
- (燈光起了變化，屏風後的三個人和小湘都籠罩在背光中。)
- (燈光不斷配合著不同的音效變化，進入阿貞過去的意識和眾人的集體潛意識中。)
- (小女孩稚嫩的聲音，喊著媽媽，空洞的回音。)
- (無助的母親，眼看著小女孩被另一個女人強帶走，小女孩拼命把手伸向母親，卻和母親伸出的手愈離愈遠，母親轉身背對小女孩，不忍再看。)
- (救火車警笛響起，人聲吶喊，哨聲不斷。)
- (擁上舞臺後方，被拒馬人牆阻擋的人潮，忽然背後一片火光衝天，人潮擠推。慢動作。)
- (小女孩哭泣的聲音，回聲。)
- (擠推的人潮，丟出了白菜、雞蛋、蕃茄和石塊。)
- (威嚇的盾牌敲擊聲，夾雜著的吵雜的人聲。)
- (女人鞭打著比小女孩稍長的女孩子，女孩子不斷閃躲，卻徒勞無功。)
- (汽笛長鳴，人聲繼而沸騰。)
- (人群奔向艦艇，互相擠推，他們都背著包袱、行李。慢動作。)
- (女孩子拼命奔跑，跌倒了再爬起來，驚恐的神情。慢動作。)
- (空襲警報聲突然響起，蓋過所有的聲音。)
- (人群逃散，左衝右撞地躲警報。人跑空了。)
- (奔跑的女孩被後面跑上的人一把扯住頭髮，雖然掙扎，依然被那人給架走。)
- (喊殺聲驟然響自兩側。)
- (拿著鋤頭、木棍的兩隊人馬械鬥。一陣慌亂。)
- (女孩被人凌辱，衣服被撕破，並且被括著耳光，然後被拖了出去。)
- (海潮聲如萬馬奔騰，一波又一波。)
- (人聲尖叫、吶喊。)
- (所有的人朝舞臺前方奔跑，慢動作，背後的海浪湧起半天高，直追人們。)
- (海潮吞噬了一切。)
- (一切沉靜。)

(驀然一陣嬰啼，紅光滿面，然後暗去，直到全黑，靜默無聲。)

【尾聲】

(燈亮時，舞臺上空無一物。)

(小湘提著皮箱，走在前面，阿貞恢復了苗條的身材，撐一把雨傘隨後，盧勝抱著嬰兒走在最後。)

(他們靜靜地走上舞臺，在中區停下脚步。小湘轉身，放下皮箱。)

阿貞：謝謝妳。

小湘：謝謝妳。

阿貞：哪天我也會回去，在下西北雨的五月裡，和妳一等計程車。

小湘：像十二年前的五月天。

阿貞：我們結婚的日子。

(她們擁抱著，在傘下。)

(小湘提起了皮箱，轉身走向舞臺的另一端，在消失身影前，回頭又看了一眼。)

(兩個女人彼此揮手。)

(結婚進行曲漸漸響起。)

(燈漸暗。)

(劇終。)



陳苜苜

42.10.1.生

廣東人

政戰學校影劇系畢業

經歷／

編導官

現職／

少校編導官

溫情滿慈園

舞台劇劇本組 佳作

陳苜苜

故事大綱

林蘭芝是富商林豪萬的獨生女，在外人欽羨的眼光裡，她是集財富與幸福於一身的嬌嬌女，她的先生莫台偉，出身於孤兒院，是一個刻苦自勵，努力上進的好青年，蒙林父慧眼青睞，委愛女蘭芝，並任林氏企業總經理之職。台偉平日不但要忙公司的事情，還經常要幫助林母處理慈光園裡雜技的問題，為了能更進一步的服務人群，他並決定參加年底的立委選舉，也由於忙碌，冷落了嬌妻，導致蘭芝對他的誤會和不諒解。

林母善良賢淑，為照顧行為偏差及身心受創的少女，她創立了慈光園，終生為慈善事業奉獻心力，並勸女兒蘭芝也加入義工的行列，做一個施比受更有福的人。

慈光園裡的小玲，因為受到歹徒阿水的蠱惑，設計綁架了蘭芝，小玲卻沒想到阿水竟要殺人滅口，於是趁阿水去取贖款的時機，打昏了阿水的同夥大頭，救出了蘭芝。

台偉在送贖款的途中，已從行動電話中得知蘭芝平安獲救，乃與林母之義子孫志堅，聯手會同警方將阿水逮捕。

由於蘭芝的獲救，林父終於相信此乃林母樂善好施，多積陰德的結果，他決定將這筆贖款全數捐出，設立愛心專戶，續結善緣。

台偉與蘭芝經此生離死別，也體會出真情的可貴，二人恢復了往日的甜蜜。記者蜂擁而至，除要台偉談破案經過，

並請台偉發表競選政見，台偉籲請各候選人都要支持政府，參加一次乾乾淨淨的選舉，並主張繁榮地方建設，落實社會福利制度。記者們也預祝台偉順利當選。

人生的道路本是崎嶇坎坷，願我們都能敞開胸襟，以愛心來關懷我們的社會，共同建立安祥和諧的家園。

人物簡介

1. 林蘭芝：林豪萬之女，善良，有愛心，二四歲。
2. 莫台偉：蘭芝夫，努力上進，苦幹實幹，二八歲。
3. 林豪萬：蘭芝父，富而「好玩」，五五歲。
4. 林母：蘭芝母，賢淑端莊，積極參與社會工作，五十歲。
5. 句推自：公關經理，奉承，拍馬，標準的「狗腿子」，四〇歲。
6. 孫志堅：林母義子，迷途知返，終生義工，三〇歲。
7. 王媽：勤奮，嘮叨，照顧蘭芝無微不至，五四歲。
8. 小玲：無知但不失其善良的本性，交友不慎，淪為雛妓，十六歲。
9. 阿水：小玲男友，陰險狠毒，泯滅人性，廿五歲。
10. 大頭：阿水同夥（不出場）。
11. 記者甲、乙、丙。

第一幕

第一場

幕起——

舞台上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幢豪華住宅的大廳，華麗高品位的家飾，顯示出屋主極為富有。

舞台的後方為餐廳，酒櫃裡擺設了各式名酒與瓷器，左後方一座雕刻精美的旋轉梯通往樓上臥房。

王媽從廚房端了盆插好的的鮮花置於大廳茶几上，樓上忽然傳來了蘭芝的叫喚聲。

蘭芝：王媽？王媽？

王媽：來了！來了！（王媽迎向旋轉梯）

△蘭芝身著一襲白色小禮服出現在樓梯口。

王媽：（由衷讚美）喲！小姐今天過生日穿這麼漂亮，是新衣服吧！

經理：（卑恭）是！是！謝謝小姐！

蘭芝：這麼急的找董事長，究竟有什麼事啊？

經理：（支支吾吾）這……：哦，是這樣的，我們公司在南京東路不是有個工地要開工嗎？可是，最近土地發生了點糾紛，條件老是談不攏，對方一定要董事長親自出面才行。

蘭芝：這種小事情，你做公關經理的不是就可以解決了嗎？

經理：哦……：可是，對方談的條件太苛了，我……：我不敢做主。

△此時林父下樓，句經理一看到，立刻恭敬的站起身來。

經理：董事長（走向林父）

林父：嗯！句經理，你來啦，什麼事啊？

經理：報告董事長，有事啊，有緊急大事啊！（擠眉弄眼的）請董事長馬上回公司一趟。

林父：不行哪，今天大小姐過生日，有什麼事情……：（發現經理一直在擠眼睛）也？句經理，你擠眉弄眼的幹什麼？眼睛抽筋啦？

△蘭之奇怪的看看經理，經理忙做作的揉眼睛。

經理：沒……：沒有，剛才進門的時候有一粒沙子掉到眼睛裡了。現在，你看還……：噯……：董事長（把林父拉到一邊）剛才我已經向大小姐報告過了，南京東路的土地糾紛，對方……：（此時見蘭芝沒注意，趕緊比了個女人身材的手勢來示意）對方啊！一定要跟董事長親自談。（蘭芝一看經理，經理忙停止手勢，裝作沒事狀）董事長，快走吧！遲了對方恐怕會生氣的。

△林父此時突然明白經理是指有女人找他。

林父：哦……：我明白了，這個重要，這個太重要了，這件糾紛太大了，我得趕快趕回去，不然的話，一定會出亂子的。

（陪笑臉）乖女兒，爸爸到公司去處理一下，一處理完馬上就回來陪你。

蘭芝：（不樂意）我不管，說好了今天陪我過生日的，誰都不許走。

林父：爸爸也不想走啊！實在是公司有事情。

蘭芝：有再大的事情台偉處理一下不就行了？他是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不在，總經理處理那也是名正言順的啊！

經理：報告大小姐，您不知道，總經理一大早就離開公司了。

蘭芝：啊！台偉他一大早就離開公司啦？到那兒去了嘛？也不回來陪我，現在你又要走，那還有誰陪我過生日啊？

林父：還有你媽咪呀！乖女兒啊，你看！爸爸早就給你準備好了，（自口袋拿出一盒首飾）爸爸就你這麼一個乖女兒，你過生日，爸爸早就記在心裡面了，你看看，爸爸特別為你去選的小禮物，喜不喜歡啊？

蘭芝：光送禮物有什麼用？也不陪我過生日。（把禮物丟一邊）

林父：別開了，爸爸答應你，事情一辦完，一定馬上回來陪你過生日。

蘭芝：回來？算了吧！那一次你不是一出去就好多天不見人影啊？

林父：沒的事，哦！對了！待會兒你跟你媽咪說爸爸公司有事，不陪他參加慈善義演晚會了。

蘭芝：要說你自己說，我才不說呢！

林父：好！好！好！那……句經理你留下來，你等一會跟太太報告，我先走了！（匆忙下）

蘭芝：走得這麼急，不知道搞什麼鬼！哦！對了，句經理，剛才你說總經理一大早就離開公司了？

經理：是啊！大小姐！

蘭芝：那他去那兒啦？

經理：這……老實說我也不太清楚，（猶豫）大小姐，有些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蘭芝：有什麼話你直說好了。

經理：大小姐，你知道我「句推自」對董事長和大小姐一向忠心耿耿的，如果我知道有些什麼風吹草動的，我都會毫不

隱瞞的向大小姐報告的。

蘭芝：句經理，你的意思是說總經理他……有什麼事情瞞著我！

經理：大小姐，難道你一點消息都沒有啊？

蘭芝：什麼消息啊？

經理：大小姐，我要是告訴你，可千萬不能說是我說的。

蘭芝：好！好！你快說吧！

經理：大小姐，是這樣的，最近有一個年輕漂亮、青春活潑、美麗又大方的小姐，經常來找總經理吧！兩個人哪！精神

秘密、鬼鬼祟祟的躲在屋子裡，不知道在搞什麼鬼。

蘭芝：會有這種事？

經理：大小姐，我句推自有一句說一句，絕不加油添醋，胡說亂蓋的，今天早上總經理就是跟那個女的一起出去的，兩

個人親親熱熱的，那個樣子啊！唉呀！我都說不下去了，現在公司已經有好多閒話啦！

蘭芝：哦！他們怎麼說？

經理：他們都說總經理可以媲美奧運三級跳的冠軍——劉易士，自從娶了大小姐，當上了乘龍快婿以後，就從一個沒沒無

聞的小職員一躍成為現在的總經理，沒想到他還不足，還想拈花惹草，真是太對不起大小姐了。

蘭芝：（動怒）句經理，你平常在幹什麼？為什麼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了，你才來告訴我。

經理：我也是聽到大家這麼說我才注意這件事情啊，所以我一發現不對勁，這不是馬上跟大小姐報告了嗎？

蘭芝：好！過去的都不談了，從今以後，你就幫我注意到他，有什麼消息就馬上跟我回報，我呀！在董事長面前不會虧

待你的。

經理：是！謝謝大小姐！謝謝大小姐！（狗腿子姿態）

蘭芝：那現在你趕快回去了，想辦法找到總經理，叫他趕快回家來，我有話要問他。
經理：是！是！大小姐，那我現在就回去，大小姐再見。

△句經理下

蘭芝：（憤怒）哼！天底下的男人都沒有一個好東西，喜新厭舊，過河拆橋。

△林母身著晚禮服，優雅大方的走下樓來。

林母：蘭芝，有沒有看到你爸爸？

蘭芝：他呀，說公司有事情，急急忙忙的就走了。

林母：走了？他不是答應我一起去參加慈善義演晚會的嗎？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蘭芝：爸爸的個性就是這樣嘛！那麼幾十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哼！男人都是沒良心的東西，滿口仁義道德，做的都

是男盜女娼的事情。（其實在罵台偉）

林母：咦？蘭芝，你怎麼可以這麼說你爸爸呢？你爸爸年紀也大了，平常又挺忙的，也許公司真有什麼事要他去處理呢！

蘭芝：媽！人家不是說爸爸嘛！人家是說……（想說台偉之事）

林母：算了！算了！不要再說了，媽咪自己去參加好了。

蘭芝：媽！你不能不要去，人家過個生日，你們一個個的都跑光了。

林母：蘭芝，今天的慈善義演晚會很重要，是台北市社會局為殘障兒童籌募福利基金所舉辦的，目的是鼓勵各民間團體

能更積極關懷並且參與社會福利工作，我和台偉都是這個基金會的委員，台偉還要在晚上發表演說呢。

蘭芝：什麼？台偉還要發表演說？為什麼？

林母：你忘了？台偉要競選立法委員啊！平常他做了那麼多慈善工作，都是不為人知的，今天一方面為了勸募捐款而演

說，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的義行善事公諸於大眾，讓大家都知道他這位候選人是真正關懷社會，真正服務群眾的，

絕不像一般政治小丑一樣，只懂得譁眾取寵，不辦正事

蘭芝：這麼說來，你們是一個也不能陪我嘍？

林母：蘭芝，實在很抱歉，大家都有事情，這樣好了，我請你孫大哥，孫志堅來陪你好了。

蘭芝：哼！你和台偉都不在慈光園裡，那慈光園大大小小的事情還不是都落在孫大哥一個人的身上嗎？我想他也不會有

空來陪我的。

林母：嗯！說起來媽咪這個乾兒子還真不錯，從他改邪歸正以後，就誠心誠意，無怨無悔的為公益事業奉獻一切，一點

都不求回報，實在難得。

蘭芝：好！他們都好，一個是你的好女婿，一個是你的好乾兒子，就是我煩！我討厭！

林母：蘭芝，怎麼啦！生氣了是不是？唉！誰會想到剛好在你的生日這一天，大家都有事呢！好了！別生氣了，媽咪以後再想辦法補償你，好不好？（很有耐心的）

蘭芝：媽咪，台偉他……（不知如何開口說台偉事）

林母：（看錶）唉呀！沒時間了，媽咪還要先到慈光園裡準備一些有關雞妓心理輔導的資料給台偉，以充實他演說的內容，媽咪要走了，有什麼事情以後再談，好不好？

△此時王媽從廚房走出來，看到太太的穿著，知道太太要出門。

王媽：太太，您要出門啊？

林母：是啊！王媽我要去參加一個慈善義演晚會，而且還要帶動捐獻呢！小姐今天過生日，就麻煩你今天多陪陪小姐吧！

王媽：太太，你放心好了，我會陪著小姐的。

林母：王媽，謝謝你了！（親暱的捏捏蘭芝臉頰）乖女兒，媽咪要走了。

蘭芝：（無奈）拜拜，媽咪。

△林母下。

蘭芝：王媽，又是剩下我們兩個。

王媽：唉！沒辦法，誰叫他們都這麼能幹，又這麼喜歡管閒事。

△門鈴聲。

王媽：咦！會不會是先生回來了。（去開門）

△站在門外的是孫志堅，手捧一束玫瑰和一盒巧克力。

王媽：是孫先生啊！請進，請進。

志堅：謝謝你，王媽。（見到蘭芝）嘿！小壽星，這一束玫瑰是台偉特別要我送來祝你生日快樂的。（將玫瑰獻上）

△蘭芝將玫瑰拿過來丟在桌上。

蘭芝：還快樂呢！氣都氣死了。

志堅：不喜歡玫瑰啊？那孫大哥送你一盒巧克力糖吃，讓你甜甜蜜蜜過生日。（獻上巧克力）

蘭芝：（接過巧克力）謝謝！（不見歡顏）

志堅：（觀察）哈！我知道了，是不是怪台偉沒空回來啊？其實啊，他還真忙呢！忙公司的事，忙當義工，現在還忙選舉的事。

蘭芝：你不是也很忙嗎？為什麼你可以過來看我，他就不能？

志堅：你不知道，今天園裡正好多來了幾位義工媽媽幫忙，否則我也沒辦法抽空過來的。

蘭芝：孫大哥，我有話要問你，你可要實話實說哦！

志堅：什麼事啊？這麼嚴重的樣子。

△王媽端來一杯飲料。

志堅：謝謝！（王媽離去）

蘭芝：孫大哥，你跟台偉是把兄弟，他的事情你應該很清楚，你說，他最近是不是在外面交女朋友了？

志堅：交女朋友？不可能。

蘭芝：為什麼不可能？

志堅：台偉那個人我最清楚不過了，你想想看，從小我和他一起在孤兒院長大，在那麼堅苦的環境下，他都能刻苦自立，奮發向上，絕不受外力的誘惑，所以才能半工半讀的完成學業，在事業上有了今天的成就。不像我，交友不慎，誤入了歧途，要不是台偉不斷的鼓勵我，啟發我，讓我在慈光園裡為我過去的所作所為贖罪，我真不知道今天會變成什麼樣子。

蘭芝：孫大哥，你說到那裡去了，我是在問你他有沒有女朋友？

志堅：是啊！我也是在說這個啊！台偉的為人一向都很有分寸的，更何況有你這樣的嬌妻美妾，他怎麼還會去交女朋友嘛。

蘭芝：好啦！你當然是幫著台偉說話啦！你們兩個都是一個鼻孔出氣，就會欺負我，油嘴滑舌的，沒誠意！

△門鈴響。

志堅：嘿！你看，有人來了，我去開門。

△台偉自己開門進來了。

台偉：告訴你，我身上帶著鑰匙了，按什麼門鈴嘛！真是的。

△句經理拉著台偉入。

經理：大小姐！大小姐！

台偉：你嚷嚷什麼嘛？拜托你不要死拉活拽的好不好？衣服袖子都快被你拉掉了。（整理衣服）

經理：大小姐，我經歷了千辛萬苦，總算是不負大小姐您的所託，把總經理給您帶回來了，我的任務可以說是圓滿達成了，我可得要走了，董事長找我還有事，大小姐、總經理，對不起啦！我要先走了，再見！再見！（經理下）

台偉：（埋怨）蘭芝，究竟什麼事嘛？唉！有事也用不著像抓犯人一樣的把我押回來啊！我事情忙得很呢！

蘭芝：哼！忙？忙著交女朋友吧？

台偉：（一愕）交女朋友？這……這話從何說起？

蘭芝：用不著裝著一臉無知的樣子，你自己心裡有數。

△台偉不解，看看志堅。

台偉：孫大哥，你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嘛？

志堅：（聳肩）我也不明白呀！剛才蘭芝還在問我呢！

台偉：蘭芝，你別胡鬧了好不好？

蘭芝：不承認是不是？妳！沒關係，我找人來跟你對質！

台偉：你這是幹什麼嘛！又是聽什麼人在那裡胡說八道的，（突然覺悟）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剛才拉我進來的那個句

推自，狗腿子在你面前亂嚼舌根子了，是不是？

△蘭芝不語，把頭轉向一邊。

台偉：你是怎麼搞的嘛，他那種人的話也能相信？

蘭芝：好！那你說，今天早上你跟什麼人在一起？都做了些什麼事？

台偉：今天早上？我做了很多事呀！你到底說的是那一件嘛！

蘭芝：你不是跟一個年輕漂亮、青春活潑、美麗又大方的小姐親熱熱熱的出雙入對啊？

台偉：你是說方小姐是吧？唉呀，他是個女記者嘛！我們在一起只不過是研究一篇有關我參選立委的專題報導嘛！

蘭芝：鬼才相信呢！你跟他在一起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什麼專題報導要寫這麼久啊？

台偉：唉！我要怎麼說你才會相信呢？對了！孫大哥也在這兒，孫大哥，方小姐你也認識，你說，我跟他之間有沒有問

題？

志堅：是啊！蘭芝，說起這個方小姐，我最清楚不過了，以前他也曾經墮落過，慈光園改造了他，後來他繼續求學，努

力上進，終於當上了記者，他為了回饒社會，經常的報導有關社會福利工作的消息，現在他知道台偉要競選立委，

他也義務性的為台偉做文宣工作。

蘭芝：他會這麼好啊？義務？我看沒這麼簡單吧！

台偉：蘭芝，我沒想到你這麼不信任我，難道你認為全天下男人都像你父親一樣的風流？

蘭芝：不關我老爸的事，你別扯上他。

台偉：難道你不承認，你今天之所以這麼不信任我，是受了上一代婚姻陰影的影響。

蘭芝：莫台偉，你要搞清楚，你是靠著我老爸才有今天的地位，你沒有資格批評他。

台偉：什麼？靠你老爸？我真沒想到你這麼看不起我，別人怎麼說，我都可以忍受，但是你說出這種話，嚴重的傷害了

我的人格。

蘭芝：（說氣話）你還有人格嗎？你根本就是個吃軟飯的寄生蟲。

台偉：（氣極）你……太過份了！

志堅：（打圓場）蘭芝，你怎麼這麼說呢！快跟台偉道歉！

△蘭芝倔強的轉開頭去。

志堅：台偉，蘭芝是氣糊塗了，你別當真。

台偉：不，孫大哥，這就是他心裡的話，好，既然你這麼輕視我，不尊重我們的感情，多說也是無益。（轉身就走）

志堅：（攔阻）台偉，你幹什麼？蘭芝是在說氣話，他一直都很愛你，當然也希望你能多愛他一點。

台偉：我還不夠愛他嗎？我就差沒把他當慈禧太后老佛爺一樣的「供」起來「拜」了。

志堅：蘭芝是希望你能多陪陪他，而不是把也「供」起來「拜」。

台偉：孫大哥，你不瞭解，我們都是男人，都有理想，你沈淪過，如今你獲得了重生，不管將來你是要為贖罪而活，或

是要回魄這個社會，你都是活得理直氣壯的，而我呢？不論我如何的鞭策自己努力上進，在他們林家人的眼裡，

我永遠都是他們公司的一個小職員，一個仰人鼻息，沒有人格的小人。

蘭芝：莫台偉，你會說話，很善於避重就輕，聲東擊西，三言兩語，你就從被告打成了原告，看看光憑這一點，你就

有資格登上立法委員的寶座了。

台偉：多謝你的諷刺，我想我們之間是沒什麼好談的了！（正要走，又想起）哦！對了！今天是你的生日（自口袋拿出

一盒首飾）這是我替你選的生日禮物，很抱歉在這種情況下送給你。

△蘭芝不接手，台偉隨處一放。

台偉：我還要參加晚上的義演晚會，我走了！（莫下）

蘭芝：（對著門大叫）莫台偉，你走！你走了就永遠不要回來！（把首飾盒拿起摔在門上，坐在椅上哭來）

（暗場）

第二場

場燈亮——

△景未變，夜已深。

△林母拖著疲憊的身子，與台偉自晚會現場一起回來。

林母：唉呀！還真是累呢！年紀大了，體力就是不行，稍微有個什活動，就支撐不住了，台偉，你來幫我捶捶背。

台偉：好！媽！我扶您先坐下。（扶林母坐，開始捶背）會不會太重？

林母：嗯！不會，很好！就這樣！台偉，今天晚上你的表現還真不錯，那篇勸募捐款的演講內容非常豐富，也很精彩，

現場觀眾都受到了感動，可以說是獲得了空前的回響。

台偉：媽！我這次擅自作主的替林氏企業捐了一百萬，您看爸爸知道了會不會不高興？

林母：蘭芝，你又沒有事實根據，就這樣捕風捉影的亂說一通，什麼叫做吃軟飯的寄生蟲，唉！這樣會傷了一個男人的自尊心的。

蘭芝：媽咪你怎麼老是幫著他呢？

林母：媽咪誰也不幫，媽咪是不想看著你親手撕毀自己一生的幸福。

△蘭芝沈默不語，林母滿懷愛心的摟著蘭芝。

林母：蘭芝，不是每一個男人都風流不羈的，媽咪很抱歉，給了你一個錯誤的婚姻示範。

蘭芝：媽咪，我真不明白，爸這樣對你，你怎麼還能如此的心平氣和，泰然處之！我懷疑你跟爸之間到底還有沒有愛？

林母：傻孩子，「愛」應該是「奉獻」，不應該是「佔有」，應該像「陽光」一樣，普照大地，帶給人們溫暖，這些年來，

媽咪把對親人的「小愛」，提昇到對社會人羣的「大愛」，徹徹底底的做一個施比受更有福的力行者，所以，媽咪活得很充實，很快樂。

蘭芝：媽咪，你說得太深奧了，我不懂，也沒有你那麼超然，那麼偉大。

林母：蘭芝，要知道，愛可以美化人生，媽咪總覺得你平常太空閒了，也沒有一點其他的嗜好，這樣好了，你願不願意跟媽咪一起加入社工行列？當你用行動來表達受心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生命更圓滿更有意義了。

蘭芝：這……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好？

林母：你行的，媽咪瞭解你，你一直都很善良，再說，媽咪年紀也大了，時常覺得力不從心，如果有你來幫忙，那是最好不過了。

蘭芝：那好吧！明天我就跟媽咪到慈光園去看看。

林母：對！這才是媽咪的乖女兒！

△王媽自廚房端了一碗麵出來。

王媽：小姐，吃碗麵吧！我特別給你加了兩個荷包蛋。

林母：王媽，謝謝你了，來，蘭芝！走吧！媽咪幫你把麵端到樓上去吃。

蘭芝：（乖巧）媽咪！我自己來。（端麵）

林母：答應媽咪，台偉回來，別再跟他鬧嘍！

△蘭芝順從的點點頭。

蘭芝：好嘛！聽你的就是了嘛！

（幕落）

第二幕

幕起——

△林家客廳恢復了往日寧靜，王媽準備了一桌子的飯菜，結果一個人也沒有回來吃晚飯，王媽看看手錶，禁不住發起牢騷來。

王媽：奇怪，已經八點多了，怎麼全都沒回來，不回來吃晚飯，也該打個電話說一聲啊！白白浪費了一桌子的菜！真是！

△正想將茶端回廚房。

△蘭芝開門進來，後面跟著孫志堅。

王媽：小姐，你可回來了，哦！孫先生也來了，那正好，快吃飯吧！

△蘭芝顯得疲倦不已，一進門就癱在沙發上。

蘭芝：我吃不下！累都累死了，那還有什麼胃口。

王媽：小姐，妳怎麼了？

蘭芝：（把鞋脫下揉腳底）我再也不去當什麼義工了，脚都快走斷了。

志堅：我要不親自送她回來，恐怕她真會累得倒在路邊就睡著了呢！

王媽：咦？小姐，平常妳到慈光園照顧那些女孩，沒這麼累呀！

蘭芝：王媽，妳不知道這些女孩有多麻煩，今天是她們定期到婦產科檢查的日子，這個不樂意，那個不高興的，唉！比

「我」還難伺候哦！

王媽：檢查？那是好事啊，她們為什麼不願意呢？

志堅：主要是因為她們中間有的曾經當過雛妓，身心上都受過傷害，她們不想去，也怕去面對檢查。

王媽：那結果呢？

蘭芝：三請四托的總算是去啦！但是回來的時候還是有個女孩乘機逃跑了。

王媽：逃跑了？為什麼？在慈光園裏有吃有穿，還可以學習一技之長，那不是很好嗎？

志堅：有少部份的女孩，她們喜歡自由，喜歡外面的花花世界，她們覺得我們給她們的約束太多了。

王媽：那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呢？

蘭芝：怎麼辦？只好繼續再找嘍！唉喲！我現在脚掌腫得像個大饅頭似的。打從我出生到現在，還沒走過這麼多路呢！

王媽：妳也真是的，放著好好的千金大小姐不做，偏要聽妳媽咪的話，當什麼義工嘛！我說孫先生啊！那個女孩既然不

願意留在慈光園，何必勉強她呢？找不到就算了！反正好壞都是她自己的了。

蘭芝：可是媽咪不這麼想，媽咪說怕她又被人販子抓回去。

王媽：不會吧！她跑都跑了，連找都找不到，那有那麼容易說抓就抓回去啊？

志堅：這很難說哦！就算不抓回去的話，她還不滿16歲，萬一沒有生活能力，她也很可能會去重操舊業的！

王媽：那怎麼辦？你們報警了沒有？

蘭芝：不能報警啊！

王媽：為什麼？

志堅：我們如果報了警，她就會遭到法院的審判，很可能會取消保護管束的，那我們不是前功盡棄了嗎？所以明天我們還是要繼續的尋找，直到找到為止。

蘭芝：噯！要找你們去找哦！我可不想參加了。

王媽：對！對！對！小明明天就在家好好的休息休息！（稍停）依我看乾脆以後也別再去了，那地方不乾淨。

志堅：不乾淨？王媽，什麼不乾淨？

王媽：吔？你們沒聽說啊？電視不是每天都在播嗎？說是現在挺流行的，到處都有的，那個叫什麼……愛……愛死……

哦！對了！對了！愛死DDT的，噫！沒錯！沒錯！就是愛死DDT。

蘭芝：（笑）王媽，不是什麼愛死DDT，妳說的是AIDS。

王媽：哦！對！對！對！AIDS！我說錯了！要小心哦！

志堅：沒這麼嚴重啦！

王媽：還是小心一點兒的好。

蘭芝：好！好！王媽，這兒沒妳的事，妳去忙妳的吧！

王媽：哦！對！對！對！我去把飯菜再熱一下。

△王媽端茶入廚。

蘭芝：孫大哥，這幾天我常在想那些社工媽媽，放棄了自己的享受，默默付出，不求回報，這種精神真讓我欽佩。

志堅：蘭芝，據我的觀察，其實妳也做得不錯啊！這一陣子以來，妳陪著她們一起作息，我看她們大部份都很喜歡妳呢！

蘭芝：真的嗎？

志堅：當然是真的啊！難道妳不覺得自己像一個有愛心、有耐心的小保姆？就拿今天跑掉的那個小玲來說吧！我就時常看到她很喜歡主動找妳聊天。

蘭芝：那個女孩也真可憐，她告訴我說她家裏很窮，她爸爸死了以後，她媽媽因為養不起一大堆的孩子和一個生病的老奶奶，不得不忍痛的將她賣入娼門，唉！她在那裏面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還是最近婦援會的人會同警方把她從火坑裏給救出來的。

△志堅嘆的一聲笑了出來。

蘭芝：你笑什麼？

志堅：（邊笑邊說）她是這麼說的嗎？妳相信嗎？

蘭芝：她是這麼告訴我的啊！怎麼？有什麼不對嗎？

志堅：我告訴妳，她的確是被警方救出來的，不過賣她的人可不是她的母親，而是一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名字叫做

阿水的小混混。

蘭芝：啊？怎麼會這樣呢？

志堅：總歸一句話，她是年輕不懂事，被阿水騙了，還以為阿水對她是真心的呢！好啦！好啦！我們不談她了，蘭芝，

我問妳啊！最近妳和台偉之間的冷戰結束了沒有？

蘭芝：怎麼說著說著到我這邊來了，討厭！我們別提他好不好？我也不要聽到有關他的任何事情，哼！我現在在慈光

園裏忙得不亦樂乎，沒有他照樣活得好好的。

志堅：哦？這麼說妳是不想知道有關他的事情嘍？（故意逗）唉！那真可惜！今天各大報都刊登了一篇有關台偉參選的

人物專訪報導，喏！這兒就有報紙（拿起報紙翻到那篇文章）上面寫得還真不錯，還有他的照片呢！（繼續逗蘭

芝）唉！反正妳是不想看了，我把我把這張報紙帶出去扔了算了！

△蘭芝早就內心掙扎是否要看那篇報導，聽說要扔掉，也急了。

蘭芝：哎！等等！（有些不好意思）拿來給我看看嘛！

志堅：哎呀！妳不是說不想知道有關他的任何事情嗎？有什麼好看的嘛！

蘭芝：（一把搶過來）給我看看嘛！（看報）孫大哥！你看，這裏說台偉是一個刻苦自立、奮發向上、事業有成、熱心

公益的青年楷模，說他堅持反台獨、反暴力的政治訴求，要積極推動落實社會福利工作，並且響應政府的號召，

絕不賄選，並且要參與一次乾乾淨淨、公平、公正的選舉，噯！寫得不錯嘛！

志堅：當然不錯啦！這個就是那位方小姐特別為他撰寫的，我已經看過了，妳坐在這兒慢慢看吧！我先回去了！乾媽還

在慈光園裏等小玲的消息呢！

△志堅正要出門，林母帶著小玲上。

志堅：乾媽，妳回來啦？噢？小玲？妳怎麼來了？妳到那裏去了？我們到處在找妳。

蘭芝：媽咪！妳是在那兒找到她的？

林母：唉！叫我怎麼說呢？這孩子……妳讓她自己說。

小玲：（不在乎）有什麼好說的！我啊！我是「不請自來」！

△衆人不解，表情愕然。（幕落）

第三幕

幕起——

△台偉坐在餐廳邊吃早點邊看報，看了一下手錶，急急忙忙拿起公事包要出門。

△林母自樓上下。

林母：台偉，你現在要去上班啊？那正好，先送媽一程。

台偉：媽，妳今天怎麼去這麼早？

林母：今天社會局評鑑小組的人要到慈光園來進行了解，我得早點去準備準備簡報資料。

△王媽自廚房出。

王媽：太太，妳現在就要去啊？吃了早點再走啊！

林母：不了！我還要趕時間。

台偉：媽！您吃點東西再走嘛？反正也不差這一點時間。

林母：那……那我喝杯牛奶好了。（走向餐桌）台偉，最近那些人還有沒有打電話來威脅你？

台偉：是有，不過為了響應政府落實乾淨選風的理想，我決定不受他們的威脅，積極爭取為大眾服務的機會。

林母：既然這樣，媽有些朋友都是地方上有名的仕紳，在地緣和人脈上也有很堅實的基礎和力量，改天媽給你介紹介紹，有他們協助你就選，相信能發揮不小的功效。

台偉：謝謝媽，不過現在由於資訊的發達，帶動了整個政治環境的轉變，民衆不再像過去那樣封閉保守，他們也很關心國事，對民主政治的期許很高，但讓人失望的是最近幾年來，立法院肢體語言的衝突不斷的上演，已被國際人士引為笑談，所以我相信，只要我這一次的政治訴求強而有力，推動立法革新，加速國家建設，並且以全民福祉為著眼，做一個真正關懷社會、服務人群的候選人，選民必定會支持我的。

林母：嗯！你這種說法很對，如果人人都能對別人多包容一些，做一個有文化、有修養、有愛心的人，許多的衝突在無形中自然就消失了。（發現時間已晚）哦！時間不早了，咱們邊走邊聊！

台偉：好的！媽！（二人下）

△王媽收拾餐桌，小玲身著睡衣自樓上下來，伸伸懶腰，在餐桌的水果籃中會了一個蘋果來啃，把蘋果皮隨處亂扔，坐在沙發上，把腳翹在茶几上，還不停的抖動，翻出一本雜誌來隨意的看著。

王媽：（看不慣）小玲，一個女孩子坐要有坐相，妳看看妳，一雙腿翹得那麼高，像什麼樣子？

△小玲一副不在乎的樣子，把蘋果皮又扔在地上。

王媽：（邊撿邊說）有垃圾桶嘛！跟妳說過好多次了，不要把果皮扔在地上，妳就是不聽！

△小玲嫌煩，把雜誌隨處一扔，走到音響前，故意扭開唱機，將聲音開到最大，隨著熱門音樂的節奏扭動身軀。

△王媽檢完果皮，將雜誌整理好，看看小玲，搖搖頭。

王媽：小玲！小玲！

△王媽的聲音完全被音樂掩蓋了。王媽只好去拍小玲。

王媽：小玲！（邊說邊比手式）把聲音關小點！

△小玲背過身去，故意不理會。

△王媽被吵得受不了，掩著耳朵進廚房去了。

△電話鈴響，小玲好半天才聽見，拿起電話。

小玲：喂？喂？（音樂聲太大，聽不清楚）你等一下……（將音樂聲音關小）。

小玲：喂……我是小玲啊！……啊？（緊張）你是阿水？你怎麼打電話過來……（壓低聲音、左顧右盼的）什麼？你

人已經在附近了？噯……你不能來啊！……喂？（阿水已將電話掛斷）。

△小玲把電話掛下，有些埋怨。

小玲：討厭，不是都說好了嗎？他怎麼跑來了呢？

△蘭芝從樓上下來。

蘭芝：小玲！

△小玲發現蘭芝已下樓，有些做賊心虛。

小玲：哦？林姐姐，你……你剛下來啊？

蘭芝：是啊！小玲，今天想吃些什麼？我請王媽去準備。

小玲：我？（故意不在乎狀）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隨便」。

△小玲走向酒櫃，把玩著一瓶瓶昂貴的名酒。

蘭芝：小玲，別動那些酒，那不是你該碰的東西。

小玲：我為什麼不該碰？以前客人就常叫我喝的，什麼名貴的酒我沒喝過？來！林姐姐，這兒有瓶「尊爵」還不錯！就

開這瓶吧！

蘭芝：（阻止）別胡鬧了，林姐姐不許你喝酒。（把酒瓶接過去放好）

△小玲有點不高興，拿起桌上煙要抽，又被蘭芝阻止。

小玲：（不悅）討厭，你能不能不要管我！我喜歡自由。

蘭芝：這與自由無關，抽煙喝酒不是一個好女孩該有的行為。

小玲：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好女孩，想當初，我一天喝多少酒，抽多少煙也沒有人管我啊！

蘭芝：小玲，難道從前的那種日子會比現在好？

小玲：我……我討厭人家管我嘛！尤其是那個陰陽怪氣的死老太婆，整天盯著我，好像我會偷你們家東西似的。

蘭芝：小玲，你誤會王媽了，他不太習慣你的生活方式。

小玲：哼！不習慣？我就知道他看不慣我！（唱）「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小玲一副頑強不受教的態度，令蘭芝也沒轍。

蘭芝：小玲，你在姐姐家也住了好幾天了，有沒有想過要回家啊？

小玲：我沒有家，你忘了？我媽把我當搖錢樹一樣的賣了。

蘭芝：小玲，別騙姐姐了，姐姐知道你父母都健在，只是他們離婚了，對不對？

小玲：既然你都已經知道了，還問我幹什麼？我是不會再回去的。

蘭芝：小玲，他們總歸是你的父母，你無緣無故的離家出走，他們一定很為你擔心。

小玲：笑話！他們會擔心我？他們把我當球踢，誰也不想要我，我走了，剛好稱了他們的心。

蘭芝：不會的，天底下那有不愛自己子女的父母？

小玲：哼！那你是太少見多怪了，要不是他們這麼自私，我怎麼會落到今天這種下場。

蘭芝：小玲，這怎麼能怪你父母呢？應該怪你自己交友不慎，要不是那個叫阿水的騙了你，你也不會受這麼多苦。

小玲：（詫異）你也知道阿水？

蘭芝：姐姐聽過你的事，小玲，姐姐很想幫助你，你不能這樣過一輩子啊！

△門鈴響，小玲知道阿水來了，忙去開門。

小玲：我來開。

△進來的果然是不入流的阿水。

蘭芝：你？你找誰呀？

小玲：林姐姐，他是我的朋友——阿水。

蘭芝：哦！那……那你們倆個談談，我不打攪了！

△蘭芝上樓。

△阿水在大廳內四處走動，打量室內裝飾，小玲跟在一旁。

阿水：嗯——環境不錯嘛！看來還真是有幾滴油水的。

小玲：阿水，你來幹什麼嘛？不是說好由我來臥底的嗎？

阿水：吔——我先看看他的家庭環境怎麼樣啊！原來這麼豪華啊！難怪人家肯出這麼高的價碼！

小玲：誰呀！是誰出的價碼？

阿水：這個嘛，老實告訴你，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猜八成就是那些也想競選立委的人吧！誰叫他有個參選到底的先生呢！他們的條件就是要叫他先生宣佈退選。

小玲：阿水，我看——能不能不要綁架他，他們這一家人都很好，都很善良呢！

阿水：噯……你別亂發菩薩心腸，不綁架他，我們那來的錢？去喝西北風啊？

小玲：我……總覺得這樣不好。

阿水：（哄騙）哎呀！你這個小傻瓜！管他們好不好的，我們有了錢，可以遠走高飛，過我們神仙快活的日子，再說，他們這麼有錢，分一些給我們花花，也無可厚非啊！

小玲：那……你答應我不可以傷人哦！

阿水：開玩笑，他是我的財神爺，我怎麼會傷害他呢！告訴你，我還有個一石二鳥之計。

小玲：什麼一石二鳥之計？

阿水：告訴你，只要我們逼莫台偉宣佈退選，那邊就會給我們應得的酬勞，同時，我們還可以挾持人質，再向姓莫的狠敲一筆，這樣「一個計策，兩邊拿錢」，這不就叫一石二鳥之計嗎？（笑）

小玲：阿水，這樣不好吧！

阿水：不要再說了，就照計劃進行，你說，今天晚上可不可以把人給我帶來？

小玲：（無奈）好吧！好吧！我會想辦法把他騙出來的，你快走吧！

阿水：那……今天晚上老地方見了！

小玲：（不耐煩）好！好！（推阿水出）你快走吧！

△王媽出。

王媽：小姐！小姐！（看到阿水）噫？誰呀？……噯……你是誰呀？

△小玲急推阿水下。

王媽：小玲，剛才那是誰呀？

小玲：是我朋友呀，怎麼？

王媽：什麼朋友，不三不四的，噯！你要搞清楚，這是什麼地方，你怎麼可以隨隨便便就帶些亂七八糟的人來呢？

小玲：嘿！你這死老太婆，這麼勢利眼哪！你不過是個做下人的，神氣什麼？

王媽：噯……你這個沒教養的野丫頭，你……怎麼可以這樣跟我說話？

小玲：（一副潑婦狀）怎麼樣？我怕你呀？老太婆，勢利眼！

△蘭芝下，見二人爭吵不休，忙勸架。

蘭芝：怎麼回事？怎麼回事？為什麼事吵起來了？

王媽：小姐，你看！這個野丫頭真沒教養，剛才還弄了個不三不四的傢伙進來！

蘭芝：哦！那個人啊，我知道！（陪笑）王媽，別生氣了，你去忙你的吧！這邊由我來處理！

△王媽白了小玲一眼，入廚。

蘭芝：小玲，阿水走啦？

△小玲點點頭，不作聲。

蘭芝：小玲，你不能這樣過一輩子，聽姐姐的話，慈光園裡有你的朋友，有你的老師，還有關心你、照顧你的社工媽媽，他們都希望你能早點兒回去，跟他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小玲：我不要，我不要回去，你們以為讓我讀書、讓我參加技藝班，就能改造我？就能讓我抹掉過去，重新做人？你們

太天真了，我告訴你，在別人的眼裡，只要我做過一天「雞」，我就永遠是「雞」！

蘭芝：不會的，小玲，你不要胡亂揣測別人的看法。

小玲：哼！說了半天，你還不是嫌棄我，想趕我走！

蘭芝：怎麼會呢！姐姐是認為學習一技之長很重要，你要知道，沒有人能陪你走完生命的全程，萬貫家財，不如一技在身，與其給你魚吃，還不如教你如何去抓魚來得好些。

小玲：煩死了，我討厭聽你說這些大道理。

蘭芝：那……姐姐不說了，小玲，你是不是覺得在家很無聊？

小玲：（乘機）是啊！林姐姐，你帶我出去玩嘛！

蘭芝：玩？玩什麼呢？

小玲：（故意想一想）嗯……逛街，看電影，跳舞，還要唱卡拉OK！

蘭芝：逛街？也好！姐姐帶你去買幾件漂亮的衣服好不好？

小玲：好啊！好啊！

蘭芝：那我們吃過午飯再出門，現在你該上樓把這套睡衣換下來了吧！

小玲：好吧！（高興的跑上樓梯口，又站住）林姐姐，你真好！你真的肯陪我上街啊？你可別後悔唷！

（幕落）

第四幕

第一場

幕起——

△大廳內，林父、林母、台偉、王媽等人焦躁不安的四處走動。

林父：唉！怎麼會發生這種事？他們應該是早有預謀的，難道你們一點兒警覺都沒有嗎？

王媽：老爺！我早就提醒過小姐，不要收留那種人在家裡，小姐偏不聽，那天還跑來一個不三不四的傢伙，我就覺得不對勁，果然不錯，他們竟然聯合起來綁架小姐。

台偉：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來是綁架勒索，其實骨子裡是要逼我退出選舉。

林父：退出！退出！還不選都無所謂啦！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兒能夠平安的回來。

△台偉沈重的嘆了口氣。

林母：萬一……你宣佈了退選，他們也拿了錢，卻還是不肯放人，那怎麼辦？

林父：你現在知道擔心了？當初叫你別去搞那個什麼慈光園，你不但不聽，還把女兒也弄了去當什麼義工！現在你知道了吧！好心未必會有好報的！

林母：不會的，小玲那個孩子很善良，只是太年輕了，不能分辨是非，容易受到壞人的蠱惑，我相信，他絕不是有心要害蘭芝的。

△林父冷哼了一聲，不以為然。

△門鈴響，王媽去開門，句經理提了一個皮箱匆忙入。

經理：董事長！太太！

林父：句經理，錢都調齊了沒有？

經理：調齊了，調齊了！有我句推自辦事，您就可以放心了，董事長，五百萬在這裡面，請您過目一下！

△林父點點頭，接過皮箱，放在桌上清點了一下，然後蓋上皮箱。

林父：嗯！不錯！不錯！句經理！你辦得很好。

經理：（有些得意）謝謝董事長的誇獎，董事，您調這麼多錢是……？

林父：唉呀！大小姐……哦！好了！好了！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現在有事情，你回去招呼一下。

經理：是！是！那……董事長，我先回公司去了！

△句經理出。

△志堅匆忙上。

台偉：孫大哥，你回來了，怎麼樣？有沒有打聽到什麼消息？

志堅：我聽以前的一個朋友說，阿水最近賭的很兇，欠了不少的債務，對方逼債逼的很急，他可能因此挺而走險也說不定。

台偉：那……知不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

志堅：他以前住的地方我們也去找過了，可是……

台偉：（急切）怎麼樣？

志堅：他已經搬走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台偉嘆了口氣，一付氣惱狀。

林父：那……他應該有同夥，志堅，你那個朋友有沒有提到阿水跟誰交往比較密切？

志堅：有！有一個叫大頭的，經常跟他來往。

台偉：那……那個大頭呢？

志堅：也失蹤了！看來也參與了這次的綁票。

林父：這樣說來，問題複雜多了，唉！我真擔心蘭芝他……

林母：（擔心）不要說了！不要說了！蘭芝他不會有事的，老天爺！求求您睜大眼睛看清楚，我們林家做了不少的好事，

幫助過許多無助的生命，求求您，保佑我女兒，保佑他平安的回來。

王媽：是啊！老天爺，求求您，救救我家小姐，他這麼年輕，又那麼善良，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在他身上的。

△眾人陷入愁苦。

△電話鈴響大作。眾人緊張，台偉去接聽。

林父：台偉，記得按下錄音機。

台偉：知道了。（按下錄音機，接電話，眾人圍上來）

台偉：喂……哦！原來是周先生！（眾人知非歹徒打來，鬆了口氣，散去）……哦……有關文宣口號啊……可以啊！

「給你信心，讓你安心」很不錯，不過，這些事情，我看可能要暫時打住了……原因啊？暫時還不方便說，以後

再談好了，再見！（掛電話）

林父：這就對了嘛！台偉！你最好把退出選舉的事情儘早宣佈。

志堅：退出選舉？台偉，你真的要退出選舉嗎？那真是太可惜了！否則，以你現在的聲望，我相信年底的大選，你一定

能夠馬到成功的。

台偉：唉！有什麼辦法呢！為了蘭芝，也只好這樣了。

志堅：那……晚上「扶輪社」舉辦的「把心找回來」專題講座，你還去不去呀？

台偉：怎麼去？蘭芝到現在一點消息也沒有，我看暫時別管他了。

林父：對！對！別管他了！台偉，歹徒不是說好了十一點會通知我們如何交款的嗎？怎麼還沒有電話來？

林母：會不會是蘭芝出事了？

王媽：是啊！小姐昨天晚上也不知道睡在什麼地方？會不會受他們虐待啊？

林父：你別瞎胡猜了好不好？弄得人緊張兮兮的！真是的！

△電話鈴聲突然大作，台偉急忙先按下錄音機，再接聽。

台偉：喂？我就是……錢已經準備好了……（衆人又緊張方圍上來）你放心好了，明天的早報我一定會刊登退還聲明……

不！不會的，我們絕不會報警……15分鐘之內？太快了吧……好！好！好！請你們千萬不要傷害我太太……（對方顯然已經掛斷電話，喂？喂？（台偉也掛下電話）

林母：他們怎麼說？

台偉：他們要我在明天的早報上刊登退出選舉的聲明。

林母：這我們都聽到了，他們有沒有說蘭芝怎麼樣了？

台偉：沒有！他們說不能報警，等他們拿到錢，明天也看到報上的聲明之後，自然就會放人。

林父：那錢呢？錢要怎麼送？

台偉：他要我在15分鐘之內，把錢放在咱們家附近郵局門口那個電話亭裡。

林母：可是，萬一他拿到了錢，還不放人怎麼辦？

林父：這……應該不至於吧！

林母：我看還是報警好了！

志堅：不能報警，那些亡命之徒我最了解了，逼急了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這樣好了，台偉，你立刻拿著錢，帶著你的行動電話去交贖款，而我呢，就負責跟蹤那個取款的人，乾爹，把您的行動電話借我用，有什麼狀況，我們也好互相聯絡。

△林父拿行動電話給志堅。

林父：志堅，你一個人跟蹤歹徒，行嗎？

志堅：行！想當初我也是在江湖打過滾的人，乾爹！你放心好了！

林父：那……好吧！時間不多了，你們快去吧！記住一點！損失點錢沒關係，但是蘭芝一定要平安的回來！

志堅：台偉：是！知道了！

志堅：台偉，你先走，我會小心的跟著你的。（二人下）

△二人走後，林父、林母，仍焦急的四處走動。

王媽：（安慰）太太，小姐吉人天相，一定會平安無事的。

林母：但願如此！

△林父看看錶，又看看電話，顯得急躁不安。

△突然電話響起。

△林父一把搶過電話。

林父：喂？你是誰啊？……夢娜？夢你個頭哦！現在幾點鐘了？還在作夢！無聊！真是莫名其妙！（掛下電話，對林母說）打錯電話的。

林母：別人打錯電話，也不是故意的，你用不著這麼生氣的罵人家啊！

林父：唉！我心情煩嘛！

△電話再度響起。

林母：我來接吧！（接電話）喂？……哦！是句經理啊！……董事長在啊！請你稍等一下！（將電話交給林父）

林父：（接過電話）喂？句經理，什麼事啊？……什麼？剛才的電話……那一個夢娜？……哦——花中花的那……（警

覺林母在一旁）噯……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我現在有事，開什麼緊急會議嘛！你跟他說，有事以後再談，我現

在沒時間！（將電話掛下）

△林母心裡明白林父的花招，白了林父一眼。

林父：唉！（故意將話題引開）也不知道蘭芝怎麼樣了！

△電話鈴再度響起，林父搶接。

林父：喂？……莫先生不在，我是他岳父……什麼？萬華分局？……真的，我女兒在你們那邊？他怎麼樣了？……好！

好！謝謝！太謝謝你們了！我能不能跟我女兒說話？

△王媽、林母聽了都高興的圍上來。

林母：蘭芝怎麼樣？他沒事吧？

林父：（點點頭）喂？蘭芝，你怎麼逃出來的？台偉？他已經送錢去了，應該還沒到！……對！他帶了行動電話的……

好！那你快通知他配合警方一起抓歹徒……好！我和你媽咪立刻來接你。

△林父高興的掛好話機。

林父：幸好台偉他們都帶了行動電話。

林母：台偉他們還要配合警方抓歹徒？那不是很危險嗎？

林父：你不知道，這些歹徒喪心病狂，他們原先打算拿了錢殺人滅口呢！

王媽：林母：啊！真的？

林父：還是小玲良心未泯，及時救了蘭芝！好了！我們快到分局去吧！

林母：王媽，你留在家裡等電話，有事情跟我們聯絡。

王媽：是！太太！你們快去接小姐吧！

△林父、林母匆忙下。

（暗場）

第四幕 第一場

場燈亮——

△蘭芝脚扭傷了，坐在沙發上，台偉坐在蘭芝旁幫蘭芝擦藥酒。

△林父、林母都關心的坐在旁邊看，小玲、志堅也站在旁邊。

小玲：哎呀！都怪他高跟鞋穿得太高了，要不是我死命的拉著他跑，鐵定被活逮的，扭傷脚算便宜他了。

△王媽這時端了飲料自廚房上，聽小玲說此話，不滿。

王媽：你還好意思說，我家小姐差點沒讓你害死了。

小玲：咦？我也不知道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的，當初阿水說好的，只是要勒索金錢的，誰曉得他想殺人滅口啊？

林母：小玲，現在你知道了，阿水這個人，生性殘暴，壞事做絕，還好你及時覺悟了，否則跟著他那種人亡命天涯，遲

早會倒霉的。

台偉：對了，蘭芝，你們到底是怎麼逃出來的？

蘭芝：都是小玲的功勞，因為在阿水出門的時候，小玲聽到他交代大頭要殺我滅口，所以他趁大頭不注意的時候，拿了

個花瓶，把大頭敲昏了。

台偉：哇！這麼厲害。

小玲：（得意）當然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了姐姐就跑，沒想到大頭很快就醒了，在後面拼命的追趕，要不是遇到

警方的巡邏車，我們就慘嘍！

蘭芝：是啊！還好有巡邏車經過，我們一起大喊救命，那個大頭一看到警車就想開溜，結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還是

逃不出警方的手掌心。

林母：這都要感謝那些警察先生，多虧他們平日到處巡邏，才能及時救你們脫離虎口。

志堅：乾媽，其實我覺得，你也有功勞啊！

林母：我？我有什麼功勞？

志堅：要不是你平日樂善好施，濟世救人，感動了老天爺，蘭芝怎麼會這麼順利就化險為夷呢？

小玲：噯！搞清楚，什麼感動老天爺，我想應該是感動我吧！要不是園長和林姐姐都這麼善良，做了那麼多善事，感動

了我，我怎麼也不敢冒這麼大的危險去救他呀！

林父：對！對！對！小玲，你真乖，雖然這件事情一開始，你做錯了，但是最後你還是是非分明，將功贖罪，林伯伯很

感激你。

林母：（對林父）你現在總該相信善有善報了吧！

林父：嗯！這次事件給我的啟示很大，我考慮過了，我決定將這些贖款全數捐出來，成立愛心專戶，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以感謝老天爺對我們的庇佑。

△眾人欣慰。

林母：豪萬，你肯這樣做真是太好了，這次蘭芝的逢凶化吉，固然使我很欣慰，但是你肯多關懷這個社會，做一個有愛心的人，我覺得這未嘗不是一個更大的收穫。

△此時門鈴響起。

王媽：我去開門。

△王媽開門，擁進許多記者。

王媽：噯？……你們是什麼人哪？怎麼隨便就跑進來了呢？

記者甲：我是聯合報記者，莫先生我們聽說你協助警方抓到了綁架你太太的歹徒，能不能請你談一下當時的情形？

台偉：哦！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去給歹徒送贖款的時候，我就已經從行動電話中得知我太太已經平安脫險的消息，所以我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和我這位孫大哥聯手，一舉將來取贖款的歹徒擒獲。

記者乙：難道你們不怕危險嗎？

台偉：這些歹徒喪盡天良，我相信任何人碰上了，也會像我和孫大哥一樣，不顧一切要將他們繩之以法的。

記者丙：莫先生，聽說歹徒曾經威脅你，要你退出選舉，你也答應他了。

台偉：是的，為了我太太的安全，當時我只好答應他。

△蘭芝感動的靠近台偉。

蘭芝：台偉。（二人短暫的眼神交會，台偉牽起蘭芝的手）

記者甲：你知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人在幕後操縱？

台偉：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警方一定會追查到底，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的。

記者乙：莫先生，為了年底立委的選舉，你受害不淺，能不能談談，你對這次選舉的看法？

台偉：好的！這次選舉活動已經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了，雖然金錢賄選、招募人頭黨員之事時有所聞，但是我莫台偉絕對響應政府的號召，參與一次乾乾淨淨、公平公正的選擇，我相信我的強勢理念，是足以與之抗衡的。

記者丙：你所謂的「強勢理念」到底是什麼呢？

台偉：我主張重建台灣地區財經秩序，繁榮地方建設，尤其要落實社會福利制度，以及推動立法革新等等理念，來督促政府邁向更民主、更富裕的新中國。好了！謝謝各位！內人剛回來，非常需要休息，希望你們能多多體諒！

記者甲：好的！好的！我們照幾張像就走！（照像）

記者乙：莫先生，你的形象一向很好，我們相信你一定能順利當選，不曉得賢伉儷介不介意讓我們先拍一些資料照片。

台偉：好啊！好啊！謝謝！謝謝大家。

記者丙：兩位坐近一點……來！來！笑一個！笑一個！好……對了！請伯父伯母一起來照一張全家福好了……好！謝謝！

林父：我看！我們大家一起來照一張好了！

林母：好啊！好啊！志堅！小玲！還有王媽，你們都一起過來照啊！

△場面歡欣、熱鬧，在愉悅的氣氛中，鎊光燈閃起，溫暖的音樂響起，燈漸暗！幕落。

（全劇終）



姜龍昭

17.9.25.生

江蘇吳縣人

政工幹校畢業

經歷／

編審、副教授、秘書長

現職／

中視公司製作

作品／

「長白山上」、「情旅」、「飛機失事以後」、「淚水的沈思」、「一隻古瓶」、「金色的陽光」等四十餘種。

李商隱

舞台劇劇本組佳作

姜龍昭

時間：大唐文宗開成元年至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八三六—八五八年）

第一幕——唐文宗開成六年秋天

第二幕——距第一幕十天後

第三幕——開成二年春至夏

第四幕——開成四年冬，距第三幕已二年

第五幕——大中十三年冬，距第四幕已十九年

地點：鄭州、長安、曲江

佈景：可全部採用抽象方式設計，亦可用寫實方式設計。

一、李商隱家：第一幕與第五幕採竹籬茅舍佈置。舞台正中是大門，進門後是院子，種植有樹木。第一幕秋天，開有桂花。第五幕冬天，樹為枯枝有積雪更佳，舞台上堂屋，舞台後通內室，李商隱居處左面為其母居處，堂屋內簡單鄉間桌椅，可供坐談飲酒，長几供讀書、寫字、彈瑟之用。

二、李商隱長安居處，第三幕，台右為進出入大門，台左有門通內屋，有古色古香窗櫺，傢俱陳設較有城市氣派，太師椅、燭台，及書架，有書卷氣，樓上可排字畫。

三、長安皇宮內輕風寢宮，第二幕，正中置門供出入，門外有走廊，台上右方有一門通臥室，屋內有桌椅、長几

可供道士唸經，點香燭、燒符、放貢品，另有長几簧彈錦瑟用，另有宮殿大圓柱、布幔、宮燈等飾物，有皇宮氣氛。

四、離宮輕鳳居處，第四幕，此一皇宮內居處，略有不同，格子窗可看見屋外之山水景色，門外有迴廊，屋內有櫃子、抽屜櫥及梳裝台，大門外可見羽林軍站崗情景，宮殿之圓柱、布幔、香爐、宮燈道具可與上景通用。

人物：

李商隱

字義山，是晚唐傑出之詩人，本劇第一至四幕，他方青春年少，廿四歲至廿八歲之間，談戀愛時，神采煥發，第五幕時，他已四十六歲有鬍子，憔悴蒼老，當年即病逝。

韓畏之

字瞻，是李商隱的同榜進士，年齡相若，相交甚深，唯仕途順利，家庭幸福，第五幕出場，已四十餘歲，留有鬍子，精神飽滿，與商隱成強烈對比。與商隱是連襟。

李母

商隱之母親，年四十餘歲，生有四女三男，商隱為其長子，上有三姊，一夭折，二早嫁，李父於商隱十歲時去世，獨力照顧一家子女長大，頗為能幹，唯識字不多。

李慶宇

商隱之小弟，二人相差七歲左右，第一至四幕出場時，約十六歲至廿歲，可找年青演員擔任，第五幕出場時，已近四十歲，可換年長演員擔任，顯示時間過程。

令狐綯

是商隱恩公令狐楚之二公子，與商隱共遊閱讀，一起長大，二人有很好的友誼，但是富家子弟，服裝華麗，談吐有禮。

劉從政

是商隱在玉陽山學道時之師父，道教中人，穿道士服唸經，作法趕鬼，有模有樣，十足道教中人。

虛輕鳳

唐文宗之宮嬪，與商隱同年，愛好文學，天真可愛，有高貴之氣質，其處境之寂寥，令人憐愛同情。

虛飛鸞

輕鳳之親姊妹，年略長一歲，但較成熟穩重，常理智應對，不會過份衝動。

彩玉

輕鳳身邊之貼身宮女，約十七八歲，機伶輕俏。

楊賢妃

唐文宗寵愛的愛妃，面善心惡，有蛇蝎美人、笑面虎之稱，年約卅歲，體弱、陰狠在骨子裡。

殷公公

楊賢妃身邊之宦官，約四十餘歲，奴才型。

來喜

侍候鳳娘的小黃門，年約十五、六歲。

李執方

金吾將軍，年約四十餘歲，有鬍子，不穿盔甲上場，為人熱心，有長者風。

羽林軍

四、五人左右，穿羽林軍服裝。

僕人

令狐綯家僮。

劇情概要

李商隱，字義山，又號玉谿生，是懷州河內人，出生於唐憲宗元和八年，死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享年僅四十六歲。他是晚唐最極出的大詩人，他的詩，凄美婉曲，千餘年來，受人喜愛歷久不衰。他一生坎坷，經歷朋黨之爭的傾軋，可謂受盡折磨，但愛情方面，也遇到不少難言的痛苦，他留下的艷情詩、無題詩，綺麗而不輕薄、婉麗而不膚淺，又有不少的神秘的暗示，令人費解，難以猜透。文學家蘇雪林女士窮畢生之力，深入鑽研考證，終於明白究竟，原來他在年青未婚以前，曾與皇宮中的一個宮嬪，有一段刻骨銘心的痛苦戀情，本劇的故事，就依此就二人相識相愛之經過，及最後因宮闈內的爭風吃醋，而變成了哀怨纏綿的悲劇，……使詩人為之終身飲恨。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晚年的這首「錦瑟」詩，不僅當時首屈一指，時至今日，古今詩人中，能寫得如此傳神的，也很少見。

第一幕

時：唐文宗開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秋

景：李商隱家

人：李商隱、李母、令狐綯、韓畏之、劉從政、李慶宇、僕人

幕啟時：

是下午時分，屋內外均光線明亮。僅李商隱一人在場，伏案抄寫文稿，案首，堆了一些已抄好的捲軸，抄了一陣子，放下筆伸了個懶腰，顯示有些疲累，在倒了杯水，喝了幾口，繼續抄寫起來。

這時，其小弟慶宇自外推開竹門自外進入，他穿的是短衣短褲，出了一身汗，邊用布巾擦拭著，看見商隱，叫著。

宇：大哥，……你還在抄呀！……（去倒了杯茶，咕嚕咕嚕的喝了起來。）

商：嗯，……快抄好了。……小弟，你春米，都春好了？

宇：嗯！……娘吶？……

商：在後屋忙著吧！……

宇：（向後屋叫著）娘，……我回來啦！……（自口袋掏出一些銀兩給商看）大哥，……你看，……這是我今天春米，

趙大爺給我的工錢，……不比你給人抄書賺的錢少吧！……
商：你出了不少汗，……還是先去沐個浴吧！……

(李母身穿圍兜，自後屋出)

母：慶宇，……你收工啦！……

宇：嗯，……娘，……(將工錢交給娘)這是趙大爺，給我的工錢！……他看我做得又快又好，特別，還多賞了我卅文錢。……

母：(接錢) 嗯，……真是個孝順的孩子！……瞧你，……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快去沐浴吧！

宇：是，……娘，……我這就去！……(向內屋下)

母：商隱，……你累不累？……要先歇會兒再抄！別累壞了身子！

商：這一批書，……我答應錢大人，……今兒非抄好送去不可，……快了，一會兒就好了。……

母：既然你答應了錢大人，……信用很重要，……今兒一定可以抄好嗎？……要不要叫義叟也來幫你的忙？……

商：不用了，……很快就好了。……

母：(拿起針線，縫補起衣服來，邊縫邊說) 唉，……時間過的真快，一眨眼，你爹去世，都已經十四年了……記得那年你還只有十歲，……這些日子，……真不知是怎麼過過來的。

商：幸好，……姊夫幫了我們不少的忙，……

母：主要還是靠最賞識你的恩師令狐公，……要不是他讓你十八歲就去他的幕府當差，……我們這一家子的生活，……

可真不好熬啊！……

商：娘，令狐公對我的恩情，……我一輩子也不會忘的！……

母：那，……商隱，……自從你離開玉陽山，決心不再學道以後，令狐公希望你到興元府去做事，……你怎麼總是不想去呢？……

商：娘，……不是我不想去！……我……只是想等我考取了進士，再去也不遲，……那想到，……連考了兩年，……都落了榜！……

母：按說，你的聰明才智，並不比別人差，怎麼會一再的落榜呢？……

商：現今官場的一些陋習，娘大概不清楚，要想考上進士，要嘛向主考官送銀子，打通關節，要嘛，事先找人去「行卷」。

母：「行卷」？……什麼叫「行卷」。

商：行卷，就是想考進士的舉子，得先要把自己作的詩文，求教於當朝的王公大人，請他們看了以後，為之吹噓一番，

並向主司的主考官員推荐，這樣才有登第的機會，……否則，……想都別想！……

母：這麼說，……義山，你也該把自己的詩文，……請友善的王公大人，去求教推荐啊！……

商：這……

母：這……

商：這……

母：這……

商：這……

母：這……

商：這……

母：這……

商：這……

母：這……

商：這種旁門左道的方法，……我李義山，絕不去做！……
母：你這樣的性格，不肯向人低頭，……會吃虧的！……

（這時，韓畏之自外推門而入）

韓：李義山，在家嗎？……

母：（忙去迎接）啊！……韓公子來了。……請進，……他在。……商隱，……你的好朋友，韓公子來了，……

商：畏之兄，……好久不見了，怎麼有空來看我！請坐，……我這還有幾個字，馬上就抄好了。……（繼續抄寫）

母：（為之倒茶，送上）韓公子，請用茶。

韓：謝謝伯母。……（接過茶，）……義山，你在抄什麼？是不在寫詩？……

母：韓公子，……你們談，……我失陪了。（下）

韓：伯母，請便。

商：我已經好久都沒作詩了，……我是在代人抄寫藏書，……賺些抄寫費，聊以餬口而已。……唉！……（嘆了口氣）

當今的局勢，……朝廷上，自從「甘露之變」以後，一切都操縱在那些宦官的手上，……那兒還有什麼心情，舞文

吟詩！……

韓：說的也是，……如今，連皇上的性命，都隨時隨地受那些內侍挾制，忠良被濫殺，奸臣篡權亂政，……這樣下去，

……大唐的天下，……真是岌岌可危。……

商：畏之兄，……明年春天，……你還打算考進士嗎？……

韓：義山，……說真的，我很矛盾，……可是，不考進士，……咱們讀了這些年的詩書，……又能有什麼作為呢？……

商：去年，我上玉陽山學道，……原想超脫塵世，……過一番寧靜自修的生活，可是，真正體驗了學道的生涯，覺得唸

經做法事那一套，並不能解決人世間，真正的不平與苦痛。……

韓：所以，你又下山，……後悔學道了？……

商：嗯！……我想了又想，……覺得「入世」比「出世」更重要，……為了奉養我的母親，和年幼的三個弟妹，……我

這個身為大哥的，……還是只有考取功名為先！……畏之，……你說不是嗎？……

韓：義山，……人生有許多不如意的事，……你肩上所承擔的責任，比我確是沈重多了。……

商：（放下筆，起立，伸了伸腰）好了，……總算抄完了！……可以如期交卷了！……

韓：義山，……我今天來，是專程邀你去鎮上「狀元樓」喝酒去的，……現在你既然已經收工了，……就一起走吧！

商：畏之兄，謝了，……我得先把這些文稿送到錢大人府上再說，……改天吧！……

韓：對了，……我還有一個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差一點給忘了。

商：什麼重要的消息？

韓：義山，你可知道，那個裴思謙，去年是怎麼會考上狀元的嗎？

商：還不是他文章寫的好，才名列榜首。……難道說，還另有原因嗎？

韓：我今天聽人說，他完全是靠著宦官仇士良的關係，向主考官高錯高大人打通了關節，才高中狀元的，……

商：噯，……有這樣的事？

韓：仇士良向高錯講明了，不但要考取，而且還非中狀元不可！……高錯，還敢不聽從嗎？……

商：考場如此黑暗，……那又何必再辦什麼考試？……我不信這是真的！

韓：不管是真還是假，高隱，我聽說那位主考官高錯高大人，和你恩師令狐公的二公子令狐絢，非常熟稔，常有來往，

你既然急於考取功名，何不拜託一下令狐絢，要他在高大人面前，為你「推荐」……「行卷」的話，……我可以保

證你明年春試，一定金榜題名！

商：畏之，……雖說，子直和我是知無不言的好友，……可是……要我厚著臉皮專誠去京城，拜託他向高大人說「推荐」

「行卷」的話，……我是絕不會開這個口的。

韓：義山，……你這樣的個性，……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

（母自內屋走出）

母：韓公子……是完全為你好，……高隱，……你怎麼不找子直，去試一試呢？

商：娘，……考不考得取，……是我自己的事，……我決不去求人來幫我忙。

韓：好了，……不談了，義山，……我們還是一起去喝酒吧！

母：韓公子，……別走，……要喝酒，……就在我們家喝！……

商：畏之，……改天再喝，……娘，……我抄好了，……得趕到錢大人那兒去了，……說不定錢大人，還有另一批詩集，

要我幫他抄寫呢！……

韓：既然如此，伯母，我告辭了。……

商：（收拾好抄寫的捲軸）畏之，我送你……我們一起走。

母：（恭送二人出門）韓公子，好走！（韓走後，折回收拾屋內文房四寶，並掃地，這時慶宇沐浴後更換了衣服自內走

出）慶宇，……你要到那兒去？

宇：娘，……沒事，……我想出去找阿寶玩。……

母：就知道玩！……你先把老子的「道德經」，……背一遍給我聽。

宇：好，……背就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故……

（背不下去）

母：怎麼？背不下去了。……慶宇，……你大哥、二哥都很會讀書，……你怎麼這麼笨呢？……

宇：娘，……我還小嘛！

母：今年，你也十六歲了，不算小了，老是只會舂米，將來，會有什麼出息呢？

宇：娘放心，……我會奉養你的，……

（竹門外，傳來馬車聲，叮噹停車響）

母：快去看看，……是什麼貴客來了？

（宇去開門，旋即返來）

宇：（高興地）娘，……你一定猜不著，……是誰來了？

母：是誰呀？……快說呀！

宇：是令狐家的絢哥來了。

（令狐絢穿錦衣自外進入，母高興的迎接，絢轉身命僕人捧兩禮盒上）

絢：伯母，……您好。

母：子直，你不是在長安做官嗎？怎麼今兒到我們家來，……啊呀，你真客氣，還帶禮物來。（僕人送上禮物後，出大門）

下）

絢：不成敬意，一些日常用品吧了，……慶宇，你大哥呢？……他不在家？

母：他去錢大人府上去了，……慶宇，……快去叫你大哥回來！（沏茶）

宇：是，娘，……我這就去。（下）

母：子直，……令尊……近來身體好吧！（送茶後請坐）請坐。

絢：謝伯母，……家父最近還粗安，他要我帶了封信來，他……希望商隱，……能儘快到興元去，給他幫忙。……（自

懷中取出一封信，遞交李母，母接下）

母：今尊如此看重商隱，……真是愧不敢當！……

絢：商隱，……不會再上玉陽山去學道了吧？……

母：怎麼？……子直，你對上山學道，也發生了興趣？

絢：伯母，你別誤會，……我並沒有想去上山學道，……只是聽說玉陽山上，風景優美、道觀林立，尤其是什麼聖女祠、

華陽觀，遠近聞名，際此丹桂飄香秋高氣爽的季節，正巧有空想邀商隱，陪我登山一遊，一則舒爽身心，二則也可

以做幾首登高攬勝的好詩呀！……

母：原來，……你是想去郊遊啊！……好呀，……你不忙走，商隱他一會兒，就回來了。……

絢：伯母，……若有雅興，……也可以一起登山啊！……

母：我……那走得開，……還是你們年青人，玩在一起，比較好。……

(正談話間，義山獨自一人自外歸來)

母：啊，……商隱，……子直來看你了。……

商：子直，……你從長安來？你收到我寫給你的信了嗎？

絢：收到了，……所以，……我才趕來看你啲！……

母：子直，……你們好好聊，……既然來了，……就別走了，……我去廚房弄幾個小菜，……讓商隱，陪你喝幾杯。……

絢：伯母，……別張羅了，……我坐一下，……就走了，……家父還要我代他辦一些別的事。

商：子直，……你好久都沒來了，……既然來了，還客氣什麼呢？

絢：不，……商隱，我真的還有別的事！……

母：子直，別忙走，商隱，還有很重要的事，要拜你啲？

絢：商隱，你有什麼事，……要拜託我？……

(母用手勢，要商隱說，……商隱就是不說，……母拉商隱去一邊，要他拜託絢，商隱敷衍表示會說，母才離去)

絢：商隱，……伯母究竟，……要你和我说些什麼？……

商：(岔開) 要你留下，……別走了。……

陶：商隱，……我來是想邀你一起上玉陽山，去聖女祠遊覽的，你有空嗎？

商：去聖女祠？……那有什麼好遊覽的？

絢：商隱，……真人面前不說假話，難道那位宋華陽女道士，你不想再見了嗎？

商：子直，別再提她了，……現在，我已經澈底把她給忘了。

絢：是嗎？你忘得了嗎？你在山上學道時，為她寫了不少的情詩，把她比做月裡的嫦娥，……如今下了山，怎麼會說忘就忘了呢？

商：子直，你不清楚，……她是個善變的女人，……如今，她已另有了心上人，再也不把我放在腦海裡了。

絢：什麼？她移情別戀了？……是她忘了你，你才把她忘了的？……這麼說，我專誠來邀你同遊玉陽山的事，……是落空了？

商：子直，你覺得天下男女之間，真的，會有那種純純的，不羈一絲雜質的「真情」存在嗎？

絢：我想，應該有的，……要不然，怎麼會有一些「痴情」的人，為了「情」願以生死相許呢？……只是，……「真情」太少了，……可遇而不可求啊！

商：「沈思」啊！……若是有一天，……讓我遇上了這種生死相許的「真情」，……那我會刻骨銘心，畢生難忘。……

絢：商隱，最近，有沒有新寫的詩，給我拜讀一下呀！

商：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絢：商隱，最近，有沒有新寫的詩，給我拜讀一下呀！

商：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絢：商隱，最近，有沒有新寫的詩，給我拜讀一下呀！

商：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絢：商隱，最近，有沒有新寫的詩，給我拜讀一下呀！

商：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絢：商隱，最近，有沒有新寫的詩，給我拜讀一下呀！

商：如今，……我心如死水，……那還有心情寫詩。

綯：前一陣子，我去望京樓玩，一時興起，寫了一首，（自懷中取出一紙，上寫有詩句）請你指教。

商：（接紙邊看邊唸）「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不免愁，因此上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

綯：怎麼樣？……

商：我真羨慕你，做了官，還到處遊山玩水，真是有福之人。

綯：放心，……遲早，……你也會做官的，……天色不早了，我得告辭了，改天，我再來看你。（起立告辭）不想驚動令

堂了，代我轉達一下。……

商：子直，……真不坐了？……好，我送你。……

（商送綯出門，向之揮手，不久，馬車啟程，馬蹄、叮噹聲漸遠去）

（商隱返回堂屋，娘自內屋出）

母：商隱，……子直他走了嗎？……我正為他在煎魚呢？……

商：娘，……別忙了，……他真的還有事。

母：你拜託他，和主考官高大人「行卷」的事，……說了沒有？……

商：娘，……（猶豫想騙母，又不願，……最後，還是直說）……我……說……不出口！

母：（跺腳）你呀，……人家送上門來，……你……還說不出口，……你是真的，……不想考取進士了！……（聲淚俱

下）家裡這幾年的光景，……你還不清楚嗎？……娘，的希望，全在你一個人身上，……你怎麼就不肯，為娘，向

人低下頭呢？……

商：娘，……（心軟下來）……求你別說了，……改天，……我再拜託子直就是了！……

（這時，慶宇自外大門上，劉道士在大門後等著未進）

宇：娘，……大哥，……有位姓劉的道士，……來看你，……他說，……他過去是在玉陽山上，是你求道時的師傅，……

你還記得他嗎？

商：（驚訝）什麼？玉陽山的劉從政劉師父來啦，……快請，……（迎出）……劉師父，……我來給你介紹，這是家母，

……這是我的小弟，他叫慶宇。……

母：劉師父，……快進屋裡坐。……小弟，快倒茶。……

宇：是。（倒茶送上）劉師父，請用茶。……

商：師父，……快半年沒有了，……師父還是老樣子，一點沒變。……

劉：義山，……這些日子，我一直念著你，……正巧路過這裡，……就順道來看看你。……

母：劉師父，……現在，還在玉陽山修道嗎？……

劉：我已經離開玉陽山了，……到處走動走動，……義山，……最近，皇宮裡在辦喪事，正到處找人，……你知不知道？

商：我不在皇宮，怎麼知道。

母：劉師父，……你既然來了，……就別走了，……就在我家吃晚飯吧！……只是沒有什麼好茶。……

劉：初次來訪，就打擾，不太好！

商：師父，……在我家，你還客氣什麼呢？……離開玉陽山，已經半年了，……我正有不少事，要向師父請教呢！……你遠道而來，說什麼也吃了晚飯，才能走。

劉：你這麼說，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母：劉師父，我去忙了，不陪你了。……（向內下，將下時，叫慶宇）慶宇，你也來，……別站在那兒，聽人談話。（下）

（慶宇不想走，但便不聽母親的話，勉強的下去，過不多久，又悄悄上場，聽二人在說什麼，好奇的心理。）

商：師父，剛才，你說皇宮裡在辦喪事，正到處找人，……這是怎麼回事？是誰過世了呢？

劉：是皇上最心愛的原配王德妃死了。……她也就是東宮皇太子的生身之母，……皇上為了表示哀悼，準備在宮裡建醮，大做法事，為之超渡，……山上有些道士走不開，……皇上希望多找一些道士進宮去，……所以，四出找道士。……

商：王德妃不是還很年輕嗎？……怎麼突然會過世了呢？

劉：我聽外面的傳說，是被另一位寵妃楊賢妃氣死的，……唉，宮闈之間，勾心鬥角，爭風吃醋，……真是日有所聞，不足為奇。

商：師父，……我覺得天下最不公平的事，……就是一個皇帝，除了王后以外，身邊還要包圍著什麼妃嬪、婕妤、美人、才人……好幾十個女人，做他的老婆，……這不是太荒唐的一件事嗎？……

劉：修道之士，本應避談男女之事，……不過，要這麼多的女人，爭一個男人的寵愛，不准她們爭風吃醋，是辦不到的事！……

商：我聽說，皇宮中，有不少怨女，有些少女，十四、五歲，就被選中進貢，到了宮裡，一耽幾十年，到頭髮白了，背也駝了，……還沒和皇上說過幾句話，……一生的青春，……就葬送在皇宮裡，……真是太可憐了。……

劉：有人說：「侯門一入深似海」，……我倒覺到「宮門一入，才真的深似海」呢！……對了，義山，……我想起來了，……有一個人，……你還記不起來，……過去，……在山上，……你常和她在一起的。……

商：（欲知故問）誰？……

劉：那個叫宋華陽的女道士啊？……

商：她，……我當然記得，劉師父，……她現在怎麼樣？……

劉：她……現在已經不在華陽觀了。……

商：不在華陽觀了？……為什麼呢？……

劉：她有兩個妹妹，也在山上修道，你是知道的，……也不知怎麼搞的，姊妹三個，都愛上了那個長得很俊秀的永道士，

結果爭風吃醋，打打鬧鬧，弄得實在太不像話了，……給當家的主持人，以有違清規，逐出了山門！……

商：這……是她自作自受！……那……現在，她在那兒呢？

劉：不知去向，……我也懶得去打聽了。……義山，你幸好下山得早，……要不然，你也被捲了進去，……那才划不來呢！……

商：（沈憶往事，漫聲應著）嗯，……師父說的是。……

劉：義山，……記得在山上的時候，……有一次，我們閒聊，你說，很希望有機會能去皇宮見識見識，……究竟是個什麼模樣，……眼前，……這不就機會來了嗎？

商：眼前有什麼機會？

劉：方才我不是跟你說了麼？皇宮裡準備建醮做法事，正到處找人，……你在山上學過道，……這一次正好，跟我一樣，穿上道袍，混進宮去做法事，那些禁衛，還敢攔阻，不讓你進去啊！……

商：嗯，……這倒真是個好機會，……只是，萬一露出破綻，被發覺了，會給師父您帶來麻煩？

劉：義山，……這……你無需多慮，皇宮裡為了這次建醮作法之事，希望場面大，道士希望能請到愈多愈好，……沒有誰會特別注意你的，……這一次我下山來，……除了採購一些應用的法器以外，主要也在多邀集一些道衆進宮，……你在山上正式學過道，……道門之事，你很清楚，……戴上道冠，穿上道袍，……誰也認不出來，你是喬裝改扮的！

……

商：師父，聽你這麼一說，可真把我的話說動了！……皇宮大內，此生還從未進去過，……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在一旁偷聽的慶宇也心動了，一躍上前）

宇：大哥，……我也跟你一起進宮去好不好？

商：怎麼？小弟，……你也想跟去？

宇：劉師父，……你看我可不可以打扮成小道士，跟我大哥一起進宮去，我幫你們做法會等，打雜、跑腿，……都可以，……我會很小心，不會給你們惹事的！

商：師父，……你看，他這個子，可以帶他一起去嗎？

劉：（打量了一下）好吧，……我給你去找一件小號的道袍，……帶你進宮，……不過，……到了宮裡，可別隨便亂闖禁地呀！

宇：謝謝師父，……我決不會亂跑的！……我這就去告訴娘去！……（高興的忘了形）娘——（還沒說完，就絆倒在地跌了一大交，引起劉與商哈哈大笑）

幕下。

第二幕

時：距第一幕十天後

景：皇宮內盧輕鳳寢宮

人：盧輕鳳、盧飛鸞、彩玉、來喜、楊賢妃、殷公公、李商隱、李慶宇、劉從政

幕啟時：

盧輕鳳獨自一人在場，彈著錦瑟，古典哀怨的曲調。香爐飄出裊裊上升的沉香，一曲將盡，彩玉自外進入，向之報告。
彩：娘娘，別彈了，……鸞娘娘來了。……

（輕鳳停止彈瑟，起立相迎，飛鸞自外進入。）

鳳：哦，姊姊……我等了很久了，你怎麼現在才來。

鸞：鳳妹，……你不是說最近老是失眠，睡不著覺嗎？……我特地要御醫給你煉製了一些「安神丸」，……他說臨睡前，

服用六顆，……吃完這一瓶，大既就不會再失眠了。（說著，自懷中拿出一瓶藥丸，交給輕鳳）

鳳：（接過藥瓶，看了一下，）謝謝姊姊。……（交彩玉）彩玉，……放我床邊的櫃子去。

鸞：鳳妹，……你有沒有聽到什麼傳言，……是關於王德妃突然去世的原因。（彩玉進入內屋寢室）

鳳：我聽侍女彩玉說，……王德妃娘娘，並不是自己病死的，……是有人暗中下毒手，給毒死的！……

鸞：嗯，……我也聽到這樣的傳言。……（彩玉放好藥後，自內出）彩玉，……你去門口守著，……若是有人進來，先

來通報一聲。

彩：是，鸞娘娘！（走出）

鸞：鳳妹，……你知道，……是誰下的毒手嗎？

鳳：我不知道。

鸞：我聽說是楊賢妃，……身邊的殷公公，……命小黃門幹的，……真正的幕後主使者，……就是楊賢妃。……

鳳：是楊娘娘下的毒手？她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鸞：還不是想爭得皇上的寵愛，……為了拔去這根眼中釘，……她蓄意已久，……只是沒有合適的機會吧了！……

鳳：皇上，……他知道嗎？……

鸞：皇上，當然不能讓他知道，……這件事，……大家也只是在背後傳說，誰也找不出證據和把柄，……這就是那位殷公公厲害的地方。……

鳳：啊，……好可怕。……

驚：鳳妹，……我告訴你，那位楊賢妃，……是十足的「笑面虎」，……你別以為她常來找你，和你處得很好，……實際上，不知她心裡在打什麼歪主意，……她自己沒有生育，……你和皇上，生了個皇子宗儉，……說不定，王賢妃死了以後，……她下一個目標，……就是你，……你得特別小心提防啊！……

鳳：是嗎？……姊，……（害怕）……

驚：鳳妹，……我是你的親姊姊，……雖說，我倆同是宮嬪的身份，……但是，在皇上面前，……我是絕不會和你爭風吃醋的，……

鳳：姊，你不說，我也心裡明白！

驚：可是，楊賢妃，她就不同了，……她是一個口蜜腹劍的蛇蠍美人，……嘴裡叫得很甜，……心裡比蛇還毒！……她恨不得，皇上身邊，只有她一個女人！……

（正說著，彩玉自外奔入）

彩：娘娘，……殷公公引著楊娘娘來了。

驚：嘿，……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了。

（殷先入，楊後上）

殷：鳳娘娘，……楊娘娘……來看你了。

（鳳、驚，迎上）

鳳：輕鳳，恭迎楊娘娘。

驚：飛驚，（接著）恭迎楊娘娘。

鳳：彩玉，……給楊娘娘奉茶。

（楊入坐，彩玉奉茶，殷公公在後站立）

楊：輕鳳，……我是特地來……請你去我寢宮，持養賞菊，一塊吟詩喝酒，……飛驚，你也來了，……就一起去吧，……我特地準備了上好的桂花酒，……是你們最喜歡喝的。……

鳳：楊姐，……盛情邀請，……自當應命，……祇是，……一會兒，道士要來這兒唸經作法驅鬼，走不開地！

楊：怎麼？你請了道士，……到你寢宮前唸經趕鬼？……你……遇見了鬼嗎？

鳳：我因為夜晚失眠，老是睡不著，……自從王娘娘去世以後，……過了三更時分，老是聽見一些窸窣的脚步聲，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昨晚還聽到一陣如泣如訴的簫聲，……

楊：（緊張的）是嗎？……

鳳：王娘娘生前，……最喜歡吹簫，……我猜想一定是她陰魂不散，……好在，這幾天，宮裡來了不少道士，在建醮做

法事，……所以，我就請了來喜，……去醮場，請道士，……來我這兒，唸唸經，貼幾張符咒，……免得那些鬼魂，留連忘返，讓我寢食難安。……

楊：輕鳳，那些道士，……真有能力，把鬼趕走嗎？……

鳳：這是他們的專長，……要不然，……皇上也用不著請他們來建醮做法事了！……

楊：嗯，……你說的也對。

（小黃門來喜率領劉道士自外先上）

小：啟稟鳳娘娘，……作法事的劉道長已經請來了。……

鳳：有請劉道長。……

劉：無量天尊，貧道劉從政叩請諸位娘娘金安。

鳳：免禮，……請坐。劉道長，我來介紹，這位是賢妃楊娘娘，這是嬪妃鸞娘娘。

（李商隱及李慶宇抬了一木箱進入，打開木箱，將趕鬼之香燭、香爐、桌圍、法器，一一佈置起來，並點上香燭等物，擺好瓜果供品）

楊：劉道長，……我的寢宮，也需要你來唸經趕鬼，你有空嗎？……

劉：貧道遵命便是。

鸞：劉道長，……我也要。……

劉：貧道按序遵辦，……（問商）你……都準備就緒了嗎？……

商：都準備妥當了。

劉：那我……開始了。……（打開經本，唸起經來）「蓬瀛朝爽，參禮諸天，玉清初日，鏡光圓曉，氣藹祥煙，秘典心宣，入道冀成仙。太上無極三寶大天尊。……」唸畢，搖鈴，舞劍，把符紙穿在劍上，就燭火點燃，再喝一口水，向空中噴出）

楊：輕鳳，……你忙吧，我告辭了！……飛鸞，……來，你陪我喝酒去。

鸞：鳳妹，……我走了。

（楊、鸞、殷公公先後離去）

劉：鳳娘娘，……你睡眠的臥床，……可以，容貧道進去繞床作法嗎？

鳳：是，……在這邊，……由我來帶你們進去。

（鳳引劉、商隱二人進入右邊臥房內去）

（場上僅有彩玉、及慶宇二人）

宇：姑娘，你家主子娘娘，是不是浙東人？

彩：是呀，你怎麼知道？

宇：我和我大哥，小時候，在浙東住過，……剛才我聽她的口音，……就覺得好熟悉。

彩：那個跟劉道長一起來的道長，是你的親哥哥？……你們貴姓？

宇：嗯，……他是我的大哥，姓李，木子李，……名字叫商隱，他號叫義山，我是他最小的三弟，叫慶宇。……你家主子娘娘，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彩：她姓盧，……叫輕鳳，……是皇上的宮嬪，……我們都叫她鳳娘娘。……

宇：姑娘，……那你叫什麼名字，……我怎麼稱呼你呢？

彩：我姓沈，叫彩玉，……是這兒的宮女，……你叫我彩玉就成了。……

宇：彩玉，……好好聽的名字，……（看了一下四周）啊，……這隻古琴，……是你們娘娘彈的嗎？

彩：（嘆嗤笑起來）這不叫「琴」，是（錦瑟），……彈起來，很好聽的喲，本來是五十根弦的，……後來，黃帝改成廿

五根弦，……現在，還有十九根弦的，也有廿三根弦的！……

宇：嗚，……你懂得真不少哩！……

彩：這也是娘娘告訴我的！

（正談說間，劉道士，與商隱及輕鳳自內臥室走出）

劉：鳳娘娘，……真對不起，……前面醜場，還有不少事，等著我去處理，……我先走一步，……其餘的經文，李道長

會給你唸的，……放心，……要是過了今晚，……還有什麼情況發生，……我會繼續來為你作法。……

鳳：謝謝法師。……

劉：義山，……等下再上香的時候，你為她唸一篇疏文、咒語，……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好，……我先走了。……

（告辭離去）

商：師父好走，……我會弄妥的。……慶宇，……上香。

宇：是，……（為商又點上香，為空碗添上清水）

商：（行禮後，雙劍在手，唸起疏文來）大唐文宗開成元年十月初五、浙東女弟子盧輕鳳以邇來寢宮夜半時聞怪異簫聲，

特請貧道前來，上請玄天上帝、紫微帝君、二十八宿、土地使者、過往神祇，降駕降壇，消災降禪，……急急如律

令。（唸畢，搖鈴、舞劍、噴水，）請……娘娘磕頭，上香，……（又忙更正）先上香，……再磕頭。……

（鳳依言上香、磕頭）

商：（收劍又鞘，收拾桌上法器等物，）啟稟娘娘，法事經已完畢，……貧道告辭了。

（慶宇繼續收桌上物件，一一裝入木箱中）

鳳：法師，……慢，……請等一等再收拾。

商：娘娘，還有什麼吩咐嗎？

鳳：我想請法師畫兩張趕鬼的符咒，讓我貼在房門上，這樣，到了晚間，鬼才不敢上門，……不是別的法師，都是這樣做的嗎？

商：畫趕鬼的符咒！……（輕聲地說）啊，……我別的符咒，……學過，……這趕鬼的符咒，……可把我難住了！……這怎麼辦呢！……

鳳：是否忘了筆墨，我這兒有。……彩玉，把筆墨拿來！（彩玉去拿筆墨）

商：（靈機一動）啊，……我忘了帶符紙了，……慶宇，你給我去前面醮場跑一趟，（找劉師父說，娘娘，還需要兩張趕鬼的符咒，請他即刻寫一下，……馬上拿來給我張貼。

宇：是，大哥，……我這就去。（即奔下）

（彩玉自內屋取筆墨紙等文房四寶出）

鳳：道長，……從你剛才唸經做法事的種種看來，好像並非真的在道觀學道的法師，……連符紙都忘了帶來，……（正色）你……給我說實話，究竟是什麼身份，來假扮道士？……

商：我……（支吾）在玉陽山學過道，……怎麼說我是假扮的呢？……

鳳：你不說實話，……我就叫人……把你抓起來治罪！

商：娘娘既已識破，……那我也只好直說了。……在下實乃一介寒士，只是進京準備應進士試，……因過去曾在玉陽山學過一陣子道，蒙學道的劉師父帶進宮來，也只是想增長一些見識，絕無半點不良之企圖，……望請娘娘息怒恕罪。

鳳：噢，原來是個學過道的讀書人，……好，……既然如此，……我也不為難你，……只是，……你能把你寫的詩，……寫一首給我看看嗎？

商：娘娘，……既然有所存疑，……不才，……現在，……就寫一首，……請娘娘指正。
（商即就筆墨紙，當場坐下，提筆寫了一首，寫畢呈上）

鳳：（接紙，唸出所寫詩句）「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片心」。……公子，是否可以請你略加說明！……

商：這是我看到有人把嫩的竹筍挖出來，做菜來吃，所引起的感慨，……若是讓那些竹筍，能自然的長大成了竹林，不是更好些嗎？……

鳳：（會悟）唔，我明白了，……你是影射一些人才，……還未成長，就被人扼殺了，是嗎？……
商：娘娘，真是聰明絕頂，……一下，……就看透了我的心事！……
鳳：敢問公子，……今年貴庚？……
商：小生生於憲宗元和八年，歲在癸巳，是屬蛇的，今年虛歲是二十四歲。

鳳：（頗有興趣的追問）你是幾月出生的？

商：三月初五日。

鳳：啊，我是九月出生的，……我也屬蛇，真想不到，我們竟是同年出生。……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

商：我上有三個姊姊，一個夭折兩個俱已出嫁，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剛才去拿符咒的，是我的三弟，他叫慶宇，我

叫義山，又名商隱。……

鳳：我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姊姊，我叫輕鳳，她叫飛鸞，……比我大兩歲，十年前，和我一起住在浙東，因為被官府選中，進貢送進了京城，……從此，就再也沒有走出過皇宮！……

商：娘娘在浙東長大，……難怪，你的口音，我聽起來，格外感到親切，因為，小時候，我也在浙東住過很多日子。……

鳳：是嗎？……我們，……真有一見如故之感。……我也很喜歡寫詩，只是寫得不好！……你能寫出「忍剪凌雲一片心」的句子來，……真使我敬佩不已。……

商：在下十六歲的時候，寫過「才論」和「聖論」的文章，當時，……曾獲得一些王公大人的讚賞，……可是如今，匆匆過了八年，……依然一無成就。……

鳳：難怪你要拿竹筍來借題發揮了。……公子，你還年輕，……別洩氣，……我相信你是個人材，總會有出頭的一天的。商：多謝娘娘金口。……小生若能像娘娘這樣的福氣，那就好了。……

鳳：你是不是羨慕我在宮中的生活？……不錯，……凡是在宮外生活的人，都會這樣想。……誰又能體會到，我們終年生活在深宮中的人的苦悶和煩惱！（嘆息、哀怨）唉，……真是不說也罷。……

商：娘娘，怎麼這麼說呢？……民間的女子，想進皇宮裡來，比登天還難，……而娘娘在宮裡，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又能蒙受天子的寵愛，這還有什麼苦悶和煩惱呢？

鳳：李公子，……你是個會寫詩的讀書人，難道你沒聽說過，本朝流傳很廣「紅葉題詩」的故事，……一個宮女，在一片紅葉上，題下的這首詩：「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

商：（體會）我……聽人說過這個故事，……不過，宮女，怎麼能和你娘娘來比呢？

鳳：公子，你是男人，……你不瞭解女人，……在深宮中過日子的宮女，和娘娘，其心情和痛苦，……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商：娘娘，……我明白你的心思，……唉，……人生本來就是苦多於樂的！

（二人心有靈犀一點通）

（慶宇拿了二張符咒，自外進入）

宇：娘娘，……劉師父把你要的符寫好了。……他說一張貼在床架子上，一張貼在房門口，……鬼見了，就再也不會來干擾了。……

商：慶宇，……把符咒給我，……我去給娘娘貼上。……
宇：是，大哥。……（將符交給商）

（商搖著鈴，嗚嗚唸著經文，進入臥室，鳳，隨之入。）

（場上燈黑、暗轉）

（燈再亮時，場上木箱等已抬走，道具桌椅略有變動，顯示已過了一些時日，是夜晚，屋內已點上宮燈，輕鳳獨自在看一首詩，詩寫在一方手帕上）

鳳：（吟詩）「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放下手帕，為詩陶醉著）

身無彩「鳳」（強調此字）雙飛翼，……心有「靈犀」（強調此二字）一點通……

鳳：（悄悄自外進入）鳳妹，……你在房裡幹什麼？……

驚：（急把手帕藏起來）姊，……沒什麼！

鳳：你手裡藏的是什麼？……拿來，給我看。（將手帕搶去）

驚：是一塊手帕嗎，有什麼好看的。

鳳：（展開手帕，看見上面有題詩，順口唸了起來）「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鳳：姊！（欲語還休）……你讓我怎麼說呢？……

鳳：鳳妹，……是不是你動了凡心，……找到了意中人？……

驚：我也說不上來，……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是我做夢也想不到事！……

鳳：鳳妹，別吞吞吐吐了，……在姊姊面前，你還有什麼隱瞞的，不能說出來的呢？……我不會隨便……去說給別人聽的！……

鳳：姊，……我給你再看一首他寫的詩。（說著，去抽屜，取出一張紙，上寫有一首詩，交給姊看。）

驚：（唸詩）：「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襪。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泛春風，背面鞦韆下。」……這不是說我倆小時候的故事，……十四歲離開家鄉，進入宮中以來，……就再也沒有痛快的歡笑過！……鳳妹……他究竟是誰？……你們相識多久了？

鳳：（坦述心事）自從那一天，他來我這兒趕鬼走了以後，他就留在我心裡，怎麼趕也趕不走了！……

驚：噢，……我知道了，……就是那個年輕輕，像個書生一樣的道士，對不對？……難怪你說，他趕的鬼，……沒趕走，……三天兩頭的，……要他再來給你唸經作法，……這兩首詩，……都是他寫的？……

鳳：嗯！……姊，……再過幾天，七七四十九天的建醮法事一結束，……他就再也不可能到宮裡來了，……也許，……

我和他，再也無法見面了。……

……

……

……

……

……

……

……

……

……

鶯：鳳妹，……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你是一個宮嬪，和一般的民間女子不一樣，除了皇上，……你心裡是不容許，有第二個男人存在的，……你知道嗎？……

鳳：我知道自己的地位，不允許，……我和他，……可是，……我明明知道，……不能和他，……但是，……我做不到，……我好苦啊！……

鶯：鳳妹，……你知道就好，……做完了法事，……你就把他忘了吧！……不要跟自己過不去，自尋煩惱了。一個道士，犯不著你這樣為他六神無主的，……

鳳：姊，他……他並不是真的道士，……他是個未考上進士的讀書人，……馮他的才學，智慧，假以時日，我相信他會考上進士，出人頭地的！

鶯：（苦苦相勸）鳳妹，別胡思亂想了，……忘了他吧，……

鳳：我……是想忘了，……可是，忘不了……

鶯：唉！……就算他考取了，做了進士，……可能怎麼樣呢？……他出人頭地，難道他會做「皇上」嗎？……那是不可能的事！……宮裡面，嬪妃不只有你一個，……大家都互相在監視著，……稍有不慎，……就會有一些風言風語，流傳出去，……若是傳到了皇上的耳朵裡去，……他發起火來，……那就麻煩大了，……到那時候，……姊姊縱想護著你，怕也救不了你，……你明白嗎？

鳳：姊，……你說的這些，我都懂，……可是，……我心裡就是放不下，老是在唸叨著他……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

鶯：鳳妹，你年紀也不算小了，……聽姊姊的勸，沒錯，……千萬別糊塗的走錯了一步，……俗話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到時候後悔也沒用了。……啊，時間也不早了，……我去睡了，……你也早點睡吧！……明兒見。……

鳳：明兒見。

（鶯走了，鳳看著手帕，相思重重，獨自拿起錦瑟來彈奏著）

（稍頃，彩玉自外進入，悄悄走向鳳）

彩：啟稟娘娘，……（神秘地）李公子，……他來了。

鳳：（停止彈瑟）彩玉，……他真的來了？

彩：嗯。……（引李商隱進入，李改穿內侍服裝）

鳳：你在外面守著，若有人經過，……就給我咳嗽一聲。……

彩：是，娘娘，（退下）

商：沒有想到，……你的瑟，還彈得這麼好。……

鳳：沒有你的詩寫得好，……早知道，我該改叫「彩鳳」，……才對。……

商：娘娘，……彩鳳，……就是我心目中的「輕鳳」，……娘娘，……從今晚起，我能叫你的芳名，「輕鳳」嗎？……
鳳：好呀，……我也不再叫你義山，……我叫你商隱，……希望你是一個隱士，……誰也看不見你，……除了我。……
商：輕鳳，……建醮的法事，馬上就快結束，……今晚也許是我最後一次來見你，……以後，我這一生，恐怕，再也不能和你見面了！

鳳：商隱，別說這樣感傷的話，……只要你願意，我想，……我們還是可以想法子暗中聯絡，時常見面的！
商：是嗎？……皇宮禁衛森嚴，我插翅也難飛入禁地啊！

鳳：對了，……剛才，小黃門來喜領你來的時候，有沒有被人發現？

商：我是從小閣、斜門，穿過迴廊走來的，加上穿了內侍的衣服，……怎麼會被人發現，……我記得，你的寢宮前，有這棵桂花樹，只要聞著桂花的香味走，……大概就不會走錯。

鳳：你呀，……真聰明。

商：不，你比我更聰明，……在我這一生，還沒遇見過，比你更聰明的女子，你看，你不但會養蠶、織絹、裁衣，還會焙藥、搗藥、擦玉、磨犀……更難得的，是會作詩、作曲、彈瑟、舞蹈，……天下，能會這麼多才藝的女子，……也沒幾個吧？

鳳：（樂不可支）你真會說話……這些本事，是我十三、四歲進宮以後，近十年的磨練，慢慢一樣一樣學會的，也沒什麼稀奇。

商：你這樣說，我可不這樣想，……若是十個才女加起來，也抵不上你一個。

鳳：你呀，……把我說得「太」好了。……

商：我……說的是真「心」話！……

（二人相依偎在一起）

鳳：對了，……商隱，……在曲江，皇上有個「離宮」，你有沒有聽說過？

商：皇上有個「離宮」，在曲江那兒？我不清楚吔！

鳳：距離長安東南十里遠，皇上的「離宮」，也就是皇上的「別館」，每當春天來的時候，……皇上，會帶我們這些妃嬪，

去那兒小住，……那兒經過了一番整修，風景真是美極了，煙水明媚，南有「芙蓉園」，西臨「慈恩寺」、「杏園」，一到春天，百花齊放，萬紫千紅，人在那裡，就像進了圖畫一樣。……

商：你這一說，我想起來了，每年皇上擺筵席，宴請那些新科狀元，和新貴人的地方，就在那兒，對不對？

鳳：對，……「離宮」那邊的門禁，不像皇宮這樣森嚴周密，負責巡查的羽林禁衛，人數也有限，……到了「離宮」，……我們就可以經常會面，不會有人知道的！

商：輕鳳，……真太好了，……什麼時候，你們才搬到「離宮」去住呢？

鳳：我不是說了嗎，……要到春天，……現在是暮秋，……至少還要過三個月。

商：三個月，……（用手指來計算）一個月卅天，三個月要九十天，啊，……好漫長的日子，……我真恨不得，明後天，你們就搬到「離宮」去住。

鳳：瞧你，……急成這個樣子！

商：輕鳳，有人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如今，我們要分開九十天，……那要隔多少個秋？……過去，在我的生活中，除了讀書，抄書，……日子過的好快，……也無絲毫的樂趣可言，……如今，……認識你以後，……心靈上有了寄託，覺得活得好愉快，……但是，……偏偏就不能常在一起。……

鳳：商隱，……過去，我在養蠶的時候，時常在想，我跟那養的蠶一樣，生下來，就是被人用桑葉飼養長大，……到了有一天，吐絲結成了繭，把自己困在裡面，……究竟，她活著，有什麼意思呢？

商：輕鳳，……別太感懷身世了，蠶也會有破繭而出的一天，蠶後代的生命，還等待靠她去延續完成呢！……

鳳：商隱，我們的交往，也會有這樣的一天嗎？

商：會有這麼一天的！輕鳳，……你看，今夜的月色多美，……月宮裡的嫦娥，也在羨慕我們呢！……

鳳：（驚覺）啊，不好了，……有人來了，……

商：有人來了，……那怎麼辦？……

鳳：你……快進我臥室去躲一躲，……千萬別出來。……

（商匆匆入內）

彩：（自外進入）娘娘，……般公公陪著楊娘娘來看你了。……

般：（先入，向鳳行禮）鳳娘娘，……楊娘娘，……來看你了。……

（楊在後入）

鳳：輕鳳，恭迎楊娘娘，……

楊：免禮。

鳳：彩玉，……給楊娘娘奉茶。……

彩：是。（去倒茶，楊已入坐）

鳳：楊娘娘，……深夜駕臨，……有什麼重要的吩咐嗎？……

楊：（若無其事，但遊目四顧）輕鳳，……也沒什麼事，……我啊，……是皇上不在身邊，……深夜輾轉不能成眠，……是來找你聊天，解悶的。

鳳：噢！……（鬆了一口氣）……

楊：輕鳳，……我有不少的心事，……想和你談，……今晚，我就睡在你這兒，抵足而眠，談個痛快，可以嗎？……

鳳：（緊張）娘娘，……我……睡覺會打鼾，……恐怕，……不太好吧？……

楊：沒有關係，……我……也打鼾！……殷公公，……你進去看看，……先把枕頭被褥，給我鋪好。……

鳳：娘娘，……由我去鋪好了，……不用麻煩殷公公了。……（阻殷入內）

殷：不，……這是奴才份內的事。……（仍欲入內）

楊：（向殷使以眼色，目的在搜查）讓殷公公去做吧，……這是他該做的！

（殷進入臥室，鳳緊張萬分，情急智生）

鳳：啟稟娘娘，……

楊：輕鳳，……你想說什麼？

鳳：我這臥室，雖說已經道士作法唸經，可是，……半夜裡，依然陰風陣陣，有時候，還可聽到女鬼的嚶泣聲，……我

怕嚇著娘娘，……還是請娘娘回自己寢宮去安息，比較放心。……

楊：（拖延）哦！……是女鬼呢？還是男鬼啊？……

鳳：娘娘，……你不怕鬼？……

殷：（自內室出）娘娘，被褥鋪好了，……可以進去安息了。……

楊：（言外有意）你……你……沒有發現……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吧？……

殷：被褥、枕頭，……床單、蚊帳……都……很乾淨啊！……

楊：輕鳳，……我想，……你說得也對，……我還是回自己寢宮去睡，比較好，……你安息吧，……我回去了！……殷

公公，……帶路。

殷：是，……娘娘。

（殷先出，楊隨後出）

（鳳抹去額頭上的冷汗）

鳳：啊，……好險！

（商隱衣冠不整，自內屋出走）

商：幸好，……我躲在衣櫃裡，……差一點，……

彩：李公子，……

（二人驚嚇中，落幕）

第二幕

時：開成二年春至夏，距第一幕已一年

景：李商隱長安居處

人：李商隱、李母、李慶宇、韓畏之、令狐綯、李執方、來喜

幕啟時：

京城附近的民房，大門通外面在左上方，右方有門通內室，室內佈置仍有書卷氣。古色古香的窗子，窗外有樹木花香。屋內傢俱陳設，較第一幕有氣派，太師椅茶几，有書桌、燭台，及放線裝書的書架。母一人在場上抹拭書架。慶宇穿著整潔的自外進來。

母：慶宇……

宇：娘。

母：慶宇，自從你大哥，今年春天，考取了進士，我們家搬到京城來以後，你和你大哥，經常一起進城去玩，……究竟城裡，有那些好玩的地方，讓你們哥兒倆，留連忘返，……玩到很晚，才想到回家。

宇：娘，……城裡有一條曲江，風景好，可以划船、賞花，……還有不少的亭台樓閣，比起我們鄉下，……真是好玩多了，……再說，大哥最近又認識了不少新的朋友，……在一起彈琴，……不，……彈瑟，吟詩，飲酒，……猜謎，藏鉤，可有趣哪！

母：慶宇，……自從咱們搬來長安以後，一些過去很少來往，住在京城的親戚，都因你大哥，考取了進士，紛紛找媒婆

上門來，給你大哥提親。……

宇：嘿，……沒考上的時候，……理也不理我們，……這些人，真勢利。

母：我想你大哥年紀不少，該娶親了，可是，我每一次正經地和他提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忙推說：「不急不急，……等我考取了博學鴻詞科」再說，……為什麼還要等呢？……是不是他在京城裡，已經有了中意的女人啦？……

宇：娘，你不知道，……朝廷吏部的規定，考取了進士，……不能作數，一定還得通過「博學鴻詞科」的考試，才能派出去擔任官職，……若是通不過這一關，……還是沒法派任官職的！……

母：啊，……原來是這樣！……

（這時，李商隱，換了一件亮麗的衣服，春風滿面的自外進入。……）
商：娘！（請安）

母：商隱，……你到那兒去了？……這時候，才回來。……

商：娘，……我是去李執方將軍府上，……和他下了一盤棋，所以，回來晚了。……（這時商與宇低語一番，慶宇悄悄外出下）

母：是你……新認識的金吾將軍？曾到我們家來過的那一位？

商：是啊！……娘，……他是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家的親戚，……就住在城裡招國坊，朱雀街東的第三街，……房子好大，

……大廳、書房、迴廊、廂房，陌生人走進去，……不小心，真會迷路呢！……

母：嘎！……你和李將軍……很談得來嗎？……

商：他雖是一個將軍，……但有一點官架子都沒有，平易近人，……和我雖是初交，……但我們談得很投機，……他還

說，改天，……他要介紹王茂元節度使，……和我見面認識呢？……

母：喔，……那個有錢又有勢的王節度使，……如今可是朝廷上的大紅人呀！

（正談說間，韓畏之自外進入）

韓：義山，……你正巧在家，沒出去啊？……伯母，……您好。

母：韓公子，……你好，……我有事，失陪了，……（入內下）

商：畏之兄，……瞧你喜氣洋洋的，……今兒，……來找我有什麼事嗎？

韓：義山，……我今兒是專誠來給你送喜帖的，……下個月初十，……是我的大喜之日，……你我是同榜進士，可一定

要大駕光臨，喝我這杯喜酒呵！（說完，自懷中掏出一張紅帖送上）

商：（又驚又喜）什麼？……你怎麼不吭不響的，……說娶親就娶親，可真把我嚇了一大跳！……新娘子是誰家的千金

啊！……能和你匹配良緣，可真是好福氣啊！

韓：是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家的大千金，……

商：是王茂元節度使的大千金，名門閨秀，……畏之兄，王公是當今掌兵權的豪門，家財萬貫，他願把他的大千金終身，

託付於你，你可真艷福不淺啊！

韓：義山，……說正經的，……你我是好兄弟，情同手足一般，我這位岳丈共生有七位千金，除了老大，還有六位待字

閨中，喜宴之日，我可以為你一一介紹相識，若有你中意的，……我來為你撮合，……若是成功了，將來，我們，

不就成了連襟了嗎？

商：畏之兄，你別說笑了，王公府上，有財有勢，如今又是朝廷上李黨中的紅人，我只是一個寒士，那有資格去高攀，

……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韓：對了，……義山，……我好幾次來找你，你都出去了，……那一天，我聽李執方將軍說，……你和他家人，曾同遊
了一次曲江，……你知道李執方將軍和王茂元是什麼關係嗎？

商：我只聽他提起，說是親戚。什麼關係，我就不清楚了。

韓：讓我來告訴你吧，……王茂元的夫人，……是他的姊姊，……也是我未來夫人的舅舅！……

商：哦，這麼說，……你成婚之後，和李將軍也有密切的親戚關係囉！……

韓：是呀，義山，……你的恩師令狐楚，現在興元府，任山南西道的節度使，他是牛黨中的台柱，你遲早要到興元幕府去當差，而我當了王茂元的女婿，卻變成了李黨中人，……今後，咱們要像過去一樣的歡聚在一起，……可就不太容易了。……

商：（感喟的說）……唉，一個朝廷好好的，何必分成兩派，互相勾心鬥角，這樣終非國家之福，若是大家能一條心，……不分牛黨、李黨，團結一致，共同為天下蒼生著想，那該要多好呢？

韓：義山，……你的想法，……我完全同意，……怎奈，如今一般追逐名利之士，……卻不是這樣的想法！……

商：朋黨之爭，……這樣發展下去，……大唐天下，唉，……真是不敢想像！……

韓：不說了，義山，我還有不少別的地方要去送帖子，……我告辭了。……

商：恕我不遠送，……喜宴之日，……我一定到。……

（商送韓至門口，韓離去）

商：（自門口折回，看著喜帖，不勝羨慕之情）畏之真好福氣，……竟然，……這麼快，……就請我喝喜酒了，……而我，……什麼時候，……才可以請他喝喜酒呢！

（此時，……慶宇自外進入，手裡拿著一封信。）

宇：大哥，……這是（輕聲）「離宮」裡鳳娘娘，請來喜給你帶來的信，說，要你看後，馬上就把它撕了。

商：（緊張的撕信來看，由輕鳳○、○幕後唸出）商隱，……原定明晚相約會晤之事，茲因皇上在「離宮」宴請群臣，所

有的妃嬪，均需陪皇上去飲酒、觀舞、猜拳、作樂，故原訂之約會，只能取消，……希能鑒諒，輕鳳手啟。……

宇：大哥，……明天，……你不能去了？……

商：（失望，難過）……唉！……相見時難……別亦難！……

宇：送信來的人，還特別關照說，……要大哥千萬別去冒險，……說是有人向上面告發，……楊賢妃，今兒白天，還特地把鳳娘娘找去了，……說要她注意自我檢點言行，……萬一出了亂子，……宮裡的規矩，是男的「斬首」，女的「絞死」，休想還能活命！……

商：可是，過了明晚……鳳娘娘，……他們又要離開曲江「離宮」，回到京城宮裡去了，……也許，從此，和她再也見不到面了。……（把信片片撕碎）

宇：大哥，……見面都這麼危險，……你還是把她給忘了吧！……（這時，母自內出，悄悄躲在一邊，偷聽兄弟二人的談話。）

商：我……日夜……都在思念著她！……怎麼能說忘就忘呢？……

宇：大哥，……那……你究竟有什麼打算？……

商：小弟，……你不知道，……鳳娘娘，……她……

宇：她……怎麼樣？……她……是真的……喜歡你嗎？……

商：她……已經把什麼都給了我了，……難道對我還不算真心的嗎？……她願意拋棄所有的榮華富貴，和我廝守在一起，過一輩子粗茶淡飯的苦日子！……

宇：大哥，……你要明白，……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是皇上嬪妃，……是皇上的女人，……你搶了皇上的女人，……你還要不要命？……

商：小弟，……我們來想法子，……要彩玉、來喜他們幫忙，……幫鳳娘娘逃出宮來，……不讓皇上給抓到，……不就成了嗎？……

宇：大哥，……別打這樣的如意算盤了，……深宮內院，你去一趟，都不容易，讓鳳娘娘逃出宮來，……那……比海底撈針，還要難！……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商：小弟，……你別洩我的氣！……今晚，……我就冒險去闖一闖！（欲走）

宇：（急將之拉住）大哥，……你瘋了？……你絕不能拿性命去開玩笑。……

商：小弟，放手，……別拉著我，……你讓我去！……

母：（衝出，擋住商隱去路）商隱，……你不怕死，……連你「娘」，也不顧啦？

商：娘！（怔住）……你……都聽見了？我和小弟說的話？

母：娘做夢也沒有想到，……你……竟然會愛上了一個宮裡的嬪妃，……你還想幫她逃出宮去，……你談了這些年的書，……連個前程，都不顧了嗎？

商：娘，……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的，……不錯，……她是一個皇宮裡的嬪妃，……可是，她進宮十年，芳華虛度，……毫無生活的幸福可言，……為什麼我不能搭救她飛出樊籠，……過自由自在的新生活呢？……

母：你還敢振振有詞，……和娘來「辯」？……（怒極擱其一耳光）你是昏了頭，在做白日夢！……你和皇上的女人，糾纏在一起，……你會惹上殺身之禍的，又連累全家問罪……你知不知道？……虧你還自認是個「孝子」，……你要是為了個絕攀不上的女人，殺了頭，又連累一家人，……你對得起娘嗎？……

商：（內心痛苦、愧疚，撫面頰，雙膝跪下）……娘，……我錯了！……

（舞台燈黑，暗轉）

（燈再亮時，娘已換了夏天的服裝，坐在堂屋裡憩息，手握芭蕉扇在搨著，顯示春天已過，如今是夏末秋天了）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慶宇點著燈在埋首讀書，也用扇子，在趕蚊子）

(稍頃，屋外有馬蹄聲傳來，在門口停下馬聲)

母：慶宇，……去門口看看，這麼晚了是什麼貴客來了。

(慶宇走出，開門，迎李將軍才，李穿緊身武官服裝)

宇：娘，……李將軍來了。……

(母忙出迎)

母：李執方將軍，今兒難得貴客臨門，……請進。……

李：伯母，……您好。……令郎義山，……他在家嗎？

母：李將軍，真不巧，商隱他和朋友喝酒去了，……不過，……也許過一會兒也快回來了，……慶宇，快給李將軍倒茶。

……

宇：是，娘。(忙去倒茶送上)

李：伯母，……令郎不在，也好，……我今天來，……是專程來為令郎說媒提親的，……這件事，……我想伯母，是有

權可以作主的。……

母：李將軍，……但不知，……是那家的千金閨秀？

李：伯母，……在下提的是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家的二千金，今年春天，我和令郎同遊曲江的時候，正巧與王茂元他們全

家在橋上相遇，事後，……令郎和王二小姐，也曾交談過，彼此，好像都有很好的印象。

母：呀，……對了，……商隱，好像也曾和我提起過，……不過，……王家有財有勢，……我家平民身份，……那敢高

攀呀！

李：伯母，……男女婚姻，講究的是緣份，……王公雖貴為節度使，……他有七個千金，五個少爺，……若個個都要門

當戶對，才能締結成姻親，……這不太難找了嗎？……說實在的，王公是我的姊夫，……他曾坦誠的對我說，……

選女婿不在乎對方有無錢財，而是著重在是否個人材！……

母：李將軍，……商隱，雖說已考取了進士，……可是這一次參加「博學鴻詞科」的考試，……初試是錄取了，誰知道

複試時卻又遭無辜的被抹去了名字，……唉，他……在王公眼裏，還能算得上，是個「人材」嗎？

李：伯母，……如今的考試，……都受了人事的影響，實在稱不上「公正」。令郎的才氣和詩文，……王公和在下，都是

衷心讚賞，……來日必然為「棟樑」之材，……是可斷言的。……要不，……我也不會冒昧的來親自向你提這門親

事。……

母：李將軍既然這麼看重商隱，……我也就不再多說，……等他回來，我會要他考慮後，親自給你答覆，……就這麼說

定了，……可以嗎？……

李：只要伯母同意，……我想義山，……應該也會同意的，……那……我告辭了，對了，王茂元的長女婿韓公子，……

不僅是和義山同榜進士，同時也是相交多年的好友，……若是這門親事結成了，他們就成了「連襟」，……今後就更可以常在一起飲酒吟詩了！……

母：啊，……還有韓公子這層關係，……看來，……商隱，一定會同意這門親事的！……

李：伯母，……你留步，……我盼望，這件事，……早一點能聽到佳音。……

母：李將軍，……好走。（送李出門，不久，門外響起一陣馬蹄聲，疾馳而去）

宇：娘，……你是該給大哥定親了！……大哥若真做了王茂元家的乘龍快婿，……你還愁他，……不能做官嗎？

母：嗯，……你說得不錯，……真成了家，……你大哥，……也才會對那位宮裡的鳳娘，死了這條心。……最近這一

陣子，……他有沒有再偷偷去曲江，和那位鳳娘會面了呢？……

宇：我不知道，……

母：是嗎？……

宇：他現在，……去那兒，都不和我說，……就怕我，不小心，會洩漏了他的秘密。

母：嗯，……看樣子，……他和那鳳娘，……還是藕斷絲連！……暗中往來！……唉，……他怎麼會痴迷成這個樣

子，……怎麼勸，都勸不醒他！……嗯，……看來，……這件事，……我非促成他不可，……而且，……越快辦

妥越好讓我安心！……

宇：娘，……大哥，若是娶了媳婦，……那我跟誰去睡！……我們家又這麼小，你總不會讓我去睡柴房吧！……

母：慶宇，……對了，……你二哥、三哥，還有四妹他們呢？……怎麼，一個也不在家！……都到那兒去了？

宇：娘，你忘了，今兒上午，前村周大爺來莊管家，請他們去周家莊幫忙春米去了……

恐伯，……要很晚才能回來喔！……

母：噢，……方才……我一高興，把什麼都忘了。（茫然）

宇：娘，我想還是等大哥做了官以後……再為他成親吧！……眼前，咱們家這麼破舊，……人家是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

……她會樂意的來住這破房子嗎？……也許，住不了一天，……她就哭著逃回家去了！……

母：嗯，……你說得也對，……她是富貴人家大小姐，……怎麼會願意做咱們窮人家的媳婦，來吃苦受罪呢？唉，這門

親事……我真拿不定主意了，……（左右為難地）究竟讓同意呢？……還是不同意呢？……

（此時，馬車叮噠聲在門外響起停在門口）

母：慶宇，快去門口看看，……也許是令狐家的二公子來了。

（慶宇至門口，商隱面孔通紅，步履蹣跚，醉熏熏的走入，令狐絢隨後上場）

絢：小弟，……你大哥，今天酒喝多了，醉了，你扶他進房休息去吧！

商：誰說我醉了！……（打酒嗝）我心裡清醒得很！……（走路跌跌撞撞）

母：（迎上前去）子直，……怎麼，……商隱，你真喝醉了！……

商：娘，……我沒醉，……只是今兒心情不太好。……稍為多喝了幾杯？……

母：子直，……我不陪你了……你們聊吧！（退下）

商：小弟，……時間也不早了，……你還是扶你大哥進屋去，……早點休息，……我也得回去了。……（欲走，但被商

隱拉住）

商：小直，……你不能走，……今天，……我是喝了不少酒，……我心裡有不少的話，要和你說，……俗話說：「酒後

吐真言」，……難道，你不想聽我說幾句真心話！

商：……我不走！……義山，……你要和我……說的是什麼呢？……（坐下）

商：子直，……打從我十六歲寄文章，被令尊賞識任用，我倆一直玩在一起，讀書寫字也在在一起，……這七八年來，……

你一直是我最知心的好朋友，……

你說……我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是個喜歡玩弄權術的政客？還是個追逐名利的市儈。……

商：義山……你怎麼說這些，……誰也沒說，……你是這樣的人啊！……

商：我平生並不想做官，……更不想做什麼大官，……我討厭官場上的黨派之分，……為什麼要把一個好好的朝廷硬分

成兩派，……不是牛黨，就是東黨，難道，……像我這樣不想捲入黨派漩渦的人，……就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嗎？……

商：義山，……眼前的風氣如此，……不是我們個人的力量，……所能扭轉挽回的！

商：（嘆氣）嗨，……我真是「生不逢辰」，……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

商：義山，……我知道，……為了進士考試，博學鴻詞的科試，……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不過，……家父始終非常

讚賞你的才能，……所以，一再寫信來要你去興之幕府任職！……這總不是假的吧！……

商：子直，令尊的恩情，……我終生不會忘，……你看我是個會忘恩負義的無恥之徒嗎？……別人，不瞭解我，總不會，

你也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宇自內屋出）

商：義山，……我始終對你，有信心。……也對你的才學，……表示欽佩，……時間真的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改天，……我們再聊！……（白宇） 小弟

我走了，……再見。（出門而去，宇送之下）

（馬車鈴鐺聲響遠去）

（李母自內走出，宇關好大門返回）

母：商隱，……子直，他走啦？……

商：嗯。……

母：慶宇……你去睡吧！……（宇：是。入內屋下）

母：商隱，……你……酒醒了沒有？

商：娘，……我根本沒有醉呀！……

商：娘，……我根本沒有醉呀！……

母：那好，……娘要告訴你一件事。……剛才，你還沒回來的時候，……那你認識的李執方將軍來過了，……他是專誠

來……為你做媒提親來的！

商：娘，……我心裡，……早有了人，……用不著……他來做媒

母：他是一片好意，商隱，……你知道他為你做媒的對象是誰嗎？……他說你也曾說過的！

商：是誰？……（略顯緊張）……

母：是節度使王義之的二小姐，……大小小姐嫁給了韓畏之，……不是你還去吃過喜酒了嗎？……這件婚事，若是成了，

……你和畏之就成了連襟啦！

商：娘，……人家是權貴富豪之家，……而我們家這樣寒酸，……這怎麼能相配呢？……

母：我也這樣說了，……可是李將軍說了，……王義之是他的姊夫，……他不計較，男方有沒有錢財，……只要他……是

個人才，……尤其是你……

他對你的才學，……十分的讚賞，……看準你……將來會是個棟樑之材。……

商：娘，……這門親事，……我不會同意的……你……還是回絕了吧！……

謝謝他們的美意，……我實在不想接受。……

母：商隱，……你考慮……也不考慮了嗎？……

商：娘，……孩兒心中，……早已有所屬，……再也容不下別的女人了！……

母：商隱，……你……還是忘不了……那個鳳娘？……

商：（酒意又起）娘，……孩兒不孝，……沒聽你的忠言，……和輕風，……已經發下重誓了，此生非她莫娶，……就

是為她丟了性命，……也在所不惜！……娘，……（向母跪下，哭著）你就可憐孩兒，……成全孩兒這份真情吧！

……

母：（深受感動……半響）……商隱……你先起來！……

商：（仍跪著）娘，……你答應了，……孩兒才起來。……

母：（嘆息）唉！……商隱，……這麼好的一門親事，……你不肯答應，卻一心一意，要往走不通的死胡同去鑽，……

娘，……怎麼忍心，……看你這樣做呢！……你這樣跪著，……不肯起來，……娘的心……比用刀子割著還疼，

你知道嗎？……

商：娘……

母：商隱，……你今年廿五歲了，……已經考取了進士……怎麼會為了一個女人，連性命都不顧了，……你……要為娘的怎麼說你好呢！……

商：（起立）好，……娘……我不勉強你，……一定答應我的請求，……但是，……我也求娘，別勉強我，……答應這門親事。……輕風給了我一片真情，我……也不能辜負了她，……做一個負心漢啊！……

母：商隱，……李將軍是你的好友，……他也完全是看重你，……才熱心好意來上門提親，……你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怎麼說得過去呢！……

商：娘，……我這些天，心理已經夠煩夠苦的了，……求求你……別再逼我了，好嗎？……

母：（無奈）好，……娘不逼你，……你自己一個人，靜靜的想一想吧！……娘去睡了！……（嘆息）唉，……你心煩，……心苦……娘的心，……比你更煩……更苦呀！（向自己房內下）

（商獨自在場上沈思著）

商：（接近桌子，看亮著的臘燭，不免感觸萬千）唉，……可憐的臘燭，……你比我更可憐，……你的眼淚，……什麼時候，才能流乾呢！……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淚始乾。

商：是有人在敲門？……（走向大門去，向門外的人）門外是誰？

（門外，敲門聲繼續）

喜：（門外）李公子在家嗎？……

商：（來開門）你是誰？……

喜：李公子，……我是來喜啊！……

商：（開門，見來喜著平民裝，大喜）來喜，……是鳳娘娘……要你來的？

喜：（入屋內將懷中取出一信交商）公子，……是鳳娘娘，……要我交給你的……

娘娘，……希望你有空，……去看她，……她又回「離宮」來了……

商：（急忙看信）好，……我……會去的，來喜，……謝謝你。

喜：我走了，……公子，……再見。（下）

（商去關門，……母披睡衣自內出）

母：商隱，……剛才，……是誰來了？……

商：（掩飾）沒有人來呀……

母：我好像聽見有人和你說話？

商：啊，……是個過路的，……他迷了路，……向我問路的！

母：噢！……

(燈黑) (幕徐徐下)

第四幕

時：唐文宗開成四年久；距第三幕已二年

景：曲江離宮盧輕鳳寢宮，與第二幕之佈置略有不同。

人：盧輕鳳、盧飛鸞、彩玉、來喜、李商隱、楊賢妃、殷公公、羽將軍多人。

幕啟時：

是冬天的季節，冷颼颼的感覺。輕鳳獨自一人，在彈著鐔瑟，幕後女聲哀怨的低聲吟唱著：「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炬成灰淚始乾……」突然弦斷了……歌聲亦嘎然而止。

彩玉拿了件斗篷，自內走出。

彩：娘娘，……天好像要下雪的樣子，……你把斗篷披上吧，……別著涼了。

鳳：(披上斗篷)奇怪，……弦怎麼突然斷了呢？……會不會李公子……今天不來了……不，……他說來，……一定會來的，……會不會出了什麼意外，……最近，……我的左眼，突然老是跳……不停，……難道是什麼不詳之兆？……

(彩玉聞脚步声，去門外察看，回來說)

彩：娘娘，……鸞娘娘來看你了。……

(飛鸞自外進入)

鸞：鳳妹，……我給你服用的藥丸，……吃了以後，……是否舒服些？……有沒有再噁心，要吐的感覺？

鳳：姊，……好多了！……

鸞：鳳妹，……我方才聽宮裡來的人說，……前一陣子，東宮太子自殺死了的那件事，……又有了新的傳說，……他們說，太子，……還只有十二歲，……不可能因為怕父皇要殺他，……才是上吊自殺的。一定是被人害死後，才裝扮

做上吊自殺的。

鳳：嗯，……這說得也對，……他和那些樂官，女倡整天只知道混在一起玩，是真的，怎麼會因為皇上，突然把那些樂官女倡都殺了，……就害怕得自己去上吊自殺呢？……這似乎說不通。……

鸞：大家都說，……準是那蛇蠍美人楊賢妃，在幕後耍的把戲。……你記不記得，四年前，王德妃也是這樣莫明其妙地氣死的，……王德妃死了以後，她就整天在皇上面前說東宮太子的壞話，……說他只知道玩，不肯用功讀書，……

將來怎麼能繼承皇位，要皇上，……廢了他太子的名位，……後來因為一些老臣的反對，……才沒有成功。

鳳：姊，你是說，……楊賢妃因為自己沒有生育，……所以，她要想法子，把東宮太子給害死！……好再立母事於她的安王溶，繼任太子。……

鶯：對了，……不過，她是個聰明人，……她決不會自己動手，……去做這件事，留下什麼把柄給人逮到！……鳳妹，……你真得小心提防她一點，……因為你曾為皇上，生了個皇子，……如今，……她下一個要剷除的目標，……可能就是你呀！……

鳳：（驚駭地）姊……你別嚇壞了我，……我的兒子，……才不想繼承什麼王位呢？……

鶯：鳳妹，……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為了保護你自身的安全，……逃避楊賢妃的加害，……你還是理智一點，……拔劍斬情絲，和李公子，早點了斷，別再糾纏交往下去了！……

鳳：姊，……你要我和他……做個了斷！……

鶯：鳳妹，……你若再這樣痴迷下去，……遲早，會出亂子的！……你別以為楊賢妃在宮裡，整天和皇上在一起，而你在離宮的事，……她就一點也不知道？……你錯了，……離宮這兒，她都佈了眼線，……你的一舉一動，……她都清清楚楚，……李義山，……那一天來和你相會，……自然會有人向她報告，……一旦事機成熟，……她來個活捉，……你就死路一條了！……

鳳：姊，……你說得太可怕了！……我又沒和她爭風吃醋，……楊賢妃她不可能來離宮害我的！……

鶯：鳳妹，……姊是一片好心，……才和你這樣說。……當今朝廷上，明分為牛李二派，……這你知道嗎？

鳳：以牛僧孺一派為首的叫「牛黨」，以李德裕一派為首的叫「李黨」，這些，我還不知道嗎？

鶯：過去李公子，……是牛黨中的人，在令狐楚的興元幕府做巡官，如今，令狐楚死了，他卻又投入王茂之的幕府，去做起校書郎來，……變成「李黨」中的人，……像他那樣朝秦暮楚變來變去的人，……絕非是一情義之士，……你對他是真心誠意，……他對你，卻是虛情假意，……我勸你，睜大眼睛看清楚……還是趁早把他忘了的好。

鳳：姊，……義山，對我絕非虛情假意，……他有他的理想和抱負，……他跟我說過，……他不願被捲入明黨之爭的漩渦中，……他是超然的……

鶯：鳳妹，……我聽到一個對你很不利的消息，……你想知道嗎？

鳳：對我很不利的消息？……姊，……你快說呀！……

鶯：有人說，……李義山，已經做了王義之的東床快婿，和王家的二小姐，成親了。……

（音效震撼升起）

鳳：他……已經成親了？（傷心哭了起來）

鶯：大家說，要不然，他才不會這麼容易的通過了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被派出去做一名九品官呢！

鳳：他說是憑他自己的本事，才考試通過去做官的！……是他故意在騙我嗎？……不，……我不相信。……

鸞：鳳妹……你是在離宮，……外面什麼事都不知道，……所以，被蒙在鼓裡，……聽姊的話，……把眼淚擦了，……別再和他交往了。……

鳳：姊，……我……不能和他斷！……斷不了！……

鸞：為什麼斷不了呢？……

鳳：彩玉……你到外面去看看，……李公子，……他來了沒有？……來的話，……兒來通報一聲。

彩：是，娘娘，……（退下）

鳳：（支開彩玉後才說）姊，……我和你實說了吧！……我已經懷了他的孩子！

（音樂又強烈的升起）

鸞：什麼？……你懷了他的孩子？……真是他的骨肉？……

鳳：皇上，已經很久沒……臨幸我了，……除了他，……還會有誰呢……

鸞：（想起）難怪，你說，這一陣子，老是噁心，想吐，……又老想吃酸的東西！……害我還專誠替你帶藥來！……

鳳：姊，……你說，……我該怎麼辦？……

鸞：現在幾個月了？

鳳：三個月……還不到。……

鸞：（察看其肚子）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遲早會看出來的，……這……怎麼辦呢？……

鳳：姊，……我想回皇宮去，……主動去親近皇上，……

鸞：不，……那樣，……更糟！……（想了一下）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吃……打胎的藥，……讓它人不知

鬼不覺的流掉，……

鳳：姊，……這是我的骨肉，……我不想這樣做！……

鸞：輕鳳，……你可不能一錯再錯了！……為了保住你自己的性命，……你就非這樣做不可！……否則，……誰也救不

了你。……

鳳：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嗎？

彩：（自外進入）娘娘，李公子，他來了。……

鸞：輕鳳，……你暫時，先去房裡避一避，……讓我來和李公子談，……看他有什麼辦法，……來收拾這樣的殘局！……

彩玉，……你陪娘娘進去，……

彩：娘娘，……我們進去吧！

（鳳無奈的，和彩至進入後房，不久，李商隱，仍換穿內侍服，進入）

商：大姐，……您好，……輕鳳呢？

驚：輕鳳，……她病了，……剛才，……在這兒吐了一地，……現在在房裡休息，……我去請了御醫，……一會兒就來了。……

商：是不受了風寒，……還是吃了不乾淨的食物。……

驚：李公子，……（停住）彩玉，……你去門外守著，若有人進來，先咳嗽一聲。……

彩：是，……驚娘娘。（退下）

驚：李公子，……我聽說你已經通過了「博學鴻詞科」的放試，派到了官職，我得先向你道喜啊！……

商：大姐，……只不過是個小小的九品官，……校書郎而已。……

驚：這比你過去，在令狐楚興元府，做巡官總強多了，……對了，……我還聽說王茂之節度使，非常賞識你的才華，……你幫他寫了不少的章奏，他很高興，已經把他的二小姐，許配給你，你做了他的東床快婿，……是真的嗎？

商：大姐，……王茂之節度使，很賞識我，是真的，……他也真有意將女兒許配於我，……請了好幾個人與我正式提親，……但是，……因為我心中已有了輕鳳，所以，我一直拖延著，沒有正式答應。……

驚：聽你這麼說，……你對我妹妹的感情，完全是真心的囉！……那你打算什麼時候，……正式娶我的妹妹過門呢？……

商：我……是有這樣的打算，……只是我眼前的處境，……還有困難！……

驚：李公子，……有一件事，……我必須要告訴你，……你和我妹妹，相識已經快四年了，……我也相信你，……不是一個負心的人，……但是，你們這樣沒有婚姻關係的私下交往，……性命都隨時會有危險，……現在，……我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消息，……我妹妹，……她已經懷了你的骨肉，……你說，……你有什麼打算？……還繼續拖下去嗎？

商：（如雷轟頂）什麼？……輕鳳，她……已經有「喜」了？……

驚：這些日子，皇上已經有很長一段日子，未來到她宮裡臨幸了，……一旦，發覺她有了喜，……不但她性命難保，……恐怕，你也逃不了宮中律法的制裁！……

商：（著急萬分）這……怎麼辦呢？……

驚：輕鳳，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禍是你闖的，……你總不能不認賬吧！……

商：我……絕對認賬，……我願負起我的責任！……

驚：李公子，……你能負什麼責任？……你敢去跟皇上說，孩子是你的，……要殺就殺你，……讓輕鳳不要死，……孩子也不要死！……你真要這樣去說，……皇上也不會就聽你的，……讓輕鳳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商：大姐，……依你說，……你有什麼好辦法沒有？

驚：我是想了個辦法，……可是，輕鳳，她不肯這樣做！

商：什麼辦法？

驚：我要輕鳳，吃打胎的藥，……讓孩子流產！……可是，……她不同意。

商：不，……大姐，……我也不同意！……我不希望，……這個骨肉，還沒有來到這世界，……就結束了生命！

驚：哼，……你還真和輕鳳，一個鼻孔出氣。……那我問你，……你要這孩子生下來，是不是？……你不怕連累到，……

你和輕鳳，都會有性命的危險！

商：為了愛輕鳳，……愛我們的孩子，……我願意和輕鳳，要生，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塊兒！……

驚：（感動）……你……為了輕鳳，……一點兒也不怕死？……

商：（堅定的點頭）嗯！

（輕鳳自臥室激動地衝出）

鳳：商隱，……你這樣說，……太使我感動了，……真情可以感動天地，……我希望老天爺可憐我們，……讓我們能找到活路。……

商：（沉思）對，……我們……好好的來想一想，……能不能找到一條活路？……

驚：我不相信，……除了我的辦法，……還有更好的活路？

商：啊，……我突然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鳳：商隱，什麼好辦法？……快說呀！

商：我在山上學道的時候，認識一些道士，我去拜託他們，找妥一家收留女道士的道觀。……你再去請求皇上，准你出家修道，到道觀去做女道士，這樣，你就不可以安全出宮了嗎？……等出了宮，……我們再想法子，另找房子，……把孩子平安的生下來，……

鳳：啊，……商隱，還是你聰明，能想出，這樣的好辦法，……只是，皇上，……會准我去出家修道嗎？……

驚：鳳妹，……你早就被打入冷宮的嬪妃，……我想，只要你有決心，……皇上會批准你去出家修道的！……

商：輕鳳，……為了我們的未來，……我們要小心保密，……絕不能洩露半點風聲。

驚：嗯，……李公子，為了平安，……以後，離宮，你也最好少來，以免節外生枝。……

商：輕鳳，大姐說得很對，……以後，……我們不能再常見面了。……

鳳：商隱，可是，……我會日夜想著你，念著你！……

商：（想起，自身邊拿出一個玉盤）輕鳳，……我帶了一個玉盤來送給你，剛才一打岔，差一點忘了，……你看，這上面刻了我的名字，……還刻了一首我寫的詩。……（將玉盤交給輕鳳）

鳳：（看玉盤，唸上面的詩）「雲田屏風蠟影深，長河漸發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商隱，……你怎麼會想起寫這樣的詩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商：今年八月十五中秋夜，……我們二人在景陽井邊賞月的情景，……我指著天上說天上有一個月亮，井裡也有一個月亮，……兩相對映，多美，……你淘氣的意思丟一個石子，到井裡去，……結果井裡的月亮，就打破了。……為了表示我倆心中的月亮，永遠不碎，……所以，我特別送這個玉盤給你，……你看，它圓圓的，不跟天上的明月一樣嗎？……

鳳：商隱……你真是一個十足的詩人，……做什麼事，……都充滿了詩意，……我會珍藏這份禮物，……看見它，……就等於看見了你。……（說著把玉盤放在梳桌上。）

（彩玉自外匆匆進入，小黃門來喜隨後上）

彩：娘娘，……不好了，……來喜說，……有重要的事，向你稟報。……

喜：啟稟鳳娘娘、鸞娘娘，……我看見楊賢妃娘娘，……突然帶了一大批羽林軍從皇宮趕到離宮來，說是要搜查謀殺東

宮太子的元兇，……好像是沖著鳳娘娘來的，……特提早來報信，……希望娘娘，……能有所準備。……我走了。

（說完即行禮離去，下）

鳳：什麼？……楊賢妃……從宮中帶了羽林軍來抓我？……

鸞：鳳妹，……我要你小心提防，沒說錯吧！……李公子，……你快走吧，……讓羽林軍逮住，……你就見不到明天的

太陽了。

鳳：彩玉，快護送李公子出去，……走邊門，……

彩：娘娘，……我知道。

商：輕鳳（依依不捨）你……小心，……應付。……

鸞：鳳妹，……別難捨難分的，……讓李公子，快逃命要緊！……走吧！

（二人這才黯然分別，彩玉帶商隱自邊門逃逸，下）

鸞：鳳妹，……你快去房裡清理一下，……把李公子寫給你的那些信，還有那些「無題」的情詩，都點火燒了吧！……

遲了搜出來，……可就麻煩大了。

鳳：是，姊，……我這就去清理。（入內屋下）

鸞：（把桌子上的玉盤藏起來，放入一桌子抽屜內）

（不多一會兒楊賢妃，由殷公公陪同，率領了一批羽林軍，自外進入，羽林軍四人，站在門外。）

殷：（人未上場前，先在門外大聲吆喝著）各位軍士注意，寢宮前後左右，嚴密看守，沒有楊娘娘的命令，任何人不准

放行，……聽清楚了沒有？

（衆軍士齊聲回答：「聽清楚了。」）

（一陣脚步声，四下散開。殷公公才進入寢宮，）

殷：（大聲）楊賢妃娘娘駕到。……

（輕、飛鸞，上前跪迎）

鳳：楊娘娘，吉祥。……

鸞：楊娘娘，吉祥。

楊：（進入）免禮，……起來。……（找座位坐下）

鳳：楊娘娘，……這麼冷的天，……從宮裡趕到離宮來，……是否有重要的吩咐？

楊：（故作輕鬆）啊呀，……輕鳳，……是皇上的旨意，……要我來的，……說是離宮裡有些妃嬪、婕妤、美人，……

因為得不到皇上的寵愛，私下偷情幽會，有違宮闈視聽，……特命我來清查一番，……輕鳳，飛鸞，……若有冒犯之處，還請勿怪罪於我才好呀！……

鸞：楊娘娘，宮闈門禁森嚴，……那會有這樣的事！……

楊：門禁森嚴是不错，不過，也有可能被買通了百密一疏。……（向外發令叫）軍士們，……進來，給我徹底的搜一搜！

……

（羽林軍四人，進入上場：「是」）

楊：若是發現什麼男人的扇子、手帕、衣帽等用物，……一律呈上來，向我稟報。……

羽林軍：是。（一人吩咐其餘三人，欲進屋時，楊又將之叫住）

楊：慢著，……一定要仔細搜查，……什麼書信、文字，……或是紀念信物，……也不得輕易放過。……

羽林軍：是。（四人分作四個方向，進入內展開搜查。）

（輕鳳神情緊張、鸞打岔企圖解圍）

鸞：楊娘娘，……這是莫須有的傳言，……皇上怎麼會易就相信了呢？

楊：（皮笑肉不笑）自從東宮太子身亡以後，傳言可多著呢？……都說我是幕後的元兇，……飛鸞，輕鳳，你們說，可

怕不可怕，……幸好皇上信得過我，……要不然，……我早就被打入冷宮，……或是被送上了西天了！……

鳳：楊娘娘，……我還聽說，……東宮太子，是被謀殺的，……不是自己上吊自殺的，……真正幕後的元兇，就是我，

……這不太……不可思議了嗎？

楊：大概是因為你為皇上，……生了個皇子，……才會有這樣的謠言，……要不，……誰會和你過不去呢！……

羽林軍：（先後上場，）啟稟楊娘娘，……並未搜到可疑之物。……

楊：是，……外面下雪了。……

楊：好極了，……通知出去，……注意雪地上，有無留下脚印，……依循脚印追蹤，……務必把人抓住。……

羽甲：是，……娘娘，……我這就去通知大家。（下）

楊：繼續仔細搜查。

羽乙：是。(二人入內屋檢查，一人在桌上檢查，……開抽屜……忽發現玉盤，呈給楊)

啟稟娘娘，……這兒有一個玉盤，……上面還刻了詩句……

楊：(陰沉的笑)輕鳳，……這是那兒來的？……不會是皇上送給你的嗎？

鳳：啟稟娘娘，……這……是小時候，……家父所送。……

楊：飛鷺，……是嗎？……你是姊姊，……你有沒有？……

鷺：(急圓謊)是家父所贈，……我……的那隻，……不小心打破了。……

楊：(看玉盤上的詩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輕鳳，這詩句，也是令尊寫的嗎？……

鳳：……是……我自己寫的！……

楊：我不相信，是你寫的？……殷公公，天太冷了，……你帶路，送我回宮去吧！……這個玉盤，……我會呈上去，……

讓皇上……來問個明白！……

殷：是，娘娘。……

(楊先下，殷隨後，羽林軍亦隨之出去，下。)

(舞台靜默一分鐘，人已遠去)

鳳：姊，……(急哭了)怎麼辦？……

鷺：(擁鳳入懷)鳳妹，……要來的，……遲早……會來的。

(燈光漸暗下去，暗下去)

(窗外雪花飛著)

——幕徐徐下。

時：唐寶宗大中十二年冬，距第四幕已十九年。

景：李商隱家，(相隔十九年，已略為陳舊，冬天，樹僅剩枯枝)

人：李商隱已四十六歲，白髮蒼蒼，垂垂老矣，韓畏之亦顯老態，但較之商隱，有精神多矣。李慶宇卅九歲，可換人餘

演，盧輕鳳、盧飛鷺，仍是當年打扮、彩至亦同。

幕啟時：

天邊是黃昏的景色，歸鴉陣陣噪聒著。

商隱與畏之兩人俱已四十餘歲，在對酌共飲。

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畏之兄，……來，乾了這一杯。

韓：好，乾杯。(二人乾杯後，又再斟滿。)

商：（感嘆）唉……時間過的真快……一眨眼，都快卅年過去了。……還記得當年我只是卅幾歲的小伙子……如今卻已垂垂老矣。

韓：商隱，你五十歲還不到……怎麼可以算是老了呢？

商：畏之兄……我們是同榜的進士，最後都做了王茂之家的女婿，可是，我的仕途，不如你的順利，我的家庭也不如你的幸福……卅年的變化……太大了……使我身心交疲，可能不久人世了。

韓：商隱……你怎麼老氣橫秋，說這樣的話呢！……記得……早年，你上玉陽山學「道」……如今……都又突然信起「佛」來，……我聽說，你經常去廟裡唸經，參禪禮佛……是嗎？……

韓：商隱……年青的時候……動了真情，難免會做一些糊塗事……你也不用太過份自責了……還是把剛才說的故事……繼續說下去吧！……後來……後來……又怎麼樣了呢？……

商：畏之兄……我剛才，……說到哪兒啦？

韓：你說到揚賢妃帶了不少羽林軍，……匆匆來到離宮……要進行搜查的時候……你……先走了一步……逃了出來……天下起雪來……

商：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一天，……颳著北風，下著雪，幸好老天保佑，……讓我平安的從水路逃出了禁宮，保住了性命……但是回到家以後，通宵都沒合上眼睛，……我擔心輕鳳……她會不會被關了起來，……被嚴刑拷打，……第二天，……我想找人去營救，又想派人去打聽，……徘徊在曲江的江邊……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不知該如何才好。……

韓：後來呢？……

商：三天以後，……她派人送了一封信來，……還有一具，……她常彈的錦瑟。……（向內屋叫）慶宇……

（慶宇已卅餘歲，可換成人演員來演，自內出）

宇：大哥，……有什麼事？……

商：你去我房裡，把那掛著的錦瑟……給我拿來。……

宇：是。（向內室下）

韓：商隱，……你會彈瑟？……

商：我本來是不會彈的，……是輕鳳……她教我學會的。……

宇：（自內抱一錦瑟出，置長几上）大哥，……錦瑟來了。……

商：（乘著酒興）畏之兄，……讓我來彈一曲，給你聽好嗎？……

韓：好呀，……來我敬你喝一杯。……

商：好，……乾了。（乾杯後去彈瑟……彈了好幾個音，……彈著，彈著，他不禁吟起「錦瑟」詩來。

商：「錦瑟無端五十弦，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唸至此，不禁悲泣起來）

韓：商隱……你怎麼啦？……

商：畏之……你知道，……來，輕鳳的結果嗎？……

韓：她……被抓了起來，……

商：後來？……

韓：被皇上……賜死了？……

商：（鄭重否認）不……她為了怕連累到我，……還沒被抓起來，受刑逼供，……就先跳井而死了！……

韓：什麼？……她是跳井而死的？……

商：她給我的那封信是跳井以前寫的絕命書，……她說怕受刑不過，把我招了出來，……才決定先自盡的。沒想到，她

死了以後，她姐姐也跟著跳進了景陽井，……做了同命鴛鴦，……從此，我也見不到她倆姐妹的影子了！……

韓：（受感動而拭去眼淚）商隱，……難怪，你成親的那一天，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我一再的問你，還有什麼不

開心，不滿意的，……你就是開口不說，……這個啞謎……隔了這麼多年，……你才給我揭開，讓我明白究竟。……

商：畏之，……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心碎的一件往事，……也是一樁我最不想讓人知道的秘密，……沒想到，……

今天多喝了幾杯，……就糊裡糊塗的給你說了出來！……唉，……想收，也收不回了。……

韓：商隱，……放心，……我不會隨便去和，……尤其是，……在我內人面前絕對會為你保守這個秘密。……

商：瑞芬走了，……希望她地下有知，……也能原諒我的苦衷。……

韓：（看天色）呀，起風了，……說不定，一會兒就飄起鵝毛雪來了，……我得告辭回家去了，……你身體不好，……

也別唱了，去休息吧！

商：畏之，……（仍有醉意的）別走，……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再陪我，好好喝幾杯！（又再斟酒）

韓：商隱，改天再喝，……我走了，……再見。

（韓起立，商送韓出門離去）

商：大哥，你不要吃我飯，我給你添飯去？

（他獨自倒酒來喝，燈光漸暗至全黑）

（台上燈再亮時，可安排一個替身，穿他的服裝，趴在桌子上，睡著了，發出鼾聲）

（夢境的音樂升起，在昏暗的燈光配合下，商隱在臥睡著的人背後站立，……顯示他在做夢，那個人仍在睡著）

（有敲門的聲音，他走去開門）

（有敲門的聲音，他走去開門）

商：誰？……誰在敲門？……

鳳：是我！……你還記得我嗎？……義山，……

商：（驚喜地）什麼？……是輕鳳？……

（商開門，輕鳳在乾冰製成的輕霧中出現，依然當年的服裝）

商：（揉了揉眼睛）輕鳳，……真的是你嗎？……

鳳：義山，……你……把我忘了？……

商：鳳！……（上前二人相擁抱在一起）……我日夜思念的鳳……你終於來看我了！……

鳳：義山，……你怎麼變得這麼蒼老了……差一點，我都不認得你了。

（二人鬆開）

商：是嗎？……我們分別快卅年了，……時間過得好快！……鳳，……這些年，……你沒有思念，想著我？

鳳：義山，……你說，……我會不想你嗎？……我跟你寫的得一樣，……「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商：（迷惑地）輕鳳……我不是……在做夢，……怎麼還會和你見面呢？

鳳：商隱，……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記得當年，我們相識的時候，……就像是在做夢，……那時候，你好

年青，為了想擠入士林，不斷用功參加科舉考試，……抱著滿腔的熱情，希望能為國家盡一份心力，……可是受了

猜忌傾軋，……在宦海中浮沉了卅多年，你究竟又得到了些什麼呢？……

商：輕鳳，……你說的對，……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

鳳：義山，……自從你妻子過世以後，……前幾年，……你一個人在川東，孤零零的，……下著雪的冬天，也沒有人來

為你縫一床禦寒的棉被，……長夜孤枕獨眠，……精神發悶到了極點，你的上司柳仲郢，好意賞你一個歌妓，以資

調劑生活，……你卻一口回絕了，……這又為了什麼呢？……

商：輕鳳，……我怕雪，……每當下雪的時候，……我就想起卅多年前，……我離開你，逃走的情景，……你所給我的

這份真情，……是我這一生，永遠難以忘懷的，……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鳳：義山，……我留給你的錦瑟，你還常彈嗎？

商：我怕彈，……彈了，……就想起你。……輕鳳，……一切俱往矣，……過去，我害怕被捲入朋黨之爭，……害怕，

楊賢妃知道了我倆的秘密，……如今，楊賢妃她已死了，連皇上，也都已換了好幾個，現在，……你完全自由了，

……我們可以不管一切，逍遙自在的生活在一起，……你來了，……就留下，陪著我，再也別走了，好嗎？（拉鳳

入懷）

鳳：（依偎在義山懷裡）義山，……你還是像當年那樣的愛著我？

商：輕鳳，……誰也不能再把我們分開了。……

(突然，乾冰帶來了彩玉)

彩：娘娘，……你怎麼耽這麼久不，不走了呢？……楊娘娘帶著羽林軍出來抓你了。……

鳳：不，……我不走！……我再也不離開義山了……

商：輕鳳，……你絕不能走！……

(彩玉拉鳳，鳳捨不得走，拉扯間，飛鷺來了)

鷺：鳳妹……走吧，……回去吧！……再不回去，又有麻煩了……

鳳：姊……何苦一定要我回去呢！……

鷺：李公子！他也快「來」了，……你們很快……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鷺及彩合力將鳳拉走了)

商：(追出門去) 輕鳳……輕鳳……(○)聲漸進去。

(遠處傳來雞叫聲)

(燈光漸亮，顯示曙光照來，屋內漸大明)

(臥著睡的李商隱醒來，他揉著惺忪的睡眼，喃喃自語)

商：輕鳳……怎麼來了，又走了？……剛才……我只是做了一場夢？……

(幕後響起彈瑟聲，彈出「錦瑟」的主題曲)

本劇寫作參考書目

舊唐書：文苑傳——李商隱

新唐書：文藝傳——李商隱

李義山詩集：朱鶴齡箋註 台灣學生書店

中國文學家故事：姜濤主編 莊嚴出版社

玉溪詩繼正續全編：蘇雪林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新校資治通鑑注 楊家駱主編 世界書局

玉谿生詩箋注 清·馮浩注 台灣中華書局

——幕徐徐下。
(全劇終)

- 樊南文集詳注 清·馮浩注 台灣中華書局
樊南文集補編 清·錢振倫、錢振常注 台灣中華書局
李商隱評傳 劉維崇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 中山大學中文學會主編 天工書局
李商隱詩研究 黃盛雄著 文史哲出版社
李商隱和他的詩 朱偁尊著 學生書局
李商隱研究 吳調公著 明文書局
李商隱傳 董明鈞著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商隱詩選 陳永正選注 遠流出版社
晚唐傑出的詩人李商隱 郝賢皓 單篇
中國歷代大詩人 綜合出版社
唐史 章群著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詩詞曲賞析 張夢機等編著 空中大學教科書

顧苓

50.2.28生

上海市人

銘傳商專企管科畢業

經歷／

中華航空公司空服員

現職／

中華航空公司舊金山地

勤人員

玉葫蘆

舞台劇劇本佳作 顧苓

(劇情摘要)

相傳武則天留在世上有兩片玉葫蘆瓢，如果兩片合在一起，有治百病、起死回生、甚至長生不老的功效。

明朝兵部侍郎程淵曾始亂終棄殺害一風塵女子翠雲，並奪取她身上一片玉葫蘆瓢。二十年後程八拜之交戈伯濤遭奸臣陷害滿門抄斬，一家八十多口只留下一雙兒女，女兒戈慶珠乃程之子康威指腹為婚未過門的妻子，但自遭家變雙目失明，雖為程淵接至家中，但程久久不肯完婚，並以另一片玉葫蘆瓢為陪嫁條件。戈伯濤二子戈肅是曾在沙場上屢建奇功的大將軍，皇帝不忍殺害，只發配充軍，臨行前皇帝特賜一片玉葫蘆瓢。充軍途中經過程府探望七妹慶珠，並把自己身上一片玉葫蘆瓢交給慶珠，但這些事都為程府做客外甥單啟平竊知，啟平殺害了程淵慶珠二人，但只奪得程淵身上那一片逃得無踪。

清末，革命黨屢攻漢口不下，只因袁世凱手下猛將端方是武漢總督，他的朝珠上就掛著一片玉葫蘆瓢，那時從北方來了一位唱「大鼓」的風塵女子王秀娟，夜晚則是盜富濟貧的女飛賊「一葉飄」，她身上也有一片玉葫蘆瓢，但她更想要端方身上那一片。革命黨欲除端方，但無法近他身，恰巧端方是大鼓迷，秀娟仗義拔刀相助殺死端方，時逢革命黨攻下漢口，才知道真的端方已逃至北京，當然，王秀娟奪到的那一片也是假的。

民國三十九年秀娟隨政府遷到台灣，把自己的玉葫蘆瓢傳給了兒子伍大信與義子王學文，他倆合開了一承化古董店，

並在四十年當中從未間斷尋另一片玉葫蘆瓢，正好有一女子王婕從大陸偷渡來台，並帶來一片玉葫蘆瓢，欲以十萬台幣賣於大信，兩老人得到此玉信以為真，欣喜若狂，這時有一日本商人松田一龜欲買承化古董店，除了一千萬台幣外加一片玉葫蘆瓢，大信只當一龜帶來的是假的，故意摔碎，事後才知王婕賣給他的那片才是假的，後悔莫及，大信之子志超又愛上了王婕，本來大信不允，後知王婕的爺爺是王秀娟之弟，何況賣假貨之事，王婕本身並不知情，才欣然答應婚事。新婚之夜一家人拆禮物，赫然發現有一禮盒內有一對玉葫蘆瓢，真是應驗了濟公活佛說的一句話：「世事如同棋一局，誰能道出真與假？」

自古到今，幾乎人人擺不脫一個「貪」字，只為了傳說的虛言，至親好友反目成仇，甚至傷害性命，這種事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願以此劇警惕世人，慎防世間人心險惡，並本分守己，切勿掠奪本不是自己該有的事物。

人物介紹

這是由三個時代串成的一個故事，人物的輪迴，玉葫蘆瓢失而復現，所以作者建議這三幕戲中，有幾個男女角色可以用同一演員，有三種不同的時代，三種不同的遭遇，三種不同的個性，對演員來說也是一種考驗與挑戰。

譬如：

第一幕單啟平，第二幕端方，第三幕伍志超可由同一演員擔任。

第一幕戈慶珠，第二幕王秀娟，第三幕王婕可由同一女演員擔任。

第一幕若愚和尚，第二幕酒肉和尚，第三幕慈悲假和尚都可由同一男演員飾演。

第一幕人物

戈 肅：男，三十二歲，性情中人，為人正直，是位好官。

程 淵：男，五十三歲，朝廷兵部侍郎，陰險。

戈慶珠：女，十九歲，戈肅七妹，雙目失明。

單啟平：男，二十二歲，陰沉好色。

福 順：男，四十歲，程府管家，狡滑。

秋 菊：女，十六歲，程府丫環。

若愚和尚：五十七歲，德高老僧。

衙役二人，僕人二人。

第二幕人物

陳 才：男，四十歲，投宿的珠寶商人。

小桃紅：女，二十五歲，是陳才招來的妓女。

曲老實：男，四十歲，「喜來居」客棧的老板。

曲妻：女，三十一歲，處世機伶謹慎。

廖世歡：男，三十六歲，客棧房客。

鐵一錚：男，三十一歲，滿清派至革命黨內的奸細。

王秀娟：女，二十歲，唱大鼓的風塵女子，又是外號叫「一葉飄」的女飛賊。

藍衣仁：男，二十八歲，革命黨，也是王秀娟師兄。

朱劍青：男，二十五歲，革命黨員。

酒肉和尚：三十六歲，戲笑人間，也是濟公活佛。

端方：男，四十九歲，武漢總督。

丁永豪：男，三十五歲，端方副官。

賴有成：男，二十三歲，革命黨員。

差官四人，男房客四人。

第三幕人物

伍大信：（爺爺）七十三歲，承化古董店老板。

伍雯雯：女，十二歲，大信孫女。

伍斑斑：男，十歲，大信孫子。

王學文：男，七十歲，大信乾弟弟。

伍志超：男，三十五歲，大信之子。

王婕：女，三十歲，口才厲害，從大陸偷渡來台。

慈慧和尚：三十歲，假冒密宗和尚。

松田一龜：男，六十五歲，日本奸商。

小林郎：男，三十五歲，一龜隨從。

日本隨從兩人。

玉葫蘆

未啟幕前的大幕外有一搖椅，伍爺爺正睡得熟，斑斑雯雯躡手躡足走到爺爺面前，用雞毛毯子弄爺爺下巴，爺爺醒。

爺爺：啊！小鬼搗蛋！

斑斑雯雯：哈哈！嘻嘻！

爺爺：反了，反了，時代變了，連在家睡個午覺的自由也沒有了。

斑斑：爺爺，我們要聽故事……

爺爺：故事？沒有了，三個、水滸、西遊記、七俠五義不全說完了嗎？

雯雯：不來了，爺爺騙人，上次爺爺就說要講「玉葫蘆」的故事給我們聽……（邊說邊搖那搖椅）

爺爺：好好好！頭都叫搖昏了怎麼講？

雯雯：爺爺不講我就不停……

爺爺：好好好！別再搖啦！算我怕了妳啦！上面說到哪兒啦？

斑斑：那裡也沒有，爺爺根本沒說！

爺爺：好！我講……（乾咳幾聲）中國唯一的女皇武則天你們總知道吧？她的小名叫媚娘，唐朝有個規定，就是皇帝駕

崩，除了皇后，他的嬪妃一律削髮為尼，媚娘出家後，在尼姑庵的香爐裡檢到了一個玉葫蘆，後來媚娘就把這玉葫蘆給了她母親榮國夫人，那個時候榮國夫人也有五十多歲了，你們說怪吧？自從她把這玉葫蘆掛在脖子上以後，她就一天一天的年輕起來，看上去就像二十幾歲的人，這時媚娘同她的姐姐一齊被太宗招進宮去了……

雯雯：咦？媚娘不是太宗的繼母嗎？他怎麼可以接進宮？

爺爺：你要打岔妳就說吧，爺爺不說了！

斑斑：喂！妳是怎麼嘛？總是在節骨眼上來攪局。

雯雯：好嘛！我不問就是。

爺爺：因為姐妹倆在宮裡爭寵，玉葫蘆既然有這許多的妙處，媚娘就想把它要回去，榮國夫人為了公平起見，就請玉匠把它切成兩個玉葫蘆瓢，姐妹各拿一片，後來經過專家鑑定，這兩片葫蘆瓢中間有個暗扣，兩葫蘆瓢可以扣在一起，非但能治百病，還有長生不老起死回生之效（稍頓）但自從她們姐妹各拿了一片，這兩片就從沒有合到一起過，一直到了明朝……（暗燈，三人下，搖椅撤，大幕啟）

第一幕第一場

人物：戈肅，程淵，戈慶珠，單啟平，福順，秋菊，若愚和尚，衙役甲乙，僕人甲乙。

景：兵部侍郎程淵府中的客廳。

△幕啟，帶著刑枷的戈肅正與兩個衙役談著話……

戈肅：兩位差官旅途勞頓，請稍候片刻，待我見著了舍妹，我們即刻就走……

役甲：戈大人說那兒的話，這離南海少說還有十天的路，耽擱兩天也沒關係。

戈肅：話雖不錯，一路上兩位已經給在下太多的方便，我再不能替二位添麻煩。

役乙：戈大人千萬不要這樣說，您曾是愛護軍民的好官，屬下今天能儘一份力量，少讓戈大人路上受苦……

役甲：正是，戈大人這次含冤充軍，軍中都不服，這……

役乙：這一路上百姓的熱烈款待，正是平日戈大人受民愛戴所至。

戈肅：大家的好意戈某都會永銘在心……

程淵：(OS)賢姪，賢姪(程淵與一隨從福順上)賢姪來了嗎？

役甲乙：(抱拳施禮)程大人！

戈肅：程叔！(正要下跪，程淵扶起)

程淵：(轉身對西衙役)你們可知這裡的所在？

役甲：是程大人府上……

程淵：你們可知道我與戈大人的關係？

役乙：聽說戈大人的父親同程大人有八拜之交。

程淵：那你們為什麼不把戈大人刑枷拿下來？

衙役：這……

程淵：你們根本就視我程某人！

衙役：程大人……

戈肅：萬萬使不得，程叔，快不要為難他們……

程淵：賢姪，沒關係，一切自有程叔擔待！

戈肅：程叔，小姪也不想太打擾府上，只要見了七妹就上路，七妹在嗎？

程淵：賢姪何必急在一時？我已經差人去喚慶珠了，程叔是非要留你住兩天不可。

戈肅：恐怕會連累了程叔。

程淵：你這麼想就太見外了(對衙役)這樣吧！你們倆先在大廳看茶，也歇息片刻，我們叔姪尚要聊一會兒(對隨從)

福順！

福順：(立刻會意)是！

兩衙役：多謝程大人(三人下)

戈肅：程叔！您要的玉……

程淵：(阻止他再說下去)難道賢姪已經得到手了？

戈肅：正是，也希望程叔實現當年的承諾……

程淵：理當如此，別說賢姪已得到那塊美玉，就算賢姪不開口，程叔也要遵守當年指腹為婚的約定，把慶珠娶過門來。

戈肅：既然如此，小姪也不再說什麼，想來程叔必能好好照顧七妹了。

程淵：咦？（光火）你說這話什麼意思？憑我們兩家的關係我會不照顧慶珠嗎？你以為康威所以娶慶珠只是為了那小小的玉葫蘆瓢嗎？

戈肅：小姪不敢這麼想！

程淵：（稍頓）唉！其實也難怪你這麼想，程叔當時所以要賢姪拿到那塊玉……只是……噢！這葫蘆瓢本應是一對，兩個疊合一起掛在身上，有能治百病的功效，小犬康威一直有心口疼的毛病，慶珠自從上次家變……她的眼疾不也一樣能治好嗎？

戈肅：是的，程叔的美意，小姪非常領情，但是婚約在先，取得美玉為嫁粧條件在後，似乎有欠公允……

程淵：（拍案吼叫）你這說的什麼話？你倒教訓起我來了。

戈肅：小姪不敢！

程淵：不敢？我看你敢得很，大概你父親的受害，你也認為是我所為嘍？

戈肅：小姪怎麼會這麼想呢？

啟平：（OS）舅舅，舅舅在嗎？（上）舅舅，我剛才在外面聽到您的聲音，咦？這不是戈兄嗎？怎麼這般狼狽？

戈肅：為兄已被發配充軍……

啟平：唔！府上受奸臣所陷害，小弟也有耳聞，朝廷大臣都為府上忿忿不平，衆臣正要連署奏本皇帝，對戈兄能特別開

恩……

戈肅：已經來不及了，家父母都已命喪刀下，戈家已遭滿門抄斬，為兄因沙場上屢建大功，皇帝赦免一死，但必須充軍

贖罪……

程淵：唉！我也極力的上本請皇帝撤去聖旨，但為時已晚……

啟平：難道除了戈兄府上就沒有一個活口嗎？

戈肅：多虧程叔救下我的七妹……

啟平：噢！莫非就是我表哥尚未進門的妻子？

程淵：不錯，舅舅奏本聖上，說慶珠是小犬未過門的妻子，才保下一命。

戈肅：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衆人沈默片刻，突然外面傳來慶珠悲悽的叫聲）

慶珠：（OS）二哥，二哥……（失明的慶珠由一丫環秋菊攙扶上）二哥你在那裡？（啟平本要上前見禮，程淵阻攔，並

將他拉出門外，福順隨下）

戈肅：七妹，七妹……（丫環把慶珠帶至戈肅面前並識趣而下）

慶珠：（手觸到戈肅胸前的枷）呀！二哥，你怎麼……（又去摸戈肅的臉，不禁悲從中來）二哥，嗚……

戈肅：二哥戴著是刑枷（稍頓）七妹，別難過了，來！讓二哥看看！唔？這麼久了，眼睛還看不到？

慶珠：唔！我遵照二哥的吩咐每日用清水沖洗，但仍是看不到。

戈肅：這次沒關係了，二哥帶來了一塊玉葫蘆瓢，程叔那也有一塊，兩塊放在一起，就能治好七妹的失明了……

慶珠：二哥……鳴……二哥，你可知道小妹雙眼失明前最後看到的是什麼嗎？

戈肅：什……

慶珠：我最後看到的是爹娘慘死在十幾把鋼刀之下……鳴……

戈肅：七妹，不要再說了……（不禁淚下）

慶珠：如今全家就剩下我們倆人，我也不願獨自偷生，我更不想再能重見天日……

戈肅：七妹不可以這麼說，為兄現已充軍，戈家還要靠妳……

慶珠：靠我什麼？我一個女流……

戈肅：為兄即刻就要走，七妹先聽我說，我要妳以後做個好程家媳婦，孝敬公婆，相夫教子……

役甲：（OS）程大人的款待，屬下等感激不盡。

役乙：（OS）屬下等現在就想領戈大人上路……

程淵：（OS）咳？兩位也不急一時，既來之且安之……

慶珠：二哥……

戈肅：七妹，妳不要多言，妳先摸到我內衣裡（慶珠照做）妳可摸到一個布袋？（慶珠點頭）拿出來，打開！七妹，這

裡面是一片玉葫蘆瓢，你把它貼身而戴，千萬別讓任何人看到……

慶珠：這種寶物二哥是怎麼得到的？

戈肅：妳先別問，程叔若是沒拿出另一片之前，妳也別拿出來，直到洞房花燭夜的那晚……

慶珠：二哥，我不想要它，聽說它乃是一吉祥之物，還是二哥戴在身上，也許……

戈肅：（大聲）不許胡說（慶珠嚇楞）（稍頓）慶珠！不要怪我，二哥這就要上路了，如今家遭巨變為兄本不該獨活世上，

但是為了戈家的香火，才向聖上要了這塊玉，但妳要答應二哥，妳一旦生子，第二子要他姓戈，要他替戈家傳宗

接代。

慶珠：可是二哥……

戈肅：七妹，我這一走走死難卜，如果七妹不答應，愚兄是死不瞑目的……

慶珠：（哭）二哥別說了（戴上玉葫蘆瓢）小妹答應你就是了……（稍頓）但是我聽得程叔的語氣，好像並不是很想叫

我進門……

戈肅：七妹不要多心，程叔還不至於那樣，況且七妹被接來程府，全朝廷無人不知，連皇帝也知道，欺君罔上的罪名程

叔還擔待不起……

慶珠：往後的日子，小妹如何再能見到二哥？

戈肅：愚兄這一走我倆再無相見之日，七妹萬勿以我為念，妳自己也要保重……

慶珠：二哥，嗚……（程淵上）

程淵：賢姪，程叔已經跟兩個衙役講好了，你們三人先在我這兒小住數日再動身……

戈肅：程叔，萬萬不可，此乃違背聖旨。

程淵：怎麼？難道賢姪還不知兵部侍郎的特賜？

戈肅：兵部侍郎有先斬後奏的特賜。

程淵：好了，那就不用多說了，你先在客房歇息著，程叔自有主張。

慶珠：二哥，程叔說的對，你就先在此耽擱幾天，我兄妹倆久也沒有在一起了。

戈肅：（想了一下）好！那小姪就先打擾數日了。

程淵：那好極了（對外）來人呀（丫環福順左右分上）福順，先領戈大人到客房歇息……

戈肅：不忙，程叔，我要先同兩位差官交待幾句話。

程淵：他們兩個也早已安頓好了，但等起程之日，程叔自然喚他們來……

戈肅：但是小姪還有一重要東西存放在他們身上……

程淵：那是何物？（忽然自覺不該問而住口，稍頓）這樣，你先回房，程叔即刻喚他們過去。

戈肅：是，小姪遵命（福順領戈肅下）

程淵：慶珠，這次妳二哥到府上來，你們兄妹自可好好敲鼓，但是程叔仍不希望妳獨自在府中隨意走動。

慶珠：程叔明鑑，姪女今已雙目失明，若無人攙扶，恐是寸步難行……

程淵：啊！（半天說不上話來）哈哈！好好，好一張伶牙俐齒，看來我戈大哥可真調教出了一雙好兒女（稍頓）但是

慶珠，你別忘了，妳是程家未過門的兒媳婦，我想戈家的家規也是不准兒媳婦頂撞公婆。

慶珠：姪女不敢，往後程叔如何吩咐，姪女遵命就是……

程淵：（略為滿意）唔！唉！程叔這也都是為了妳的名節，妳想想，一個未出嫁的閨女到處亂闖成何體統？況且程叔這

裡常有外人來往，見著妳也是不妥。

慶珠：程叔教誨的是。

程淵：好了，妳先回房等妳二哥休息完畢我再差人喚妳（對丫環）帶戈小姐回房（慶珠施禮與丫環下）（啟平匆忙上）

啟平：舅舅，舅舅！

程淵：何事這樣慌張？

啟平：舅舅那兩個傢伙……

程淵：禁聲！（左右看了看）事情辦的怎麼樣？

啟平：（壓低了聲音）那兩個傢伙吭都沒吭一聲就躺在那兒了，賣藥的郎中說這種毒茶任何人喝下去不到半個時辰就沒有絲毫痛苦的到極樂世界，變鬼都不願尋仇……

程淵：好了，不要說了，你到底看了沒有？

啟平：看了（遞上一小破布包）但是除了這包破爛、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程淵：是嗎？（用懷疑的眼光看了看啟平，打開包一看，只見裡面有一小血衣）這是孩童的內衣（掉下一玉印）咦？（拾起看）唔！這是戈大哥的印，你真搜了他們的身？

啟平：是呀！還有幾塊銀子，我已經分給我手下了。

程淵：（一步一步的走向啟平）哦？我是怎麼跟你說的？

啟平：叫我把他們放倒就來告訴舅舅。

程淵：但是你在來告訴我之前，已經捷足先登的拿走了舅舅要的東西。

啟平：（驚嚇）我沒有……

程淵：（毫不放鬆又逼一步）沒有？你好大的膽子，居然在我府中殺人滅口。

啟平：啊！？是舅舅叫我放他們放倒的。

程淵：嘿！放倒就是害命嗎？

啟平：那現在大錯已犯，舅舅總不至於拿下自己外甥報官吧？

程淵：那也不見得，堂堂兵部侍郎府中鬧出兩條人命，想我一世英名，舅舅對你也只有稟公辦理了。

啟平：（一面退後一面問）舅舅，您這是說笑還是……

程淵：說笑？等你殺人償命之時，便知舅舅所言不虛！

啟平：哼！舅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程淵：好！今天我就叫你見識一下兵部侍郎怎麼與人治罪，來人呀！

福順：（○）大人，大人（上）大人不好了。

程淵：又是何事？

福順：大人，方才小的帶戈公子回客房，一進房就看見一個野和尚坐在榻上不下來，問他話又不答，小的只有把他綁來

見大人了（說著只見兩僕人帶一老僧進來，戈肅跟在其後上）就是這個野和尚！

戈肅：（看見那件血衣）程叔，小姪的東西怎麼在這裡？

程淵：那兩個衙役我已經打發他們回去了，我另外找了兩個程叔的親信，一路上對賢姪也有個照應。

戈肅：那怎麼可以……

程淵：賢姪但放得寬心，程叔自會為你做主（手拿血衣）這些是從那兩人手中取回，賢姪看看有無遺失什麼？（戈肅正要說什麼，程淵阻止，並有意無意看了啟平一眼）為叔處理完了這件事再同賢姪長談。

戈肅：是！

程淵：（對和尚）請問大師為何無故私闖民宅？

和尚：南無阿彌陀佛，老僧並非情願來至府上。

程淵：好極，並非情願？難道有人相逼於你？

和尚：非也，老衲來此只為取回佛祖之物。

程淵：你越說越玄，佛祖之物怎麼會在寒舍？

和尚：這原本佛家吉祥之物，自待贈予有緣人，但強奪盜取歸為己有者，必招殺身之禍。

程淵：大師在此一派胡言，別說我這兒沒這種佛祖之物，若真如閣下所言此物正在寒舍，那必非強奪盜取而來，自然不必擔心有何殺身之禍。

和尚：施主不必強辯，只要現在交出此物，施主仍可免去那無妄之災。

程淵：（氣極）你這出家人真是我生平僅見，私闖民宅胡言亂語，又以性命要脅本人，我先問你，你可知道此處所在？

和尚：此處乃當今朝廷重臣兵部侍郎程大人府上，但仍不可留下佛祖之物。

福順：野和尚胡說什麼？（說著要去打和尚）

程淵：住手，退下（轉向和尚）請問大師如何稱乎？

和尚：老僧若愚。

程淵：若愚大師，方才你口口聲聲說佛祖之物，你能否告知到底是何物？

和尚：只要老衲說出此物，必然平白犧牲數人性命，但施主執意要聽，便請退下衆人……

戈肅：程叔，可否允許小姪向若愚大師問幾句話？

程淵：（很快阻止）休急，程叔問完了，賢姪再問不遲。

和尚：請問這位施主是不是戈大人？

戈肅：咦？不錯，莫非大師識得在下？

和尚：老衲這次重返紅塵就是為了化解施主一劫。

戈肅：啊！？

和尚：但等躲過此劫，施主可至嵩山母子峰尋找老衲之師傅無幻大師……

啟平：還是我來替你這野和尚超渡吧（說完找劍欲刺）

程淵：住手！此處豈是你行兇的所在？

啟平：可是我實在不懂，舅舅大可不必對一個野和尚低聲下氣的。

程淵：有舅舅在此，那有你說話的份兒？還不退回自己房間？

戈肅：（識相的）程叔，小姪這也回房歇息（說完轉身就走，衆人也跟下，片刻廳內只剩程淵同和尚）

程淵：好了，現在請大師明說吧！

和尚：施主可記得翠雲？

程淵：（大驚）啊？！什麼？翠雲？

和尚：二十年啦！我想施主不至於忘記那風塵女子吧？

程淵：（低頭）不錯，我記得，是我負了她！

和尚：施主非但負了她的一片痴情，並謀害了她的性命，更在她身上盜取了佛祖之物——玉葫蘆瓢！

程淵：你……你是誰？

和尚：老衲若愚，翠雲是我妹妹！

程淵：啊？！（稍頓，漸漸回復陰沉）好，這麼說你是來報仇的嘍？

和尚：南無阿彌陀佛，老衲自幼出家，早已看破紅塵，這次只為收回佛祖之物而來，至於施主這有罪之身，自另有人來

索取。

程淵：啊？！

（落幕）

第一幕第二場

景——同前

人物——單啟平、僕人甲乙、戈肅、福順、程淵、秋菊、程慶珠。

△幕啟

啟平：平日我都白養你們了，這點小事都辦不妥！

僕甲：單少爺，不是小的不賣力，實在是老爺把寶貝放在那裡不容易知道……

僕乙：這可一點不假……

啟平：混蛋！平時不都是你們倆服侍老爺的嗎？他脖子上掛的什麼你們會不知道？

僕甲：單少爺請息怒，平日只有福順哥一人侍候老爺起居，小的倆根本近不了身。

啟平：那平日老爺把心愛之物放在那裡你們也不知道？

僕甲：我們實在不知。

啟平：都是些廢物，好了，退下吧（兩人下、僕甲轉回）

僕甲：但是單少爺若能把福順哥那兒打點好、事情準成。

（啟平：這還用你廢話！（戈肅帶枷上）

戈肅：咦？啟平弟也在這？

啟平：噢！戈兄來了，小弟正在這裡教訓下人呢！

戈肅：剛才有人告訴我程叔有事喚我、程叔在嗎？

啟平：小弟不太清楚，不過剛剛舅舅好像吩咐說戈兄今天要起程南海。

戈肅：唔！我已在程叔這裡住了五天，太打擾了，其實前幾日我就該動身的。

啟平：戈兄說這話就太見外了，那一日小弟與戈兄一夜長談真是受益非淺，從那一夜起小弟才瞭解世界之大、戈兄博學

之廣令人敬佩，以往小弟都枉費了少年時光，真是太慚愧了……（程淵由福順陪上）

戈肅：程叔！

僕人：老爺！

啟平：舅舅！

程淵：（有意看了僕人一眼）唔！賢姪這些日子過還慣嗎？

戈肅：這些日子多蒙程叔的款待，而且使小姪能與七妹暢敘手足之情，都令小姪永銘在心，打擾之處尚望見諒。

程淵：賢姪再講這些，愚叔就要生氣啦！

戈肅：小姪遵命，不知可否請七妹出來一見？

程淵：愚叔已經跟慶珠說了，我想她即刻就會來（稍頓）噢！你此去上下都需要打點，愚叔已經拿了一百兩銀子叫兩個

衙役帶去，以免賢姪受苦……

戈肅：多謝程叔費神（秋菊扶著慶珠上）

秋菊：老爺，戈小姐來了。

程淵：唔！

慶珠：程叔，二哥在那裡？

戈肅：七妹，為兄在此（走向慶珠）

慶珠：（流淚摸著戈肅的臉）二哥，聽程叔說你要走了，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回來？（眾人識趣下）

戈肅：愚兄大概這一輩子不回来了。

慶珠：嗚……我就知道，我早有預感，我與二哥這一別將成永訣……（哭）

戈肅：七妹、別哭，把二哥心都哭亂了，來！二哥問妳幾句話（稍頓）程叔有沒有把另一片玉葫蘆瓢給妳戴上？

慶珠：如果戴上了我眼睛也早該看得見了……

戈肅：說的也是，但妳看過他的那一片嗎？

慶珠：程叔沒提，但我想總有一天程叔會給我吧？

戈肅：但願如此，為兄怕的是非但他不給妳另一片、他還要謀奪妳身上的那一片……

慶珠：我想還不至於這樣吧？

戈肅：七妹，程叔這個宅子每人都古怪透了，妳現在聽清楚了，程叔沒有拿出另一片之前、千萬別說妳身上也有一片，

如果他問起，妳就說被為兄已帶走了。

慶珠：可是二哥……

戈肅：七妹要記住，不要出自己房門，就算程叔喚妳、也要有丫環相陪……

慶珠：二哥的意思是程叔他……

戈肅：這幾日為兄的觀察，程叔……（程淵上）

程淵：可以上路了，衙役已經把賢姪的行李準備好、正在大廳等候。

戈肅：是，小姪馬上就走，七妹，為兄去了。

慶珠：（哭）二哥，小妹送你一程……

戈肅：妹妹（悲從中來）妳……妳還是留步吧（轉身下）

慶珠：哥哥……（欲追）

程淵：慶珠！（慶珠止步）

慶珠：是的，程叔有何吩咐？

程淵：妳也不要太過悲傷，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慶珠：是。

程淵：以後這就是妳的家，治好了妳的眼疾，愚叔自然做主為妳完婚。

慶珠：一切請程叔做主。

程淵：好了，妳回房吧！（慶珠施禮動身，但走相反的方向）來人呀！（慶珠停步、秋菊上）我告訴你們好幾遍了，戈

小姐身子不便，要妳們隨時侍候左右。

丫環：是，老爺（匆忙扶慶珠下）

啟平：（O.S）舅舅、舅舅（上）

程淵：何事？

啟平：舅舅、那個野和尚又回來了。

程淵：啊？你你……你不是已經將他趕走了嗎？

啟平：但是他曾說佛祖之物沒有取回，他會再來的。

程淵：你也真是，連個和尚也對付不了。

啟平：舅舅要是能對付、為何又叫平兒去對付呢？

程淵：（大怒）你說什麼？

啟平：其實也沒什麼，那天依平兒之意乾脆把那野和尚做了，但不知為什麼舅舅就是不肯！

程淵：怎麼？連舅舅的話你也不聽了嗎？

啟平：平兒那敢？但分明舅舅有什麼把柄落在那野和尚手裡。

程淵：舅舅一生為人光明磊落、能有什麼把柄？

啟平：那也不見得吧？為什麼舅舅叫我害了那兩名衙役？

程淵：誰說的？我只是叫你搜他們身體，並沒叫你害命！

啟平：但是舅舅差了兩名親信偽扮衙役押解戈肅，你的用意連三歲孩童也不難看出……

程淵：那也不過是想叫親信多照顧於他一些……

啟平：舅舅真會照顧，你只是想叫他們在前山頭的半里坡把戈肅滅口，再取他身上的寶物……

程淵：你胡說什麼？戈家產業全部充公，那來什麼寶物？

啟平：哼！如果我猜的不錯，舅舅要的寶物也正是那和尚口中的佛祖之物。

程淵：你是聰明人，不難想像如果寶物在我手中、為何我又要從戈肅手中奪取？

啟平：（大笑）舅舅呀舅舅，難道真要我說明嗎？你身上有片玉葫蘆瓢，而戈肅身上也有一片，這兩片合而為一、是價值連城的不老仙丹。

程淵：（也大笑）你大概是中了那和尚的離間之計。

啟平：那和尚見了我就像啞巴一樣，什麼也不肯說，我見他無用又恐怕他在外面走漏消息，所以我代勞把他送上了西天……

程淵：可是你剛才說他又回來了……

啟平：（得意大笑）堂堂兵部侍郎居然不解聲東擊西的圈套？

程淵：好！我認栽了、你想怎地？

啟平：今天本少爺少不得要「大義滅親」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福順：老爺，小的不敢（嘴說不敢，卻走到程淵後面，突然抱住程淵）

程淵：你這是幹什麼？

啟平：（拔出寶劍）單老爺要大開殺戒了（一劍把程淵刺死，程淵倒地）啊！！舅舅，舅舅！（再撫屍大慟哭了起來）

呀！舅舅，平兒太對不起你了（說著從程淵小腿上扯下一片玉葫蘆瓢，舉起它很悲忿的說……）都是為了這鬼東西，我恨，我好恨（但仍把它放入懷中）嗚……嗚（稍頓，眼淚還在臉上，變臉）王九他倆結果了戈肅也該回來了……（稍頓）福順，你們先去接應他們，這裡我來善後（三人下）

慶珠：（O.S）程叔，程叔，秋菊（上）你們都在那兒（慢慢走至程淵屍體邊，啟平一邊看著）秋菊呀！（突然啟平摸

一下慶珠的手）唉呀！什麼人？

啟平：賢妹，正是愚兄康威，妳未來的夫婿。

慶珠：噢！原來是康威兄，他們、人呢？

啟平：為兄不知。

慶珠：那我還是先回房去了（轉身欲走，但被啟平一把抓住）

啟平：賢妹行動不便，愚兄送你回房（但被慶珠掙脫）

慶珠：男女授受不親，尚望康威兄放莊重些。

啟平：其實有什麼關係，早晚咱倆也是夫妻。

慶珠：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你到底是誰？

啟平：為兄正是康威，現在愚兄要與妳共成好事。

慶珠：（開始敷衍）你不是胸口疼嗎？為何不先休息？

啟平：（淫笑）得了小妹的安慰，愚兄的毛病自然痊癒。

慶珠：你這無恥之徒！（退後但程淵屍體把她拌倒，啟平一步步逼近）

啟平：愚兄不是說了嗎？這只是早晚之差（正要再進一步，滿身血的戈肅上）

戈肅：住手！你這無恥卑鄙小人，我殺了你（但啟平把長劍迅速抵住了慶珠胸前）

啟平：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刺下去（戈肅果然不敢再往前走）

慶珠：二哥你怎麼又回來啦？

戈肅：那兩個人要殺害為兄，卻被愚兄所殺，我不放心妳，正要回來救妳出去，沒想到叫我碰上這個禽獸，七妹，妳沒事吧？

慶珠：我沒事，二哥（說著就要跑去找戈肅，但因看不見，身子插到啟平的劍鋒，啟平也嚇住了……）

戈肅：七妹，呀！七妹（慶珠倒地，啟平趁機逃出門外，戈肅本欲近）

慶珠：二哥（戈肅回來用刑枷扶著慶珠、慶珠扯下玉葫蘆瓢遞給戈肅）二哥，看來這玉葫蘆乃不祥之物！（說完死去）
戈肅：（仰天長嘯）七妹呀，七妹——

（落幕）

第二幕未啟幕前的大幕外，爺爺仍躺在搖椅上，但似乎在閉目養神。

雯雯：啊！這個故事太悲了！

斑斑：噢？這個故事好像還沒完呢！

雯雯：對呀！那戈肅有沒有到嵩山的母子峰？噢？爺爺你怎麼裝睡呢？快點嘛！

斑斑：對嘛！怎麼沒有下文了呢？喂！爺爺醒醒好不好？

雯雯：快點嘛！爺爺最會吊人胃口了。

爺爺：（慢慢睜開了眼睛，好像大夢初醒一樣）喔！說到哪兒啦？

雯雯：不來啦！爺爺又裝傻。

斑斑：那單啟平殺了戈慶珠逃出程淵的家……

爺爺：唔！從此這一片玉葫蘆隨著單啟平失蹤了。

斑斑：但是還有戈肅的那一片呢？

爺爺：另一片也沒再出現，直到了清朝末年，革命黨怎麼也攻打不下漢口，那時漢口總督是袁世凱手下一元大將端方……

雯雯：這跟玉葫蘆有什麼關係呢？

斑斑：好啦！要妳多嘴！

爺爺：（瞪了雯雯一眼）端方的朝珠當中，就掛著一片玉葫蘆瓢……

雯雯：啊！

爺爺：（又閉上了眼睛）這天也合該有事……（斑斑雯雯氣都不敢喘的聽著）在漢口的一家喜來居客棧……

第二幕第一場

景——舞台中是樓梯直通樓上走廊，左右各有三間客房，樓上走廊下面左右各有一間房間，左間外面有一櫃枱，櫃枱邊有各種酒罐、右間觀衆可以看到屋內，除一張床、一把椅，還有一小桌子，上面置有茶具、舞台前有四張方桌，周圍都有長板凳。

人物——陳才、小桃紅、曲老實、曲妻、廖世歡、鐵一錚、王秀娟、藍衣仁、朱劍青、酒肉和尚、丁永豪、差官兩人、男房客三人。

啟幕，舞台全黑，突然——

有人叫：有賊！捉賊呀……（五秋鐘後掌櫃曲老實撐著油燈曲妻跟在其後由左邊的房門出來到舞台中間往樓上看，舞台燈亮，部份房客也探出頭來看）

陳才：（急促的下樓）喂！老板，你們開的是黑店呀！

老實：這位客官怎麼這麼說話呢？

陳才：怎麼不是？我一整箱的珠寶都被人偷走了。

老實：咦？你到漢口帶那麼多珠寶來幹什麼？

陳才：咦？我是做珠寶生意的，我不帶珠寶，還帶你嗎？

曲妻：唉呀！你窮問沒用的話幹什麼？還不到他房間看看去（老實正要動身上樓）

陳才：喂！你幹什麼？

老實：我總得到你房間看看呀……

陳才：不用看了，我那珠寶箱都當枕頭來枕的，剛剛我只感到有人抽我箱子，一睜眼只聽聽的一聲，一個人影一晃就不

見了，我一摸頭下面，怪怪，那有我箱子？這次我枕的可是個真枕頭呀……

老實：喂！你睡的也太死了吧？箱子叫人掉了包還不知道呢！

陳才：你……

曲妻：老頭子、你瞎說什麼呀你……（房客廖世歡下樓）

世歡：喂喂喂，真的，我早就聽說近兩月漢口出現了個女飛賊，外號叫「一葉飄」她一向獨來獨往，小錢財她還不要，

專挑大戶下手，我看這位先生的珠寶箱是拿不回來啦……

陳才：（又叫又跳）他媽的「一夜嫖」我就得自認倒楣嘍？（陳才帶來宿夜的妓女小桃紅也伸出了頭）

小桃紅：（嗲聲嗲氣）真豈有此理，你們怎麼不去報官？

陳才：我的寶貝，可千萬不能報官，那些大官要起錢來比飛賊還兇，我現在那有錢給他們？（鐵一錚下樓）

一錚：喂！這件事非同小可，老板如果不報官，他本人也難脫偷竊之嫌。

老實：是呀！是呀！這位客官說的對。

曲妻：喂！老頭子，我看不合適吧？

一錚：咦？有什麼不合適？如果由這位先生自己報官，那打起官司來，老板也難逃知情不報之過，更難免開黑店賺橫財

之罪。

老實：好了，不要說了，我這就去（說完往外跑下）

一錚：各位都請回房了，不要再出來，等一下差官來了，我想每位也要問話的（有人已回房）各位還是請回吧！（自己

也回房) (片刻舞台上只剩下了曲妻，她左右看了一下，拿油燈進入舞台右邊一房間，王秀娟正假睡在床上)

曲妻：起來，起來，別裝了，妳當我不知道？

秀娟：什麼事兒嘛？大姐……

曲妻：樓上房客丟了珠寶箱，妳說，是不是妳偷的？

秀娟：真怪了，大姐，好事兒從來輪不到我，壞事兒嘛總找到我頭上……

曲妻：秀娟，從北京老家來的時候，妳可是答應我的，不給姐夫惹麻煩，怎麼？才一個月就弊不住，老毛病又犯啦？

秀娟：大姐——我根本沒拿人東西。

曲妻：沒拿？那人家珠寶箱自個飛啦？秀娟，這回妳要不拿出來就給我回北京去！

秀娟：虧了好我沒叫妳給我找婆家，胳膊肘淨往外彎。

曲妻：妳甭跟我瞎扯，東西呢？

秀娟：說真格的，我可沒偷他的，我只把珠寶箱跟枕頭掉個包，東西還在他房裡呢！

曲妻：把妳閉的吧！沒事兒妳惹這個嫌幹什麼？

秀娟：我只是看不慣這一對狗男女的那副德性。

曲妻：把妳燒的！人家德性又礙妳什麼啦？

秀娟：好啦！大姐，小妹下次不敢啦！大姐回房吧！那老傢伙這回兒怎麼沒聲音啦？八成他又找到東西啦！走！小妹這就送妳回房。

曲妻：(一面端著油燈，一面被拉著出房門)我真拿妳沒轍(突然見到鐵一錚趴在餐桌上，背上插著一把刀，剛死沒多久)……

秀娟：噓，別張揚，先幫我把他抬到我房間去(姐妹合力把他安置在房內，正要出房遇到了藍衣仁朱劍青)

衣仁：咦？出了人命就這麼了事啦？唔？一葉飄？

秀娟：你是什麼人？

衣仁：把燈照近點兒(曲妻照做)

秀娟：呀！師兄？你怎麼也到漢口來啦？

衣仁：(忍著笑)師父要我來清理門戶，他說妳在南方鬧得太不像話了。

秀娟：師兄，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已經是名震四海的俠盜？

衣仁：俠盜？

秀娟：就是呀！我是劫富濟貧的飛賊。

衣仁：好了，別鬧，這位是革命同志朱劍青。

劍青：真是幸會，一葉飄的大名已經把每個貪官污吏嚇破了膽！

秀娟：（得意）豈敢、豈敢，噢！對了，這是我姐，這客棧也是她的（對曲妻）大姐妳先回房吧！

曲妻：可是妳屋裡還挺個死人呢！

秀娟：那妳在我屋裡守著那死人，我跟師兄他們到妳屋談談去……

曲妻：那……那怎麼成？

衣仁：王大姐，別怕，這個人是革命黨的叛徒，他是朝廷的眼線，是我下的手，我自會料理，不會連累王大姐的（曲妻回房）師妹，說真格的，我這一趟到漢口是有任務的。

秀娟：什麼任務？

衣仁：我的任務除了殺方才那個鐵一錚，還要殺死武漢總督端方。

秀娟：噢？

衣仁：所以我要吸收妳加入革命黨！

秀娟：得了，別扯我進去，我才不跟你們亂黨同流合污呢！而且你殺你的人跟我有什麼關係？

衣仁：我想妳不會不幫這個忙。

秀娟：師兄，你知道我是獨來獨往慣了的，我怎麼會聽你們「頭兒」的？

劍青：王女俠一看就是性情中人，難道見到了外強欺侮咱們中國妳無動於衷嗎？

秀娟：既然外國人欺負咱們，你們怎麼不去殺洋人？怎麼淨在中國人身上動腦筋？

劍青：王女俠應該知道，殺幾個洋人治標不治本，我們要先強國，革命黨屢攻漢口不下，都是因為端方當關，我們想借

妳的手殺那端總督……

秀娟：噢？你們亂黨多地是洋槍，為什麼要我替你們殺人？

衣仁：師妹，我先問妳，妳千里迢迢的到漢口為的什麼？

秀娟：你明知故問！

衣仁：當年師父給妳那片玉葫蘆瓢還在身上吧？

秀娟：不錯，我就是要從端方身上奪來湊成一對兒！

衣仁：現在機會來了，我們革命黨只想要他的命，妳只要他的玉葫蘆瓢，但是我們根本近不了端方身邊兒，而他最喜歡

聽「京韻大鼓」，自從上個月妳在喜來居客棧掛牌唱「大鼓」，早有人向他報告，他正預備明天到這兒來聽妳的「大鼓」……

秀娟：他身邊兒那麼多人，那麼多管兒槍，我一個人沒把握。

劍青：有我跟藍大哥接應。

秀娟：但事成之後，我又到那兒拿我的玉葫蘆瓢？

衣仁：怎麼？難道師妹不知道端方把它放在那兒？

秀娟：我上哪兒知道去？

劍青：就在他的朝珠上面。

秀娟：啊！

劍青：事成我們什麼都不碰，妳拿走妳要玉葫蘆瓢。

秀娟：好！那咱們一言為定！

酒肉：（O·S）一言為定是藉口，無憑無據是虛言。

秀娟：什麼人？（醉醺醺的，酒肉和尚上，後背掛著個大葫蘆）

酒肉：是我，嘻嘻！有酒有肉的地方就有我……

秀娟：也不知道那來的野和尚！（出房門）

酒肉：（笑咪咪）人世難逢開口笑，苦什麼？佛祖叫我來收回失物！

劍青：你收你的失物，怎麼到這裡撒野？再不出去我要對你不客氣啦！（出房門）

衣仁：劍青不要莽撞，這位想必是位異人，（出房門）

酒肉：異人？我除了頭禿，我跟你沒兩樣。

劍青：你再說？

酒肉：榮華富貴眼前花，做什麼？（邊說邊走至大廳中間）喂！老板呢？小僧想要個上等房間。

秀娟：喂！我就是這兒的老板，房間住滿了。

酒肉：虛言折盡平生福，說什麼？我是隨地而安，我就在這裡打個地鋪吧（說完就地一躺，但突然又坐起來）不對，我

還沒填肚子，小妞！（指秀娟）對！就妳，拿酒肉來！

秀娟：酒肉也賣光了。

酒肉：好嘛！可真巧！不過我可生冷不忌。

秀娟：我們這兒只剩下人肉包子了。

酒肉：咦？才過三寸成何物？饑什麼？什麼我也能將就。

秀娟：人肉包子的餡兒還沒剝（說著抽出一把刀就要砍）我這兒就要剝了……

酒肉：咦？欺人是禍饒人福，卜什麼？一旦無常萬事休，忙什麼？妳還想要那玉葫蘆瓢嗎？

衆人：啊！

酒肉：嘻嘻！也只有我才能辨出玉葫蘆的真假，把我殺了誰替你們辨真假？

衣仁：請教大師如何稱呼？

酒肉：人稱酒肉和尚的就是小僧。

衣仁：好，我想酒肉大師不會平白的幫咱們，事成大師想要點兒什麼？

酒肉：死後一文帶不去，求什麼？我一文也不要，只要連妳（指秀娟）身上的玉葫蘆瓢一齊叫我帶走就行啦！

衆人：啊！（突然有兩個帶長槍的士兵踢門進來，後面進來的是曲老實領著督辦丁永豪）

老實：大人，這就是小店（對樓上大聲）各位客官都請下來吧！丁督辦要辦案啦！（片刻房客都下來了，唯有陳才和小

桃紅仍躲在房內）

督辦：那個是那失主？

老實：他叫陳才，大概還在房內，待小的去叫他……

督辦：用不著啦！（扯了嗓門）陳才！（陳才房門打開，與小桃紅互相扶著慢吞吞的走下樓）快點兒！（把兩人嚇的差

點滾下樓）你叫陳才？

陳才：（發著抖）是……正是小民……我叫陳才。

督辦：是你丟了珠寶箱嗎？

陳才：是，噢！不是……

督辦：（大聲）什麼？

陳才：（嚇得幾乎哭出來）噢！本來以為叫「一葉飄」偷去了……

督辦：什麼？「一夜嫖」？唉喲！誰打我？他媽的、唉喲（用手摸著剛被花生米打過的臉）

陳才：本來以為掉了，其實是自己藏在床下面了，年紀大了忘了。

督辦：（還在找剛才是什麼人打他）你這不是要我們當差的嗎？

陳才：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把早放在衣服裡面的兩錠金子拿出來）勞動了各位大人，這是一點小意思，孝敬各位的辛

勞……

督辦：唔！（很滿意的收下）這種勞師動衆的事兒最傷神，下回不能再鬧著玩兒啦！聽到沒有？

陳才：是是是！

督辦：（看看衆人）現在沒事兒了，不過現在誰都不能回房，我要一個個的問話，因為明天端總督要到這兒聽「大鼓」，

曲老板，從現在開始，你也甭接任何住店的了，尤其閒雜人等不可近這客棧五十步，否則格殺勿論！

酒肉：一生都是命安排，擺什麼？

督辦：（轉頭）誰說什麼？

酒肉：雙手捧上屎一團，臭人麼？

(落幕)

第二幕第二場

景——同上一場

時間——上一場的第二天

人物——小桃紅、陳方、廖世吹、林雲松、士兵甲乙丙丁、丁永豪、端方、酒肉和尚、曲老實、曲妻、王秀娟、朱劍青、藍衣仁、賴有成、房客數人。

啟幕，喜來居客棧大廳，每位演員都分坐四張桌子周圍，曲老實站在櫃檯裡面，曲妻進進出出忙活著招呼客人，酒肉和尚正喝著酒與兩士兵賭著錢么二三、四五六、豹子的吆喝著，小桃紅跟著珠寶箱的陳才正鬧著彘扭，樓梯的台階上正放著一個唱「大鼓」的鼓，舞台上獨缺朱劍青，王秀娟、藍衣仁。

小桃紅：說來說去都為了你，要不是你把珠寶箱東藏西放的，那會招來這麼多的官兵來？

陳方：（壓低了嗓子）喂！寶貝，誰能料得到會這樣呢？再說妳多跟我一天不是很好嗎？

小桃紅：（大聲）好個屁！本來今早就能回家的，我又可以賺多少錢？

陳方：好了，小桃紅，小聲一點……

小桃紅（更大聲）我偏要大聲，你這老殺千刀的不得好死……

陳方：好好好！我多付妳幾天的錢總可以了吧？

小桃紅：（聲音果然小了許多）真是不折不扣的守財奴！

世歡：（對另一房客林雲松）現在遇到了這件事，那裡也去不了。

雲松：（看看左右）好了，不要說了，反正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士兵甲：唉！不賭了，我錢都輸光了。

士兵乙：我這還有一點，要不要給你？

士兵甲：用不著給我，有多少也是輸。

士兵乙：說的也是，這野和尚透著古怪，說不定有詐。

酒肉：賭博之人無不精，要什麼？

士兵甲：要什麼？我看你是要老千！

士兵乙：你這六根不淨的野和尚，一定骰子裡面放了鉛。

酒肉：是非到底見分明，辯什麼？

士兵甲：喝！叫他贏了錢還受他消遣！

士兵乙：對！做了他（兩人一前一後的堵住酒肉）

酒肉：（大喊）喂！喂！不得了啦！出人命啦——（士兵丙上）

士兵丙：喂！丁督辦回來啦（三士兵站一排，丁永豪上，三人打千）

永豪：總督就要來了，快點準備好，你們幾個都給我提點兒神，眼珠子放亮，別讓閒雜人等近了總督的身。

士兵甲：啟稟督辦，小的方才正查出一個鬼鬼祟祟之徒。

永豪：噢？人呢？

士兵乙：（指酒肉）就是他，據小的調查，這個人是專門招搖撞騙的假和尚。

永豪：（轉身）怎麼又是你？

酒肉：冤冤相報幾時休，結什麼？

永豪：好，看來你真衝著我們來，你像是早算計好了的。

酒肉：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麼？（士兵丁上）

士兵丁：（高唱）總督駕到（永豪領四士兵惶恐站一排，餐館衆人也站了起來）

酒肉：補破遮寒暖即休，擺什麼？

永豪：（轉頭瞪了酒肉一眼）咱們還沒完！

酒肉：豈可人無得運時，急什麼？（端方由隨從陪上，丁永豪五人打千）

永豪：總督吉祥！

端方：唔！（剛一坐下）咦？怎麼這些人？

永豪：回總督的話，難得總督有這興緻聽「大鼓」，屬下特地找了些鄉親好友來共襄盛舉……

端方：唔！叫他們都座下。

永豪：聽到沒有？總督請各位坐下（衆人坐，片刻永豪抓住曲妻問）咦？總督也來了，快請王老板開鑼吧？

曲妻：好，我這就去叫她（下）

端方：丁督辦呀！

永豪：屬下在！

端方：最近除了革命黨外，還有什麼棘手的案子沒有？

永豪：回總督的話，自從總督到了漢口，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端方：混蛋！媽個巴子的，到處是亂黨，怎麼還能國泰民安。

永豪：是是是，總督高見，但各處都人心惶惶，唯有漢口自有總督坐鎮，亂黨不敢來犯，要不然真是老虎嘴上拔毛……

端方：唔！（得意笑了，稍頓）不過聽說漢口還有很多無頭公案沒有破……

永豪：屬下倒不知……（曲妻上）

端方：督辦，這回兒你辦事太不力了，據說有個飛簷走壁的女飛賊——一夜嫖——哎喲（臉上被人用花生米打了一下）

永豪：哎喲！（也搗著臉，像這顆花生米打在自己臉上一樣，但這部不重要，因為他倆聽到許多掌聲，望眼過去，原來

千嬌百媚的五秀娟已出場）

端方：（沒命鼓掌）好！好呀（敢情這一輩子還沒見過這麼美的女人）好！好——

秀娟：（婀娜多姿的走至端方面前）喲——想必這位就是我們的端總督吧？

端方：唔！不錯！妳是——

永豪：總督，這位就是您朝思暮想的王秀娟王老板。

端方：啊！我說呢！一出場就有不同凡響的氣質，王老板，妳知道我今兒個可是特別來捧妳場的喲！（說著順勢抓住秀

娟手摸了摸）

秀娟：喲——那怎麼敢當呢，想我們粗人俗女的，那擔當得起總督的抬愛呢？（說著也順手在端方朝珠上的玉葫蘆瓢抓

了一把）

端方：早聽說王老板唱起「大鼓」韻味兒十足，今兒個一聽妳說話那就更信了八成兒。

秀娟：（撒嬌）唔——不來了，總督能移駕到這小地方看咱們，已經是多大的抬舉了，總督要是愛聽，趕明兒個奴家天

天唱給您聽。

端方：嘻嘻！（一把把秀娟抱入懷中）那敢情好，寶貝兒，總督不會虧待妳的，妳要什麼我給什麼！

秀娟：真的？我不要什麼，總督朝珠上頭有個像葫蘆似的小玩藝兒倒挺好玩兒，到時候能不能賞給了奴家？

端方：（楞了一下）唔——哈哈！不行，除了它，連我這條小命兒都可以給妳。

永豪：王老板，大伙兒都還等著聽妳唱呢！

端方：咦？督辦，別嚇著她了，寶貝兒，妳能不能為我唱一段兒？

秀娟：（施禮）奴家唱的不好，請總督指教！

端方：（又沒命的拍手）好，好呀！（秀娟在掌聲中來至鼓邊）

秀娟：（拿起棍子唱）崔鶯鶯那個巧妝扮呀！來到那個西廂，那個西廂呀！會她那個張生，那個張君瑞呀……（眾人聽

得如醉如痴，突然——）

老實：哎呀！不對勁（眾人都轉頭看他，連秀娟也停唱）怎麼沒看見那鐵先生？

曲妻：（接的快）噢！沒關係，他早上說出去辦點事兒！

老實：辦事？他房錢還沒結呢！

永豪：（衝至櫃枱）好呀！昨晚我才告訴你不准任何人離開喜來居，這可好，你竟敢抗命？（說完就要把老實抓出櫃枱）

端方：（站）慢著（對老實）你方才說的人姓鐵？

老實：是呀！他叫鐵一錚。

端方：唔！他一定出了意外，來人呀！把這對夫婦綁到總督府。（衆人正要動手）

秀娟：總督，他倆可是我姐跟姐夫，他們根本沒殺人呀！

永豪：哼！不打自招，誰說他們殺人啦？

秀娟：總督，你不是連命都肯給我嗎？

端方：王老板，此一時又彼一時也。

秀娟：彼一時我要你玉葫蘆瓢，此一時我想要你的命（說著抽出一把刀刺入端方胸膛，端方倒坐椅上，秀娟迅速奪下他

朝珠上的玉葫蘆瓢，衆官兵正欲動手，從秀娟房間跳出了手中握槍的朱劍青，藍衣仁）

衣仁：都不許動了，小心腦袋開花（革命同志賴有成上）

有成：喂！藍大哥，這裡不用待了，我們已攻下了漢口，端方逃回北京了。

劍青：啊！那這死的人不是端方？（酒肉很快從秀娟手中搶下玉葫蘆瓢）

秀娟：（追著搶）你找死！

酒肉：先讓我看看（秀娟停追）唉呀！這玉葫蘆瓢後頭沒有暗扣，也是假的……

衆人：啊！（落幕）

第三幕第一場

景——現在台北中上家庭客廳，有電話。

時間——現在台北。

人物——雯雯，斑斑，爺爺（伍大信）、王學文、伍志超、王婕、慈慧。

啟幕前的大幕外——

雯雯：怎麼總是殺來殺去？

斑斑：吔！第一個故事男生殺女生，第二個女生殺男生。

爺爺：唉！說也奇怪，每回玉葫蘆瓢和尚同時出現，就要有事，總有人丟命……

雯雯：這兩個故事雖然都是為了玉葫蘆瓢，但好像互相沒有什麼關係。

斑斑：就是嘛！搞了半天兩片玉葫蘆瓢根本沒有合在一起過……

雯雯：對嘛！真沒意思，如果能合在一起，也可以看看它有沒有那種妙用呀！
爺爺：但願有這麼一天！

斑斑：如果真有那麼一天，那真要成了東方夜譚了。

雯雯：對呀！這兩片都失傳了，怎麼可能還有這麼一天呢？

爺爺：那也不見得，其中有一片在抗戰時也出現過，但也是曇花一現，聽說是叫一個日本軍官帶回日本了……
雯雯：那另外一片呢？

爺爺：那另外一片就在……（突然門鈴響）斑斑去應門（斑斑下）也不知道誰來啦？

△幕啟，伍家現代式的客廳出現舞台上，搖椅不撤，爺爺雯雯仍在舞台上。

斑斑：（O·S）噢！王爺爺來啦？學文：（O·S）斑斑！爺爺在嗎？（爺爺聞聲站起）

斑斑：（O·S）在！王爺爺請進（斑斑，王學文上）

學文：大哥，沒出去呀？

大信：在家跟孩子瞎吹呢！怎麼？學文有事兒？（學文欲言又止）你們倆睡覺去吧！明兒個還要上學。

斑斑：爺爺忘啦？明天是星期日，不——上——學。

雯雯：爺爺不是答應我們等爸爸回來嗎？

大信：（看看牆上鐘，正指十點）你們爸爸起碼要十二點才能回來、聽話！都睡覺去……

雯雯：好嘛！爺爺，王爺爺晚安。

大信學文：好！晚安（雯雯斑斑很不情願下）

學文：大哥，志超不是說好了九點鐘要回來的嗎？

大信：晚飯的時候他打了個電話說要十二點才能回來。

學文：也不知道事情成了沒有？

大信：他說電話裡講不清楚，反正回來我自然會明白。

學文：大哥，我真是好緊張。

大信：其實沒什麼，你看我，這幾天我反而吃的飽睡的著。

學文：大哥比我強（稍頓）唉！四十年啦！咱們倆等的不就是這一天嗎？（大信點頭、稍頓）咦？咱們哥倆兒的那一片能不能再拿出來看看過個癮？

大信：（嘴說著，仍往保險箱走過去）你每來一趟就得看一遍，四十年來都叫你摸平啦！（保險箱拿出一小盒子遞給學文）

學文：還說我呢，東西在你家，每天都摸它幾回（從盒子裡拿出一片玉葫蘆瓢）我看呀，總有一天叫你摸丟了！

大信：（一把將它搶過去）拿來吧！你這話什麼意思？保險箱的號碼只有咱們倆知道，這四十年也沒丟呀？你要是懷疑我，我早晚有一大把它摔碎了，誰也甭要！

學文：哼！你摔呀！乾媽早看準你是個敗家子兒，到了台灣才把玉葫蘆瓢留給咱們倆，對於它，我可是也有主權的……大信：呸！主權？你有個屁主權，當年我媽看你要飯可憐又跟她同姓，才收你做乾兒子的，你還臭美呢！呸！

學文：我臭美？女飛賊生的兒子又能強到哪兒去？

大信：你……好！你這大逆不道的混蛋，竟敢罵自己的乾媽？

學文：難道女飛賊還假了嗎？你倒覺得很光榮呀？

大信：我打死你這混蛋！（兩個老頭子扭打在一起，突然電話聲響，大信去接，沒好氣……）喂！什麼？……又是你，

我已經告訴你幾百遍了，不賣！不賣！不賣……對，多少錢也不賣……誰管你已經把整條巷子買下來了，對，只有我的古董店不賣……那是你的事……（學文把玉葫蘆瓢放進保險箱）

學文：喂！你看清楚啦？我又放回去了（又大聲提醒一遍）喂！你看到啦？

大信：（仍對電話）好了，你一定要問個價錢，那你就出兩千萬台幣，外加一片玉葫蘆瓢，你知道是什麼瓢嗎？……對，

就是我在報上登的要高價收購的那個玉葫蘆瓢……那當然啦！只要這兩樣全了，我沒有理由不賣。（掛電話）

學文：喂！大哥你瘋啦？這古董店我也有一半股份，你怎麼能沒跟我商量就要賣房子給那日本人呢？再說你難道忘了八年抗戰的國恨家仇嗎？

大信：咦？你沒聽我說嗎？我給他出了個難題，他到哪兒去弄玉葫蘆瓢？

學文：萬一他弄到了一個呢？

大信：可能嗎？我們等了四十年都沒等到另一個，他上哪兒弄去？何況志超這趙到台南已經有眉目了，你等著聽好消息吧……

（突然有人用鑰匙開門聲，大信學文都往外看，只見志超帶進一個三十歲左右土裡土氣的女人上，但大信學文都楞住了，因這女人長的太像王秀娟了）

志超：爸、大叔，我回來了，咦？喔！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剛從大陸來的王婕，這是家父，這是王大叔。

學文：妳姊……妳也姓王？

大信：妳府上是……

王婕：我家在北京（標準京片子）

學文大信：北京？

王婕：怎麼啦？

學文：太像了（稍頓）請問妳是怎麼來台灣的？

王婕：我是來投親的，我爸爸姑姑都在這兒，

大信：噢！原來這麼回事兒……

志超：爸，王小姐從大陸還帶來了一片玉葫蘆瓢。

學文大信：啊！快看看。（老超從手提箱裡拿出一手飾盒）

學文：（很識貨的）咦？這手飾盒好像台灣做的。

志超：大叔，這盒子是我帶去的，本來東西卻是一直掛在王小姐脖子上的。

大信：（迎著燈光看）好！（聲音有點發抖）葫蘆嘴是白的（學文點頭）葫蘆底呈黃色，葫蘆身是暗紅的……

學文：（一把搶過去）唔！（用袖子擦了看，看了又擦）是古玉雕而成，很重要的，是後面有一個暗扣（手中把玩）唔！

入手溫暖……

大信：（又搶了過去）什麼入手溫暖，那是你擦的……（又看了片刻）說吧！妳要多少錢才能出手？

王婕：（猶豫）唔……我要十萬塊……

大信學文：啊！十萬？……

王婕：（很急）那七萬也成……（兩老人對望一眼）

大信：（稍頓）好了，讓我考慮一下，如果王小姐信得過我，我就它先放在我這兒，只要我請專家鑑定它是真的，七萬

塊一個子兒也不少給妳的……

王婕：它假不了……但是你把它拿去了，到時候兒來個不認帳，我找誰要去？

志超：妳放心吧！我們不會賴妳的……

學文：喂！志超別說了，王小姐的願慮也是對的，大哥，就勞你駕開個收據吧！（大信照做）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收據

拿到手妳就請回吧！

王婕：咦？你這個人怎麼這麼說話？我是個外來的人，這麼晚了能回到哪兒去？我把這麼貴重的東西留在你們這兒，你

們只憑三言兩語就把我打發啦？

大信：難道妳現在就要錢？

王婕：我可沒有像你們那樣兒不講理，但是我總認為我該拿到了錢再走，叫我這麼個單身女的住哪兒去？你們台灣勁說

大陸，我看你們呀，才最沒人情味兒呢！

學文：好！這麼辦！妳就先住在這兒幾天……

大信：喂！你可倒答應的痛快，這可不是你家，是不？我跟志超是兩個男的，帶兩小孩兒，她一個女的住進來總不太妥

吧？

學文：那你說她能住哪兒呢？自從老婆去了就剩下我這麼個糟老頭子，也不能安置她跟我住吧？

志超：爸，你們不要爭了，都這麼晚了，而且客房也空著，不如叫她先住下來，明天就叫裴樂本看看東西真假……

王婕：賠了本？你們買了我的傳家之寶能賠本兒？

志超：王小姐請不要激動，裴先生是我父親古董店的一位師傅，他為了助人為快樂之本，才取名叫樂本。

王婕：我不管你們賠了本兒，還是賺了錢，就這麼不乾脆的性子我就受不了啦！把東西還給我，我不賣啦！

學文：喂喂喂！快別這樣，方才都是大哥鬧著玩兒的，他願意向妳道歉，志超，快幫王小姐提箱子，領她到客方去。

志超：（提起箱子）王小姐請吧！（兩人下，大信學文對望一眼，突然都衝至保險箱，匆忙又取出裡面原有的玉葫蘆瓢，

兩人試著把兩片的暗扣按在一起，但是怎麼扣也扣不上。）

大信：不對勁兒呀，怎麼按不上去呢？

學文：別急，別急，你要知道這兩片兒有五百年沒合在一塊兒啦……

大信：（又扣了一會）沒法子！（茶几上拿條橡皮筋）只有先用橡皮筋兒套上試試再說……

學文：（莫名其妙的咳嗽起來）咳咳！唉呀，我……咳咳、唉呀我好像感冒啦！快把玉葫蘆給我帶上，看看有什麼反應？

大信：我先試試（先把玉葫蘆掛上自己脖子，閉目不動，片刻）咳？學文，成功啦，我現在感到血壓正在下降，唔……

已經降到了我膝蓋……

學文：（拼命咳嗽）咳咳咳，大哥，快快……咳咳咳，我喘不上……氣來了……（大信馬上脫下給學文帶上，學文馬上

止咳，兩人掩不住的喜悅，門鈴響）

大信：咳？這麼晚了會是誰？（一面把學文脖子上的玉葫蘆脫下，一面走到保險箱把它放好）學文你去看去！（學文下，

稍後一個和尚隨學文上）

學文：大哥，是個和尚。

大信：啊！和尚！（音效傳出大信之聲，唉！每回玉葫蘆瓢跟和尚同時出現就會有事，就有人丟掉性命，突然驚嚇一身

汗）啊！和尚，和尚！你來幹什麼？我們這沒有佛祖的東西……

慈慧：小僧慈慧，是來府上化緣的。

大信：什麼？化緣？那有三更半夜化緣的？

慈慧：小僧信奉的是密宗黑教，專門在黑夜裡化緣，替衆生化解疑問，清除困擾……

大信：我們這裡沒有困擾，你走錯了家，而且我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慈慧：我只是化緣，根本不和你們說佛經，我會測字看相，密宗尤其會看風水，等我看完了，你們願意給多少都可以。

學文：（與大信對望一眼）好！那妳可就這個屋子看看吧！（慈慧在客廳繞了一周）

慈慧：這客廳的擺飾不難看出主人的職業。

學文：什麼職業？

慈慧：應該說是生意人，這種生意一年難得上門一次，但上門一次能吃一年（學文大信互望一眼）這個屋子陽氣過重，陰氣不足，以至兩「屆」的女主人身體都很弱……

大信：喂！你說什麼？兩「輩」不是兩「屆」！

慈慧：（抬頭望）這條橫樑表示主人正在找東西，但是很長一段時間都找不到（指牆上）但是這裡正好有面鏡子，而且好像經人指點過上面有一根簫，這東西在最近會到手（學文大信瞪大了眼睛）但是若想永久保留這東西，主人最好在橫樑上掛條二十七寸長的紅絲帶……

學文：哇！你簡直是活神仙嘛！

大信：（拿出兩千元及一個名片）這是一點小意思，這是我的名片，有空也請到小店去看看。

慈慧：（看名片）呀！原來是承化古董店的老板，今天早上我就經過那裡了。

大信：噢？怎麼樣？

慈慧：請不要怪我直言，那個店門太小，錢不容易進去，它前面有個乾水溝，就像一個枯井，周圍靠它飲水的人都會枯

乾而死……（稍頓）而且大門正對後門，這在風水學上叫穿心箭，必死無疑……

大信：那那……那你的意思……

慈慧：這是個不吉祥的房屋。

學文：可是……

慈慧：這個房子一定快點賣出去。

學文：要是我們整修它呢？

慈慧：那也沒辦法！

大信：噢？你們密宗不是有很多解法嗎？

慈慧：唯一的解法是廉價出售，而且中國人又比較忌諱，最好把它賣給外國人。

大信學文：啊！

（落幕）

第二幕第二場

景——同上一場

時間——下午一點鐘

人物——伍大信、雯雯、斑斑、松田一龜、伍志超、王學文、王婕、慈慧、小林郎，日本隨從二人
幕啟，爺爺正與雯雯斑斑在客廳聊著。

雯雯：爸爸這個星期都在忙什麼？

斑斑：是呀！還忙什麼嘛？玉葫蘆瓢不是都弄齊了嗎？難道還有別的王葫蘆？

大信：小孩兒不要問大人的事。

雯雯：我本來也不想問的，可是上星期爸爸答應我們到花蓮玩的，怎麼反而帶王阿姨去了？

斑斑：對呀！錢都給她了，她幹嘛還住在我們家？

大信：你們哪知道？這段時間你們裴爺爺到大陸去了，也許這兩天才回來，在他沒看玉葫蘆瓢前，我們只給了王小姐一

半兒的錢……她錢沒拿全當然不會是……

斑斑：王阿姨帶來的那片玉葫蘆瓢不是已經試了嗎？

大信：我跟你們王爺爺也拿不準，總覺得有點兒怪（門鈴聲）有人來了，斑斑開門去（斑斑下，片刻領著日本人松田一

龜與三隨從上）

一龜：伍樣，你好嗎？

大信：沒災沒病的有什麼不好？別噓噓！乾脆點兒，你來幹什麼？

一龜：我當然是為了你那古董店……

大信：你最好打消這個念頭，就是打死我也不賣給你……

一龜：伍樣，不要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店我是一定要買的，裡面的東西你都拿走，我給你一千萬……

大信：放屁，連房子我都不賣，裡面的古董更是沒人能動得了。

一龜：伍樣先不要生氣，請你聽我說完，我除了給你一千萬新台幣，外加一個大禮物……

大信：什麼禮物都引不起我興趣。

一龜：真的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大信：當然……

一龜：難道伍樣不想要玉葫蘆瓢了嗎？

大信雯雯斑斑：什麼？玉葫蘆瓢！

一龜：（回頭對兩隨從一點頭，一人拿出報紙包好的一千萬現鈔，另一人拿出一錦盒，打開裡面放有一玉葫蘆瓢）這些

都是伍樣在電話講好的條件，現在我都拿出來了，也請伍樣能實現你的諾言……

大信：噢？什麼諾言？（笑）我記得說的是兩千萬，好！你能不能先讓我看看東西的真假？

一龜：那是當然（向其中一隨從打眼色，隨從把錦盒送到大信面前，大信把玉葫蘆瓢就著燈光看了起來）

大信：嗯！仿的還真像，我差一點兒叫唬弄過去了……

一龜：這是我叫人在日本花一億日幣買的。這東西在我們生意人眼中連一頓飯的價值都沒有，但是在古董家手中卻是價

值連城……

大信：那我告訴你，你上當了，這個是假的……

一龜：應該不會假，我也花了一百萬日幣的保險費。

斑斑：哇塞！保險費都一百萬？

雯雯：唔！照他這麼說好像是真的喲！

大信：小孩子不許多嘴（稍頓）唔！一百萬的保險費，這麼說摔碎了你的一億日幣仍然拿得回來嗎？

一龜：是的，但是我很好奇，你說這是假的，何以見得？難道你見過真的？

大信：模仿的人也是個天才，他以為故意弄的很舊就像古董了，但是唯一的破綻是後面沒有個暗扣。

一龜：對不起，你跟我說這些我都不懂，我關心的是你賣不賣那棟房子？

大信：我也說句對不起，現在知道你花了一億日幣買的東西是假的，我更不想賣了。

一龜：咦？你這個怎麼不講信用？

大信：咦？你用假的东西來騙我，我也非常跟你一樣上當不可嗎？

一龜：誰說我是用假的东西來買你的房子，我是用一千萬台幣來買，玉葫蘆瓢只是附帶的一個條件，而且真假也不該由你自己

辨別……

大信：我先告訴你一件事，我找了大半輩子的玉葫蘆瓢，如果現在真的出現了，你想我能錯過這個機會嗎？為了讓你死

了這條心，也為了怕你拿它再去騙別人，我現在——就要把它摔碎！（說著高舉玉葫蘆瓢做勢要丟……一龜一個

隨從衝過去搶救，兩人在搶奪中隨從不填假髮掉了，原來竟是慈悲假扮……）好呀！原來是你，慈悲和尚（衝過

去把慈悲的假鬍子也拔了下來）

慈悲：我是痴呆裕次郎！

大信：（大笑）我不管你是假和尚還是真日本人，那天我還真叫你說的動了心，今天我明明知道玉葫蘆瓢是假的，本來

我仍然想賣我房子，現在你們的西洋鏡叫我揭穿了，我非但不賣房子了，這回兒我可真要摔碎它……

一龜：（衝來搶救）不可以，你摔破了就不值錢了（混亂中玉葫蘆瓢掉到地上，果真摔碎了）啊！（驚嚇）呀！我的玉

葫蘆瓢！我的……（呆住）

大信：咦？你愁什麼？不是一百萬的保險費嗎？哈哈！吹牛也該有個譜吧？

一龜：啊！！我的玉葫蘆瓢……（人已接近瘋狂）你賠我的玉葫蘆瓢……（衝去揪住大信衣領）

斑斑：（拿起電話）你，你再不放手我就要打電話報警了……（雙方正僵持不下，一龜助手小林郎上）

小林：對不起，剛剛接到東京株式會社的長途電話，老板叫你回日本。

一龜：為什麼？

小林：我也不清楚，好像我們所有的股票今天早上都大跌，反正他叫你先回去。

一龜：啊！（稍頓、向慈悲一打眼色，慈悲把地上的碎玉收起來包好）好！伍樣，我們還沒完，你等我再來討回去……

（帶衆入下）

大信：（得意大笑）誰說日本人兇悍？碰到了我也只有傻眼的份兒……哈哈，還想唬我？門兒都沒有！

雯雯：爺爺，我好怕喲，我們還是搬家吧！說不定他們會再來找麻煩……

斑斑：喂！妳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好不好？

雯雯：聽說他們日本的黑社會比台灣地痞流氓還厲害吔！

大信：孩子們別怕，台灣是個法治的國家，外國人還不敢到咱們這兒撒野，就算他們來了，嘿嘿！八年抗戰我又不是沒

殺過日本人？……

學文：（O·S）咦？門沒關，有人在嗎？（匆忙上）大哥，志超呢？

大信：跟王小姐出去玩兒了，怎麼啦？

學文：大哥你知道不！王婕那天拿來的玉葫蘆瓢是假的。

大信：咦？你怎麼知道？那天說它真的是你，現在講它假的也是你……

學文：大哥，你先聽我說……裴樂本昨晚回來了。

大信：噢？你拿王婕那片兒給老裴看啦？

學文：沒有，但是今早他看到真的了。

大信：廢話！我們那片兒他早看了二十年啦！

學文：不是呀！是另一片兒真的呀！

大信：你說什麼呀？

學文：今早有個日本人帶群人到老裴店裡去，請他辨認真假。

斑斑：裴爺爺會看假日本人或真日本人嗎？

大信：（兇）多嘴！（斑斑伸舌頭，稍頓）那結果呢？

學文：當然那日本拿的是真的，雖然他的背後沒有暗扣，但是老裴說那是因為年數久了把它磨平了……

大信：那……那還等什麼？問他賣不賣？

學文：還沒等老裴開口，人家丟下了一萬塊錢，拿了証明拍拍屁股走了。

大信：那……他去哪兒啦！

學文：老裴沒說，再說他又不能拉著人家，不讓人走！

大信：也不知道那個日本人長的什麼樣兒？（電話聲）

斑斑：（接電話）喂……在，請裴爺爺等一等，爺爺，電話。

大信：（接電話）喂，唔……他告訴我了，那日本人是個什麼樣兒？……那你不是開了個証明嗎？……給什麼人的呢？……啊？松田一龜？呀！（一頭昏倒在沙發上，衆人來扶）

學文：（拿起電話）喂，老裴呀，大哥昏過去啦，有什麼事兒我再打電話給你吧！（掛電話、搖大信）大哥，大哥你是醒醒呀，你怎麼啦？

雯雯：爺爺、爺爺……

斑斑：王爺爺，日本人拿的那個玉葫蘆瓢被爺爺摔碎了。

學文：啊！這是怎麼回事兒？

大信：（已漸漸醒來）學文……唉！甭提我有多窩囊了，假的當成寶，真的當做假，到頭來一場空……唉！記得媽跟咱們講的那個酒肉和尚吧？他不是說了嗎？世事就像棋一局，寶物自贈有緣人，唉！緣——強求不來的。

學文：大哥別難過了，咱們哥兒倆都七十好幾的了，我這幾天也看開了，這世上再有值得留戀的，也終有走完的一天，那酒肉和尚不也說了嗎？一生都是命安排，爭什麼？難道咱們倆還真想長生不老嗎？……

（舞台上衆人無聲片刻，突然——）

志超：（O·S）咦？門沒鎖……（與王婕上）

王婕：王爺爺，伍大爺，我們回來啦！

大信：（沒好氣）妳回來啦？妳當這兒是妳家呀？

志超：現在還不是，但不用太久就是了。大信：（疑惑）什麼意思？

志超：爸！我想和王婕結婚啦！

衆人：啊！什麼？結婚？

志超：是呀（拉著王婕的手）唔，我愛她，她也愛我……

雯雯：哎喲——好噁心喲——

斑斑：那王阿姨要變成我的新媽媽嘍？

志超：唔！我們本來要過兩天才回來，但是我實在等不及要回來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

雯雯：對於我，這是個壞消息。

斑斑：吔！這怎麼是好消息嘛！

志超：咦？你們不是告訴我，你們一直想再有個媽媽嘛？

斑斑：可是……

大信：（大聲）我不准！

志超：噢？為什麼？

大信：不准就是不准！

志超：怎麼我結婚全家都反對？

學文：志超，我想關鍵還是在王小姐身上，你問問她自然明白。

王婕：我明白了（稍頓）我願為我那天的態度道歉……

志超：那件事第二天妳不是已經道歉了嗎？

大信：志超，你要是孝順，你要是想叫我多活幾年，就把她送回台南去！

志超：（對王婕）對不對？我就說嘛，我們這一輩最苦，我們要當老式的兒女，卻是新式的父母，連婚姻都要聽命於父

親同子女的……

大信：混蛋！叫你孝順，委屈你了是不是？

志超：那怎麼會呢？爸爸，你不是一直叫我再娶嗎？這麼多年都沒有合適的，現在我遇到了我能相愛的對象，你們應該

為我高興，你們不知道，王婕是多麼好的女孩子，她純潔的就像一張白紙……

大信：他是白紙，你就是白痴……

王婕：伍大爺為什麼這樣說我呢？

學文：噢？我大哥說妳什麼啦？他在教訓兒子，妳少跟著起勁兒！

王婕：噢？人家家務事兒，你又跟著起什麼勁兒？

學文：哼！就憑妳這付潑辣樣兒，志超娶了妳也只有吃苦的份兒。

王婕：哼！趕明兒個我成了伍家兒媳婦兒，哪兒涼快你往哪兒站去！

學文：真有那麼一天，我就站妳身邊兒，隨妳使喚……

大信：學文、別跟她囉嗦了，我要是不答應她能怎麼的（勿、）？我就不信這年頭兒還有搶婚的！

王婕：你們說好玩兒不？我只嫁給伍志超，干你們什麼事兒、反正呢！你們先甭操心，我是嫁他嫁定啦！

大信：妳現在就給我出去！不要在我的家撒野……

志超：爸爸，你先不要生氣，讓我先跟她說說（稍頓）王婕，我爸爸要是不答應，我是不會娶妳的……

王婕：什麼？現在是什麼時代了，結婚還要父母之命？

學文：這跟時代扯不上關係，這是一種文化，當然啦，這種文化不包括妳，因為妳的文化已經經過了革命。

王婕：噢？罵人不用髒字兒，可真有文化，不錯，我是經過了文革，但是我們還不至於欺負個弱女子。

學文：喲！好個弱女子，人家不要，她還強迫人家娶她……

王婕：像你這個德性，在國內早該送去勞改了。

志超：（有點不高興）王婕，妳不要把大陸那一套拿出來好不好？

王婕：喔？你不愛我啦？

志超：這跟愛沒有關係，妳如果真愛我，也應該尊重我的家人，像妳這樣胡攪蠻纏，只能把事情弄的更糟！

王婕：（有點軟下來）誰叫他們先撩我的！

志超：王婕，妳先平靜下來（稍頓）不錯，好像大家都反對我們倆個人的婚姻，但是我也認為應該先了解他們反對的原
因，我必須和爸爸溝通，我們倆再商量、事情總會辦成的。

王婕：看電視，在立法院只有打，只有吵事情辦得才好。你不也教了我一句台灣話嗎？「愛拼才會贏」……

志超：王婕！……

王婕：（很委屈的想哭）好！我聽你的，現在開始我一句話也不說了。

志超：爸爸，你們反對總有個原因吧？

斑斑：（搶著說）她拿假的玉葫蘆瓢來騙爺爺……

志超：啊！真的？

大信：什麼真的，明明是假的。

志超：王婕，妳是真的拿假的到我們家當真的騙人嗎？

王婕：我……（忽然想起自己剛才說不講話，馬上摀住了嘴）

志超：沒關係，該說的還是要說。

王婕：（深深喘了口氣）什麼真的假的一大串兒，我帶來的可真的是祖傳之寶。

大信：喔？先說說妳老家是——

王婕：北京疙瘩角的世平大院兒。

大信：啊？那王致茂是妳——

王婕：是我爹。

大信：王執中？

王婕：我爺爺。

學文：王秀娟——

王婕：我姑奶奶。

衆人：啊！（舞台靜片刻）

學文：這可真是大水沖倒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了。

大信：那妳那片兒玉葫蘆瓢——

王婕：我姑奶奶有一片兒，我爺爺就請人照樣兒做了五片兒，給了他五個兒子，我爹又把他的給了我，我從小就掛在脖子上，連紅衛兵操家的時候都沒發覺。

大信：唔！那妳爹還在台南？

王婕：不，他在北京。

大信：那妳那天說……

王婕：對不起，那是我騙你們的。

學文：我說嘛，照妳歲數也不對嘛！

王婕：前年我安排了倆兒六四學運領袖逃出來了，中央就開始抓我，我東借西湊的花了兩萬人民幣才逃到了香港，在那兒我又過不下去了，半年後我又偷渡到高雄，在個電子工廠打工，今年四月我還登報找我姑奶奶，沒想到台灣有那麼多的王秀娟，但是都太年輕，只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太太，但是她滿嘴台灣話，我又聽不懂……

大信：沒想到妳還吃了不少苦。

志超：唔！直到妳看到高價收購玉葫蘆瓢的故事？

王婕：是呀！本來想能賣到十萬台幣，可以買張由台北經香港到北京的機票，又能把借人家的錢還了，還能剩點兒，沒想到……

大信：妳知道我是誰？

王婕：你是志超的爹！

大信：我是王秀娟的兒子。

王婕：啊！你……

學文：還不快叫表舅？

王婕：表舅……（稍頓）太好了，我終於找到了我親戚。

學文：可是方才我們叫妳罵的好苦……

王婕：那沒關係，我這兒就叫頭道歉（說著就下跪）表舅……不，我得改口，爸爸，對，爸爸請原諒兒媳婦兒的失禮……

大信：好了（扶王婕起來）往後都是一家人了，快別這樣兒！

學文：你們成了一家人我就得站在妳旁邊兒，隨時聽妳使喚。

志超：我已經跟王婕商量過了，她娘家的人又不在台灣，剛好大叔也姓王，我們婚禮，大叔可以做女方的主婚人。

學文：是不是？還是聽她使喚！

王婕：不，是我聽你的使喚！（眾人爆笑）

（落幕）